

魔　功（湖海驚魂錄）　　　　西門丁・著

江南武林領袖史金刀逆天意，二度做七十大壽，以至招來惡運，賀客們均變成「瘋子」，傅雨生不信邪，決心追查到底，最後揭開眞相，此乃一未爲人知之「功夫」。「魔功」主人武藝平庸之極，但無招勝有招，傅雨生和「僧道俗三神」之武功，在其眼中尚未入流，這是一篇別具意義的作品，讀者須看了作者之後記，方明一切。

第29年
52

$7.00

編者話

本期巨型小說乃西門丁先生的精選作品﹂湖海驚魂錄﹂之﹂魔功﹂，江南武林領袖史金刀不聽相士預言，二度做七十大壽，違逆天意，以致招來大禍，到賀賓客均如中魔似的手舞足蹈，幸好﹂僧道俗三神﹂適時趕至，全力以赴去偵查此事，最後眞相大白，却原來是……文中情節迂迴曲折，結局更出人意料，欲知詳情，請細閱本文。

今期另一新篇乃龍乘風先生之新作﹂M計劃﹂，賭徒賭性難改，不但把老婆輸掉，更輸掉一隻耳朶，個中却牽涉着一件鮮爲人知的秘密，內容新穎，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由於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本刊的各項開支亦相繼遞增，致令本刊不得不由下一期開始將售價調整至每本港幣八元整，藉此盼能稍爲平衡開支，還深切希望廣大讀者給與支持及意見，謹此致謝！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是傅紅雪先生之﹂南宮雪傳奇故事﹂之﹂血染十八尖山﹂敬希讀者留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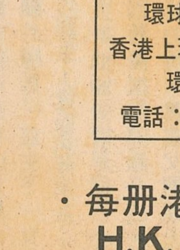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52期

（總號149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魔功

湖海驚魂錄／西門丁·文　可飛·圖

鐵口算命　言之鑿鑿

江南武林人士，幾乎無人不識史金刀史老爺子。江南史家以「迴風柳葉刀」刀法著名，此套刀法以快、靈和多變為主，顧名思義，使此套刀法的人，身形步法亦必須輕捷，方可配合，史家先祖創下此套刀法，傳到如今，已有七代，除了第一代始創人之外，只有史金刀能夠在江南一帶領袖羣倫。

要在武林中成名，除了德高望重之外，更須武藝超羣，但史家這套刀法最宜女子施展，偏生歷代以來，史家只生男丁，而後人又一代不如一代，是以使史家由絢爛，而歸平淡，幾乎湮沒，直至第七代傳人史金刀出道之後，才重振門楣！

史金刀長得瘦削頎長，蜂腰細臂，在先天上大佔便宜，能夠使出「迴風柳葉刀」的精髓，加上他為人最重友情和信諾，所以執掌門戶不久，便在江南武林穩佔一席位，到後來，已隱隱然成為江南武林領袖。

史金刀鑑於前人的經驗，於是很早便娶妻，可惜元配只生兩個兒子，便再無懷孕。史金刀見兒子身材與己不同，知道難以得自己衣砵，是故後來又納了一位小星，生下一名女兒，取名史三娘。

史家數代以來，第一次有女，史金刀心頭之喜，實非筆墨所能夠形喻，是故視史三娘如掌上明珠。

三娘自小即隨父學藝，「迴風柳葉刀」最宜女子施用，史三娘十六歲出道，便嶄露頭角，深受各方矚目。

史家顯赫，三娘武藝既好，人又生得漂亮，時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之青年俠少，不知凡幾，偏偏史三娘看上出身邪派的風九如！

論人材武功，風九如是可與史三娘匹配，只嫌年紀稍大，但其時風九如在武林聲名已响，乃年輕一輩有數之高手，按說史金刀不會反對，但可惜風九如出身邪派，雖然他行事在正邪之間，聲名不算太壞，但仍不為史金刀所喜，不過，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反對理由。

昔年史金刀納妾時，介紹人為楊鏡波。楊鏡波在江南一帶聲名僅次於史金刀，而且為人正派。因楊鏡波夫人與史三娘生母為閨中密友，故此好事一談即成。當時楊鏡波剛生下一名麟兒，在史金刀納妾之日，曾有戲言，若小星三年內產女，他日必須嫁與楊鏡波作媳婦，史金刀大喜日子，心情愉快，一口應允。

史金刀既然有女，人品武功又出眾，楊家更望史家踐約，在史三娘及笄之年，曾遣兒子楊小波到史家拜訪，言談間自然提及往事。史金刀雖覺得這位未來女婿不太出息，但為了保持晚節，仍然慨然表示不會食言，不過史家數代只得一女，不想愛女太早出閣，因此將婚事推後三年，楊鏡波亦理解其心情，不再來催促，誰知愛女却會看上風九如！

史金刀知道此事之後，力加阻攔，但時史三娘與風九如已到非君不嫁、非卿不娶之階段，斷然拒絕老父之勸告，繼續來往。

風九如出身邪派，行事但憑好惡，何況為人不羈，更不為禮教所拘，認為只要郎有情、妾有意，好事便偕，雖明知史金刀不喜，依然上門求見。

史金刀起初顧念顏面，好言相勸，風九如不單止不為所動，還出口不遜，史金刀大怒之餘，向風九如出手，風九如天不怕地不怕，亦抽劍相向，刀劍相交之下，難以收拾，風九如雖是青年俊彥，但到底非功力深厚、經驗豐富之史金刀敵手，負傷而逃，臨走留言，若非瞧在史三娘份上，必來報仇。

史金刀怒言相對，公然宣稱，若女兒不聽父言，則斷絕父女關係。

風九如走後，史三娘方知此事，怨怪老父，史金刀盛怒之下，將女兒囚在柴房，還派人去楊家，催促派媒人提親。

不料史三娘頗有乃父之風，最重信諾，決心要嫁與風九如，在貼身小婢協助下，逃出史家，追尋風九如。半年之後找到，兩人立即結為夫婦。

婚後風九如不想夫人為難，遂帶史三娘跑至關外隱居，並生下一女兒，因是小寒那天誕生，遂取名風小小。

也許天妒他倆夫婦恩愛，十年後，風九如即因舊傷復發而致身亡，史三娘把丈夫之死的賬，算在父親頭上，不願回娘家，並改姓宋。後來因遇到大俠「半劍震神州」傅雨生方復原姓，並隨之入關回娘家。

傅雨生已年近四十，且曾成過親，年紀比風小小大得多，但史三娘見女兒深愛他，想起自己之遭遇，不但不反對，還處處給予方便，不過她母女相依為命已久，史三娘捨不得女兒離開，便把婚事拖下來。

* * *

史三娘重回娘家，一來因事隔二十年，二來有軒輊子說項，給足了面子，三來到底是父女情深，乃收回成命，恢復父女關係，對於外孫女風小小更是疼愛，自認年老有福。

史家之刀法絕不能在史金刀一代沒落，因此史三娘母女一回娘家，史金刀便日夕教她倆刀法，傾囊相授之下，史三娘母女之武功亦有長足之進步。

眨眼間一年將屆，這天史金刀又來找史三娘母女去練刀法，因見她母女愁眉不展，遂問道：「三娘，你倆母女，何事不樂？是你兩位嫂嫂欺侮你？」

史三娘道：「兩位嫂嫂雖然妒忌女兒，但有爹爹在，她倆也攪不出什麼花樣，何況你女兒也不是善男信女！」

史金刀哈哈大笑：「那兩個蠢物如何與你鬥，既如此又為何事不樂？」

史三娘欲言又止，風小小急道：「娘，不要告訴公公！」

史金刀沉着臉道：「原來是你這小鬼生公公的氣！」

「不是不是，公公您誤會了！」

史金刀高聲道：「小丫頭，除非你不認我這個公公，否則一定要將事情原原本本告訴公公，是你表哥們欺侮你？」

風小小一張粉臉登時紅了，半晌才道：「娘，還是由您告訴公公吧，免得公

公誤會。」

史三娘問道：「爹，你覺得傅雨生那人如何？」

史金刀有點明白，道：「當然好！只有一點，年紀稍大，嗯，那小子為何去如黃鶴，難道變了卦？」

史三娘沉吟道：「年紀這一項，小小不反對，女兒也無多大意見，最重要的是他倆是否能眞誠相愛。」

風小小粉臉更紅，嬌呼一聲：「娘，您說到那裏去了！」

史金刀道：「哎，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天經地義，不必矯情了，除非你對他沒有意思！」

史三娘續道：「我看傅雨生那人也不是有始無終的人，但為何一去無踪？」

史金刀反問：「你担心他發生意外？不會不會，武林中勝得過他手中那半截劍的，數不出幾人，何況他還有軒轅子作陪，還有誰傷得了他？」

風小小急道：「公公，你不知道他身罹暗疾！」

史金刀吃了一驚，急問：「那小子好生生的，有什麼病？快告訴公公！」史三娘遂將情況告訴乃父，却不知傅雨生那怪病是因妻歿，憂思過度而引起的，如今因心中有了風小小，已不藥而癒。

江湖風險，刀光劍影之中，那容得一絲一毫的差錯，何況是猝然病發？風小小見外祖父久久不答話，驚問：「公公，你也認為他有意外？」

「胡說，傅雨生又非好勇鬥狠之輩，與人動手的機會極少，其實只要他亮號，對手還不望風而遁，何況有軒轅子在旁，也用不着他動手。」

風小小道：「但袁前輩亦未必會一直跟着他！」

「袁前輩是誰？」

史三娘道：「便是軒轅子之姓氏！」江湖上知軒轅子其號者多，知其原姓名者，則寥寥無幾。

當下史金刀長身道：「此事公公自會派人打聽，如今先去練武吧！」

風小小嬌憨地問道：「公公，你用什麼方法去打探傅雨生大哥的下落，天下這般大，你又能派出多少人，又要花多久的時間才找得到？」

史三娘忽然道：「咦，爹爹，你今年是七十歲，女兒記得你是八月中旬生的，何不做個大壽，廣發請帖，如此必定哄動武林，傅雨生聽到消息，自然會趕來，除非他對小小沒有意思！」

史金刀臉有難色，史三娘沒有發覺，繼續道：「距今尚有兩個多月，正好來得及籌備及發帖。而且爹對史家建樹良多，做兒女的更應該盡一點孝心，憑爹爹之威望，屆時必有一番熱鬧！」

風小小道：「娘，公公好像不大高興！」

史金刀勉强道：「胡說，公公怎會不高興！」

「爹，大哥二哥他們必也會贊成，此眞是一舉兩得，咱們就這樣決定吧！」

史金刀道：「先去練武再說，若讓『迴風柳葉刀』湮沒，即使天天做大壽，爹也不會高興！」

* * *

晚上，史金刀坐在書屋內看書喝茶，房門敲响，他合起書本，道：「進來。」推門進來的，是他大子史正雄，和次子史正傑。

「什麼事？」

史正雄和史正傑頗能克紹箕裘，奈何受資質所限，難以保持門風不墜，史金刀對這兩個兒子頗感失望，要求却嚴，故此兩子對老父十分敬畏。

當下史正雄囁嚅地道：「爹，三妹說要替你做大壽，您答應了沒有？」

史金刀反問：「對啦，你倆認為怎樣？為父正想問問你們。」

史正傑道：「爹，此事千萬不可，你忘記了相士之言？您六十九歲便做七十歲大壽，如今再做就是七十一歲，一般人未必肯來，屆時若場面冷落，反而不好。」

史金刀道：「相士之言，豈可盡信？」

史正雄道：「爹，那相士去年所說的已有一半靈驗，他說您過了壽誕，便有喜事，三妹突然而來，豈不是喜事？而您亦健壯如昔。」

史金刀嘿嘿笑道：「為父勤練武功，身子自然健壯，與提早一年做七十大壽何關？為父已經決定，不必多言。」

史正傑急道：「爹，只怕人家接到壽帖之後，會有閑言，影响爹爹之英名！」

史金刀反問：「為父一生英雄會因為一個壽誕，以致盡喪？簡直危言聳聽！」

史正雄昆仲互望了一眼，深知難以勸服父親，只好告退。史金刀又道：「嗯，你倆準備一下吧！」

* * *

史正雄昆仲離開父親的書房，心情都十分沉重，兩人來到花園，史正傑道：「大哥，爹要做大壽，小弟那有反對之理，只是萬一那相士之言……咳咳，爹若有什麼長短，教咱們做兒子的，如何能安心？」

史正傑道：「不，如今有一個人可以改變他！」

史正雄脫口道：「不錯，是三妹！咱們如今便去找她！」當下兩人向獨立小院走去。史金刀覺得對不起女兒，是以這次史三娘回娘家，對她母女特別優待，將自己所住的小院讓了出來，是以引起兩位媳婦之妒忌。

史三娘正在房內開解女兒，她是過來人，深知相思之苦，忽聞外面有脚步聲，連忙開門，見兩位兄長來訪。訝然問道：「大哥二哥，今夜是什麼風，將你倆吹來？」

史正雄道：「三妹，咱們有一件事與你商量，希望你能體諒！」

史三娘笑問道：「是不是大嫂想搬來這裏住？當日爹要將小院讓出來，小妹已極力反對，這件事小問題，明天收拾一下，咱母女便搬出去。」

史正雄急道：「三妹誤會了，你大嫂怎會提出這種要求！今夜來此，實是為了爹之七十壽誕！」

史三娘邊拉椅邊道：「大哥二哥請坐，其實尚有兩個多月，也用不着這般急！」

史正傑道：「三妹你又誤會了，愚兄跟大哥是想請你勸服爹爹，請他打消主意！請勿誤會，這裏面實有理由，因為爹去年已提早做了七十大壽！」

史三娘哦了一聲：「竟有此事？那麼多做一次，有問題麼？大哥二哥請坐下慢慢說。」

當下史正雄和史正傑昆仲坐下，輪流將前因後果說清楚。

* * *

也是盛夏時節，樹上的蟬兒吱吱地叫個不停。

太陽掛在半空，又熱又毒，晒得屋外的狗兒伸長了舌頭，躺坐地上直喘氣。

史家大門外有幾棵枝盛葉茂的大樹，就像幾把綠色的傘子般，與太陽相抗，為人們帶來了幾絲涼意。

史金刀閑在家裏沒事，用冷水洗了一個澡，便着下人抬了竹胡床，到樹下養神，盛夏在洗過澡之後，特別容易入睡，史金刀剛進入睡鄉，忽然遠處傳來了幾道噹噹的銅鑼聲，他挪開遮在臉上的蒲扇，見一名相士，一手提着銅鑼，一手握着布招，慢慢走過來。

凡是英雄人物都不信有命運這回事，都認為自己可以創造命運，史金刀當然也是英雄，亦不能例外，是以見「江湖術士」走過來，便重新蓋上蒲扇養神。

銅鑼聲越來越近，奇怪一道道鑼聲，竟似實物般，敲打在史金刀的心田，引起了震盪。史金刀但覺心頭煩燥，忍不住又將蒲扇拿開，但見那相士也正望着自己。

史金刀只覺相士的兩道目光似兩把鋒利的匕首般，要將自己剖開，他微微一窒，揮手道：「走走，這裏沒有你的生意！」

相士微微一笑，道：「誰說的？生意已經上門！」

史金刀訝然問道：「往常此處常有人來乘涼，今日不知為何只有老夫一人，何來的生意！」

「光顧區區的，正是老爺子您！」

史金刀放聲大笑：「老夫若信江湖術士之言，還是史金刀麼？」

相士冷冷地道：「不管你金刀還是銀刀，總是人！是人就受命運控制。即使你如何努力，也只能作少許之改變！別看老爺子身體健壯，恐怕元壽將盡！」

史金刀大怒，長身而起，相士夷然不懼，指指布招道：「老爺子先看看布招，區區絕不信口開河！」

史金刀這才發現在布招上寫着幾個大字：鐵口斷命，只贈有緣人。旁邊還有一行小字：若是有緣人，相金隨意，若是無緣人，絕不開口。

史金刀冷冷地道：「如此說來，閣下認為與老夫有緣了？」

「然也。」相士道：「區區亦知老爺子不相信，但區區雖不敢自言賽神仙，不過走遍天下，閱人無數，倒也看個八九不離十，老爺子若不相信，便由區區先贈幾句如何？說得準，隨你贈送相金，若是不準的，區區立即燒掉幡子，從此再不行走江湖！」

史金刀見他口氣這麼大，不由怦然心動，重新坐下，道：「好吧，老夫便試試，若你說得準的，老夫奉上白銀一百兩！」

相士不動聲色地道：「多謝老爺子，一百兩銀子，區區生受不起，只取十分之一，其餘的請為鄉梓造橋築路！」

史金刀不由色變，那相士又道：「請老爺子走到日光下，讓區區看清楚氣色！」史金刀依言走出樹蔭，那相士就細看了一番，請他重新坐在胡床上。

史金刀道：「老夫洗耳恭聽，請開金口！」

那相士道：「第一件老爺子天縱聰明，很早便成名，而且光宗耀祖！」

史金刀哈哈笑道：「聽過老夫之名者，有誰不知，這話說了等於沒說！」

相士不慌不忙地道：「區區的話尚未說畢，人人知道你聰明，但這絕不能使老爺子有此成就，外人知道你在十三歲那年有奇遇麼？」

史金刀登時色變，長身沉聲問道：「十三歲那年，老夫有什麼奇遇？」

相士道：「這一點從相上看不出來，只知那年你身體由弱轉強……唔，但又非遇到名師，區區之推測，大概老爺子是服過什麼靈芝仙丹之類的東西！」

史金刀驚異得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因為此事只有他和父親知道，連他的兩個兒子都不知道，為何這相士會知道，莫非他眞的是活神仙？

相士道：「區區還有一個要求，希望你說出實情！」

史金刀當年因為在無意之中，吃了一枚千年朱果，平白得了二十年功力，而且心智比人早熟，是以能夠在年輕時便出人頭地。此乃他平生最大之秘密，要他告訴陌生人，難免會猶疑，是以改口道：「待你說了其餘兩件再說！」

相士微微一笑，道：「也罷，第二件事，閣下是個私生子！」

史金刀這次忍不住「啊」地叫了一聲！史金刀是私生子這件秘密，連他也是在三十歲那年，他父親臨死之前方告訴他的！剎那間他一張臉登時變得煞白！

「至於第三件事麼……嘿嘿，人人均說你一生光明磊落，只有我知道你做過一件虧心事，直至如今尚未能釋懷！」

史金刀沉聲道：「老夫不得不承認，你剛才說的兩件事都靈驗，但你若藉此侮辱老夫，哼……」

「如此說來區區不得不宣之於口了！」相士道：「老爺子在二十六歲那年，有過艷遇，偏偏那女子是有夫之婦，而且她還是你朋友的妻子！區區敢說出口，便有十足之把握，你若要否認，區區立即掉頭而走！」

史金刀像離水的魚兒般，躺在胡床上，直喘大氣，就像患了不治之症。耳邊又聞相士道：「這段情緣一直維持到令尊死後方止！老爺子，那十兩銀子，恐怕要拿出來了吧！」

史金刀乾咳了好一陣，半晌方道：「你隨老夫到裡面去拿……還有請高人繼

續指點迷津！」

「哈哈，鐵口斷命豈是浪得虛名之輩！」

史金刀慢慢站了起來，問道：「高人貴性名？」

相士道：「鐵口斷命只是外號，區區姓鐵名奎！」

* * *

房內的風小小忽然「啊」地叫了一聲，史正雄訝然問道：「甥女因何驚呼？莫非你認識那相士？」

風小小雙頰微紅，低聲道：「甥女曾聞傳大哥提過他，當時他在咸陽，怎會跑到江南來？」

史正傑道：「鐵奎的口音聽來似兩河人氏，也許就是他！」

史三娘道：「不錯，小妹也記起了，他預測徐祺的命運，後來都靈驗了！」

史正傑臉色一變，急道：「那件事到底如何，請三妹說一說！」

史三娘緊張道：「不急，還是先說他如何算爹爹的命，後來又說了些什麼！」

* * *

史家雖然顯赫，但在史金刀手中並沒有大肆擴建，只因家裡的客人多了，而改建了一座廳堂，不過饒得如此，外人一進去，也覺得深不見底。

史金刀一進門便着管家史敬實通知史正雄取銀子到書房，自己則領着鐵奎到書房內，把門關上，道：「高人所言全部準確，老夫佩服之至！」

鐵奎臉色恒常，似一切在其料中，只見他拿眼望着史金刀，等其答覆，史金刀訕訕地道：「老夫在十三歲那年，隨大人到山裡玩去，無意中服食了一顆千年朱果，平添二十年功力，同時身體比前壯實得多，體魄雖好，卻不長肉，正好能發揮家傳之刀法！」

門外傳來史正雄之聲音，史金刀開門接過銀子，道：「吩咐廚房，[illegible]一壺最好的茶來！鐵先生今晚請留在寒舍，待老夫盡盡東道之主！」

「不必客氣，區區把您的相看畢就走，不是看不起老爺子，實乃天生的勞碌命！」

史金刀知此等異人，實勉強不得，歸座即道：「既然如此，請高人繼續。」

「老爺子快近七十了吧？」

「嗯，快滿六十九歲！」

「照老爺子之相而論，命不該登古稀，何況尚做過虧心事，只因平素有積善，故能活到今天。不過，再高也不能登古稀！」

史金刀臉色微變，道：「人誰無死，老夫能活到今天已屬長命，本該無憾，只是心中尚有未了之願，所以還請高人指點一下，能否可多苟喘幾年？」

鐵奎道：「辦法不是沒有，但尚要老爺子配合。」

史金刀精神一振，道：「老夫該如何配合？」

「積善！」鐵奎道：「今有一『瞞天過海』之計，今年生辰，你大事鋪張一下，當作七十大壽來辦，也許有效！大壽三個月後，若能平安，老爺子便還有好幾年命好活，而且家內必有喜事，屆時便能了却老爺子的宿願！」

史金刀道：「如此還不簡單，老夫從未做過壽，平生第一次，各方好友自會來捧場，還不熱鬧！」

鐵奎道：「但老爺子必須記得，明年不可再做七十大壽，要做只能做七十一，換而言之，由今日起，老爺子已『老』了一歲！」

史金刀道：「老夫曉得！請高人再說說以後的運途！」

「宿願已了，且老爺子家底雄厚，不愁吃喝，又有兒孫，何必再問那許多？」

史金刀道：「若能了却老夫宿願，雖死無憾！」他必恭必敬地奉上相金，鐵奎掂了一掂，估計十两重，便老實不客氣地收下。

史正雄親自送茶進來，史金刀忍不住道：「請先生看看犬子！」

鐵奎看了史正雄幾眼，道：「此是大子！令郎一生平穩，沒有什麼風險，只是明年需要小心一點。令郎性情平和，當一家之主，不會爲家庭招惹災難，但爲人却嫌古板，不曉變通，能守保住家業，已盡其努力，別指望再振家門，餘者不說也罷。」

「先生請喝茶。」史金刀急道：「雄兒，快叫你弟弟來看看鐵高人！」

史正傑來後，鐵奎臉色緩緩一變，史正傑道：「先生只但說無妨！」

鐵奎呷了一口茶才道：「二公子的運氣不如乃兄，蓋平安是福，此乃古人名喻。不過明年有一劫，須謹愼言行。」

史正傑問道：「有什麼劫請相士明言。」

鐵奎知他不服，冷冷地道：「區區知你不服，但可以靈驗你一件事。你過來！」史正傑依言走過去，鐵奎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只見史正傑臉色大變，鐵奎含笑問道：「如何？」

史正傑用力點頭，恭聲道：「相士果然高明！」

鐵奎長身道：「老爺子，區區告辭了，盼你好自爲之！」

史金刀連忙起身送客，道：「高人慢走，幾時路過，定須到舍下盤桓，老夫若不在，犬子也會招呼你！」

鐵奎笑笑，回頭道：「老爺子，記得將那九十两銀子捐與鄉親造橋修路！剛才過小河時，十分不便，史家的人都有一身武功，丈餘寬的小河，一躍可過，但婦孺老人如何過之？」

史金刀老面發熱，這才知道鐵奎確是異人，他是有心找自己的，當下當着[illegible]的臉下令把四周的橋樑全部翻新，拓寬小路，並逢初一十五施粥。

* * *

史三娘道：「原來史家逢初一十五施粥是因此而來的，他沒說爹有其他災難吧？」

風小小却問道：「二舅父，那鐵奎在你耳邊說些什麼？」

史正傑一張臉登時漲紅，史三娘白了女兒一眼，斥道：「丫頭沒一絲禮貌，大人的事幾時輪到你查問！」

史正傑乾咳一聲：「三妹，你認爲鐵奎的話，是否值得相信，若值得信的，

又怎可做壽？」

史三娘道：「爹那三件秘密，適才若非大哥提及，小妹根本不知道……」

史正雄截口道：「何止是你，愚兄與你二哥，也在鐵奎去後，爹才告訴咱們！」

風小小問道：「公公做七十大壽熱鬧麼？」

史正傑道：「那是一早便預料到的，若今年再做七十大壽，即使不應鐵奎所言，別人亦一定會有閒言！」

史三娘沉吟道：「若不做七十而做七十一又如何？」

史正雄道：「那當然沒有問題！咱們來此也就是要與妹你說這句話！」

史三娘臉色登時一沉，風小小低聲道：「但若做七十一，必然不轟動，傅大哥便不一定會聽到風聲而趕來！」

史正傑道：「這個咱們可以另想辦法！」

忽然外面傳來一個威嚴的聲音：「你還有什麼辦法？」史正傑認得是父親的聲音，登時閉口。風小小高高興興地把門打開。

史金刀寒着臉走進來，道：「爲父早料到你們這兩個不成材的東西，會來求三娘！」

史正雄囁嚅地道：「爹，咱們也是爲了您的安全……請大人息怒。」

史金刀道：「你們莫以爲爲父偏幫三娘，實則爲父另有打算。爲父一去，史家聲威必墜，毫無疑問。爲父並非古板的人，並不強求子女保持威名，然這些年史家在江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爲父一去，大樹飄零，恐怕仇家和眼紅者，都會上門挑衅。」

說到此，史金刀目光在兒女臉上掃過，史正雄等均低着頭，史金刀續道：「史家威名受損，尚在其次，若人口有損傷，則絕非老夫之願！小小雖然姓風，但到底是史家親戚，若有傅大俠在，誰敢到史家放肆？」

直到此刻，史正雄方知老父之苦心，更是羞愧，風小小聽見外祖父如此看重心上人，心中又羞又甜，也把螓首低垂。

「傅雨生與小小之情，是他們兩人自願的，又非咱們史家强攀，外人不能置喙，此事只有小害，而有大利，你們清楚了沒有？」

史正雄道：「爹高瞻遠矚，非不孝兒能及，不過孩兒心中始終担心……」

史金刀哈哈笑道：「你們担心的不外是爲父之壽命而已！爲父已登古稀，多活幾年和少活幾年，有何分別，再活十年，也解決不了以後史家安全問題！何況你娘在泉下已等爲父十餘年矣，再說爲父宿願已了，正所謂死而無憾！」

史正雄和史正傑却不敢作聲，史三娘道：「爹，傅雨生是大俠，史家若有難，即使他不是你的孫婿，也不會袖手旁觀，不必讓您冒險！」

史金刀道：「傻丫頭！待有事發生，已嫌太遲！若人人均知傅雨生與我史家之關係，憑其名頭以及與『僧道俗三神』之關係，已足以震壓絕大部份仇家！其間之奧妙，你該明白，吾意已決，不必多言！」

史三娘望向兩位兄長，史正雄兄弟聳聳肩，表示不敢逆父意。史金刀哈哈笑道：「你們不必担心，相士之言，到底不可能全準，否則他已是神仙，你們不必担心！」

史金刀轉身走了兩步，回頭道：「你們兩個還不走，明天便開始籌備一切，依然用七十大壽作銜，越能引起哄動，傅雨生得訊的機會越大！」

史三娘和女兒，親自送父親出去，回來之後，風小小有點地担心地道：「娘，都是女兒不好，萬一公公有什麼……」

史三娘截口道：「丫頭，不可胡謅！」

「但女兒心中難安！」

史三娘何嘗不担心，只是她清楚父親的性格，一經決定的事，就難改變。萬一有事，她將會成爲史家的罪人！她心頭之壓力不知比風小小重幾倍！

還有一點，史金刀冒這險，用自己生命作賭注，萬一傅雨生還是聽不到消息，甚至他已變了心，屆時史金刀的如意算盤打錯，後果更不堪設想！

傅雨生他在何方？他會趕來麼？

* * *

不知爲何，今年天氣特別熱，而史家也因爲老爺子第二次做七十大壽而忙得熱氣騰騰！

史金刀依然故我，跟以前沒有分別。但無人知道他心底的秘密，他眞的這般豁達；距離壽誕只有十來天，尚未有半點傅雨生的消息，他還沉得住氣？

壽誕未至，但江南武林已因此事而鬧開了，就像一鍋沸水，有奇怪的，有嘲諷的，有認爲是好的，更有不少難入耳的閒言閒語。

傅雨生到底來不來？

八月初七，距離壽誕還有四天，上午驕陽似火，下午飛來一片烏雲，陽光不見，但燠熱更甚，密雲不雨令人渾身不舒服。

史金刀表面上依然笑容滿臉，但心頭煩燥之至，甚至拒絕女兒求見。

史三娘心頭的難受，比任何人深重，不過她總算還忍得住氣，外面的閒言閒語，她當然聽到一些，亦可以想像得到，爲了風小小之婚姻大事，令到父親英名受損，她眞是個不孝女啊！

天氣悶熱得令她揮汗如雨，史三娘推開窗子，想探頭到外面透個氣，忽然天上連打兩個焦雷，嘩啦一聲，大雨如注，狂瀉而下。

風小小歡呼一聲：「娘，下雨了！」

老天爺終於下雨了，但傅雨生爲何還不至？

雨一下，風也接着來了，一陣急過一陣，加上雷電，湊成一個恐怖的黑夜。

風挾雨點打在臉上，令人生痛，史三娘連忙將窗子關上。風雨阻隔在窗外，但雷聲依然透牆而入，風小小担心地道：「娘，女兒眞的担心公公會出事！」

「胡說！公公會出什麼事？這些事用不着你担心！」

話音剛落，忽然聽到一個尖銳的驚呼聲，聲音充滿了恐懼，風小小失聲喚道：「娘，什麼事？」

史三娘沉聲道：「你留在房內，不可出去，娘出去看看就來！」史三娘一個箭步沖前，打開大門奔了出去。

風雨交加中，只一眨眼工夫，史三娘已經全身濕透。大雨滂沱，地上已處處積水，史三娘忽然聽到背後有道水聲，急忙回頭，原來風小小尾隨在後，她喊道：「小小快回……」去字尚未出口，嘴巴裡已灌滿了雨水！

「啊——快來……」

前頭再度傳來驚呼聲，史三娘顧不得女兒，吐出了嘴巴裡的雨水，快步奔去。來至中院，已見史正雄和史正傑也冒雨奔來。

史三娘低着頭問道：「大哥，可知發生了什麼事？」

史正雄道：「咱們也是聽到叫聲才趕來的！」

史正傑道：「好像是秋菊的聲音！」

四個人先後冒雨跑到中院，但見庭院之中，有幾道黑影在舞動，黑暗之中，史正雄喝道：「什麼人敢來史家放肆！」

那幾道黑影依然故我，似乎沒把史正雄的喝令放在心上，史正傑忙道：「大哥，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要魯莽。」

走廊上又傳來一個驚恐欲絕的聲音：「大公子……二公子……」

史三娘拉着女兒跑過去，躍上走廊，沒有風雨的直接轟擊，兩母女都覺心頭一鬆。史三娘問道：「秋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奴婢……也不清楚……他們忽然跑到——雨中舞蹈，好像中了魔般……」

「他們是誰？」

「長工老徐……他們……」

此刻附近的僕人因知大公子、二公子和小姐來此，才敢開門，史正傑道：「快點燈！」他與史正雄站在遠處戒備。

史正雄担心此乃敵人調虎離山之計，忙道：「三妹，你快去看看爹！」

風三娘也正担心父親會發生意外，道：「小小你留在這裡！」再度衝進雨簾中，可是風小小依然尾隨着她。史三娘急道：「危險，快回去！」

風小小道：「娘，女兒不能不去……若有意外，這也是女兒引來的！」史三娘不再與女兒辯論，拉着她向左拐去，就在此刻，史金刀也跑了過來，只見他手執金刀，身披簑衣，就像一頭雄獅般猛撲過來，史三娘驚喜地道：「爹，你沒事吧？」

史金刀反問：「三娘，是什麼强敵來犯？」

史三娘到如今尚不知事件之底蘊，只能道：「爹你快去看看，有幾個長工好像着了魔般！」

「胡說，那有此事！」史金刀幾個起落，反走在女兒的前面，來至庭院中，只見走廊上已點了好幾盞燈，朦朧中，只見五六個長工在雨中手舞足蹈。他氣納丹田，喝道：「停！」聲如霹靂，可是那些長工身子只震了一震，便繼續舞蹈。史金刀又驚又怒，沉聲問道：「老徐，你們在作甚，莫替老夫丟臉！」

老徐道：「老爺子……咱們也不知爲何會這樣……咱們也不想……但根本不受控制！」

史金刀道：「過去幾個人，將他們按住！」那些家丁心中雖然害怕，但主人有令，不敢不遵，有六七個强壯的家丁冒雨奔過去，分頭將那幾個長工按住，誰知剛一接觸，他們自己也手舞足蹈起來！

這刹那史金刀也知道事情不簡單，乃問道：「你們覺得如何？」

老徐道：「啓稟老爺，咱們手脚雖然不受控制，但體內氣血暢旺，精神倒十分爽利。」

這眞是一樁怪事，不由得史金刀不咄咄稱奇。

剛才他身上發出的那股雄獅般的威勢，刹那之間，消失殆盡，就像被大雨洗淨般，也在這刹那，史三娘才發覺父親已老了！

過了半晌，史金刀才抬頭道：「老天爺，若是史金刀犯了天戒，您儘管懲罰我，不要累及旁人！」

「轟！」回答他的是一道响雷，一道電光過後，遠處忽然傳來一個空洞的聲音：「史金刀，你去年做了七十大壽，爲何今年又做？速速收回成命，否則取你生命！」命字尾音剛散，在雨中舞蹈的人，忽然全部停住，接着「巴巴」聲連响，先後跌倒在潰水中！

剛才是什麼「人」在對己說話？史金刀腦海中一直盤旋着這個問題，魂魄尚未歸體，再一陣强風吹來，雨點撲打在他臉上，隱隱生痛，這才懼然一醒，道：「先將他們抬上走廊！」

* * *

雨來得慢，却去得快！風來得怪，去得巧，眨眼之間，風靜雨歇，夜空居然出現了點點繁星，就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般。

這是否上天知道去年史金刀欺騙他，如今要來懲戒史金刀？

風雨雖已歇，但天仍未亮，史家上下亦尚驚魂未定。

史金刀親自在書房內，盤問那些「中魔」的家丁，可惜他們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史正傑道：「爹，不如請幾位高僧來做場法事吧！」

「簡直胡說八道！」史金刀沉聲道：「無端端做什麼法事？傳出去不教人笑掉大牙才怪！你倆不准自作主張！」

史家昆仲唯唯諾諾，史金刀目注那些家丁，問道：「你們事前眞的聽到有人在你們耳邊喁喁私語？」

衆家丁齊道：「是的，老爺。」

「說些什麼？」

一位上了年紀的家丁老許，囁嚅地道：「老爺……他好像在唸咒……」

「唸咒？」史金刀怒道：「都是些愚夫！給我滾吧！」衆家丁如逢大赦，爭先

恐後離去。

史正雄沉吟道：「爹認爲此事與邪魔妖術無關，那又是什麼原因？這與武功有關？」

這句話正是史金刀不斷問自己的！用邪魔外道之術來解釋，既容易又易使人信服，要用武功來解釋，實在搜盡枯腸，亦難理出一點頭緒來！

書房內一片寂靜，良久史金刀方道：「老夫雖然難以解釋，但敢信與邪魔妖術無關！嗯，夜已深了，你們回去休息吧，有事明兒下午再商量！」

史家昆仲剛跨出門檻，又聞史金刀道：「你們記住，壽宴酒事繼續籌備，不可停頓！」

兩兄弟到庭院，天已發亮，庭院中除了多了些積水之外，一切與往常無異，但他倆心頭却如壓了塊大石。

史正傑道：「大哥，以小弟之見昨夜之事，恐非吉兆……也許爹不該再做七十大壽，外面的人都在背後說閒話……」

史正雄嘆息道：「但爹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有辦法勸服他麼？」史正傑不由語塞，史正雄稍頓又道：「如今只請上天保佑，希望逢凶化吉。」

說話間，史三娘和風小小已由獨立小院走過去，史三娘人未至，話先至：「大哥、二哥，問出什麼結果沒有？」

史正傑將結果告訴史三娘母女，風小小道：「舅父，公公的壽宴不擺也罷，萬一有什麼事發生，甥女實在担當不起。」

史正雄道：「但你這祖父的性格……唉，如今舅舅也不知該如何做！」

史三娘道：「大哥，咱們再進去勸勸爹！」當下四人再度到書房求見，史金刀在房內踱方步，臉色不大好看，史三娘道：「爹，女兒有一事求您，您若不答應，女兒便立即離家，再到關外去！」

史金刀猜到幾分，仍問：「什麼事不能解決？快說與爹聽聽！」

史三娘道：「昨夜發生的事，爹有了合理的解釋麼？」她見父親搖頭，又道：「女兒雖不知那是怎麼一回事，但在這個時候發生，總覺得不是好兆頭！」

史金刀冷冷地道：「原來你也是說客！」

史三娘急道：「爹，不管今後會否再有這種事發生，亦不管誰會受害，女兒總覺得自己是帮凶……」

史金刀截口道：「你胡說什麼？這事是爲父自願的，與別人無關！」

史三娘續道：「女兒求爹收回成命，取消壽宴！」

史金刀叫道：「你瘋了？出爾反爾，爲父以後尚有臉目見人麼？」

史三娘雙膝一曲，跪在地上，道：「如果爹不收回成命，無異迫女兒不孝，女兒立即離開！」

史金刀一把將她拉起，懊惱地道：「這事……唉，如今連爲父也左右爲難！」

風小小見有轉機，插腔道：「公公，小小也不敢冒險！」

「冒險？若有人來挑衅，要對付的也是公公！」

「正因爲他們要對付公公，小小才更加難以心安！公公若肯收回成命，小小願意侍奉膝前！」

史金刀心頭更煩躁，但仍然忍住，半晌才喃喃地道：「你們認爲我不做大壽，便能無事？」

史正傑急道：「爹，孩兒有此信心，何況至今尚未有傳雨生的消息，屆時一切成空，豈不是……」

史金刀揮手道：「少囉嗦，讓爲父再考慮一下，下午決定，只是突然又收回成命，教爲父如何向朋友們交代？」

史正雄道：「這點咱們可以再參詳斟酌，總能想到妥善的辦法！」

史金刀道：「你若有此能耐，爲父便不必担心了！其實還是拚得過，否則老夫西歸之後，史家必難以安枕！」

史三娘忽然抓住女兒的手，道：「爹，不孝女兒告辭了！」言畢開門而去。

史金刀急喝道：「慢！」史三娘停步不回頭，史金刀語氣竟帶着哀求。「三娘，你連半天也等不得？爹答應你，再重新衡量！」

話言剛落，忽見一位家丁匆匆而進。史金刀暗吃一驚，急問：「什麼事？」

那家丁道：「啓稟老爺，外面來了一羣賀客……如今尚在大門外，未知該不該請他們進來？」

史正傑道：「千萬不可！」

史金刀問道：「來的是什麼人？」

家丁道：「太湖三英、天目山白頭翁和溫州廖大俠！」

史正傑吃了一驚，脫口道：「廖樂天也來了？」那廖樂天今年方四十出頭，但近年來俠譽甚盛，直追史金刀，江南武林咸認他是未來的江南武林領袖，他提早來拜壽，那是給史金刀的臉子，史金刀豈能拒絕？

當下史金刀沉聲道：「立即引他們到大廳，好好侍候，昨夜之事，隻字不可提！就說老夫換了衣服便出去相陪！」

家丁去後，史金刀低聲道：「三娘，如今爲父已騎上虎背，要改變主意已不可能，你千萬不可走，否則便是大不孝！」他目光在兒女臉上掃過，沉聲道：「一切照計劃行動，晚上須多派人巡邏，不可讓不明來歷的人走近史家，賀客若在史家有什麼三長兩短，今後江南武林便再無我史家立足之地！」

* * *

賀客越來越多，史家上下也越來越担憂，每個人心中都懷着一塊大石，人人神態有異，使得賀客們暗暗奇怪，却又不便詢問。

傅雨生仍未有消息，但幸好自那夜之後，再沒有發生過怪異的事！

賀客人數比預計中少，不過江南武林有頭有臉的人物，來了七成，頗堪告慰。

妖魔纏身　手舞足蹈

八月十一日，史金刀一早穿了件大紅壽袍，他笑容可掬，但心中其實亦十分緊張，暗中吩咐家人小心準備，以便

應變。

大門外丈餘長的鞭炮已爆响，史金刀的兒女扶着壽星公入座，賀客們紛紛上前道賀，氣氛活躍起來，令人暫時忘記不愉快的事，史金刀的笑聲也响亮了不少。

擾攘了一番之後，史金刀道：「諸位，近來武林中對老朽再做七十大壽一事，頗多議論，使老朽五內俱感，蓋此証明朋友們對老朽關懷！」

說至此，他稍頓一下，大廳上爆起一陣如雷的掌聲，史金刀抱抱拳，待稍靜才續道：「老朽一向愛好結交朋友，此點相信在座老友都知道！因感時日不多，故此借此機會，再與大家聚一聚！」

這個解釋，自難令人滿意，幸而史金刀亦知道，是以坦白地道：「但還有一個理由，不過時機未至，老朽不能透露，也許不久將來，不用老朽解釋，老友們都能知道！」

太湖三英的老大徐展鴻高聲道：「史老英雄，在下有一句話說！」他長身續道：「若老爺子有什麼痲煩的，憑您之威望，和在座羣豪之胸襟，只要你開開金口，人人均願替老爺子解憂，何患痲煩！」

此言一出，羣豪相繼發言，絕大多數都贊成徐展鴻見解，只有少數人不作聲，史金刀甚爲歉疚，不斷致謝。「多謝好友們的關懷和愛護，不過此事雖然痲煩，但與旁人無涉，亦與人無尤，只望今日大家多飲幾杯！」

廖樂天長身道：「老爺子一向爲人如何，同道均知，相信在座之人，無一個懷疑老爺子之人格，外面之風言風語，更不值得老爺子放在心上，蓋武林中好事之徒極多，有誰未被人議論過？咱們既來賀壽，自都希望老爺子壽比南山，福如東海。來，待在下先敬老爺子一杯！」

史金刀登時放下心頭大石，舉杯笑道：「有廖大俠這幾句話，老朽可放心不少！」他仰頭把酒喝乾，再斟了一杯，道：「老朽回敬廖大俠一杯！」

廖樂天亦爽快，一口氣將酒喝乾，搏得滿堂掌聲。當下羣豪亦紛紛舉杯敬酒，史金刀連日來之担憂一掃而空，心情舒暢，酒到杯乾，連盡十數杯。

史家昆仲担心父親會醉倒，而失禮儀，是以連忙吩咐下人上菜。史金刀再度舉杯，道：「諸位在佳節中秋前夕，不遠千里而來，這份厚情，實非笨拙如老朽之口舌，能夠表達，雖然菜粗酒劣，仍望諸位多盡幾杯，不醉無歸！」

白頭翁道：「老爺子太客氣了！一桌子的山珍海味，二十年的舊酒，就算您不請，咱們也要放懷吃喝！」

哄笑聲中，史正雄忙道：「既承諸位英雄錯愛，便請動箸！」他雙掌連拍幾記，羣豪在詫異中，但見十多個麗人，手持樂器，自內而出。

史正傑道：「奏樂的是杭州怡紅堂的姑娘，歌舞的是蘇州玉香院的姑娘，雖未必能入法眼，但湊合湊合，總能增點酒興！」

羣豪立有人大聲叫好：「他奶奶的，上次俺去蘇州，慕名去玉香院，鴇母嫌俺花不起大錢，居然請俺吃閉門羹哩！」

當下玉香院的姑娘載歌載舞，怡紅堂的則在旁伴奏，羣豪如聆仙樂，如觀仙女舞蹈，本來對史金刀之不滿，刹那之間忘記得乾乾淨淨。

史金刀忙道：「諸位請邊吃邊觀賞，以免冷了酒菜。」大廳之內，活色生香，人人均沉醉在歡樂之中，只有風小小一人默默無聲。

史三娘輕輕踢了她一下，示意她强顏歡笑，誰知如此一來，風小小更加忍不住，低聲問道：「娘，你說傅大哥會否發生意外？」

「胡說！天下間有幾個人能勝得過他，何況還有軒轅子！」史三娘安慰她，「娘看他不是短命相，也許他聽不到風聲，來不及趕來！莫愁眉不展，免得你公公担心！」

就在此刻，跳舞的姑娘動作忽然加快，細聽一下，原來樂曲轉急，奇怪的是那幾位伴奏的姑娘，彈撥的動作，越來越快，人人如痴似醉，跳舞的姑娘同樣如此，彷彿她們不是爲旁人表演，而是爲了自己，是故精采絕倫，搏得滿堂喝采之聲。

史正雄兄弟一直担憂「怪事」會再發生，是故見狀都是心頭怦怦亂跳，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史正傑立即離開，去通知家丁護院，小心門戶。

約莫過了兩盞茶工夫，樂曲一變，舞蹈中的姑娘忽然紛紛解開羅裳，羣衆一怔之下，又爆出一陣如雷的樂聲，其中亦有許多人，不以爲是，認定史金刀作此安排，不保晚節，更有幾位女賓，暗駡史金刀爲老不尊。

史金刀亦甚是愕然，回首見兩個兒子臉上變了色，心頭有點發慌，尋思道：「千萬莫在此時發生事故，否則老夫英名盡喪。」

史三娘比較冷靜，長身道：「諸位姑娘，此處不是玉香院，請尊重！」她連呼兩次，那些姑娘不但照脫無誤，而且已解至只剩下肚兜！

史金刀長身暴喝一聲：「停！你們都給老夫滾！」這一聲斷喝，他注以內力，有佛門「獅子吼」之效，廳內登時一靜，人人望着史金刀，那些姑娘嬌軀只震了一下，並沒有停下來。

這時候，史金刀也知道有蹊蹺，爲恐失儀，忙向兒子打眼色，道：「將她們趕出去，簡直豈有此理！」又悄悄向兒子打了個手勢，示意兒子封住她們的穴道。

史家兄弟急急下場，在衆女之中穿插，花了好大的工夫，才把八位跳舞的姑娘的痲穴封住。史正傑拭一拭汗，令家丁把那八個姑娘抬出去，接着又向彈琴的姑娘走去。

不料，那八位被封住痲穴的姑娘又舞動起來，那幾位家丁，猝不及防，被她們掙脫，又在場中狂舞。此刻連不知情的賀客亦覺有異。

場中忽有人問道：「史老爺子，在下曾聽人提及，幾日前府上發生過一場怪事……」

話未說畢，史金刀已暴喝一聲：「何方妖魔，有本領的便衝着老夫來，是英雄者便現身與老夫鬥個高低，用旁門左道的，不算好漢！」

他不開口猶自好，一開口連場中許多賀客亦隨之手舞足蹈，直至此刻，史金刀方眞正吃驚！

廖樂天「刷」地抽出刀來，躍出廳門，向四周看了幾眼，不見有人，回首道：「外面沒有人！」忽然他心頭一跳，突感煩躁，廳內的樂聲，直往耳裡鑽，只恨不得隨之跳動，他知道不妙，不敢託大，立即盤膝於地，運功相抗。

史家家丁婢女都在廳內舞動，賀客中亦有半數人在扭動，大廳內一片凌亂，椅子倒了一地，「中魔」者紛紛追問史金刀是何原因，未「中魔」者亦同樣質詢原因，甚至都抽出兵器，一場宴會，變得滑稽好笑。

史金刀却笑不出來，心中叫苦不迭，史三娘低聲在父親耳畔道：「爹，一定有人搗鬼！必須先制服此人，否則後果更加嚴重！」

史金刀何嘗不想捉下那搗亂者，可是又去何處捉拿？

史金刀發瘋似地大叫大嚷：「把老夫的寶刀取來！」他跳了出去，對着庭院大叫：「你有種的便整治老夫！」

史三娘急道：「快保護爹爹！」史玉傑和史正雄連忙衝出大廳。追隨父親左右。

賀客因抵受不住「魔力」的，而手舞足蹈者，越來越多，然而這些人神智清醒，也不知由誰開始，駡起史金刀說，接着便有人效尤，幾乎把史家十八代祖宗都駡遍。

史金刀接過下人送來的寶刀，衝出大門，叫喊不絕，然而既找不到「魔術師」，也不見有陌生人！

史正傑極怕有事故，連哄帶騙，將史金刀拖回廳去，將廳門關上，可是「舞蹈者」依然故我，有人駡道：「姓史的妖婦，你使了什麼咒言？有本事的便說出來，彼此可以參詳一下！」

史三娘道：「諸位千萬莫誤會，家父爲人如何，人盡皆知，何況這樣做對史家沒一點好處！」

「若不是你回家，史老爺子會重做七十大壽，若不如此，又怎會發生今日之事？」

又有人道：「不錯！九成是你另懷目的，否則怎會巴巴地跑回江南！」

風小小又氣又驚。「家母離家日久，回來探望外祖父，有何不對？又何須理由！」她目光一掠，但見廳內羣豪臉上肌肉都扭在一起，五官齊變了形，心頭吃驚，說至後來，連聲音都變了；再看那些彈琴的姑娘，亦已香汗淋漓，但仍彈撥不止，廳內光線充足，但仍使人產生極大之驚恐，生似處身於瘋子之中！

徐展鴻忽然自地上一躍而上，人在半空，刀已出鞘，白光一閃，一刀朝風小小頭上劈下去！

這一刀又疾又重，帶起一片嘶嘶的風聲，懾人心魄，風小小似驚呆了，竟然不曉得閃避！

說時遲，那時快，旁邊伸來一隻手，將風小小拉開。「噹」地一聲响，寶刀砍在紅磚上，入地三分！徐展鴻一刀不中，正想抽刀再砍，忽然他身子急劇地顫抖着，嘶聲叫道：「快……快將這個娘兒殺了……否則今日咱們死得太寃！」

風小小見他兇神惡煞，驚悸欲絕，嬌軀亦不斷地抖動着。史三娘急道：「徐大俠誤會了，咱母女若有害人之心，他日死無葬身之地！」

風小小低聲道：「如果……咱們有害人之心……老天爺也會懲罰咱們，爲何咱們母女無事……」話還未說畢，忽然覺得一股暖流在心田通過，不知如何，四肢突然不聽使喚，微微地抖動起來。

史三娘吃驚地問道：「小小，你覺得怎樣？」

風小小動作逐漸加劇，聲音似哭地道：「娘……女兒也不知道……只覺得四肢逐漸不聽使喚……」

「可有什麼異狀？」

徐展鴻大笑：「妖婦妖女，剛才你們說的話，算不算數？若你倆沒有害人之心，老天爺因何會施懲罰，哈哈……」他笑聲比夜梟還難聽，緊接着廳內响起一片哈哈嘻嘻，怪異之至的笑聲，彷似寃鬼回陽報仇！

史三娘又驚又急，正是百詞莫辯，只好道：「諸位將來也會明白！」

天台山地趟刀門掌門人萬年青喝道：「妖婦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咱們還有將來麼？趁早將咱們一人一刀殺了吧，好完成你們史家獨霸江南武林之心願！」

「你……你含血噴人！」史三娘伸手去抓女兒，可是她手掌一接觸到女兒的手臂，忽覺有股奇怪的暖流透體而來，心頭一驚，連忙收回手掌！

「轟！」外面突然傳來一道震耳欲聾的雷聲，史三娘有點失魂落魄，抬頭望去，窗外一片漆黑，彷彿在黑夜之中！

末時未過，因何天會這麼黑？

「錚錚」的琴聲，似乎也變了調，聽在耳中，如同寃鬼嗚哭，廳內竟似無一個是「人」！

「轟」再一個霹靂打响，緊接着風聲雨聲大作，令人有置身另一個世界之感！

第三個焦雷乍响，地上的廖樂天忽然顫魏魏地站了起來，慢慢抽出刀，向史三娘走過去，雙眼發出兇光，似一頭野獸。史三娘心底發毛，脫口叫道：「你，你不要走過來！」

廖樂天惡狠狠地道：「妖婦，廖某先殺了妳！」

「砰！」廳內突然打開，風雨似急流般鑽了進來，巨蠟熄滅，饒得史三娘一向大胆，亦忍不住發出驚呼！

* * *

大門打開，就像獅子張開了嘴巴，但見史家父子三人，神態狼狽沮喪，渾身淌水地走進來，他們每跨一步似需要花費八百斤力般！

史三娘見到父親這副模樣，驚、急、怒、愧百感交集，猛地尖叫一聲：「爹！」

尖叫聲令得廖樂天本身抖了一抖，動作也慢了，史金刀暴喝一聲：「三娘快

退！」史三娘瞿然一醒，忙不迭跑開。

廖樂天轉過頭來，惡狠狠地道：「史金刀，你幹的好事！」

史金刀急怒攻心，澀聲問道：「廖大俠，連你也不相信老夫？」

廖樂天慢慢轉身，改向史金刀走去，邊走邊道：「廖某只相信事實！」

史金刀臉色大變，突見他「錚」的一聲，抽出寶刀，急如旋風，向前射去，在廖樂天五尺之外閃過，再一個起落，來至彈奏樂曲的姑娘當中，揮刀急砍。

鮮血四濺，夾雜着女子的尖銳驚呼聲，琴音倏失，廳中羣豪，呆了一呆之後，所有動作全部停頓！再一眨眼，「砰砰」聲响，狂舞的人羣，全部躺在地上喘息！

史三娘定睛望去，但見地上多了十六條胳臂，那八位奏樂的姑娘，都躺在血泊中！

史金刀赤着眼道：「還不快將那八位賤人扶去裹傷！」

史家兄弟應聲而去。

廖樂天定一定神，道：「聽老爺子之口氣，似乎把一切全推給她們！」

史金刀苦笑道：「廖大俠誤會了！事實上老夫心頭難過之至，恐怕外人難以理解！此事亦與老夫無關，否則老夫也不會斬斷她們的手臂！」

徐展鴻問道：「那麼這又與誰有關？」

史金刀道：「早四天寒舍亦已發生過一次同樣的怪事，事後有人承認是他幹的……」

徐展鴻截口問道：「那人是誰？」

史金刀尚未開口，忽然遠處傳來一個飄忽不定的聲音：「史金刀，你去年做七十大壽，有心欺騙上天，今日要你自吃惡果！」

聲音聽來似來自天上，羣豪臉色俱是一變。史金刀驚怒地道：「你是人還是鬼？有種的便現身與老夫決個高低！」

「史金刀，你出口不遜，罪加一等，將來要敎你家散人亡！」

史金刀鬚髮俱張，揮舞着手中刀，喊道：「有本領的便殺了老夫，不要殃及無辜！」可惜那聲音再也聽不到。

徐展鴻怒道：「老爺子，今日你雖然不是罪魁禍首，但咱們總是拜你所賜，你打算如何交待？」

史金刀沮喪地道：「老夫年登古稀，死不足惜，諸位若認爲非殺了老夫，不足以洩恨者，任誰都可以動手，老夫絕不還手，但這與舍下的人無關，希望諸位手下留情，不可多殺生！」

一個叫白奇的漢子粗聲嚷道：「你以爲咱們不敢殺你麼？俺頭一個來！」

廖樂天急喝道：「諸位且慢，廖某有幾句話說！」在江南武林中，廖樂天的威望僅次於史金刀，是故羣豪都靜了下來。廖樂天目光一掃，不見有人反對方道：「今日史老爺子雖然有錯，但他到底是成名的英雄，平生做過不少好事，若有人殺他，將是一件失德之事！而憑廖某對史老爺子了解，他對此事一定會有所交代的！」

徐展鴻問道：「史金刀，你準備如何交代？」

史金刀提起柳葉刀，道：「若老夫死而能保住史家大小的生命，老夫願意當衆自刎！請廖大俠說一句話，好讓老夫瞑目！」

廖樂天抱拳道：「廖某絕無迫老爺子自刎之意，更不願担此名！」他轉頭道：「諸位，史老爺子做兩次七十大壽，必有其苦處，廖某認爲咱們不宜多怪責，反正大家都沒有損傷，未知諸位意下如何？」

白奇道：「史金刀，你聽見沒有？還不快將實情說出來？」

史金刀見羣豪對自己的態度，大爲轉變，心頭悲涼，忍不住發出一聲長嘆，他整理了一下思緒，然後將去年巧遇鐵奎之事說起，一直說至前四日發生的事爲止，當然其中將自己與朋友妻有染之事隱瞞。

廳內响起一個陰惻惻的警告：「想不到史老英雄居然會信江湖術士之言！」羣豪轉頭望去，原來說話的是江南奇丐顧三五！

剛才仍能端坐在地上者，僅有五個人，其中一個便是顧三五。此人因在三月初五清明節出生，因以爲名，爲人脾氣古怪，軟硬不吃，正邪不沾，我行我素，只因有一特點，對貧困之人，特別關懷，是故同道雖不喜其脾性，而少來往，對他仍懷有敬意。

當下風小小自己因思念情人心切，引至爲公公惹來奇禍，歉疚之情，非筆墨能予形喩，是故忍不住道：「那鐵奎雖未必是活神仙，但絕非江湖術士！」

顧三五冷笑道：「原來小姑娘認識他的！」

白奇叫道：「說不定此事就是這小妖女與鐵奎串通的！」

風小小受此奇寃，急得淚花在眼眶內亂轉，道：「你胡說八道！我怎會害公公！」

白奇桀桀笑道：「女大不中留，這就難說得很！」

史金刀道：「白英雄不必多言，老夫已將事情交待清楚，諸位認爲該怎樣辦，但請開腔！」

白奇道：「老英雄若想自刎者，咱們絕不會阻撓！」

廖樂天道：「白英雄莫把話說得太絕，反正大家不過受了一場虛驚而已！」他轉頭面對史金刀，續道：「老爺子，今日壽宴，料難繼續，不如就此散了吧，失禮之處，尚請原諒！」

史金刀見他處處暗幫自己，感激之至，忙道：「廖大俠折殺老朽，他日有機，老朽必向諸位賠罪！正雄，每人送一封銀子與諸英雄作盤川！」

顧三五怒道：「姓史的，你以爲我來向你乞賜？」

史金刀急道：「顧兄弟誤會了，老朽絕無此意……這只是老朽的一點心意。」

徐展鴻自地上爬上來，道：「不拿白不拿，這銀子拿去救濟貧苦，也算替他家積點陰德！」話音剛落，忽然大叫一聲，「不好，諸位可有發覺身體有異？」

羣豪默運玄功，片刻間，臉色俱是

大變，白奇道：「俺內力減少了兩三成！」羣豪衆口同聲，均表示失去兩三成功力，史金刀一顆心怦怦亂跳！

史正傑道：「諸位可有虛言？」

萬年青怒道：「你把咱們當作無賴？」

徐展鴻道：「若有虛言，天誅地滅！史金刀，剛才還可以說沒有損害到咱們，但如今人人減少功力，你準備如何賠償？」

史金刀苦着臉道：「諸位明鑒……令你們失去功力的，可不是老朽！」

「咱們若非來參加你的壽宴，又怎會失去功力？這還不是拜你所賜？」

史金刀嘆息道：「如此老夫亦無話可說！」

白奇道：「咱們要你償命！」

「若老夫自刎能收回諸位之功力，老朽絕不會皺眉！」

萬年青接道：「誰管你皺不皺眉？咱們總不能白白損失苦練多年的內功！諸位英雄，誰贊成的請舉手！」剎那間，大廳內的羣豪，超過半數人舉手，史金刀雖不畏死，但精神大受打擊，一張臉比紙還白。

白奇又道：「你們不動手的，俺第一個來！」

忽然遠處又傳來一道笑聲，笑聲由遠而近，來勢極快，只眨眼間，已至大門外！羣豪臉上齊變了色，徐展鴻冷笑道：「原來史金刀果然有陰謀，居然請了這樣的高手！」

忽然大廳外又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你說錯了！憑史金刀的臉子還請不了區區！」最後兩個字人已至廳內。

羣豪但覺眼前一花，廳內已多了兩個人，風小小首先叫了起來：「傅大哥！你……怎地到如今才來！」來的正是傅雨生和軒轅子！

軒轅子道：「丫頭，只記得情人，把區區倒忘記了！」

史金刀父子數人見來了救星，心頭齊放下一塊大石，史金刀定一定神才抱拳道：「老朽參見軒轅子袁兄！」

軒轅子三個字一出口，人叢中發出一片輕啊聲。須知「僧道俗三神」名頭雖响，但認識他們的人却不多！

史金刀精神一振，道：「諸位，待老朽爲大家引見一下，這位是大名鼎鼎的軒轅子，這位則是『半劍震中州』的傅雨生傅大俠！」

顧三五冷冷地道：「有軒轅子和傅雨生又如何？總該講理！」

白奇接道：「不錯，咱們有理誰也不怕！」

軒轅子哈哈笑道：「江湖上的朋友，只有心術不正的人才會害怕區區，閣下若是光明磊落的，自不需担憂！」

白奇訥訥地道：「廳內的人都光明磊落，除了史家父子之外！」

「剛才區區聽見你的聲音最响，還挑撥別人殺史金刀！」軒轅子拉了一張椅子坐下，問道：「區區可以聽聽你的解釋麼？」

白奇漲紅着臉道：「爲何偏要俺說？」

「因爲這裡面的人，數你最凶，數這位要飯的朋友最陰沉！」

白奇拍拍胸膛，高聲道：「說便說！若有說漏的，請其他高明補充！」當下把經過說了一遍，轉頭問道：「史金刀，俺可有寃枉你？」

史金刀沉吟道：「大致不差，只是你判定是老朽攪的鬼，未免失之武斷！」

顧三五冷冷地道：「可是你也沒說出重做七十大壽的理由，敎咱們如何相信你！」

軒轅子哈哈大笑：「你們連是誰害你們失去功力的人都不知道，居然要拿史金刀出氣，豈不好笑！這正如捕快不抓元凶，只顧找些無意中成爲幫凶的人交差，除了不負責任之外，便是失職失德，同樣惹人反感！」

白奇生氣地道：「你不信，大可以問史金刀！」

軒轅子不慌不忙地道：「不用問，區區也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依我看，諸位還是三十六計，走爲上着！」

顧三五冷笑一聲：「如此他人又怎會服氣！」

軒轅子道：「不服氣的，大可以衝着我來！」片刻不見有人找他，乃又道：「總之你們有什麼本領的，也不論你們用什麼手段，一切由區區接着！」

顧三五陰惻惻地道：「僧道俗三神以及傅大俠的名頭雖响，也須提防砸碎了招牌！把一切攬上身，有何好處？而兩位與史家有何關係，值得如此？」

軒轅子道：「你們都誤會了！憑在下之感覺，必有人要陷史金刀於不義，諸位不分青紅皂白，無形中被人當作殺人工具，又値得麼？再說，不找元凶，而找無辜者也非英雄行逕，此乃在下替他出頭之原因！」

傅雨生接道：「諸位都是江南武林精英，適才在盛怒中，難以冷靜分析，稍後料亦會後悔！」

廖樂天道：「兩位說得有理，咱們必須分清主次，史金刀極其量只是帮凶，說不定尙是受害者，今日咱們若做出對史老爺子不敬的事，日後恐要後悔！」他邊說邊向史金刀打眼色。

史金刀有點不明所以，史三娘因見軒轅子和傅雨生趕至，心頭大定，思路靈活，忙代父親道：「諸位放心，少則一個月，多則一年半載，史家對此事必有一個清楚的交代！」

廖樂天道：「有三小姐此話，咱們便放心了！」他拱手道：「得罪之處請原諒，咱們就此告辭！」

顧三五冷笑一聲：「且慢！史家準備如何交代？」

史三娘道：「將令諸位失去功力的事情公佈！」

顧三五聲音更加冰冷：「原來史家小姐更加高明！你這樣一公佈，咱們的仇家不乘機找上門來才怪！這借刀殺人之計好毒啊！」

羣豪再度騷動起來，傅雨生急道：「傅某不才，願負起捉拿元凶之責，再不行也會讓諸位明瞭眞相！若此乃史家之陰謀者，傅某便撤手不管！」

廖樂天再道：「有傅大俠這句話，廖某更加放心！咱們便回去等候佳音！」其他人見有軒轅子和傅雨生出面承担，不敢再說狠話，悻悻然離開。

史金刀急道：「送客！」他親自率領兒女送客。外面風雨已歇，雖是下午，但天地一片昏暗，家家戶戶都緊閉門戶，一派荒涼景象。

廳內的風小小見到心上人無恙歸來，心頭甜蜜之至，顧不得有家人在場，悄悄上前問道：「傅大哥，你怎地到如今才趕來？」

傅雨生抓抓頭皮，道：「咱們到荊山……後來聽見消息便日夜兼程趕來，可惜依然來遲半步。」

風小小聲音更輕：「你平安無事就好！」

傅雨生有點害羞，乾咳一聲，反問：「你也平安吧？江南的生活習慣，與關外不同……」

風小小截口道：「早已習慣了！江南比關外好得多了，小妹再不想回關外去了！你這一向都在那裡？」

傅雨生道：「到處亂跑，沒一個定處！今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風小小噓了一口氣。「此事說來話長，若非你與軒轅子前輩及時趕來，也不知如何收拾！」

傅雨生雙眉一軒，道：「問題是這些人怎會突然狂舞起來，會否是事先串通好的？」

風小小臉上又現出驚恐之色，喃喃地道：「應該不會……因為前幾天家裡有七八個家丁也同樣『中魔』！」

傅雨生轉頭望向軒轅子，軒轅子道：「區區也還未弄清楚，還有一個問題，兩次發生怪事時，都有風雨，當中有沒有奧妙？」

風小小道：「何止如此！那位替公公看相的也叫鐵奎，會否是在咸陽出現過的那一位？他怎會找上我爺爺？」

說話間，史家父子已回來。史金刀抱拳道：「剛才若非兩位駕到，史家已無噍類矣，大恩大德，老朽沒齒難忘！」

軒轅子哈哈笑道：「這是史老英雄的福份，你該感謝老天爺！」

史金刀急道：「快重整酒菜，速速辦一席最好的酒菜！兩位，咱們到內廳談吧！傑兒，你留下來打掃！」

＊　＊　＊

傅雨生因為與風小小的關係，對史家發生的事十分關心，奈何軒轅子好整似暇，慢慢吃慢慢喝，只好耐着性子，軒轅子酒量甚豪，一喝非三五斤不能解饞。

好不容易才等到他酒飽飯足，史金刀方道：「請兄台到書房內說話如何？」

軒轅子笑道：「食君之祿，分君之憂，理該辦正事，不過可否再弄一壺濃茶解解膩？」

史金刀道：「這個自然少不了！」他令大子去辦，便親自引軒轅子到書房。史金刀的書房，十分寬闊，因為他經常在此睡覺。

史金刀收起胡床，請他們在籐椅上坐下，軒轅子即問：「史兄以前可曾見過鐵奎？事後又是否打聽過，此人可曾在附近走動過？」

史金刀道：「老朽只見過他一次！之前之後都未見過。」

說至此，史正雄恰好捧着茶具和瓜果進來，接口道：「後來晚輩打聽過，常州人亦無人聽過其名頭，前輩認為此人值得懷疑！」

軒轅子眉頭深鎖，道：「在下覺得奇怪的是，他往往在發生怪事之前出現！」

傅雨生接道：「但上次在咸陽發生的那件拘魂使者怪事，証明與他無關！似乎只能說是湊巧！」

軒轅子沉吟了好一陣才再問：「史兄認為這是上天懲罰你？」

史金刀漲紅了臉道：「上天若眞的有靈，也不該因此小事而累及別人……也許……也許是什麼邪魔妖怪幹的好事！」

「你相信世間有邪魔妖怪？」

史金刀老臉發熱，訕訕地道：「除此之外，實難有其他合理的解釋！」一頓反問：「袁兄之見識，宇內數一數二，可知有什麼武功，能令人控制不了四肢而狂舞的？而且尚可以收去這些人的功力？」

軒轅子沉思良久，終於搖頭道：「區區未曾聞過，可是又不相信世上有這等東西！」

史三娘插腔問道：「如此又怎作解釋？傅大俠又有何見解？」

傅雨生道：「在下愚昧，百思不得其解……這件事比以前所遭遇過的，都要棘手！」

史金刀嘆了一口氣，道：「老朽亦糊塗了，我一人之生命不足惜，怕只怕將來沒法交代，會累及家人而已！」

風小小道：「公公不必担心，小小相信袁前輩和傅大哥必會想到解決的辦法！」

史金刀道：「兩位千里而來，路上必然辛苦，今夜早點休息吧，此事慢慢商量未遲。雄兒，帶他倆去客房歇息！」

軒轅子和傅雨生立即長身告辭，風小小心中有萬千的話兒要向情郎傾訴，奈何被母親的眼色止住，只好目送他倆離開。

史金刀道：「三娘，今日夠累的了，你倆母女也早點休息吧！」

史三娘知老父不能靜心休息，要求留下來陪他，却為史金刀所拒，只好拉着女兒返回住所。

＊　＊　＊

傅雨生與軒轅子關上房門，兩人坐在床上思索，作了各種各樣之假設，都未能找到一個比較合理之解釋。良久軒轅子才幽幽地嘆息道：「區區歷經過無數怪事，但以此為甚，看來這次要認輸了！小傅，這是你未來岳母家的事，你可要多花點精神推敲！」

傅雨生道：「晚輩本來以為那些人是在事先串通好的，但問題是小小她亦『中魔』，假設不能成立，便百思不得其解！」

軒轅子道：「明天咱們要詢問小小和老徐他們，也許能找到頭緒，今晚要好好睡它幾個時辰！」

＊　＊　＊

軒轅子和傅雨生內力雖然雄渾，但連日來，日夜趕路，一躺下便酣然入睡。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被一陣吵雜聲驚醒！

兩人反應極快，一骨碌跳下床，開門閃出去，大聲問道：「什麼事？」

史正傑在遠處回道：「傅大俠，有人來尋衅！」話音剛落，軒轅子和傅雨生已向前堂射去！幾個起落之後，已至大廳後的庭院，黑暗中但見史正雄兄弟和兩個家丁，正在圍攻一名女子。

那女子頭也不抬，冷聲道：「傅雨生，你終於肯出來了麼？」傅雨生見來的是霍小青，甚是尷尬，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軒轅子急道：「住手，是自己人！」史家昆仲微微一怔，不敢違抗，乖乖收手退下。

霍小青怒氣冲冲，指着傅雨生道：「為何我叫了七八遍，你都不應人？」

軒轅子笑道：「姑娘，咱們住在內院，離此可遠哩，聽不到你的叫聲，根本不足為奇，何況小傅與在下已經睡着！」

一個家丁道：「咱們聽見她在門外叫嚷，出去阻攔，誰知她反而打傷了咱們弟兄，闖了進來，幸好大少爺和二少爺及時趕到！」

史正雄抱拳問道：「這位姑娘是誰？尚未請教。在下乃史正雄。」

霍小青淡淡地道：「久仰了，小妹霍小青，江湖上的無名小卒！」

說着話，史金刀帶着女兒和外孫女趕來，風小小見到她，粉臉便是一變，心中忖道：「原來她一直跟着傅大哥，難怪他一去經年！」

史金刀抱拳道：「老朽乃此處主人史金刀，未知姑娘夤夜求見，有何指教？」

霍小青向傅雨生一指，道：「我是來找他的，無意騷擾老英雄的好夢，尚請原諒！」

史金刀見她嘴上說得客氣，態度却甚不友善，心頭詫異，忍不住轉頭望向軒轅子。軒轅子笑問道：「史兄可知昔年有個大龍帮？霍姑娘乃霍青龍的孫女！」

史金刀輕「啊」一聲，忙道：「原來姑娘是大名鼎鼎的霍帮主的孫女，老朽失敬！」

霍小青見他如此敬重祖父，氣頭稍消，連忙回禮道：「適才無狀，冒犯老爺子，晚輩向你陪禮！」

史金刀道：「姑娘遠來，可能尚未吃過晚飯，快去弄些可口的食物來！姑娘，請到內廳稍坐片刻，然後再休息如何？」

霍小青望了傅雨生一眼，見他神不守舍，心頭氣苦，跺了脚道：「隨便！」軒轅子伸手拉着她首先進內。

風小小故意放慢脚步，與傅雨生並肩而行，低聲問道：「傅大哥，她幾時跟你在一起的？」

傅雨生乾咳一聲，道：「去年秋，在江南遇到她……因她從未入過關，所以與軒轅子送她去荊山找她父執輩，誰知她竟然來了……」

風小小一雙妙目如同秋水，向他瞟了一眼，問道：「她對你有意思？」

傅雨生囁嚅地道：「那有這等事……你不要胡思亂想！」

風小小輕輕嘆道：「我有眼可睹，你又何必再隱瞞我，大丈夫何須害羞，何況她又未嫁，你又未有妻室。」

傅雨生更寃，用求饒的語氣道：「小小，咱們不談這事可好？」兩人最後進入內廳，霍小青雙眼緊盯着風小小。

風小小態度溫和，上前道：「歡迎霍姑娘光臨！」她親自為霍小青斟茶。「霍姑娘漏夜趕路，先喝杯茶吧！」

霍小青見她態度溫和，笑容可掬，不知為何，不但發不了火，反生自愧不如之感，乖乖地把茶喝了。風小小道：「聽傅大哥說，霍姑娘入關尋親，未知找到了否？」

霍小青雙眼望着遠處，惘然地搖頭。軒轅子道：「小青，你眞令在下失望，如今有一奇怪之事，要你推敲！小小你將事情告訴她！」

風小小乃將經過說了一遍，霍小青起初尚不在意，後來因事情實在太怪，是以聽得入神，風小小一說畢，就立即道：「那一定是妖術！」

史正雄問道：「何以見得，願聞其詳！」

「老天爺絕不會這般小氣以此懲戒史老英雄，況老天爺是最公正的，絕不會捨了史老英雄，反而整治旁人！」霍小青侃侃而言。「而武功方面却又未聞有此絕技，捨妖術尚有何解釋！也許史老英雄得罪過什麼人！」

史金刀道：「老朽自信不會得罪過妖人！」

霍小青淡淡地道：「那也許是九幽地府派人來拘你之魂魄。」

史正傑喝道：「簡直胡說八道！若眞的是地府……咳咳，家父還安坐在家中麼？」

霍小青道：「然則閣下又有何高見？」史正傑不由語塞。霍小青輕吸一口氣，道：「我認為那人是用聲來指揮別人，第一次是用話音，第二次是用琴音，故此那人將彈琴的姑娘手臂斷落後，一切便恢復正常。老英雄若不信的，大可以把那些中魔的家丁喚來查問！」

史金刀道：「他們說似聽到有人在其耳畔唸咒！」

「那麼風姑娘又因何會狂舞呢？」

風小小沉吟道：「小妹四肢不受控制，似與琴音無關，而是覺得身上有一股暖流通過，手足便忍不住舞動起來。」

傅雨生急問：「當時可有人接觸過你？」風小小搖搖頭，傅雨生脫口道：「那就奇怪了！」

軒轅子道：「若不奇怪，區區也不會一籌莫展！」

傅雨生道：「昨日咱們已答應江南武林同道，要查清此事眞相，自不能食言，但目下該如何着手調查？」

軒轅子道：「區區有兩個方案，一是在此靜候佳音；二是在賀客中找尋目標調查！」

史金刀訝然問道：「賀客中有人與此事有關？」

軒轅子道：「區區懷疑三個人，一是

廖樂天；二是顧三五；三是白奇！」

史金刀急道：「老朽不敢懷疑袁兄之見解，不過廖樂天處處維護老朽，他怎會與此有關？」

「正因爲如此，才値得懷疑！從面相看，此人十分深沉！你莫忘記，在江南武林，史家一直壓着廖家，經過此事之後，廖家必能反先！」

史金刀始終不以爲然，軒轅子笑道：「史兄但請在家裡靜候佳音，一切自有區區和小傅！」

霍小青截口道：「還有我！」

史三娘向女兒打了個眼色，風小小會意，接道：「此事因我而起，晚輩自不能袖手旁觀！」

軒轅子看了傅雨生一眼，道：「好吧，就這樣決定，另者請史兄派四名輕功較好，機智靈活的家丁相隨，以便聯絡，只是府上從今日起必須小心戒備！」

「多謝袁兄！」史金刀道：「來者若非妖魔鬼怪，要想攻進史家，可沒這般容易！」

* * *

據史家調查，賀客在離開史家之後，便立即離開常州，是以軒轅子一行八人，坐着八匹快馬，向南急馳，恨不得立即追上廖樂天和顧三五等人。

傅雨生有兩美相隨，不得其樂，反得其煩。霍小青一路嘟着小嘴不言，風小小則態度依然，令人覺得安祥，傅雨生這才略略放心。

軒轅子在旁觀察，心中沉思道：「風小小果然有正室之氣度，看來小青是搶不走小傅的！」

至中午，看看離開常州城已有三十多里，人雖未疲，馬兒已開始吃不消，軒轅子乃下令停在路旁吃乾糧，順便也讓家丁替馬匹上料。

軒轅子剛在一塊石頭坐下，忽然一躍而起，向草叢中射去，喝道：「是何鼠輩，速滾出來！」話音未落，人已落在草叢中，忽又發出一聲輕咦，人隨即衝下去。

傅雨生知道有異，邊跑過去邊問：「什麼事？」到草叢中，只見軒轅子趺坐於地上，扶着一位血人，左掌按在他背後，正在渡氣，那血人赫然是白奇！

白奇怎會在此？傅雨生脫口問道：「是誰將你打傷的？」

白奇嘴唇噏動，却發不出聲來，傅雨生連忙湊近，道：「大聲一點，咱們替你報仇！」

猛見白奇身子一震，喉底發出微弱的話音：「快……快回常州史家……就知道……」話至此，頭一歪，已然氣絕。

軒轅子收了掌，將他拋落地，問道：「剛才他說什麼？」

「他叫咱們快回常州史家便知道！」

此刻風小小和霍小青亦趕至，聞言問道：「便知道什麼？」

傅雨生道：「大概便知道是誰殺他的？可惜他話未說畢！」

風小小道：「咱們趕快回去吧！」

霍小青冷笑道：「風姑娘心腸眞好，不想替外祖父洗寃，反而準備替人報仇！」

軒轅子道：「丫頭，你讓妒火蒙蔽了心智！白奇這樣說必有道理，也許有人趁咱們離開，去攻打史家！」他回頭對家丁道：「你們留下一個安葬白奇，其餘的隨咱們回城！」

剎那間，路上馬蹄聲如雷，七騎人馬，向常州城馳去。此際人人心情焦急如焚，奈何馬兒經過長途跋涉，行速反比出城時慢了許多。好不容易返回常州城，已是黃昏。衆人也不管路上有行人，邊呼喝邊催馬。

待得到了史家門外，但見大門緊閉，不聞一絲動靜，風小小心頭升起一股不祥之感，來不及跳下馬，已悲驚呼道：「娘！公公！」

軒轅子人自馬鞍上拔起，射入史家之內，但聞一聲鑼響，黑暗中奔出好些大漢，爲首那人正是史正傑！

史正傑見到軒轅子，又詫又喜，問道：「前輩怎地這快便回來？莫非已查到什麼？」

軒轅子沉聲問道：「自咱們走後，可有人找上門來？」

史正傑微微一怔，搖頭道：「沒有啊？風平浪靜！前輩自那裡聽到消息？」

他回頭喝道：「快去通知老爺！」

軒轅子眉頭深鎖，傅雨生等亦已進府，乃扼要將經過告訴史正傑。風小小問道：「公公可在家內？」

史正傑心頭一跳，道：「他足不出戶，應該在裡面！咱們一齊進去看他！」當下衆人魚貫而入，至中院已見那家丁和史正雄匆匆而來，史正傑急問：「大哥，爹呢？」

史正雄似熱鍋上的螞蟻，反問：「爹去了何處？」

風小小尖呼一聲，問道：「我娘呢？」

史正雄道：「別急，妳娘正到處找你公公！」

軒轅子飛身躍上屋頂，擧目四望。暮色四合，炊烟裊裊，却不見有何異狀！

史金刀因何會失踪？而且連家人也不知道？軒轅子心念一轉，躍落地上，問道：「史家可有秘道通往外面？」

史氏昆仲交換了一個眼色，史正雄道：「是有一條秘道，不過已多年不用！」

軒轅子道：「在何處？快帶咱們去！」

史正雄指指院中一口井，道：「秘道就在那裡！」他首先下井，手足展開，撐住井壁，慢慢降落，那口井水源不足，水面離井口，足足有三丈高。史正雄下降了兩丈，便停住了，空出一手去推井壁的一塊石頭，不料竟然推之不動。

軒轅子道：「如何？」他游身下去，史正雄連忙再降下幾尺，道：「那塊漆朱砂的石板是活動的，也就是秘道入口！」

軒轅子運勁於掌，用力一推，石板晃了幾下，不能轉開，乃問道：「裡面有沒有開關設施？」

「沒有，照理應該一推就開！」

軒轅子乃將內力提至六成，再奮力一推，一陣胡胡聲響，石板被推開幾尺，露出一個洞口，軒轅子跳了進去，再推了幾掌，秘道開闊起來，方知道在那塊石板之後，尚有一塊大石，也不知是誰擺放的。

史正雄也跳了進來，軒轅子道：「可有火摺子？」

史正雄點亮火摺子，走在前面帶路，秘道頗爲乾燥，不過有點氣悶，兩人彎彎曲曲走了好一陣方至盡頭，史正雄推開一塊石板，軒轅子跳了上去，方知出口在一條小巷裡。

史正雄放好石板，忽然驚呼一聲，軒轅子一回頭，見石板上有一團血跡！

史正雄顫驚道：「石板上怎會有血跡？」這句話問了等於白問，因爲軒轅子同樣不知道！

前面又有幾滴血跡，而血跡只延伸了丈餘，便不復再見。軒轅子道：「你先回家，區區在城內走一匝！」他花了半個時辰，在常州大小街巷走了一遍，找不到一絲線索，只好返回史家。

史家昆仲見到他便七嘴八舌地問起來，軒轅子反問：「書房內可有令尊之留言？」

史三娘道：「書房和寢室都找過了，沒一絲線索！前輩，以你之見，家父……」

「十成是他自己離開的！」軒轅子心念電閃，道：「白奇的話十分奇怪，也許有什麼啓示，區區想再到現場看看！」

* * *

仍然是那幾個人去追查，這次馬上人更加心急，揮鞭如雨，至半夜趕至白奇伏屍之處。

風小小點了火把，衆人分兩組在草叢中搜索。白奇已被埋葬，草叢添了一座新墳。衆人雖然搜不到什麼，但却肯定了一件事；白奇是受多人圍攻而死的！

圍攻白奇的是什麼人？是不是廖樂天？

軒轅子忽道：「咱們到溫州找廖樂天！」

傅雨生道：「只怕他未必在溫州！顧三五住在何處？」

一個喚史仁的家丁道：「他居無定所，但常在雁蕩山一帶活動！」

軒轅子道：「上馬吧！」八人顧不得疲勞，繼續策馬前進。軒轅子在馬上不斷琢磨着幾件事，史金刀因何會失踪？是他自己離開的，還是被人引開的？

白奇爲何臨死叫傅雨生先回常州？是圍攻他的人，在他臨死之前透露，還是因爲他聽到什麼消息，所以才遭人追殺？

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說明有人要對常州史家不利，而且迫在眉睫。

這些人要對史家不利，爲何尚未有動靜？

忽然軒轅子心頭一動，忖道：「莫非史金刀之失踪，與此有關？若如此，他如今又在何處？」

傅雨生說得不錯，若此事與廖樂天有關，則他此時絕不會留在溫州，若不在溫州，又該在何處？軒轅子突然伸臂一揮，喝道：「停！」

馬匹停定，傅雨生問道：「前輩有所發現？」軒轅子將所想到的說了一遍。傅雨生再問：「前輩想再返常州？」

軒轅子笑道：「眞是孺子可敎也，大家回去，大不了來個守株待兎，區區相信他們絕不會就此罷手。」

八人撥轉馬首，剛馳出二三十丈，忽然軒轅子叫道：「左首有人！」邊說邊撥馬追上去。傅雨生隨後而去，但在這時候，又發現右首亦有人。

傅雨生叫道：「右首那邊也有人！」

軒轅子道：「分開追！」他伸手抓住霍小青的馬轡，拍馬向前；傅雨生則率領風小小和史家兩位家丁向右首那方馳去。

右首那方樹木較少，極目望去，見有一道黑影迅速向前掠去，遂拍馬急追。忽然前面的黑影停定，緊接着，一聲唿哨，背後突然湧出十來個人，臉上都裹着黑布，風小小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爲首那人冷冷地道：「拘魂使者上！」

軒轅子自馬上躍下，首先衝進人羣，掌脚齊施，回首道：「小小，你們三人不可分開！」

風小小用柳葉刀，使的是史家的「迴風刀法」，間中夾雜着父親家傳的「追魂刀法」，既得兩名家丁協助，三人敵住四個，仍能應付。

傅雨生見狀心頭大定，拳掌更加猛烈，他雖然以劍法馳譽武林，但似他這等高手，縱然赤手空拳，仍然不能輕侮，一眨眼間，但聞「砰」的一聲響，一個大漢脅下中拳，骨頭被打斷兩根，躺在地上呻吟。

剩下來的那兩位見狀心頭發毛，其中一個手脚較慢，又讓傅雨生一脚踢得口吐鮮血。

傅雨生沉聲道：「再不供出來歷和目的，傅某可就不客氣了！」

話音剛落，黑暗中忽然有人擊掌讚道：「傅雨生果然名不虛傳！」

傅雨生暗吃一驚，讓人走近身邊居然聽不到聲息，此人功力之深，不問而知。抬頭一望，但見一位身材高大，臉戴青銅面具的漢子自石後走了出來。他冷笑一聲：「閣下必非無名小卒，面戴面具，不怕失了身份！」

那人桀桀笑道：「時機未至，不宜公開！某家想向你討敎幾招！」

軒轅子奮起神威，左掌虛晃，將對方的雙臂引開，左手倏地探出，抓住其衣襟，拇指微翹，輕按在其「華蓋穴」上，再將他拉了過來，笑問道：「令价該不該死？」

那被制服的人，悶聲不响，青銅蒙面人哈哈笑道：「他們的命不値錢，隨便傅大俠！以傅大俠之身份，料不會爲難一個無名小卒！」

傅雨生悶哼一聲，封住了那人的穴，將他拋在一旁，立了個門戶，道：「在下久候了！」

蒙面人急衝而至，但突然停住，道：「你是客，我是主，主人讓客人先出手！」他話還未說畢，傅雨生因料不到他

會突然停住，是以已先出手，一掌印其胸膛。

他招式正道之至，一是一，二是二，只憑功力和速度取勝，絕無花巧，這一掌明刀明槍，堂堂正正，但力貫掌心，既沉又快。可是蒙面人反應之快，大出傅雨生所料，只見他手掌一提，亦一掌印向傅雨生之脅下！

傅雨生見其來勢，吃了一驚，蓋此人後發先至，他若不收掌換招，必然玉石俱焚！他當然不肯與對方同歸於盡，是故連忙收掌錯步！

蒙面人似乎料到他有此一着，手掌一翻斜擊過來，傅雨生立足未穩，不肯硬拚，只好後退！

傅雨生一退，蒙面人立進，一招緊過一招，着着爭先，但有一點奇怪之處，對方之招式並不奧妙，然而每招都有連消帶打之功能，且後發先至，出人意表！

傅雨生乍遇這種對手，有點手忙腳亂，處於下風，這對他來說，實在少之又少之現象，所幸他經歷無數仗大戰，很快便鎮定下來，心想此人擅於後發先至，何不反利用他一下？當下暗中打定主意，準備反擊。

激戰中，傅雨生一拳直搗，蒙面人左臂伸出，臂彎微曲，撞開傅雨生手臂，小臂暴長，一個「掛鎚」，反擊傅雨生之面門！

這一招連消帶打，守中帶攻，不可謂不妙，可是傅雨生已有準備，小臂一橫，拳頭反擊在對方的上臂上，蒙面人輕哼一聲，那一拳登時打在空處！

說時遲，那時快，傅雨生右掌直印而出，蒙面人毫不退讓，也一掌印出，傅雨生右掌一出即收，覷得眞切，對着其掌迎上去！

這一着同樣大出蒙面人之意料，電光石火之間，待要換招已來不及，「啪」地一聲響，兩掌相交，傅雨生掌力一吐，蒙面人拿不住樁連連後退，一口氣退了四五步，上身又自搖晃不定！

須知傅雨生內力雄渾無比，蒙面人來不及運氣抵禦，只此一招便已內傷！

傅雨生一招得手，輕嘯一聲，猱身再上，蒙面人知不能敵，倏地轉身急嘯，亡命而逃！

傅雨生喝道：「那裏逃！」提氣急追，忽然眼前風聲大作，見有七八件暗器迎面而至，忙不迭倒退，同時發掌將暗器掃落地上！蒙面人則乘時借夜色而遁！

傅雨生見追不上，只好返身助風小小，此刻四個對手亦只剩下三個，傅雨生一至，威力大增，只幾個照面，已被傅雨生擊斃一人，風小小壓力減輕，精神大振，柳葉刀也一揮，劈死一名大漢，剩下來的那一個被史仁掃倒在地上，傅雨生一把將他抓了起來，道：「點火！」

風小小點了一根火把，傅雨生扯下那漢子的蒙面巾，只見他臉上佈滿黑氣，已然毒發身亡！

史義道：「這斷幾時服毒的。」

傅雨生拋掉屍體。「毒藥藏在假牙內！咱們去找軒轅子！」當下四人重新上馬，向左馳去，可是跑了好一陣仍不見踪跡，他暗吃一驚，氣納丹田，高聲呼道：「軒轅子，軒轅子！」

郊野空曠，聲音遠遠傳出去，但竟無回音，風小小急道：「也許他去遠了，咱們再追！」

身不由己　執行仙令

軒轅子追了一陣，眼見兩旁樹木越來越茂密，暗中提防，也提醒後面的人小心，不料他剛回頭，胯下馬匹突然向前跪下，軒轅子猝不及防，被拋了下來，幸而他反應快，仍能雙腳先落地！

不料他尚未站穩，風聲微响，頭頂上已飛下一張巨大的網子！軒轅子驚呼道：「快閃！」他人如離弦之矢，向左首急射而去！

說時遲，那時快！「颼颼」一陣弓弦聲响，十數枝長箭，夾雜着二十多枝短矢，挾風由四面八方向他射至！

軒轅子手上沒有兵刃，只好運勁揮掌，在身前佈下一道氣勁，正是百密一疏，肩頭一冷，已中了一矢！

軒轅子幾時吃過這種虧，盛怒之下，發出一道震耳之長嘯，但見樹葉如雨水一般，紛紛揚揚飄了下來。緊接着，一名大漢手持長弓，跌下地來！軒轅子腳一抬，將其踢斃！

嘯聲突然歇止，原來這刹那，軒轅子覺得一股痳痺感由肩上向體內擴散，知道矢上有毒，不敢大意，倒退幾步。

與此同時，霍小青和兩個史家家丁史順和史利已然趕至，軒轅子立即趺坐地上，運功迫毒。

霍小青知道他中毒，便站在他身前，揮劍磕箭，史順和史利則守在兩旁，眨眼間便見軒轅子頭上冒起白烟。

樹上之箭矢逐漸疏落，忽見樹上飛起一枝烟花，在半空綻開燦爛的花朵。頃刻間，史順史利動作突然加速，可是却不成法則，破綻處處，甚是危險，史順首先嚷道：「不好，咱們中魔法啦！」

霍小青吃了一驚，想起風小小提及廖樂天運功抵禦之事，亦忙提氣護住心頭，只顧揮劍，幫助史順史利擋格箭矢。

軒轅子傷口忽然冒起一股黑黝黝的血水來，黑血淌落草上，嘶嘶作响，頃刻間青草便枯黃了！霍小青咋舌不已。血水由黑逐漸轉紅，終於見軒轅子自地上躍起，撕下衣襟，裹住傷口。

他受傷之後，鼈住了一腔怒火，此刻全發洩出來，喊道：「小青準備殺人！」只見他雙掌往一棵樹幹拍去，但見大樹搖晃，上面傳來「啊啊」兩聲，兩條大漢由樹上跌了下來！

霍小青一個箭步搶前，一人一劍，將其結果，原來軒轅子那兩掌以「隔山打牛」方法擊出，那兩個漢子未跌下來，內腑已經受傷，是故霍小青輕易得手。

軒轅子連擊兩樹，震下五個漢子，旁邊樹上匿藏的箭手，見同伴沒有好結果，魂飛魄散，自動由樹上跳下來，却讓軒轅子和霍小青連殺數人！

與此同時，史順和史利四肢不受控制，在地上狂跳狂舞，軒轅子再度發出嘯聲，可是未能與「魔法」相抗，那兩個家丁情況依舊。

軒轅子見箭手們不是死便已逃開，忙回頭問道：「小青，你覺得如何？」

「沒有大礙……」霍小青說話分神，忽覺心頭似通過一道暖流，知道不妙，連忙再提一口氣，護住心頭，與此同時，精神却不能集中，她極力使自己「冷靜」下來，心中想着別的事情，情況才好轉。

軒轅子走過去，拉住其掌，一股內力透體而去，霍小青方敢再開口：「好險！」

軒轅子道：「咱們追上去！」他一直拉着霍小青的手，躍上馬匹，狂追逃跑的箭手。

馬蹄聲在黑夜之中，格外响亮，那幾個箭手聞聲而驚，忽然全身顫抖，雙臂亂揮，跑得更快了！軒轅子恐霍小青抵受不住，不斷將內力輸給她。

到底那些箭手功力淺，跑了一陣，終於讓軒轅子趕上，上身一俯，五指箕張，如痲鷹捉小雞般，攫了上去，順手封住了穴道，將之交給霍小青，自己再跳下去，發足追趕其餘箭手，不料剩下來的幾位箭手，紛紛自動倒地！

軒轅子十分詫異，扯下其蒙面巾，這才知道他們都已服毒自盡！他怒哼一聲，折回霍小青身邊，只見那漢子身子已開始抖動，軒轅子更吃一驚，須知一個人麻穴被封，身子絕不會動彈！他連忙一手扣住其下頦，一指更戳在其穴道上！

那漢子嘴巴張開，軒轅子看了一陣，將其假牙摘了出來，喝問：「你叫什麼名？快從實招來！」

那漢子神色沮喪，垂首不答。軒轅子冷笑道：「你以為區區沒有整治你的辦法？」他手指在其身上連戳數記，但見那漢子身子急抖，張開嘴巴怪叫起來，他想伸手去搔癢，奈何不能動彈，眨眼間，臉上五官已因痛苦而扭在一起。

「滋味如何？你招供之後，便跟隨在區區身邊，保你安全！」

那漢子嘶聲道：「你無此能力……神是無所不在的……他要令你瘋狂……十里之外也逃不掉……」

軒轅子罵道：「混帳！十里逃不掉，一百里又如何？你不招供，便死在眼前！」

那漢子實在太痛苦，終於點頭答應，軒轅子收回「搜魂索魄」刑法，那漢子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像離水的魚兒。

半晌方聞那漢子道：「俺叫宋小溪……」

忽然霍小青喚道：「前輩，那人收回魔法了，晚輩此刻一身輕鬆！」

宋小溪道：「不是魔法，是仙法！」

軒轅子罵道：「混賬，你說你的，仙人在何處？你一直受他控制？」

「俺本來是江南鐵拳門的弟子。有一天，經過大仙廟，循例進廟燒香，禱告之後，正想長身，耳際忽聞一個聲音：『宋小溪，你既然要我保祐，便須替我做事！』

「當時在下十分奇怪，問同去的朋友，他們都沒聽見，在下曾聞武林中有一『傳音入密』之絕技，只道有人跟我開玩笑，是故自顧自在廟內觀賞。未幾要離開，誰知又聽到那個聲音：『宋小溪，你尚未答應本仙，便想離開？』

「在下雖然驚異，仍不理他，出廟而去，誰知剛跨出門檻，四肢不受控制，狂揮狂跳，可是偏偏又走不出大仙廟的範圍！」

宋小溪說至此，伸舌潤一潤嘴唇，軒轅子續道：「後來你便答應他？」

「當時俺還不相信，是故請兩位朋友，再到廟內搜索一下，可是內內外外找遍，除大仙像外，不見一人！他倆一離開，在下又聽到那聲音：『宋小溪，凡夫俗子豈能見得到本仙？本仙乃因你有仙緣，所以才要你替我辦事，將來保祐你一家長命富貴！』

「在下大聲問道：『你要俺替你辦什麼事？』

「大仙道：『只須依令而行，本仙有一位弟子，有需要時，他自會找上你！』

「在下忙道：『只是我不認識他，如何入信？』心中却暗自尋思：『且答應他，待我跑到遠處，他到何處找我？』

「誰知心念剛一動，又聞大仙道：『宋小溪，你莫以為有能力欺騙本大仙！如今先懲戒你一下！跪下，自摑三巴掌！』不知如何，在下如同中魔，對他的話言聽計從，倏地轉身向廟門跪下，『啪啪啪』自己在臉上摑三巴掌，打得嘴角流血！」

說至此，軒轅子和霍小青都驚咦一聲，問道：「附近有沒有人？」

「沒有！恰在該時，敝友自廟後轉過來，見狀大驚，問在下幹甚麼，斯時在下心中之驚恐，實非唇舌能予形喻，只能報以苦笑，最後乖乖接受仙令，願替大仙辦事！」

軒轅子問道：「後來是誰來找你的？」

「事隔月餘，在下去杭州訪友，半夜客棧來了個蒙面人。自稱是大仙之弟子，並說出當日在大仙廟之情形，要在下實踐諾言，在下尚在猶豫，只聽他冷笑一聲，在下左掌不知為何，倏地翻起，向自己臉頰上摑了幾巴……」

「是以你只能乖乖跟着他？」軒轅子續問：「這大仙的弟子是人還是仙？」

「他似乎也懂得一點仙術，但看來還是人！」

「可知眞姓名否？還有，大仙到底是什麼仙？」

宋小溪道：「他只要咱們稱他亞仙，大仙廟裏供奉的是赤脚大仙！」

霍小青接問：「是你們殺死白奇的？為什麼？」

「亞仙要咱們殺他，咱們怎敢問理由？」

「你們在殺了白奇之後，是否在他面前透露過要去常州史家？」

宋小溪訝然問道：「你們怎會知道？咳咳，亞仙要咱們去史家找史金刀，但後來不知為何又不用咱們去！」

軒轅子急問：「結果亞仙自己去？」他見宋小溪搖頭，乃再問：「廖樂天和顧三五呢？你們昨日有否到史家？」

宋小溪道：「沒去過史家，小的也不知廖樂天的去向，至於顧三五只聞其名，未謀其面！」

「亞仙一向在何處活動？」

這次宋小溪沉吟良久方道：「他向在湖州一帶活動。不過他居無定所，神出鬼沒，咱們有事要找他，也不知聯絡方式，只是他每在有事時，便會出現！」

軒轅子心頭一動，問道：「你們一共有多少人？可有巢穴？」

宋小溪道：「咱們常在湖州大仙廟裏等候消息，一共有二十四人，不過據我所知，其他地方似乎也有弟子！」

「你們二十四人之中，可有頭目？」

「有，可惜剛才他已服毒自盡了！」

宋小溪往地上一具服毒自絕的屍體一指。「也許他知道與亞仙之聯絡方法！」

軒轅子心念一轉，道：「區區不相信大仙會顯靈，即使會顯靈，亦不會殃及無辜！且看如今，他不直接懲治史金刀，反而整治賀客，便知分曉！」

霍小青忽道：「前輩，晚輩似乎聽到傅大哥在呼叫！不如去看看！」

軒轅子點點頭，拉着宋小溪向來路奔去。

過了一陣，雙方終於會合了，彼此見對方沒有損傷，都甚高興。也在此時，天已放亮。風小小道：「前輩，待晚輩先替你裹好傷吧！」

軒轅子望一望天色，道：「皮外傷不值得大驚小怪，稍候再買點藥敷上方有效，上馬吧！」

風小小問道：「前輩，咱們去何處？」

「去湖州！」軒轅子道：「上了馬再說。」

* * *

湖州出產的毛筆，遠近聞名，亦可能因此，文人最多。一入湖州，便已感受到那種氣氛，街上售賣文房四寶的店子特多。

軒轅子雖然也沾了幾分文人氣息，可是今次來湖州，並非爲了買筆，而是去找大仙廟。

大仙廟不大，香火更不見鼎盛，廟內一切齊全，但已顯得甚爲殘舊。軒轅子首先走進去，只見神龕裏供着一尊銅佛像，站立着，赤着雙脚，披髮蓄鬚。

軒轅子點了香，回首道：「帶宋小溪進來。」

傅雨生、風小小和霍小青等人推着宋小溪進廟，宋小溪砰地一聲，跪在神前，叩頭如搗蒜，口中喃喃禱告，不知說些什麼。

軒轅子冷冷地道：「你得罪的，不是大仙，而是妖魔鬼怪！起來吧，巢穴在何處？」

宋小溪指一指神像下面，道：「下面有個巨大的地下室，咱們一向在裏面生活！」

「尚有其他出口否？」

「有，有一條窄窄的地道，通往後巷一棟房子裏，房子的主人也是弟子！」

當下軒轅子鑽到神桌下面，打開入口的活動大紅磚，跳了下去。地下室果然頗大，下面鋪着許多乾草蓆子，尚有一些吃剩的乾糧和酒，却不見一人。

軒轅子又招宋小溪下去，結果八、九個人全部跳落地窖，由宋小溪指點途徑，進入一條長而窄之通道，彎彎曲曲走了一陣，地勢轉高，終於到了盡頭。

宋小溪心有餘悸地指一指頭頂上的一塊石板，道：「那塊石板是活動的，上面正是石房子！」

軒轅子跳高一托，那塊石板應聲彈開，他雙脚一頓，人隨之射上去。上面是一間臥室，佈置十分簡陋，灰塵滿佈，看來久已無人居住。

石房子不大，一廳兩房而已，不過五臟俱全，軒轅子道：「今夜咱們在此過夜，你們兩個女的，負責燒飯，咱們打掃地方！」

宋小溪吃驚地道：「前輩，城內的客棧多得是，何必費勁打掃地方？」

軒轅子笑道：「住它一兩天有何打緊？希望亞仙今夜會來！」

宋小溪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

傅雨生打了水，把地方打掃乾淨，未幾，風小小和霍小青也買了菜回來了，霍小青一直認爲自己遠勝風小小，可是在灶台前，她却抬不起頭來。風小小用不着花多大工夫，便燒了一頓香噴噴的飯，吃得衆漢子讚不絕口。

吃飽飯，傅雨生便打發四名家丁上床睡覺，又交代風小小和霍小青晚上須小心。

夜幕低垂，把湖州城緊緊地包裹起來，熱鬧的街道，變得死一般寂靜。

石房子裏，響起一片鼻鼾聲，但軒轅子和傅雨生則只盤膝於地，運功調息。夜風吹過，呼呼作响，窗戶在寒風中顫抖。

軒轅子和傅雨生同時散功，睜開雙眼，警覺到有事要發生。再一陣風吹過，宋小溪首先自床上坐了起來，呼道：「大仙來了！」

叫聲驚醒了其他人，軒轅子喝道：「胡說，什麼大仙！有妖魔鬼怪來，也有區區和小傅在！」

話音剛落，宋小溪突又自床上躍下，雙脚在地上狂跳，可是他腦袋仍然十分清醒，不斷地道：「前輩，快帶我離開湖州！」

傅雨生急忙開門出去，敲打風小小和霍小青的房門，喚道：「小小，小青！快醒！」他守在門外，不敢走開，直至風小小和霍小青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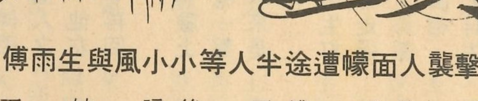
風小小把廳內的油燈點亮，問道：「什麼事？」

「那東西又來了！」傅雨生推開軒轅子的房門，但見宋小溪和四個家丁都在房內狂舞，有的甚至叉開雙腿在練一字馬，有的在地上狂打觔斗。

另一個則急拍雙掌，不一而足，與上次情況又有所不同。

霍小青初次見到，甚爲驚奇，問道：「你們覺得如何？」

那練一字馬的史仁道：「奇怪，四肢雖然不受控制，但精神愉快極了！」



傅雨生與風小小等人半途遭幪面人襲擊

軒轅子一聲不響，望着他們幾個。

風小小問道：「前輩有何發現？」

軒轅子苦笑一聲：「區區只看出他們不是僞裝的！那位什麼大仙，有此聞未所聞之本領，區區當眞想領教一下！」

傅雨生道：「咱們出去會會他！」

「好，走吧！」軒轅子一馬當先，宋小溪大驚，高呼不可拋棄他，傅雨生等人只當作沒聽見，出了石房子，他猶疑了一下，向左首那條小巷拐進去。

四人一連穿過四五條街道，都不見什麼大仙亞仙，只好改走右首，可是走了半座湖州城依然沒有什麼發現。

忽然遠處傳來一道尖銳的慘叫聲，傅雨生叫道：「不好，史仁他們出事了！」

軒轅子道：「小傅，你照顧她倆，隨後來！」來字尾音未落，他人已消逝在黑暗中！

傅雨生知道風小小功力較淺，拉着她的手，發足向石房子奔去。到得外面，已聽到裏面有乒乒乓乓之打鬥聲，傅雨生大急，一脚將大門踢開，急射而入。

只見廳內有三個人在惡鬥，兩個面戴青銅面具，在圍攻一個老人，風小小目光一及，脫口道：「公公！」原來那人正是史金刀。

史金刀一把柳葉刀，抵禦兩個敵人之全力進攻，有點力不從心，但他依然十分勇悍，不時冒險反攻。傅雨生再暴喝一聲，揮掌擊向那位身體頎長的蒙面人！

霍小青問道：「軒轅子前輩呢？」

史金刀少了一個強敵，喘息道：「他追人去了！」

傅雨生見那身材頎長的蒙面人武藝嫻熟，功力深厚，知是勁敵，連忙道：「兩位姑娘千萬小心！」霍小青和風小小立即掣出兵刃。

傅雨生的對手似知道傅雨生之厲害，抽出刀來，亡命進攻，傅雨生覺得此人武功，又在上次遇到的青銅蒙面人之上，懍然忖道：「那位『大仙』到底搜羅了多少高手，替他賣命？」

那人一口寶刀攻勢綿綿不絕，傅雨生亦赤手空拳，一時之間竟然落在下風。

霍小青看得技癢，道：「傅大哥，待小妹來會會他如何？」

傅雨生笑道：「不必客氣，傅某沒有劍也不會輸。」霍小青喊了一聲接着，將她那把寶劍，拋向傅雨生。

傅雨生伸手欲接，誰知蒙面人反應極快，一個閃身，竄至傅雨生身旁，手腕一翻，寶刀過處，將長劍擊落地上。

「嗆啷」一聲响，傅雨生左掌乘機印向其脅下，這一掌去勢極快，且毫無先兆，把蒙面人嚇了一跳，忙不迭跳開。傅雨生得理不饒人，乘勢反攻。

一陣夜風吹過，廳內的油燈忽然熄滅，刹那之間，一片漆黑，幸而惡鬥中之四人，均有黑暗視物之能，影响不大，可是在此種情況下，功力越深的，越佔便宜。

傅雨生幾乎沒有半點影响，絕招如

長江水般，源源不絕，把對方迫至牆角。

剎那間，蒙面人之刀法，突然一變，風聲大作，每招均貫滿眞力，在傅雨生四周洒下了一道道刀網。傅雨生猛吃一驚，暗道：「這斷武功怎地突然高了許多？剛才爲何隱瞞實力？」

他心頭一動，連忙集中精神應付，決心生擒對手。蒙面人刀法一展開，難以遏止，傅雨生不斷後退，引蒙面人離開墻角。

激鬥間，蒙面人一刀橫削，疾如星火，左掌斜拍，封住傅雨生的退路，傅雨生赤手空拳，唯一的辦法便是躍高或者退後，但不論採取那個方法，後果都十分危險。

好個傅雨生！只見他身子如紙張一般，向後倒下，肩膊一着地，立即滾開。蒙面人又驚又喜，喝道：「那裡逃！」飛身追上，寶刀挾風急劈而下！

傅雨生倒地乃另有目的，他身子翻了幾轉，右手已抄起霍小青拋在地上的長劍，電光石火之間，白光一閃，長劍已將寶刀擋住。

「噹」地一聲響，刀劍相交，濺起一蓬火星子，蒙面人手腕一振，第二刀斜砍而去。

傅雨生身子再一滾，挺腰彈起，蒙面人那一刀落空，傅雨生的長劍已刺向蒙面人之脅下。

這一劍疾如星火，彷似流星曳空，速度之快，一時無兩。傅雨生以劍法馳譽武林，果然名不虛傳。

蒙面人寶刀抵擋不住，忙不迭後退，傅雨生雙肩不聳，雙脚貼地竄前，長劍仍如離弦之矢般，射向蒙面人的心窩！

蒙面人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沒奈何向旁一閃，誰知傅雨生的左手已候着，立即向其肩膊抓去。

蒙面人倉猝間，寶刀回收，反劈傅雨生的左臂，不料傅雨生比他更快，手腕一橫，劍尖已刺着蒙面人之左手腕。

「嗆啷」一聲，寶刀跌落地上，傅雨生劍刃向前一送，劍刃已抵及蒙面人之喉頭，喝道：「別動！」話音未落，他左手食中兩指已在其身上戳了幾記，再回頭道：「點火。」

火光一起，傅雨生收劍解下其臉上之青銅面具，目光一及，脫口輕噫一聲，原來此人竟是顧三五，「哼，原來是你。」

顧三五不能開腔說話，向傅雨生打了個眼色。傅雨生心頭一跳，回身走過去。此刻，史金刀亦已大佔上風，那蒙面人不斷後退，傅雨生心急知其眞相，顧不了什麼武林規矩，抵出一指，封住了那蒙面人之痲穴，叫道：「留下活口。」

史金刀應聲收刀，傅雨生再封了其暈穴，史金刀解下其面具，呼道：「原來是白頭翁，豈有此理，這干人都是陰一套，陽一套的小人。」

傅雨生道：「先扶他進房。」恰在此時，颼的一聲，院子中又多了一個人，只聽霍小青道：「前輩你去了何處？」

軒轅子拭一拭額角之汗跡，道：「那斷十分狡猾，讓他溜掉了。」

風小小問道：「是誰？」

「他戴着青銅面具，老夫怎知道？」

傅雨生解開顧三五之啞穴，顧三五即道：「他便是廖樂天！」

史金刀脫口罵道：「胡說，廖大俠怎會做出這種事來！」

顧三五冷笑一聲：「像你這麼冥頑不靈的人，也眞少見，照你所說，世上還有奸險小人麼？你不信大可以去問白頭翁！」

軒轅子道：「少不得要問他，不過你自己也是大仙的人，出賣同伴，也不見得光明磊落！」

顧三五輕哼一聲：「顧某還以爲你非俗人，誰知也是一丘之貉，只懂得看表面。」

軒轅子耐着性子道：「聽你所言，似乎另有苦衷，區區洗耳恭聽。」

「顧某一早已懷疑廖樂天了，故意跟他接近，果然他准我加入他們的組織……」

史金刀截口問道：「什麼組織？」

「幫名大仙幫，幫主是誰，至今尚是一個謎，只知廖樂天是副幫主，而咱們都是堂主，各負責一個分舵。」

史金刀再問：「那天到寒舍引我出來的，也是你？」

「正是，若非顧某，你還能活着麼？顧某故意放你一條生路，還不斷露行跡讓你跟踪，其實顧某並非對你有什麼希望，只是對軒轅子和傅雨生有信心！」

傅雨生道：「多謝了！但你爲何要反叛『大仙幫』？」

顧三五哈哈笑道：「剛才某已說過，我加入大仙幫是另有目的，顧某有一位朋友因中魔而死，某要替他報仇，但加入大仙幫之後，亦知憑一己之力，根本報不了仇。」

軒轅子聽出興趣，問道：「大仙幫目下有多少人？」

「照我所知，應不超過二百人，蓋幫主擇徒甚嚴！」

傅雨生續問：「那幫主當非赤脚大仙，他眞的有仙法？還是另有乾坤？」

顧三五道：「他的確有令人四肢失去控制之能力，但這是仙法還是魔法，連某也分不清。」一頓又道：「某爲何要加入大仙幫，其中有個原因，也想探清眞相！說起來他這項本領，十分恐怖，『中魔』之後，任人宰割，威力太厲害了，他甚至可以攪翻朝廷，屆時也不知會演變成什麼局面！」

軒轅子等人聽後亦深覺其嚴重性，心底都升起一股寒意。風小小忙問：「可有辦法抵抗其魔法？」

「廖樂天教我一個方法，幫主施法後，運功護住心頭，專心一致想着其他事情，魔法便不能侵體，但某也知道功力太淺的，無論他用什麼辦法，都沒法抵抗，我估計他目下施法的地點，距離目標若果太遠，尚未能收效，否則皇帝老子也完蛋了。」

軒轅子吸了一口氣，道：「既有方法便好辦得多了，咱們進房再慢慢談吧。」

＊　＊　＊

史金刀獨坐在書房內，心煩意亂，久久都理不出一點頭緒來，雖說有軒轅子和傅雨生代出頭，但今日之變，英名幾盡喪，即使軒轅子能查出事情與自己無關，恐怕以後自己也不會再受人敬重。

重做七十大壽，目的是通知傅雨生。傅雨生終於趕回來，但事前他做夢也料不到，會惹來這麼大的風波，權衡得失，他也分不出是得多還是失多。

最令人担憂的是軒轅子能否查到眞相，對方魔功這般厲害，軒轅子武功雖好，但到底是血肉之軀，他可以戰勝對方麼？又會否因此而枉送了傅雨生一條命？

想到此，史金刀禁不住打了個寒噤。再也坐不住，在房內踱步，忽然他耳畔聽到一道微弱而清晰的聲音：「史金刀，料你已知道我是誰？我乃天上赤脚大仙是也，你假仁假義，又欺騙上天，玉皇大帝派我來懲戒你！如你不想連累別人的，立即離開史家，本仙自會放過你家人，言盡於此！」

史金刀再打了個寒噤，說話之人若非天上神仙，其功力之深亦如陸地神仙，非但自己不能敵，恐怕軒轅子和傅雨生亦未必能禦！

不管「大仙」是否會食言，他史金刀總不能不試一試，連忙掛上一柳葉刀，暗道一聲：「大不了老夫拚了一條老命！」

主意打定，史金刀便自枯井內的秘道離開，因恐家人發現立即跟踪，而引來危險，是故史金刀搬了一塊大石，頂住入口之活動石板。

史金刀出了小巷，出城內兜了一圈，不見異常，準備由秘道重回史家，免得打草驚蛇，誰知一至小巷，便發現入口石板上有團血跡，他心頭一緊，抬頭望去，見屋頂上有人影閃沒，便縱身急追而去。

那蒙面人時快時慢，時隱時現，由常州至湖州，因此史金刀亦到了湖州，却無意中與軒轅子和傅雨生等人碰上頭。

＊　＊　＊

史金刀一口氣將經過說畢，風小小急問：「顧叔叔，石板上之血跡是什麼道理？」

顧三五道：「那是某家故意以鷄血洒上的，目的是爲了掩人耳目。」

風小小截口問：「是掩大仙耳目，還是廖樂天？」

「是廖樂天通知顧某的，某不知有沒有其他人在暗中監視。他要我埋伏在小巷附近暗殺史金刀，某既然不想殺史金刀，又要保護自己，是以只好做一個假象：刺傷了史金刀，讓他逃逸！」

傅雨生道：「剛才廖樂天也在場，他當然已看穿了你的把戲。」

「也因此某家迫得與你們合作！」

軒轅子接道：「這只是小事，可以不再談，你可知道如何跟廖樂天聯絡麼？」

「知道，但每人之聯絡方式不同，恐怕他不會再現身與我相見。」顧三五伸手向地上的白頭翁指了一指。

傅雨生會意點了顧三五之痲穴，再解了白頭翁之暈穴，道：「白頭翁，你是江南成名人物，想不到甘心爲人鷹犬，難道不怕遺臭萬年？」

白頭翁冷哼一聲，道：「你想老夫招出什麼？大可以省些唇舌！」

軒轅子冷笑一聲：「老夫便試試你是否銅皮鐵骨。」當下在他身上連戳十數次，又施展「搜魂索魄」刑法。只一盞茶工夫，白頭翁額上便爆出黃豆般大小的汗珠來，軒轅子問道：「滋味如何？」

白頭翁澀聲道：「用這種毒辣陰險的手法，算得什麼英雄！」

史金刀喝道：「白頭翁，往日你稱得上英雄，但今日你已不配說這句話，乖乖招出一切，尚有活命之機，否則死神就在你頭頂上。」

他話剛說畢，白頭翁身子已猛抖起來，五官全扭在一起，說不出的醜陋，喉底尚發出呻吟聲。軒轅子淡淡地道：「你招不招都好，區區也有辦法對付廖樂天，何況顧三五也已招了，區區不過是要拿你的口供，與他的對証。」

白頭翁費了好大的勁，迸出一句話來：「老夫……願招……」軒轅子解了刑法，白頭翁似離水的魚兒般，不斷地喘着氣，半晌才道：「你們要我招什麼？」

軒轅子問道：「你有辦法與廖樂天聯絡麼？咱們想見他。」

白頭翁點點頭，道：「但老夫不能保証他一定肯現身。」

「你最好立即禱告大仙保祐，他若不現身，你便須再吃一次苦頭。」

＊　＊　＊

湖州城外，荒郊大樹之下，日頭已移向中天。只見白頭翁仍然戴着青銅面具，飛身躍上樹頂。過了一陣，一枚烟花突然在半空綻開，是綠色的。綠色的火花未曾消失，又爆開了一枚黃色；待得黃色熄滅，又爆出一朵紅色的。

烟花在深夜，特別燦爛，在日間則遜色多了，不過這三枚烟花製得巧妙，不但飛得高，而且烟花一爆開時，先炸爆三枚鞭炮，如此必能引人注意。

烟花熄滅之後，白頭翁蹣跚地下樹，在附近擺了三堆石子，最前面那一堆有一尖石頭，對着左方，他人却向右走去，匿在草叢中。

過了半晌，半空中爆開了一個藍色的烟花，那是廖樂天的回訊，決定現身相見，他隨即又放一枚紅色的，一枚紫色的。

再過頓飯工夫，果然見到一條戴着黃銅面具的漢子自遠急馳而至，來至三堆石頭前，看了一陣，向右跨出三步，口中唸道：「仙人指路！」

白頭翁忙答道：「仙女下凡，凡夫俗子不能見。」

戴着黃銅面具的漢子道：「亞仙接見，出來吧。」

白頭翁衣襟染滿了血跡，蹣跚地走出來，低叫一聲：「副幫主……」

「你受傷了？顧堂主呢？」

「他被傅雨生捉住了，屬下拚命突圍，被史金刀那老匹夫砍了一刀，尚幸能

保住一條命來見你。副幫主，屬下恐顧三五會叛變，所以扶傷通知你，早作準備。」

副幫主輕哼一聲：「本座早提防他了，因爲史金刀並沒有受傷，你忠心耿耿，異日必有升遷。」

白頭翁左腿微曲起，問道：「請副幫主佈置屬下的任務。」

副幫主沉吟道：「你身上受了傷，不宜再現身，以免暴露身份，唔，你先到宜興等候消息。」

白頭翁道：「其實咱們何須顧忌？只要幫主施展仙法，天下間尚有誰能夠抵禦？」

「幫主這樣做，自有其道理，你不必多管，你先走吧！」副幫主邊說邊將地上那三堆石塊踢散。

誰知背後却有人道：「說得好，他可以走了，你却走不了。」

副幫主大吃一驚，連忙轉身，只見左有軒轅子，右有傅雨生，前面尚有霍小青和風小小，他當機立斷，脚跟一頓，身子倒飛而去。

軒轅子早料到他有此一着，輕嘯一聲，放足狂追，幾個起落之後，副幫主尚來不及轉身，軒轅子已追至，左袖一拂，如刀鋒一般，向副幫主肩膊「砍」去。

副幫主見他袖管硬如鐵板，挾風而至，獵獵作响，不亞於寶刀利劍，不敢怠慢，連忙閃開！說時遲，那時快，軒轅子的右袖已斜掃而出，將其退路封死。

副幫主自另一端竄去，誰知傅雨生又至，長劍如毒蛇吐信般，分心刺至。

副幫主抬臂舉刀一格，道：「兩個打一個，算得什麼英雄？」

傅雨生道：「對你這種人，還須講什麼武林規矩，你亦不配說這句話！」

軒轅子冷笑道：「一個傅雨生已足夠收拾廖樂天矣！」他退後三步，袖手旁觀，却提防他逃脫！

那副幫主的確是廖樂天，聞得軒轅子叫出其名，心頭怦怦狂跳，深知論眞實本領，絕非傅雨生之敵，是以連擋三劍之後，忽然大喝一聲：「廖樂天跟你拚了！」寶刀拚命反擊。忽然袖管中飛出一股黃澄澄的烟霧來，向傅雨生捲去。

軒轅子吃了一驚，連忙自旁發出掌風，捲飛黃烟，廖樂天却趁傅雨生退後，一個倒縱飛退，這方向恰好飛向風小小和霍小青！他人未至，左臂一甩，又一股黃烟向風小小和霍小青飛去！

霍小青急道：「快退！」用手拉着風小小的衣袖倒退。不料廖樂天似乎料到她會如此，左袖再一甩，這一次飛出的不是毒烟，而是梅花針！

黃烟當中，梅花針威力大增，但聞「嗤嗤」聲响，霍小青忽覺手上一緊，脫口問道：「什麼事？」話音未落，一把刀自黃烟中穿過來，霍小青自然反應鬆手後退，忽覺頭一重，仰身便倒。原來她開口問話，吸入了毒烟，登時不省人事！

廖樂天自毒烟中前進，一刀迫退霍小青，左手一抓，已扣住了腿上中針的風小小之手腕，將刀架在其頸上，喝道：「住手！」

傅雨生追前已慢了一步，沉聲道：「廖樂天，你敢傷她一根毫毛，傅某便將你碎屍萬段！」

廖樂天至此才鬆了一口氣，哈哈笑道：「你放心，廖樂天對女人已無興趣，如今只想離開這裡，只要你們退後幾步，廖某立即放人！」

傅雨生冷冷地道：「咱們如何信得過你？」

「隨便你！莫忘記，地上尚躺着一個姑娘，以兩個換一個，對你來說，實在太便宜你！」廖樂天臉色一沉，聲音轉冷：「廖某數三聲，請你退後十步，否則先殺了史金刀的外孫女！」

傅雨生邊說邊退：「你若食言，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將你斬成十段！」

廖樂天輕哼一聲：「某家只顧眼前，以後的事，誰也預計不了！」他亦邊說邊退，忽然轉身提着風小小奔了幾丈，然後抛下她，放足急飛，傳言道：「速速救醒暈倒的姑娘！」

傅雨生扶起風小小，不敢再追。「小小，你覺得如何？」

「針上無毒，沒有大碍，只是走動有問題，快去救霍姑娘！」

傅雨生一回頭，見軒轅子剛噓了一口氣，道：「好厲害的迷魂藥，剛才開腔提醒你，不愼吸進了一點！」

傅雨生扶起霍小青，見她星眼緊閉，心頭着慌，「前輩，可有辦法救醒她？」

白頭翁拐着腿走過去，冷冷地道：「這姑娘性命無碍，只須用冷水噴其口臉，便能甦醒！只是你們對付亞仙已經如此，若遇到大仙，教老夫如何放心？」

軒轅子却以牙還牙。「你事先不提醒咱們，區區同樣不放心，說不定你故意與他配合！」

白頭翁忙道：「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們還不去追他？」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軒轅子道：「先回城再商量！」

* * *

下午，湖州城內，大仙廟中。

地窖裏坐着軒轅子、傅雨生、風小小、霍小青、史金刀、顧三五、白頭翁和史義、史仁、史利十個人。

史金刀聽了傅雨生複述之後，忙道：「咱們去宜興找他，此事宜急不宜慢！」

軒轅子道：「此人奸得很，他既然透露了宜興，便絕不會去，若去者必然已有準備！」

史金刀反問：「依你說，咱們只能守株待兔？」

軒轅子道：「區區如今最怕的是他北上府上，則去十趟宜興，也補償不了！」

史金刀這才吃起驚來：「如此咱們該回常州？」

軒轅子沉吟了一下，道：「好，立即起程！」

* * *

十騎人馬，日夜趕路，終於到了常州城，直奔史家，史金刀來至此反而着

急，邊下馬邊呼道：「快開門！」

半晌都不見有人來開門，估計一定出現了問題！

史金刀來不及等待，飛身越墻而進，傅雨生恐他有失，隨後保護，其他人亦紛紛進內，史金刀邊跑邊喚：「雄兒！傑兒！」

到了中院，方見有家丁出來，史金刀喝道：「你們都死光了？連大門都不看守！大公子呢？」

那家丁囁嚅地道：「大公子在裡面，二公子他……」

史金刀一把抓住其肩膊，急問：「二公子他如何？」

「他……受傷了……」那家丁痛得直齜牙。

「是誰將他打傷的？」

傅雨生道：「不必多問躭擱時間，咱們進去看他！」

他首先向內堂奔進，後面跟了一大堆人。

忽見史三娘自內堂跑出來，雙眼濕潤地道：「爹，你來得正好，二哥他快不行了……」

史金刀沉聲問：「在那裡？」

「在他房內！」

史金刀、傅雨生和軒轅子連忙搶進史正傑房內，只見史正傑嘴角沁血，其妻坐在床前飲泣，史金刀道：「你先出去！請袁兄盡力一試！」

軒轅子盤膝於床，傅雨生連忙扶起史正傑，軒轅子手按在史正傑後背。史金刀見愛兒臉如金紙，悲聲問道：「傑兒，是誰打傷你的？快告訴爹爹！」

連番打擊，使得史金刀神志有點失常，傅雨生忽覺得他是位可憐的老人，忍不住伸手拍拍其肩，安慰道：「老爺子不必緊張，二公子不會有事的！」

史金刀搖頭道：「你不用安慰老朽，他不但受了刀傷，而且內傷更重，命在須臾，老夫只求問他幾句話！」

忽然史正傑身子抖動了幾下，嘴唇嗡動，史金刀連忙湊前，道：「傑兒，是誰將你打傷的？」

史正傑喘息道：「大仙幫……副幫主……」

史金刀脫口道：「廖樂天，老夫與你勢不兩立！」

傅雨生在旁道：「大仙幫副幫主便是溫州廖樂天！」

史正傑臉色劇變，顫聲道：「難怪他只求殺我……」

史金刀訝然問道：「你與他有何恩怨？爲何爹不知道！」

史正傑澀聲道：「七年前，爹派我去蘇州辦事，兒子不肖，勾引了一名婦女，她對兒說丈夫已歿，後來才知道她是廖樂天的情婦……」

史金刀又急又怒：「眞是不肖，難怪你一去三個月，樂不思蜀！」

「後來不肖兒知道她是廖樂天的情婦，便揮慧劍斬情絲……廖樂天只知道自己戴了綠頭巾，不知是孩兒……如今大概知道，所以找上門……」

史金刀怒哼一聲：「他管不了自己的女人，怪得了誰？」

史正傑眼角突然擠出一滴清淚，語氣變得十分平靜。「爹，您還記得鐵奎當日在兒耳邊說了幾句話麼？」

史金刀急問：「他說什麼？」

史正傑閉上雙眼，喃喃地道：「他勸不肖子不可再拈花惹草，否則以後會因女人而招致身亡。爹……不肖子不能伺候您……請您原諒，以後還要您照顧玉蓮……」說至此兩行眼淚已滾了下來。

史金刀老淚縱橫，悲聲道：「爲父一定替你報仇！」他亦知道兒子乃迴光反照，能夠堅持這般長時間，全賴軒轅子內力之助，因此忙回頭喝道：「玉蓮，快進來！」

史正傑的媳婦兒哭泣着進來，史正傑交代了一些後事，便溘然長逝。房內响起一片哭泣聲，軒轅子拍了拍史金刀的肩膊，拉着傅雨生出去。

史三娘雙眼紅腫，見他倆出來，欲進房去，卻讓軒轅子拉住，「風夫人可知金二兄受害之經過？」

史三娘只好住步道：「當時晚輩在家內，後來聽人說，見到二哥一個人在院子中手舞足蹈，未幾，有個臉戴黃銅面具的漢子跳進來，先砍了二哥一刀，再在其胸膛上加了一掌，幸好家丁們發覺，蜂湧而出，那漢子丟下一句話，便逃之夭夭了，待晚輩及家大哥追出來，已不見踪影！」

軒轅子問道：「他丟下什麼話？」

「他說他是大仙幫的副幫主，今日是來討風流債的！」史三娘雙頰微紅，喃喃地道：「不知二哥與他有何仇恨！大仙幫又是什麼組織？」

軒轅子道：「有些事你不便知道！大仙幫是個邪惡的組織，咱們只知道副幫主自稱亞仙，便是廖樂天。」

史三娘輕「啊」一聲：「原來是他！」軒轅子讓她和史正雄進房，他和傅雨生在一旁商量。

傅雨生首先道：「今次史二公子被殺，若非大仙親自出馬，便是廖樂天也懂得妖術！」

軒轅子點點頭道：「但此中亦有一個問題：若大仙親臨，他大可以令宅內的人都失控，而任由廖樂天爲所欲爲！以他們對史家的態度，絕不會只殺一個史正傑便滿足！」

「是的，這裡面可能尚有其他原因！還有一點，我覺得大仙似乎尚未與咱們正面接觸！」

軒轅子道：「也許他對咱們兩個尚未有取勝之把握，這倒是一件事！」

「但亦可能是令人更加担憂的事，除非他不動手，否則必有八九分把握！」

顧三五在旁插腔：「不管如何，他都不會放過咱們！以顧某之見，咱們根本不必去宜興，他遲早會出現！」

軒轅子在廳內踱步，邊走邊道：「亦說不定這是他們的妙計，故意將咱們穩住，而去別處行凶！宜興那裡有什麼大人物？」

顧三五道：「武林中的大人物，倒沒有宜興人！」

白頭翁道：「但老夫曾聞副幫主言及，不久之將來，會有大人物經過那裡！」

軒轅子吃了驚，脫口問道：「是什麼大人物？」

白頭翁道：「這個他沒有提，老夫亦不知道！」

軒轅子高聲道：「快派人去各處調查……」忽然心頭一動，又道：「史兄，快去衙門裡問一問！」史金刀見他這般緊張，不敢怠慢，擦乾眼淚便帶着兩名親信走了。

＊　＊　＊

夜幕又再籠罩了大地，不知爲何，近來常州的夜，特別黑暗，也特別寂靜。華燈初上之時，街上行人已欲斷魂。

軒轅子和傅雨生等人已吃飽了飯，但史金刀仍未回來，這時候，史家大小又吃起驚來，史正雄忙派人去衙門打聽消息。

時光一點一滴流逝，遠處傳來了一陣狗吠聲，也迎來了史金刀！史三娘驚喜地迎上前，問道：「爹，你怎地到此時才回來？」

「跟吳大人飲酒！袁兄，到老朽書房說話去！正雄，你陪顧大俠和白大俠聊天！」

史金刀用意十分明白，只想跟傅雨生及軒轅子商量，史三娘問道：「爹，你吃了飯沒有？」

「用過了，你二哥之喪事，你多操點心！」史金刀邊說邊引軒轅子和傅雨生到書房，順便將房門關上。

軒轅子悠悠地問道：「史兄你打聽到消息？」

史金刀唔了一聲，臉色凝重之至。「老夫費了不少唇舌，方由吳大人口中探到一件事，原來皇上下月要秘密到江南遊玩，太湖是必去之地！」

軒轅子失聲道：「他們好大的胆子！區區早料到他不來對付咱們，必有原因！」

傅雨生亦緊張地道：「目下之皇帝雖未必是好皇帝，但假如被他們弑害，社稷必然會動盪，此事非同小可，非私人恩怨可比！」

史金刀接道：「所以老夫一聽到消息便立即趕回來報訊！兩位有何善法？是否該立即趕去宜興？」

傅雨生道：「廖樂天既知秘密外洩，也許已改變了集合地方，以及下手弑帝之地點，咱們趕去宜興亦未必有效！」

軒轅子憂心忡忡地道：「事關天下蒼生，絕不能魯莽，即使咱們趕去宜興，亦不敢保証能令皇上平安大吉！史兄，不如請你再去衙門去一趟，將此事告訴吳大人，請他上奏朝廷，請皇上打消下江南之聖意！」

史金刀道：「只怕皇帝老子未必肯聽勸告！」

傅雨生急道：「最低限度也得請他改變路綫，或者不去太湖！」

史金刀考慮了一下，道：「好吧，老夫再走一趟！」他走出書房，着人提燈，匆匆再去。

傅雨生忽道：「我陪你去！」也不管史金刀答不答應，搶了個燈籠走在前面。

未幾至衙門外，史金刀着史仁上前拍門。就在此刻，裏面傳來一道短促尖銳的慘叫聲，傅雨生不管三七二十一，於是拔身躍牆而入。史金刀恐他有失，緊跟而入。

傅雨生恐大仙帮多殺生，故意發出嘯聲示警，吳大人就住在衙門的後院，他爲官廉正，家內只有兩個女僕，一名男僕，是以那道慘叫聲，聽在史金刀耳中，更加驚急，因他雖然聽不出是誰發出的，但發自男人口中則毫無疑問！

傅雨生一入後堂，便見到五六個蒙面人在追殺衙門內的人，除了吳大人一家之外，尚有兩位留宿的衙差。他大喝道：「住手！」雙掌挾勁，向一個蒙面人的後背印去！

那蒙面人猛聽背後風聲急響，大吃一驚，忙不迭閃開，傅雨生一脚飛起，踼在其心窩上！

「蓬」的一聲響，蒙面人身子倒飛，跌落地上便已不能動彈！

說時遲，那時快，斜刺裏飛來一把鋼刀，直劈傅雨生的臂膀。傅雨生豈會被他劈着，擰腰一讓，左腿微抬，蹴向其膝蓋！

那人見同伴被他踼倒，心中已有防備，連忙跳開，傅雨生因史正傑被害，對這干人早已恨不得趕盡殺絕，是以右掌拍出，湧出一股凌厲的掌風，那蒙面人料不及此，被掌風襲上身，口吐鮮血而倒。

背後響起一陣「叮叮噹噹」的兵刃聲，傅雨生回頭見史金刀與幾個蒙面人鬥在一起，忙趕過去，替下了他，道：「快去看看吳大人！」

史金刀抽刀而去，傅雨生又呼道：「老爺子小心！」他以一敵三，綽綽有餘，只迫得那三個漢子團團轉，覷得眞切，一個手肱後撞，背後那漢子的肋骨斷了兩根，倒在地上，爬不上來。

其餘兩個漢子見狀大驚，丟下同伴而逃，傅雨生喝道：「那裏走！」一個起落，已追至其身後！

兩個蒙面人同時呼道：「大俠饒命！」

傅雨生化掌爲爪，抓住其後衣，拇指微翹，按在其穴道上，道：「老實招來，是誰派你們來的？」蒙面人不敢作聲，傅雨生又道：「某只需在你倆穴道上輕輕一按，便可送你們上西天，要活要死，任由你倆選擇！」

左首那個結結巴巴地道：「是……亞仙派……咱們來的……」

「亞仙在何處，吳大人被你們殺死了沒有？」

右首那個道：「咱們不知道……找不到吳大人……正在迫供，您們便來了……」

傅雨生寒聲道：「亞仙沒與你們同來？」

「小的眞的不知道，大俠饒命！」

「饒命？你們殺了多少個善良，坦白招來！」

忽然遠處遠來一道冷笑：「堂堂的傅大俠，與兩個未入流的小人物作對，不怕自貶身份？」

傅雨生臉色一變，封了那兩人的痲穴，將其抛在一邊，道：「閣下便是自稱赤脚大仙的大仙帮帮主？」

那人笑道：「善男信女皆謂本仙大名，五湖四海盡人皆知，由此可見此言不虛！」

傅雨生冷冷地道：「閣下倒會自我吹噓，何不出來一見？」

「不必急在一時，你若違抗大仙旨意，要取你生命，易如反掌！」

「傅某遵循天意而行，請問玉皇大帝大還是你大？你有多大的能耐，敢代天行道？」

也許大仙被激怒，怒道：「傅雨生，你要找死還不容易？本仙如今便要你濺血當場！」

話音剛落，忽然遠處傳來一道驚呼聲，聽聲似是發自史金刀口中，傅雨生驚怒地道：「原來你還有爪牙！」

大仙笑道：「你到如今才知道，已經太遲了！」

傅雨生道：「你既然有胆自稱大仙，可有胆現身與傅某決一高下否？」

大仙大笑：「本仙已開始與你較量，你小心吧！」傅雨生微覺體上發熱，連忙凝神運功，那種怪異之感覺亦消失。他心懸史金刀之安危，不顧一切，向房內奔去。

但見房內有兩個人鬥得十分熾熱，與史金刀惡鬥的蒙面人，看身形與廖樂天甚爲相似，而炕上坐着一位中年文士，渾身發抖，上下牙碰得格格亂響，估計是吳大人。

傅雨生大喝一聲：「廖樂天，待傅某來收拾你！」

廖樂天笑道：「來吧，廖某以一敵二亦無所畏懼！」

史金刀已年邁，而廖樂天正在盛年，久鬥之下，前者自然落於下風，且身上已中了一刀，更加危殆，不過他拚着老命與對手週旋，廖樂天想解決他，亦非易事！

傅雨生雙掌一分，將他倆分開，道：「老爺子保護吳大人！」言畢已接下其位置，向廖樂天展開猛烈之進攻！

廖樂天這次之態度與上次大不相同，雖明知不如對方，仍然着着爭先！

傅雨生雙掌注滿眞力，連發數掌，房內風聲大作，震人耳鼓，把廖樂天迫退了三步，冷笑道：「今日你再也跑不掉了！」

廖樂天有恃無恐地道：「跑不掉的，恐怕是你！」

傅雨生正想再增加一成眞力，忽然體內又發起熱來，左掌直印而出，至半途手臂突然一抖，他大驚之餘，連忙收回兩三成眞力，廖樂天乘此機會進攻，反問：「如今閣下不敢誇口了吧！」

傅雨生只用六成眞力，赤手空拳與廖樂天周旋，起初尚能鬥個平手，漸漸因爲心裏有所顧忌，出招未能揮洒自如而落於下風。

史金刀本想上前助戰，但亦開始感應到「魔功」之厲害，不敢輕舉妄動。那吳大人則早已在床上手舞足蹈，如同瘋子，口中發出喃喃之驚呼聲，此時若有人要殺他，他也閃不開。

廖樂天越鬥越勇，可是傅雨生每逢遇險，便拚命提兩成眞力發出劈空掌，將對方迫退，往往能化險爲夷，使廖樂天難以得手。

看來已鬥了七八十招，傅雨生仍無大進，相反廖樂天反見輕鬆，此戰結果，不問自知，傅雨生只不過在拖延失敗之時限而已。

史金刀不忍見傅雨生受傷，顫魏魏地提刀過去，傅雨生驚道：「老爺子快帶吳大人離開！」他說話分神，「嗤」的一聲響，衣袖已被廖樂天砍斷了一截！

史金刀道：「老夫與你這畜牲拚命了！」强提一口氣，硬生生忍住手臂的顫抖，慢慢舉起刀來。

廖樂天哈哈笑道：「你自個要尋死，可怪不得我！」呼地一聲，一刀急如閃電，橫斬史金刀的腰際！

傅雨生驚呼一聲：「小心！」雙掌猛揮而出，他爲了救人，忘了自身之安全，脅下空門全露。

廖樂天刀至半途，手腕一翻，雙脚一錯，突然變招，透過傅雨生之雙掌，刀鋒改劈傅雨生之左脅！

這一刀疾如星火，而且變化快速，有如流星曳空，令人事先難以意料！眼看傅雨生即將濺血當場，忽聞一道尖銳而棉實之嘯聲鋪天蓋地而來！

嘯聲一起，傅雨生和史金刀之壓力，驟然一輕，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傅雨生沉左肱，格住刀背，右手化掌爲爪，反抓其手腕！

與此同時，史金刀那一刀亦同時加快，這一着同樣大出廖樂天之意料，呆了一呆，急切間鬆手而退，「噗」地一聲響，刀鋒過處，血水四濺！所幸他只被史金刀之刀尖所傷，受創不重！

傅雨生反應亦快，標前一步，左爪不變，趁對方受傷，反應較慢時，一把抓住其肩！

好個廖樂天，千鈞一髮之間，猛力一掙，頓足急退！但聞「嗤」的一聲響，衣衫破裂，傅雨生只在其肩上留下幾道指痕，仍被廖樂天脫出五指！不料他反應亦快，左脚乘勢踼出！

「蓬」地一聲，廖樂天小腹被踼個正着，如紙片般倒飛，直至後背撞到牆壁方止住去勢，可是五內似欲反轉過來，連呼吸也有困難，那裏再跑得動？

傅雨生再標前一步，右手再落，這次牢牢地抓住廖樂天肩上之肉。傅雨生不敢怠慢，左手食中兩指，隨之探出，在其身上穴道連戳數記！

史金刀喝道：「老夫先取你狗命！」揮刀急砍！

傅雨生上身一橫，一掌將史金刀推開，道：「上天有好心之德，教我不要殺他！」他伸手解下廖樂天之面具，果然是他！

史金刀怒氣冲冲地道：「你如今還有什麼話好說？」

「無話可說！」廖樂天輕佻地道：「你敢殺我麼，正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你成功了，自然需要一些人作出犧牲！」

「胡說，老天要誰作出犧牲？」

「你殺了廖某，也許要用一百個人來陪葬！」

廖樂天這句話說得十分輕鬆，但聽在史金刀耳中，却忍不住打了個寒噤，傅雨生冷冷地道：「只要你肯供出一切，便可以留下一條命！」

忽然外面的嘯聲遏止，史金刀和傅雨生的身子齊是一抖，相反廖樂天手脚揮舞，倏地一拳擊在史金刀的胸膛上，這一拳力大無比，史金刀但覺體內氣血翻騰不已，鮮血往上湧，由嘴角淌了下來。

廖樂天第二拳擊向傅雨生，傅雨生已有準備，一邊運功護體，一邊揮掌相迎！

「吧」地一聲，廖樂天的拳頭擊在傅雨生的掌心上，傅雨生內力一吐，廖樂天雙脚站立不穩，不斷後退。傅雨生猱身而上，另一掌再度擊出。

廖樂天居然不畏，舉掌相迎，「蓬」的一聲過後，兩人同時後退，這一次廖樂天居然沒有受傷，雙眼發出光芒，瘋狂地進攻。

傅雨生覺得廖樂天神態異常，暗暗詫異，他不敢再冒險，採取守勢，間中才反擊一記。

外面的嘯聲再度响起，這次嘯聲與上次不同，沉實祥和，令人聞後心頭壓力爲之一鬆，與此同時，廖樂天剛好雙掌挾勁齊發，傅雨生已被迫至床前，沒奈何只好舉掌相迎，由於危急，是以他提七成眞力！

「蓬！」四掌相交之後，廖樂天胸間如撞巨石，怪叫一聲，身子如斷線風箏般倒飛，人在半空，一股血箭已冲口噴出。

「蓬」再一聲响，廖樂天後背撞在牆上，身子一陣「勒勒」聲响，似一團爛泥般，癱在地上。

傅雨生一個箭步標前，伸手將他提了起來，問道：「廖樂天，大仙到底是誰？」

廖樂天搖搖頭，鮮血不斷由嘴角沁出來，臉白如紙，看來受傷極重。史金刀喝道：「廖樂天，你爲虎作倀，幹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臨死也該做一件好事。」

廖樂天艱辛地道：「你……說錯了……」

傅雨生道：「你若說出一切，傅某盡力替你醫治……」

廖樂天燃起希望之火，忙道：「好，我說……他是歐陽江，外號赤脚大仙……」

史金刀怒道：「還說什麼赤脚大仙，簡直是魔頭！」

外面的嘯聲突然遏止，傅雨生忙道：「老爺子小心！」他自己亦忙提氣護住心頭。

話音剛落，外面走進幾個人來，爲首那人正是軒轅子，只見他神態疲乏，隱露蒼老之態，隨其後那人是位看來十分年輕的和尚，傅雨生歡呼一聲：「不拘大師，你怎會來此？」

那和尚正是「僧道俗三師」之首的不拘和尚，只見他笑嘻嘻地道：「和尚聽見酸丁的嘯聲，所以趕來看看，想不到你也在此！」

傅雨生問道：「那赤脚大仙呢？」

軒轅子道：「他走了，你們沒事吧？」

史金刀道：「老朽受了點皮外傷，幸好抓到這斯！」

軒轅子走前一步，伸手搭住廖樂天之脈膊，左掌兜過去，運功透體，注入廖樂天體內，廖樂天雙眼睜開，見到軒轅子無恙，已知道自己無望逃生，乃苦笑道：「你們有什麼想知道的？」

「大仙幫幫主是誰？」

「剛才已說過，他叫歐陽江，以前有個外號叫赤脚大仙，是溫州人，名頭不响，也許你們未曾聽過！」

不拘大師揚聲道：「我尚對他好像有點印象！他人似乎很矮小，但一對脚板出乎尋常的寬大，常赤着雙脚……」

「不錯，就是他！因爲他脚太大，買不到靴子，又因家窮，所以自小便赤足。」廖樂天道：「以前他不過是名小混混，不料十五年之後，完全變了另一個人！」

「如何會變？」傅雨生接問：「你以前便認識他吧？」

「是的，二十年前便認識他，斯時他年紀雖然比某大，仍被我打敗。後來不知爲何失了踪，十五年後回來，第一個便找上我，他首先向我施魔法，然後又以廖某家人之生命威脅某替他辦事！」

軒轅子截口問道：「十五年前你爲何會與他相鬥？」

「因爲他當衆調戲良家婦女，某抱打不平。」

「後來又如何？」

「某答應他之條件，說起來他對某還算不錯……後來他說找某並非爲報仇，而是要利用我那大俠的招牌！」

軒轅子冷笑一聲：「這種事豈能掩飾，他成立大仙幫有何用意？他那種魔法是從何處學來的？」

廖樂天道：「他從來不透露，自何處學來的，不過最近却教了廖某一些入門功夫，至於他成立大仙幫，自然是志在天下！」

史金刀急問：「這到底是什麼魔法妖術？」

「他不肯明言，但其實跟吐納功夫，有頗多類似的地方，功力深者，運功之後，可將『功』放出，只要心中有了目標，無論那人去多遠都有反應，而且道兒很多，使人手舞足蹈只是最低淺的功夫！」

史金刀再問：「若功夫更深，又有什麼效能？」

「可令人瘋癲、氣血逆行、內傷復發，甚至收別人之功爲己用。」

傅雨生失聲問道：「閣下是否言過其實？歐陽江如今功力練至何等程度？」

話未說完，廖樂天臉色突然大變，胸膛急劇地起伏着，軒轅子吃了一驚，連忙加强運功透體，誰知廖樂天嘴巴一張，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來，噴得軒轅子一頭一臉。

「他……他又來了……」語畢廖樂天

已經氣絕。

傅雨生急問：「大仙幫巢穴在何處？」可惜廖樂天已不能應他，不拘和尚撲了出去，疾如星丸跳躍。

軒轅子消耗體力太多，盤膝於地調息，道：「小傅快去助不拘老禿驢！史兄快帶吳大人到安全地方！」衆人去後，他坐了一陣，實在忍不住，也長身出去，直奔史家。幸好史家一切平安，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夜闖皇宮　捉拿狂徒

不拘和尚及傅雨生先後返回史家，軒轅子急不及待，立即閉門商議。

軒轅子首先道：「歐陽江既然已至，當然知道陰謀暴露後，皇上不會再南下，他自然亦不會去太湖，然則咱們去何處找他？」

傅雨生道：「單這一點已令人頭痛，可惜廖樂天死得太早！」

不拘道：「不然，即使他在死前供出歐陽江之巢穴，所謂狡兎三窟，他亦會搬走。」

軒轅子又道：「但此獠不除，終是個禍胎。」

不拘笑道：「眞是酸丁，若不想剷除他，貧僧還留在這裏作甚？」

軒轅子一怒反問：「說得輕鬆，去那裏找他？」

不拘搖搖光頭，道：「咱們三人，數你最多主意，和尚腦袋裏面只裝經文咒語，不想這等事。」

傅雨生道：「還有一件事，找到歐陽江，咱們是否有把握取其性命？」不拘和軒轅子登時閉口不語。傅雨生再問：「大師剛才以嘯聲與他相抗，勝負如何？」

不拘收起嘻皮笑臉，凝重地道：「短時間內，不分勝負，但時限一長，和尚必敗無疑，因爲發嘯消耗內力頗巨，而他似乎不用使勁，威力只增不減。」

軒轅子接道：「還有一點，咱們之嘯聲一起，便不能遏止，因爲一遏止，自己必會『中魔』！」

傅雨生驚問：「原因何在？」

「內功既然消耗大，到頭來必然難以抵禦，何況當你和他相鬥，他全力對付你，換而言之，他『功力』在咱們之上，未知和尚同意否？」

不拘點頭道：「貧僧亦承認不如！」

傅雨生深吸一口氣，道：「他有此功力，武功必然更加厲害，那麼咱們更非其敵手矣！」

軒轅子凛然道：「雖知不敵，仍要去找他！」

不拘說道：「壯哉，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此乃英雄行逕也！」

軒轅子笑罵道：「別學人拋什麼書包了，區區有個主意，他未必肯露身，咱們也未必找得到他，何不引他現身？」

「好主意！」傅雨生道：「未知有何方法引他現身？」

三人想了好一陣，沒有結果，因爲對歐陽江毫不了解，難以利用其缺點，引他現身。

忽然軒轅子道：「剛才廖樂天不是說他曾當街調戲婦女麼，看來他必是個好色之徒，何不用女人引誘他？」

傅雨生道：「他如今年紀已大，也許對女色已無興趣，此法不行！」

不拘和尚笑道：「未必，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酸丁想用什麼女人去引誘他？」軒轅子閉目沉思，久久不言。

傅雨生道：「晚輩有個笨辦法，未知可行否？」

不拘和軒轅子同時道：「快說！」

「皇帝老子不出宮，難道歐陽江不會混進宮去？以他之本領，要進後宮，實在不難！」

軒轅子含笑問道：「假如他有此打算，何須等到如今？」

「以前他身份未暴露，手下兵將又多，用不着冒險，但目下情況不同，何況他有此妖法，要取得皇帝老子之信任易如反掌，以此方法控制皇上，其實比直接與朝廷作對好多了，待時機成熟才取而代之，豈不是更加省事和安穩？」

軒轅子再問：「所以你的笨辦法便是進宮去等他？」

傅雨生道：「不錯。」

不拘和軒轅子考慮一會，都同意其說法。

＊　＊　＊

天上已飄着鵝毛雪，北風呼呼，似刀刃般鋒利，直往人們的身上鑽，行人們個個都縮着頭，唯有不拘大師、傅雨生、軒轅子和霍小青四人挺胸而行。

一入京城，北風便像被城墻擋回去，溫暖好多，到底是京師，這種打狗不出門的日子，街上行人仍如過江之鯽。

傅雨生因風小小武功低微，不讓她去冒險，本也想將霍小青留在史家，但霍小青堅持要跟着他，不知爲何軒轅子竟然代傅雨生應允，不過她如今却易釵而弁。

忽然一陣酒香飄過，不拘忍不住讚道：「好酒，酸丁，咱們已多時未共飮過，何不上去喝他兩杯，順便打探一下消息！」

軒轅子笑道：「區區早知道你酒癮發作，前一個理由方是目的，後面那一個只是幌子！」當下四人上酒樓，但見樓上雅座只有四五成食客，輕易找了個前窗的座頭，小二見有客登門，立即上前招呼。

軒轅子道：「弄五個可口的小菜，再溫一罈子好酒，不許滲水，否則老夫不與你客氣！」

不拘笑道：「原來你肚子裏的酒蟲也在造反！」傅雨生知他倆一見面便會絆嘴的特性，也不管它，低頭望着街上的行人，以及遠處巍峨的皇城。

不久，酒菜送上來，四人開始動箸，霍小青似有心事，一聲不响，低頭默默地吃着菜，傅雨生只道她聽話，因爲她聲音太嬌，一開口便會露出馬脚，是以軒轅子在路上，勸她萬不得已，不可開腔，軒轅子和不拘動杯的時候比就動箸的多，傅雨生則隨意陪他倆喝幾口。

酒對他來說太苦澀了，想起以前他躲在咸陽，終日以酒解愁，可是酒入愁腸愁更愁的日子，他心房便暴縮！

這下雪喝酒的日子，忽然使他想起他的前妻，以前妻子也喜歡在這種天氣，陪他喝幾杯，那時候任何烈酒，入了口到肚子裏都變成甜酒，自從妻子去了之後，所有的酒都是苦的。

認識了風小小之後，酒的味道雖然改變，但到底不如以前的沁人肺腑，如膠似漿。

傅雨生心中忽然泛上一個念頭：「其他男人都是風流成性，即使不是三妻四妾，也偶爾會到花街柳巷，嘗個新鮮，為何我還念着她？難道我不是男人？」

他當然知道自己是男人，不過卻認為自己是個笨男人，一個傻瓜！

傅雨生尚沉緬在回憶中，忽然左脚被人踢了一記，他自然轉頭向左望去，接觸到的是霍小青那雙剪水似的眸子。只見她向自己打着眼色，又向後嘶一嘶嘴，傅雨生訝然從其身後望去。

背後一個座頭，坐着兩個男人，其中一個一望便知練過武，不過武功又絕未登堂入室，另一個衣着光鮮，人亦長得油光皮滑的漢子，嘴角有一顆痣，令人覺得此人不是堂堂正正的漢子。

只聽那練家子道：「羅兄，聽說那人眞有神仙之能，他一唸咒，宮內的宮娥便手舞足蹈起來，而且還可以令那些宮娥自動寬衣解帶。」

他雖然壓着喉頭說話，但每個字都讓傅雨生聽得清清楚楚，知道他提的必是歐陽江，精神登時一振，連忙凝神屏息而聽，再回頭，不拘和軒轅子依舊杯來杯往，但看得出，他倆也在「偸聽」。

那姓羅的聲音帶着幾分意淫：「蔣兄，你這不是眼福不淺麼？眞是羨煞小弟了，早知小弟當年也隨你到大內當差。」

姓蔣的道：「憑你這塊材料也想到大內當護衞，去你的，俺有什麼艷福，這等美事，除了皇上之外，只有幾個太監在場。」

姓羅的用懷疑的語氣道：「如此你又怎會知道？」

「嘿嘿，是那幾個太監事後說的呀！你不知道，太監們少了一根東西，舌根卻特別長，尤其是說到這種事，更加滔滔不絕，眉飛色舞，要他們看了不對人說，比死還難過！」

「這個小弟相信，不能幹的自然要動嘴皮，否則日子怎樣過？」姓羅的問道：「皇上多了這等玩意兒，不是要把他當作寶貝？」

「當然，皇上本來欲封賜他為大仙，但他不肯，說不為名不為利，若皇上替他張揚，他便立即離開。」

羅姓的摸摸頭皮，續道：「這便奇怪了，他不為名，不為利，是為了什麼？」

「這個誰知道？他還有一件能耐！」姓蔣的喝了一杯酒續道：「你知道皇上三宮六院，後宮三千粉黛，夜夜征戰，未老先衰，幹那回事已不大行，但自從認識了那大仙之後，便重振雄風，可連御三婦，你說玄不玄！」

姓羅的一副心癢難搔之態，道：「幾時請羅兄替小弟弄張藥方來！」

「奇就奇在不必服藥，而是練一種簡單的功夫，不過他教皇上練功時，無人在場！」姓蔣的道：「這本領誰不願學？」

兩人喝了一陣酒，姓羅的又開腔：「蔣兄，你說這廝是什麼人？怎地平空鑽了出來？」

「誰知道？天下奇人異士多得很，每年均有不少奇人去見皇上，不過以他最有本領！你以後說話可得小心一點，他到大內雖只有三天，但皇上對他已言聽計從！」

姓羅的嘿嘿笑道：「有機會小弟眞想認識他！」

「誰不知道你的心思？你趁早死心吧，連我只也是隔遠望過他一眼，誰也不能走近他身邊，除了皇上以及妃嬪！」

「皇上不怕他在後宮淫穢？」

「放心，皇上已闢了一角地方給他住，還派了四名宮女服侍他！」姓蔣的轉口道：「別說他了，今晚你要帶俺去那座青樓玩玩？」

軒轅子向傅雨生打了個眼色，四人匆匆吃飽便下樓去了。軒轅子對京師的道路十分熟識，帶他們到一家靠近內城的客棧投宿。不料只剩下兩間小房，軒轅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便付了三天的房租。

小二引他們進內，邊走邊問：「大爺們你們四人怎樣分配？」

軒轅子道：「我跟和尚住一間，他們兩個一間！」傅雨生一怔，但在外人面前，卻不便反對。說着到了一間房前，軒轅子將他倆推了進去。

霍小青早已虌不住，關上房門立即問道：「你很討厭我麼？」

傅雨生吶吶地道：「霍姑娘，你誤會了，傅某怎會討厭你？」

「你不說我也知道，你怕我纏着你，破壞你與風小小的好事！我可有說錯？」

傅雨生沉吟一下，只好點頭。霍小青將他推到床上，雙手放在他肩上，道：「傅大哥，你看我如何？」

傅雨生佯裝不懂，問道：「什麼如何的？」

「我人品、武功、外貌、身材、學識比之一般人如何？」

傅雨生由衷地道：「上上之選！」

霍小青再問：「比之風小小又如何？」

傅雨生想了一陣道：「各有千秋……她武功和外貌不如你……但學識和性格稍勝你！」這幾句話他花了很大的氣力才說得出口。

霍小青輕哼一聲：「比我多識幾個字有什麼用？一遇強敵便完蛋！」

「照你所說，人根本不用讀書！」

「我人品性格又有什麼不如她的？」

傅雨生嘆了一口氣，道：「我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她較酷肖我死去的妻子！」

這句話令霍小青答不出話來，半晌方道：「大丈夫三妻四妾等閑事，多我一個也碍不了你什麼？」話剛說畢，她粉臉經已飛紅。

傅雨生感動地道：「多謝你……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好，值得你委身……我年紀大你一大截……可以做你父親了，跟你和小小在一起，每次都令我自慚形穢！」

霍小青「砰」地一聲，坐在他身邊，嬌聲道：「傅大哥，不管如何，你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好的！誰也不如你！誰說你年紀大？你看看不拘大師，他看來還不到三十歲！」

傅雨生失笑道：「那只是外表！」

霍小青白了他一眼，幽幽地道：「說來說去，你都還是不要我！你是不是怕風小小會怪責你？」

傅雨生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小青，咱們不談這個，談些別的吧！」

「還有什麼好談！」霍小青生氣地道：「若你不要我，我便終生不嫁，你知道我的性格，說出去的話，絕不會收回來！」

傅雨生臉色一變，身子忽然急劇地顫抖起來，霍小青吃了一驚，但仍不悅地道：「我不嫁你也用不着害怕！」不料傅雨生雙掌捂着胸膛，額上汗珠如黃豆般大，五官都扭在一起，分明異常痛苦。她這才眞正担憂，嗚咽問道：「大哥，你怎樣啦？」

傅雨生沙聲道：「沒事……不用怕……」一句話未說畢，他人已躺倒床上！

「一定是歐陽江！」霍小青一陣風似的，開門衝出去。過了盞茶工夫，只見她匆匆帶着軒轅子和不拘進來，此時，傅雨生已不省人事！霍小青哭道：「大哥，你醒醒！」

軒轅子道：「不要哭！」伸手在傅雨生身上推血過宮，過了一陣，方見傅雨生悠悠醒來，似大病初癒，渾身乏力。

軒轅子問道：「小傅，到底是何原因，是歐陽江的魔法？」

傅雨生喘息道：「不是……是舊病復發，休息一陣便無碍！」

軒轅子伸手搭脈，邊問：「你舊病不是已經好了麼？怎地又發作了？」半晌又道：「是鬱結所致？」

不拘道：「那就開個方，明早託小二買藥煉一煉！」

軒轅子輕哼一聲：「他的痛苦能開方的，在咸陽老夫便早已將他治癒！」

不拘恍然道：「啊，原來如此！你不是說他的怪病，已為風姑娘治癒了麼？為何又再發作？莫非他跟風姑娘的好事已吹了？」

霍小青不明所以，連忙問道：「兩位前輩，傅大哥到底有什麼病？」

「他的病十分複雜，但歸根結底，乃因思念亡妻，自暴自棄，用種種方法刺激自己而引起的！本來他找到風姑娘，治好了『心病』，起居飲食正常之後，已漸漸痊癒，但今日……唔……」軒轅子忽然目注霍小青。

霍小青被他看得心頭一陣慌亂，嗔道：「前輩你看什麼！難道我會叫他思念亡妻麼？」

傅雨生忙道：「此事與她無關，前輩不可怪她！嗯，夜深了，咱們先休息一下，再到大內去找歐陽江吧！」

軒轅子道：「你體力未復，如何去得？明天再說！丫頭，你跟老夫出去一下！」

房內只剩下傅雨生一人，天地間突然寂靜下來，彷彿聽到自己的心跳聲，房內雖然寂靜，但傅雨生的心情却不能平靜，霎時間，無數念頭在他心間流過，可是却不留痕跡，他似乎想了很多事，也像什麼也沒想過。

他腦海中只有三個影子，一個是前妻、一個是風小小、一個是霍小青，這三個影子，似走馬燈似的，在他腦海內轉個不停，到後來三個影子忽然合在一起！

就在此刻，霍小青輕輕推門而入，傅雨生連忙閉上雙眼佯睡，霍小青走到床前低聲喚着傅雨生，忽然輕輕一嘆，自言自語地道：「傅大哥……我實在太……愛你……所以今晚才會迫你……你不要怪我……一來小妹不知你有病，二來又實在忍不住……」

忽然她又飲泣起來：「傅大哥，你可知道，剛才你暈死過去，小妹也想自殺，隨你下黃泉麼？」

這幾句說得眞切，誠心誠意，傅雨生心頭如通過一道暖流，他彷彿看到一顆火紅的處子心！忽然雙眼濕潤，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霍小青驀地發覺，「嚶嚀」一聲，撲落在傅雨生身上，粉拳在他身上亂擂，「你好壞，你佯睡騙人！」

* * *

軒轅子四人在客棧內，休息了一天，傅雨生、不拘和霍小青，足不出戶，只有軒轅子出去走了一趟。對傅雨生來說，這一天實在難過，心情忽憂忽喜，忽甜忽苦，分不出是什麼滋味。

霍小青則溫順地在床前侍候，傅雨生早已恢復，只是想不到藉口拒絕她的好意，沒奈何只好躺了半天床。到下午實在耐不住，才下床練功，回頭道：「小青，今晚要進皇宮，大內無異是龍潭虎穴，不比尋常，你也該養足精神！」

霍小青見他關懷自己，芳心甜蜜，欣然答允，在床上盤膝運功。傅雨生運功走了七個大周天之後，體力已恢復，又在房內練了一陣拳脚。

黃昏前，軒轅子回來，不拘和尚也過來，問道：「酸丁，外面情形如何？」

「一切如常！」軒轅子把一柄長劍交給傅雨生，道：「大內高手如雲，還有那煞星，今晚帶上這個！京師不准賣兵器，買這柄劍還費了老夫不少工夫哩！」

傅雨生收下長劍，道：「今晚咱們自何處進大內？」

軒轅子道：「若要踰牆進去，怕會被人發覺，所以區區改變主意，在內城城門未關之前，先混進去！」

* * *

城門關閉之前，軒轅子四人易裝扮成柴炭店的夥計，推着一輛板車，由阜成門進去，守門的士兵不虞有詐，草草檢查了一下，便放行。

四人推着柴車，進入了一條小巷，見附近無人，便伸手拍門。不久有人開門，是名家丁，道：「什麼事？」

軒轅子道：「咱們是明盛柴店的夥計，掌櫃着咱們送一車柴給你們！」

家丁道：「咱們三天前才要了一車呀！」

「不知道什麼原因，也許掌櫃要送給你們老爺的吧，不收白不收，咱們還得趕着出城哩！」

家丁聽聽有理，便着他們四人把車推進去。裡面正是後院，灶房柴房都設在那裡。卸了柴，軒轅子又道：「大叔，咱們來不及將板車推回去了，改天再來取，暫且寄放一下。」

那家丁看了天色，知言不虛，一口應允，送他們出門，他剛將大門關上，軒轅子便伸手向上一指，不拘等人會意，頓足拔身而起，落在屋頂上。

軒轅子探頭望一望下面的情形，見柴房門開着，便首先躍了下去，看看無人留意，揮手着不拘等人亦跳下去。四人匿在柴房內，但聞灶房裡不斷有香氣溢出，料王府已將晚飯。

再過一忽，天色已黑，外面倏地靜了下來，料下人們亦都已到廂房內進食，軒轅子這才出去，偷了點東西回柴房吃。

不拘笑道：「想不到堂堂的『陸地神仙』軒轅子也要當小偷！」

軒轅子笑罵道：「你和尚若清高，便不要吃！」四人吃了東西之後，輪流運功調息，直至外面一片寂靜，軒轅子才噓了一口氣。

霍小青道：「前輩咱們去得了麼？」

「還去不得，且再候它一時半刻！」

＊　＊　＊

內城深夜，街上雖無甚行人，但御林軍不斷巡邏，出外的王公將相，都在家丁家將的護擁下，提燈帶火，浩浩蕩蕩，甚是威風。

四人一路蛇行鼠伏，來至皇宮外面，但見御林軍不斷繞牆游戈，燈火通明，外面尚隔着一條護城河。霍小青看見這個陣勢，暗暗吃驚，問道：「咱們過去，不怕被人發覺？」

軒轅子微哂道：「胆大心細，仍有可爲！」他指指對面，道：「咱們由玄武門附近進去，待區區先來。」他首先弓着腰衝前，來至護城河畔，抛下一塊木板，身子隨之墜下，脚尖在木板上一點，再拔身而起，落在對岸的一棵白樺樹後。

這幾個動作乾淨俐落，一氣呵成，姿勢美妙瀟洒，做到點塵不驚！傅雨生和霍小青看得暗暗喝采。

軒轅子一直匿在樹後不動，俄頃，巡邏的御林軍過去，不拘大師隨之撲出，依樣劃葫蘆，匿在另一棵白樺樹後，同樣不爲人發覺。

傅雨生低聲道：「小青，妳先過去。」他見第二隊御林軍也過去了，遂輕輕推了她一把，低聲道：「去！」

霍小青一個箭步撲前，目光一掠，沿着木板的方向，飛身墜下，脚尖在板上一點，斜竄起來，誰知她起步較慢，第三隊御林軍早已巡至，來不及匿在樹後，只好伏在地上，幸好護城河畔，草木多坡度斜，那些御林軍，也因大意，不及細看便去了。

傅雨生立即飛出去，他經驗到底比霍小青豐富得多，做得十分乾淨，也匿在一棵白樺樹後。

他一至，軒轅子立即吸氣，沿着樹幹向上攀升，至樹頂，但見他取出「飛爪」，縱身躍起，人在半空，「飛爪」抛出，鐵鈎勾住城頭，手裡緊緊揑着繩子，輕輕一扯，人已躍上牆頭。

由護城河到城牆只有丈七八寬，但牆高四丈餘，飛爪繩子長丈五，掛在牆上，若不抬頭，不易發覺。

待御林軍走後，不拘大師也學軒轅子翻進去，傅雨生依然要霍小青第三個上去，低聲傳音：「不用怕，抓牢繩子，便必可成功。」

霍小青在他的鼓勵下，信心大增，飛身躍出，射向圍牆，她左掌輕輕在牆上一按，右手抓住繩子，用力一扯，同時吸氣騰身，終於安全地進了圍牆。

傅雨生替她揑了一把汗，待她進去後，他自己才翻進去，順手收起飛爪，跟着躍了下去。

圍牆之後，是一條過道，過道對面便是御花園，西面是廊房，一般住的是太監，此處尚遠未至皇宮內部，是以防衛較鬆，傅雨生一下去，軒轅子便自柱後探頭出來，向他招手。

傅雨生快步過去，低聲問道：「偌大的皇宮，咱們去何處找那斯？」

「你守在外面，待老夫進去迫問太監。」軒轅子回身輕輕一掌便劈開房門，人如狸貓般閃了進去。

過了一陣，裡面傳來一陣喁喁細語，幸好疏落的巡邏隊，貼着圍牆而行，不虞被發覺，再過了一陣，方見軒轅子出來，霍小青忙問：「問到了沒有？」

軒轅子點點頭，道：「跟老夫來！」

他轉身向西竄去，衆人跟在他後面前進，未幾便到了西六宮範圍，此時即有大內侍衛提燈巡邏。

幸軒轅子來過幾趟皇宮，門徑熟悉，慢慢前進，終於來到西六宮對面的一棟小院前。此處反而不見有人巡視，軒轅子結紮一下衣襟，首先踰牆而入，接着傅雨生等亦先後而進。

忽聞裡面有人道：「是何高人夤夜到訪？」

軒轅子冷冷地道：「是素未謀面的好友們來拜訪你，你說話最好輕聲一點，否則對大家都無好處。」

那人聲音微微一變，澀聲問道：「是軒轅子？」

「好耳力，還有我和尚。」不拘和尚踏前一步道：「歐陽施主，咱們到外面比劃去如何？」

歐陽江輕笑一聲：「你們既然來送死，本仙還會讓你們出去之理？」

不拘道：「你爭霸武林也就罷了，爲何要來篡奪皇位？」

「本仙來篡奪皇位？言重了！」

軒轅子沉聲問道：「若非有此目的，何須來大內？」

歐陽江的回答，令他們大出意料：「本仙來此乃算到你們會來，在外面沒有必勝之把握，在此處本仙要取汝等首級，簡直易如反掌。」

若非在大內，軒轅子必然失聲大笑，他強抑住心情，道：「對老夫來說，在大內在外面都沒有分別，鬧開了，你還能窩在大內麼？」

歐陽江再度輕笑：「你們在此連說話也不敢大聲，難道敢發嘯相抗，而本仙之神功無聲無息，有誰知道？」

軒轅子如挨了一刀，心房暴縮，也輕笑道：「迫虎跳牆，發嘯有何不可？」

「一發嘯，所有的大內高手都會趕來，你說他們會相信你們說實話，還是會相信我胡謅？」

這句話又如巨木般，撞在軒轅子等四人的胸膛上。只聽歐陽江輕嘆一聲：「本仙本不想惹你們，只想過過皇帝癮，奈何你們不知天高地厚，硬要往地獄闖，本仙只好成全你們！」

軒轅子四人臉臉相覷，這一點他們事先根本未曾考慮過，一時之間，頗有進退維艱之感。

忽然霍小青驚呼一聲，道：「他已開始施妖法了。」

「什麼妖法？此乃玄門正宗神功，眞乃無知。」歐陽江道：「事實你們到了院子外面，本仙便已發出神功，你們毫無反應，便知是高手，嘿嘿，想不到本仙可以一邊說話，一邊發功吧？如今方知道厲害，已經太遲！」

軒轅子向不拘打了個眼色，兩人同時發掌，四股凌厲的掌風湧出，「蓬」的一聲响，那門「嘩啦啦」地倒塌了。

微弱的光線下，但見廳內無人，軒轅子和不拘再度搶前，與此同時跳進廳內。

「歐陽江，你若還顧臉皮的，便出來與老夫決個高下！」

歐陽江聲音自房內傳出來：「要面對面動手方能定勝負，那已是下乘！」

軒轅子標前一步，飛腿將房門踢開，只聽一聲尖呼聲响，房內四個女人嚇得縮在一堆，嬌軀抖個不已。

不拘道：「阿彌陀佛，歐陽江呢？」一個胆子較大的宮娥問道：「你是問……問大仙麼？他由後窗走了。」

「什麼時候走的？」

屋頂上又傳來歐陽江的聲音：「剛剛。」

話音剛落，不拘和尚拔空而起，雙掌向上一托，屋瓦如雨點般碎裂跌下，軒轅子則由後窗竄出，再躍上屋頂，舉目望去，不見一人。

這刹那，兩人同時一怔，歐陽江身法再快，也不可能跑得無影無踪。

「哈哈，你們兩個飯桶，其實本仙在何處，你們根本不知道，準備受死吧！即使本仙不動手，你們也休想逃出皇宮去！」歐陽江怪笑不已，他人分明在遠處，但却似在耳畔說話。

傅雨生拉着霍小青躍上屋頂，軒轅子問道：「你倆沒事吧？」

霍小青道：「晚輩十成功力，發揮不出四成來，這是什麼神功？」

歐陽江怪笑不已：「多謝諸位自動送上門來，哈哈……」他似乎有意賣弄，聲音忽遠忽近，忽左忽右，令人捉摸不到其藏身方位，可是四人却感覺到他魔功的威力，稍一大意，心頭便如通過暗流，手脚顫動。

此時下面突然湧來一羣持火把的侍衛來，四人心底發毛，若在平時，尚有把握，殺開一條血路衝出去，但此刻在魔功影响之下，不能盡展所長，簡直沒有半分把握。

只見侍衛中走出一個長着黑髯的老者來，抬頭喝道：「大胆狗賊，竟敢夜闖皇宮，該當何罪，速速下來受縛，免受皮肉之苦。」

軒轅子冷哼一聲：「你大概也在江湖跑過幾年吧？可有聞過『僧道俗三神』及『半劍震中州』的大名？」

那老者臉色一變，道：「管你是什麼神，什麼劍，今日擅闖皇宮，我司馬飛雪職責所在，決不輕饒！」

不拘道：「哦，原來閣下便是與兄嫂胡通，不能容於江湖的司馬飛雪，皇上因何敢將你安排在大內，不怕給他自己戴綠頭巾？」

那老者一張老臉漲得通紅，怒道：「臭禿驢，竟敢妖言惑衆，薛雷、薛電、顏剛、段健，你們四個先上。」

軒轅子索性盤膝於屋頂，悠悠地道：「司馬飛雪，你爲何自己不敢上來？」

四名侍衛颼地跳上屋頂，不拘和尚笑嘻嘻地道：「我和尚是出家人，最喜歡送人上西天極樂世界，來吧！」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那四名侍衛踟躕不前，不拘笑道：「司馬飛雪，你看見沒有？理該由你親自出馬！」

司馬飛雪大怒，又派了兩名侍衛衝上去，如此一來，共有六個，再不動手，難以交代，那六條可憐蟲，發一聲喊，一齊撲上去。

傅雨生不敢怠慢，掣出長劍守在霍小青身前。這六人在護衛當中，雖無職位，但武功算得上等，是故傅雨生以一敵二，在此情況下，竟然難以取勝。

不拘和尚和軒轅子到底不同，以一敵二，雖然十成功力，已能發揮七成，仍能大佔上風。過了二三十招，薛雷和顏剛便分別被擊傷而退，餘下的兩個忙亦退後。

軒轅子雙掌齊出，發出兩股掌風，薛電閃避不及，被掌風掃及，便由屋頂跌了下去，段健見狀，不等不拘動手，自己亦跳了下去。

司馬飛雪罵道：「都是飯桶，『僧道俗三神』又非眞神，怕什麼？再上去八個。」話音剛落，叭叭兩聲，與傅雨生苦鬥的那兩名侍衛，亦被不拘和軒轅子擊落去。

與此同時，霍小青嬌軀已不斷地抖着，忍不住盤膝坐在屋瓦上運功抵禦，就連不拘三人亦感體內暖意越來越熱，證明對方的「魔功」已發揮至極點，此時傅雨生也只能半力迎敵，形勢之險惡，不言而喻。

下面又跳上八個侍衛來，不拘三人，分站三個方位，圍住了霍小青。

軒轅子以「傳音入密」與不拘交談：「和尚，再下去連你我兩人之生命也難保，總得想個辦法。」

不拘「傳音」答道：「你向來最多主意，連你也束手無策，只能用貧僧之笨辦法了。」他倏地發出長嘯，首當其衝的一個侍衛，猛吃一驚，被不拘的袖管拂中膝蓋，登時摔倒。

他嘯聲越來越猛，那幾個侍衛但覺體內氣血翻騰，手脚登時慢了許多，相反霍小青忽覺壓力大減，倏地一脚貼瓦掃出，傅雨生的對手應聲跌倒。

傅雨生反應很快，一俯腰將他抓了起來，左手食指封住了其麻穴，再將人交與左手，以他作武器揮舞，這一着極有功效。薛雷怕誤傷同伴，向右一讓，傅雨生的右手長劍閃電般刺出，去勢雖快，但力道恰到好處，剛好封住了其麻穴。

軒轅子「傳音」讚道：「好小子，眞有心思，今日盡量少殺生，否則反會激起對方之鬥志。」

傅雨生不再受「魔功」影响，攻勢大盛，左人右劍，横衝直撞，替軒轅子和霍小青製造了不少機會，眨眼間，十個敵人，只剩下五個在苦苦支撐。

司馬飛雪在下面看得暗暗心驚，仍道：「都下來吧，神箭手準備！」

誰知他耳畔忽然聽到一個冰冷的聲音：「他們是該下去，但你却該上去！要不便全部給老夫守在下面，只作監視！」

司馬飛雪認得這是總管董陵的聲音，吃了一驚，恭聲應下，又下令：「大家守住他們，不許放他們到內宮！」邊又指揮弓箭手，佈在附近宮殿屋頂。

軒轅子等人見他突然改變主意，心中都十分詫異，奈何此刻不拘已成强弩之末，額角見汗，軒轅子只好發嘯代替他，不拘止了嘯聲，連忙運功調息，長此下去，後果實在堪虞。

傅雨生伸長脖子，不斷向四周瞻望，就是看不到歐陽江。

軒轅子的嘯聲比較尖銳，但抵禦魔功之效能，却不如不拘，只把侍衛們迫退了幾步。他內力不如不拘之悠長，未幾，已盛極而衰，不拘只好接他。

傅雨生看此法不善，忙道：「咱們繼續找歐陽江，一定要盡早將他挖出來！」

忽聞一聲斷喝：「停！」聲如霹靂，震得在場之人耳鼓隱隱生痛，不拘只好收了嘯聲。

司馬飛雪認得是大內總管董陵的聲音，揚聲問道：「未知總管有何吩咐？」

董陵的聲音自遠而來：「誰在這裡鬼嚎，你們都來保護皇上！皇上在毓德宮！」

司馬飛雪立即對手下道：「聽見沒有？還不快去！」衆護衛匆匆而去，眨眼間，下面只剩六七個人。

不拘大師、霍小青臉色立即變白，軒轅子拉着[illegible]手，道：「咱們去找歐陽江！」當下四人沿着屋脊而行，一直來至毓德宮外，只見宮外黑壓壓的，站着不少人，燈火通明，把周圍照得纖毫畢露。

一個白髯老者，自人叢中走出來，抬頭問道：「那位是軒轅子？」

軒轅子答道：「老夫便是，未知閣下是誰？」

「在下董陵！」

「原來是崆峒派的掌門師叔，失敬！」

董陵投入皇宮，與師門關係十分惡劣，董陵雖不致於被逐出師門，但雙方幾乎已斷絕了來往，是以董陵聞言，羞憤交集，不過他爲人十分深沉，又足智多謀，喜怒不形於色，否則如何坐得上大內總管這張金椅？

當下董陵抱拳道：「言重！未知四位夤夜光臨，有何貴幹？希望諸位能說個明白，以免產生誤會！」他表面上說得客氣，但語調嚴峻，隱含另一層意思：你若不說清楚，董某人便不客氣。

軒轅子自然聞弦歌而知雅意，不過今日情況不同，只好佯裝不懂，道：「董總管問得好，在下等今夜入宮是爲了找尋歐陽江。」

「那一位歐陽江，請恕董某不認識！」

「此人練有一身魔功，可在遠處令人失却控制，聞說他人已入宮，還傳授皇上秘功，縱然他改名換姓，但相信總管必知道他是誰！」

董陵呵呵一笑：「原來閣下要找的是大仙！他以前與諸位有何恩怨，董某不知，但一入大內，便等於金盆洗手，閣下等實不宜再來，驚動聖上，該當何罪？」

軒轅子道：「在下與他雖有過節，但若爲自己，也犯不着進宮，問題是此人包藏禍心，野心極大，有篡朝奪位之志。」

董陵道：「他事皇上唯謹唯愼，必恭必敬，怎敢有野心？」

不拘冷笑道：「他不爲名不爲利，在江湖上呼風喚雨，何等逍遙快活，若無目的，何須進宮？再說他在江湖上，還組織了一個喚大仙幫的秘密組織。有言皇上欲南下遊玩，他想在太湖動手弑之，後來被咱們知其陰謀，並剷掉其一部份爪牙，是以方改變主意，直接來大內！」

董陵臉色微微一變，却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好聽！他若要動手的，已有三四天工夫，早已得手了！任你們舌粲蓮花，董某也不會相信！」

傅雨生道：「眞是冥頑不靈，萬一有事發生，你身爲總管，負責大內的安全，這責任你負得起麼？」

「董某看不出會出事的徵兆，我只重事實！」

「他隱忍不發，只怕有更可怕之陰謀，授以皇上房術，乃望皇上房事過多，早日駕崩，他好乘機篡位！」

董陵大笑：「即使皇上駕崩也還有太子，幾時輪到他？董某念在你們未有傷人，又一片忠心，不與你們計較，走吧！」

不拘大笑：「除非歐陽江肯跟咱們一齊走！」

董陵抬頭道：「請大仙出來一晤！」

過麼半晌，只見遠處慢吞吞地走來一名五十不到的矮漢，身上穿着錦袍，一對大脚板光赤着，滿面紅光，竟眞的有幾分仙氣。

不拘大師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施主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佩服佩服！」

歐陽江來至董陵身前站定，呵呵笑道：「你們到如今還挺得住，也大出本仙意料！」他忽然慢慢閉上雙眼，霍小青倏地覺得體內暖意大盛，雙脚忍不住蹦跳起來。

不拘知道他加速運功，兼且距離縮短，邊向軒轅子打眼色，邊又發出長嘯！

嘯聲一起，軒轅子立即向歐陽江射去，他人未至，先發出兩股掌風。軒轅子功力之深，宇內可及者，鳳毛麟角，但今次掌風至歐陽江身前，竟如泥牛入海，無影無踪！

軒轅子胆子再大，至此亦難免大吃一驚，他不信邪，立在歐陽江身前六七尺，將內力提至八成，誰知體內一股暖意流過，四肢倏地一陣顫抖，提起之內力，霎時間，消失得乾乾淨淨！

這刹那間，軒轅子心頭之震驚，筆墨難以形喻！總算他反應快，急忙抽身後退，傅雨生見狀連忙撲前，雙掌抵在軒轅子後背，內力源源輸出，透體而入軒轅子，軒轅子提起雙掌，再度發掌。

兩股掌風直撲歐陽江，歐陽江仍然佇立着，雙臂微張，也不見他發掌，那兩股凜烈的掌風，去到其身前，突然消失，但見歐陽江微退半步，瞬即站定！

集天下兩大高手，居然擊不倒對手，軒轅子和傅雨生，咸感臉上無光。歐陽江哈哈笑道：「所謂『陸地神仙』，不過爾爾！」

不拘之嘯聲忽止，大喝一聲：「速退！」傅雨生連忙拉着軒轅子後退，軒轅子心情激動，沒注意到不拘嘯聲，已至强弩之末，忘記運功抵禦，四肢突然一陣亂舞。傅雨生大吃一驚，忙輸過一股眞力過去，軒轅子嘴一張，「哇」地一聲，噴出一股鮮血！

歐陽江不還手，便能令軒轅子內腑受傷，若非親眼目睹，傳出去有誰相信？再看不拘，臉色蒼白，剛才消耗內力太巨，看來亦無再戰之力。

歐陽江哈哈大笑：「諸位死在皇宮，也算不枉此生！董總管，還不派人上前捉拿反賊？」

董陵在其身後，臉色一變，喝道：「司馬飛雪，你聽見沒有？」話未說畢，他食指突然戳在其後腰麻穴上，他一動手，便連戳十數記！

歐陽江虞不及此，身上穴道被封住了十多個，臉色一變，怒道：「董總管，你這是什麼意思？」

董陵道：「這叫做有備無患！」

歐陽江冷哼一聲：「莫以爲你服伺皇上時日長一點，皇上便會袒護你！」言下之意，自己比對方更加得寵。

傅雨生急道：「小心這廝，有自解穴道之能！」董陵吃了一驚，又在他身上連加幾指，傅雨生又道：「用鐵鍊將他鎖起來！」

董陵向司馬飛雪揮揮手，司馬飛雪立即着人去準備，他自己亦有所畏懼，悄悄退了兩步。不拘和尚自屋頂跳下來，站在軒轅子身旁，他雙手垂直，左掌微微一翻，掌心向外，突見歐陽江連退幾步，嘴角血跡斑斑，他啞穴被封，只以怨毒的眼色望着不拘。

不拘笑嘻嘻地道：「和尚只是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而已！你慣於暗中做手脚，和尚請你嘗嘗這滋味！」

歐陽江閉起雙眼，一副慷慨赴難之態，司馬飛雪手下取了一口大布袋來，自中抓出一條鐵鍊，司馬飛雪道：「上去四個，將他縛起！」

四個侍衛提着鐵鍊，戰戰兢兢走上前。歐陽江來大內雖然只幾天，但在人們的口中已成爲陸地神仙，剛才他們又親眼看到，聞名天下之「僧道俗三神」，亦敗在他手中，那能不担心？

果然那四名侍衛一走近歐陽江的身邊，手足便不受控制，亂揮亂舞起來，只抖得鐵鍊叮叮噹噹亂响，嚇得大驚：「大仙……咱們是身不由己！」

董陵走過去，自布袋之內抓出一張網子來，先提氣護住心頭，再慢慢走前，突然揮臂拋出巨網，將歐陽江罩住，回頭道：「射箭！」他手上仍緊緊抓住網繩，預防歐陽江衝開穴道，破網而出。

「颼颼……」一連串弓弦聲响，十數枝長箭，向歐陽江射出，歐陽江雙眼仍然緊閉，似乎什麼事也不知道，亦不需知道般！

奇怪，那些箭飛至他身前尺餘，忽然畢直墜下，竟無一枝射中他！

司馬飛雪奪了一把硬弓，道：「待我來！」他搭箭引弓，盡力一射，長枝直奔歐陽江的心窩。這次長箭就像碰到牛皮般，倏地一個拐彎，反向董陵射去！

董陵大吃一驚，怪叫一聲，鬆手跳開，喝道：「誰叫你獻醜！」

不拘忽然發出一股柔和的掌風，自旁掃去，把那四個手舞足蹈的大內侍衛彈開。同時向軒轅子和傅雨生打了個手勢，他倆會意，立即悄悄分開，將歐陽江圍起來！

不料他們三人剛開始行動，便感覺到「魔功」壓力加强，每邁出一步，都要付出極大的氣力！

董陵則慢慢退後，再伸手到布袋裡抓出一個紙包出來，然後慢慢上前，忽然脫手向歐陽江拋去。紙包來至歐陽江身前八寸，倏地鬆開，自內跌出一包無色無臭的粉末來，軒轅子揮手示意後退。

就在此刻，歐陽江忽然怪叫一聲，接着雙臂高舉，他身上那張巨網便被他遠遠甩了出去！說時遲，那時快，脚尖一點，向董陵撲去！

董陵大驚，不敢攖其鋒，忙不迭後退，順手抄起一名侍衛，向歐陽江抛去！

歐陽江抬臂向護衛虛印一下，那護衛立即衝口噴出一股血箭！

軒轅子、不拘大師和傅雨生亦同時撲上去，喝道：「不許行凶！」

歐陽江倏地轉過身來，向不拘大師虛印一記，不拘大師連忙錯步閃開，軒轅子和傅雨生同時向歐陽江發掌！

說時遲！那時快！不拘上身一抖，血水自嘴角汩汩淌下，而軒轅子和傅雨生的掌風亦同時擊在歐陽江身上，只見他雙脚一顚，連退兩步，嘴角亦見血跡！

歐陽江雙掌虛印，傅雨生和軒轅子忽覺胸口如遭巨木撞擊，體內氣血倏地

向上湧起，張口吐出一股鮮血！

歐陽江再想撲前，董陵亦一掌印向其後背，歐陽江向前標出兩步，不拘大師不顧內傷，再度發掌！

「哇！」歐陽江亦張口噴出一股血箭，董陵大喜，雙掌挾風撲前，再印向歐陽江的後背！

說時遲，那時快！歐陽江倏地轉身，雙掌抬起，四掌凌空相對，只發出「波」的一聲輕響，董陵身子倒飛，人在半空，又噴出一股血箭！

旁邊的人見狀，心頭震驚之至，天下四大高手，圍攻歐陽江，竟然齊告受傷，實在匪夷所思！

忽然歐陽江大叫一聲：「你使毒！」雙脚一軟，跌倒地上！

司馬飛雪哈哈笑道：「剛才總管在你身上洒了一包無色無臭之酥骨散，你不知輕重，尚開腔說話，藥力發作，饒得你有蓋世之能，也得栽倒！」

董陵喘息道：「歐陽江，你以爲董某看不出你有陰謀麼？軒轅子四人一進大內，董某已發現，暗中跟踪，你跟他們說的話，董某都聽在耳中，不動聲息，將皇上轉移到別處，方來對付你！」

歐陽江臉色一變，沉聲道：「本仙是有點輕視你，不過不管你如今將他轉移了何處，本仙都可懲治他！」他閉起雙眼，衆人又覺得體內生出暖意，連忙退開！

董陵道：「拿火來，一把將這妖怪燒掉！」侍衞們立即行動，眨眼間在歐陽江身邊抛了許多乾薪，又有人把煤油潑過去。

董陵再道：「拿火來！」

忽然有人道：「總管，您瞧，天上多了許多烏雲！」

董陵喝道：「廢話，把火把抛過去！」話聲剛落，忽然傾盆大雨劈頭劈臉灑下，莫說要點燃乾薪，連燈籠裡的火，都被淋熄。

歐陽江哈哈笑道：「諸位大概還不知道本仙有呼風喚雨之能吧？」

董陵大驚失色，問道：「你這到底是什麼法術？」

「法術兩字是用來騙那些鄉愚的！」歐陽江道：「其實這是玄門氣功，系出武當……」

話未說畢，軒轅子已斥道：「胡說！武當派豈有這種功夫？」

歐陽江冷笑道：「天下間無奇不有，你懂得多少？武當立派百數十年，共有三十六支，如今湮沒的已有多少，你又知不知道？」

不拘道：「若說有一門功夫，能呼風喚雨，連老衲也不相信！」

「所謂呼風喚雨，實有所限制，乃把附近之雲拉至近處……嘿嘿，主要還是意志力，這當中還有些秘訣，不過本仙自不會將之公諸於世！」

忽然一名太監匆匆跑來，顫聲道：「總管，皇上……請你速求大仙放過他……」

董陵驚問道：「皇上如何？」

太監在董陵耳邊輕輕說了幾句話，董陵怒道：「歐陽江你果然有心篡朝奪位！」

歐陽江格格笑道：「剛才你早已知道，何須再問？本仙不收功，皇上命在須臾！」

軒轅子道：「難道你逃得出去？」他說話分神，抵禦不住迫體而入之「魔功」，又連退數步，臉色青白。

歐陽江反問：「你以爲能夠殺得了本仙麼？哈哈……」他忽然站了起來，雙臂高舉，笑聲越來越響，附近的侍衞相繼咯血，後面的見狀都忙不迭退後。

董陵喝道：「誰敢擅自退後！」可是歐陽江的笑聲似鐵鎚一般，敲擊在胸膛上，令人氣血亂竄，莫說是侍衞，只兩盞茶工夫，連董陵亦抵受不住，跟蹌而退，未幾不拘、傅雨生和軒轅子亦相繼退後。

雨越下越大，頭頂上雷聲隱隱，歐陽江慢慢向前走去，侍衞們潮水般而退，又聞遠處有太監呼道：「總管，快答應他的條件，否則萬歲爺要怪罪下來了！」

董陵只好問道：「歐陽江，你要什麼條件？」

歐陽江笑道：「本仙條件很簡單，只要他讓位與本仙，本仙便保他下半生永遠平安快活，衆卿家都可官加二級！」言畢又是一陣狂笑！

忽然耀眼的電光一閃，緊接着一個雷打下，但見一團火光升起，挾着一道尖銳的怪叫！

傅雨生定睛望去，只見歐陽江渾身黝黑，似一塊木炭般，挺立在那裡不能動彈，不由喊道：「你們看！」

雲收雨停，一陣風吹過，但聞「蓬」地一聲響，歐陽江身子已摔倒地上，想不到他皇帝夢未醒，人已變成焦炭！

不拘嘆息道：「似他這種人本無做皇帝的命，却要强求，落此下場，當眞可嘆！」

軒轅子頷首道：「不錯，若他潛心修練，並將此奇功傳世，造福蒼生，必被萬世景仰，說不定能修成正果！」

耳畔又聞一個驚喜的叫聲：「皇上已無恙，只是龍體衰弱，快請太醫來侍候！董總管，皇上垂詢歐陽大仙的事！」

董陵道：「回公公，歐陽江已被咱們消滅！」

「皇上有旨，今日立功者，都有賞賜！」

「謝萬歲恩典！」董陵回首含笑道：「大師，你們二位也有功，待拿了賞賜再走吧！」

傅雨生冷笑一聲：「消滅歐陽江的是老天爺，與咱們何關，傅某無顏接收，告辭！」他扶起霍小青，與不拘和軒轅子踰墻而去！

董陵老臉發熱，連忙傳令：「任由他們四人離去，不得留難！」

（本篇完）

後記

寫這一篇小說，靈感來自摯友風水大師陸毅。陸兄所學甚雜，除看家本領堪輿掌相、命理、占卜之外，兼習氣功。上月有事到深圳參加一個氣功交流大會，目睹少林寺澄海大師之高足嚴新施功。回港後，將見聞告之筆者，筆者只聽了一鱗半爪，竟有氣喘心跳之感，

「氣功」之厲害，着實匪夷所思！

該日與會者共二百多人，嚴師傅（今年未滿四十）一邊談其心得，一邊「放功」，二百多人全失控制，在會場內手舞足蹈，有人不斷敲打自己四肢有人痛哭流涕，亦有人不斷做一字馬動作，更有人什麼也看不到，眼前只見一團白光。諸形諸狀，不一而足，但人人神志清醒，嚴師傅每一句話均聽在耳內，記在心中。三四個小時人人如此，有如「瘋子」，待他喝一聲收功，二百多人所有動作，全部停止，但覺體力充沛，精神健旺，有病者或霍然而癒，或病減輕，陸兄在此三四個小時之內，竟能打通了三條經脈，陸兄發誓親眼見到嚴師傅頭部外側有一個光圈，有如神佛，簡直玄之又玄。

據嚴師傅報告，他可以「穿墻過壁」毫無阻滯，甚至連他的一名記名弟子（四川籍）亦已能辦到，能令激光倒射，能在廣州放功至北京，使實驗室內的東西起變化，能令指定之炸彈自動爆炸。

北京有一號稱「活神仙」者，系出武當派，能呼風喚雨，更加令人難以置信。至於近期以六名互不認識之「氣功」大師在不同的地方作實驗，此六人「精神」離體，遨遊太空，不約而同，到了一個星球，見到星球人，事後將星球人和建築物繪出，竟然相同，則更令人神往！

此所謂「精神離體」，實乃道家之「元神」出竅！

嚴師傅在會上謂其本人看過不少港台之武俠小說，人人均謂荒謬怪誕，但在他心目中，「小意思」得很，他可以不經接觸，打通別人之經脈，可「放功」予人，也可以輕易將放出去之功力收回來，而且毫不損耗自己的功力，可以將密封在瓶子裡、鐵罐內的東西，凌空取出來，可以……則小說家筆下之什麼「開頂大法」、「嫁衣神功」、「大移挪法」、「隔山打牛」、「化功大法」全屬下乘功夫！武俠小說家不但未能眞實反映功夫，而且還嫌想像力不夠。

不過有一點與小說家觀點相同者：乃比較强調天賦。像嚴師傅三十多歲，已成爲「一代宗師」，在武俠小說中也不多見！

側聞嚴師傅絕非「天下第一」，只能稱爲一流高手，蓋頂尖高手，不但受國家安全部保護，而且不准露面，而嚴師傅雖受保護，却准露面，只是他在准許露面者之中，功力最高！

此等高手，如今所研究的，絕非武學，而是「國防秘密」，時代變化，「武功」亦應隨時代而變之，則所謂「國防秘密」，亦屬「蓋世奇功」之列。

筆者聽陸兄轉述後，羞愧莫名，蓋受正規教育之時間不長，但爲人固執古板，腦海內之規限太多，以致常恐下筆不愼，招讀者譏誚荒謬。

昔日世人「迷信」不知所以然的東西，自從西學東傳之後，人人講「科學」，友人辯駁時，口中加科學一詞，便能產生莫大之說服力，以致世人又「迷信」於目前幼稚淺薄之科學，一脫離常識範圍，即斥之荒誕無稽，幼稚無知，是則，似這等高手，在無知者眼中，便成神仙，在「有識」之士眼中，乃屬妖人矣，並以不符合「科學」挑斥之。這種觀念使國人失去了許多前人遺留下來之寶物。

以筆者之見，所謂氣功，其實只是以氣功爲基礎，尚有其他「玄功」，只是格於世俗，不便啓齒而已，即如精神離體，其實乃元神出竅，環境學乃風水之別稱。

有一「氣功大師」，運功之後，能從自己手上之感應，而測出垂詢者之親友之病痛、生死，甚至該人遠在海外，亦屢試不爽，應驗如舊。以筆者淺薄之見識，實難從氣功兩字，而得到較合理之解釋。如今陸兄有幸拜此奇人爲師，他日有暇，必詳詢實情，以解茅塞。

由於筆者所描述之種種奇功「怪事」，均不足反映事實於萬一，因此本篇在氣氛描寫方面，有意減低恐怖程度（人類對不明事物和傳說中之事物方能產生最大之恐懼，既是事實，則何來恐怖？）老實說，這篇作品，筆者是在極端矛盾的心情下動筆的，希望讀者指正。

寫此後記，不純是爲了替自己的作品註釋，還希望傳遞一點訊息，或增加讀者茶餘飯後之談興。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五

兩破童貫（一）

高石・編繪



1　宋徽宗派陳太尉到梁山招安失敗以後，惱羞成怒，派樞密使童貫掛帥征討梁山。童貫調動了八州兵馬都監，統領十萬人馬，這日，來到濟州地界，太守張叔夜出城迎接。

2　張叔夜知道童貫爲人狂妄驕橫，隻略說梁山情形和衆好漢的機智勇猛，不料仍惹得童貫火起，罵張叔夜貪生怕死，姑息養奸。嚇得張叔夜不敢多言。



3　次日，童貫率領大軍，直逼梁山泊下寨。山寨裏早已得到報告。宋江此時一心想着朝廷招安之事；如今官軍進犯，應如何對付，他遲疑不決。

4　宋江召集衆弟兄到聚義廳共商大計。李逵首先嚷道：「管他銅罐也罷，鐵罐也罷，俺一斧頭砸他個稀爛。」宋江嗔怪李逵上次扯碎詔書，打了來使，弄得招安未成，便喝住他不許多嘴。



5　吳用見宋江對招安還存幻想，就說：「哥哥，朝廷不會對我們有甚麼好意，招安也是別有用心。今童貫既然領軍前來，還有何說；且依小弟安排，殺他個片甲不回，那時再作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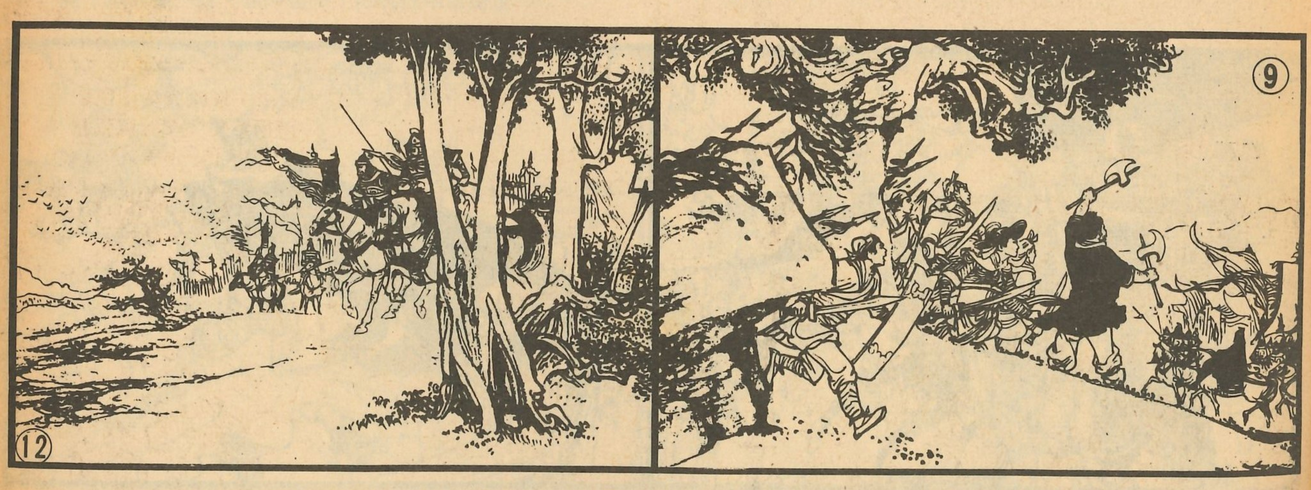


6　衆兄弟齊聲道：「軍師之言有理，朝廷一心與梁山爲敵，今日定要給他些厲害看看。」宋江見勢已如此，隻得傳令三軍首領聽從吳用調度安排，做好戰鬥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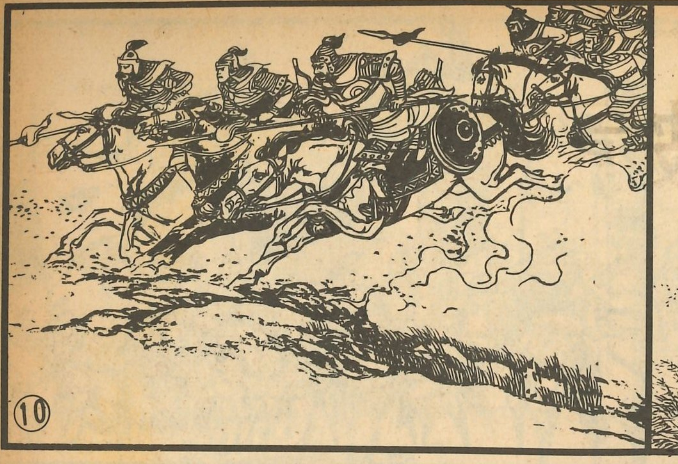
7　且說童貫率領人馬來到梁山，耀武揚威說道：「想此水窪草賊，有何能耐！往日剿捕都因用人不當，吾今統十萬大軍，百員戰將，定能一舉清洗賊巢……」



8　童貫話未說完，前軍早已發現敵哨。爲頭的戰將號旗上寫着：「巡哨都頭領沒羽箭張淸」。左邊是龔旺，右邊是丁得孫。他們一直放馬哨到童貫軍前，連哨了三遭。



9　童貫還未想出派誰去迎戰，隻聽山背後鑼响，早轉出五百步軍來。當先四個步軍頭領乃是：「黑旋風」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八臂哪吒」項充，「飛天大聖」李衮。



10　梁山步軍在山坡下一字兒擺開。童貫見了，將玉塵尾一抬，大隊軍馬冲擊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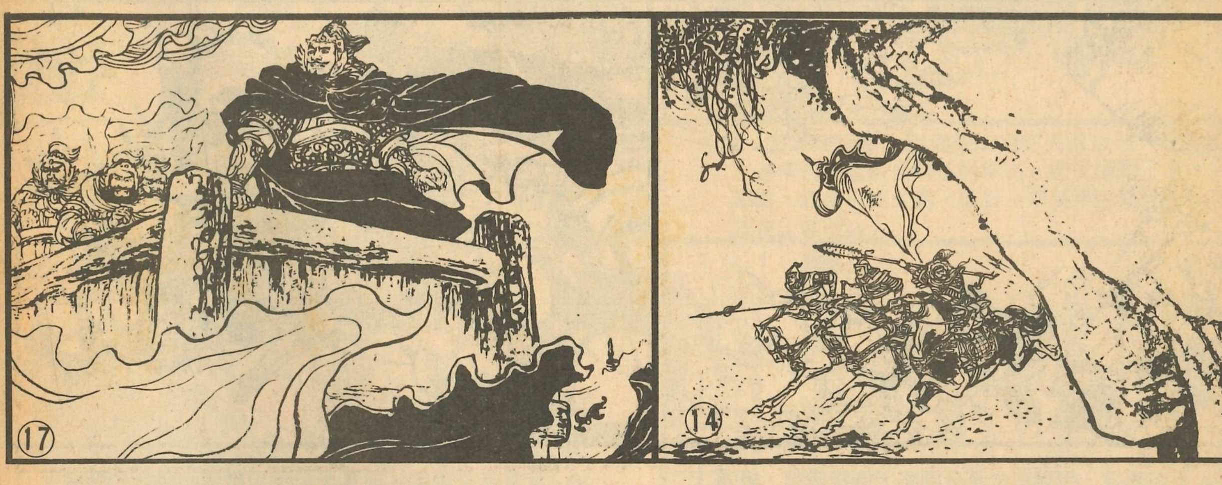
11　不料李逵、樊瑞引步軍分兩路，倒提蠻牌，繞過山脚便走。

12　童貫大軍趕出山嘴，隻見一派平川曠野，就把軍馬列成陣勢，遙望李逵、樊瑞時，却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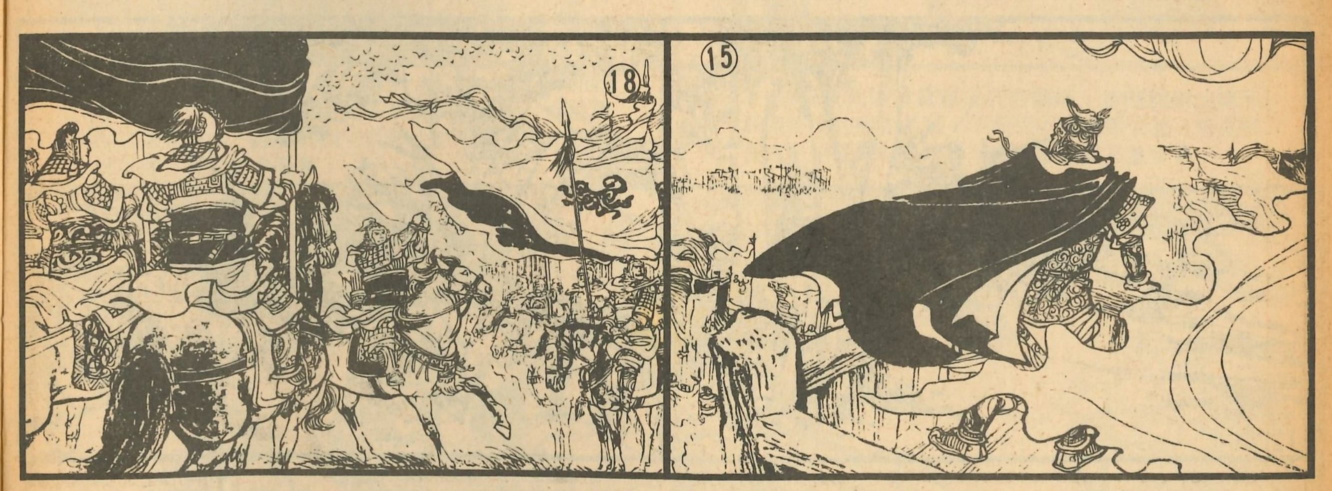
13　童貫以爲梁山步軍怯戰，更加賣弄，立命佈陣。他擺的這座陣名叫四門鬥底陣。

16　梁山大隊人馬離官軍半裏左右，即行扎住。紅青皂白各旗隊四方擺開，染彩旗間隔，黃旗進佔中央，立成九宮八卦陣勢。各旗隊將有主次，職司分明；軍容嚴肅，將兵威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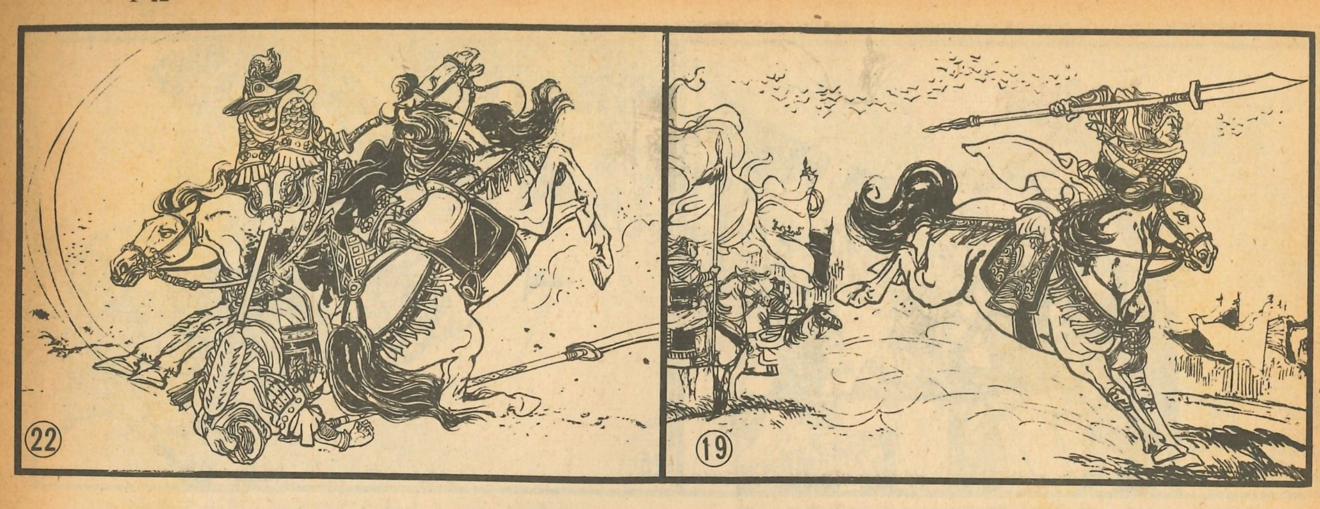
14　陣勢剛剛擺好，忽聽一聲炮响，山後飛出一彪軍馬來。

17　官軍大將們見了，不免心驚膽寒。童貫却自恃兵多將廣，不甘示弱，問道：「哪個先出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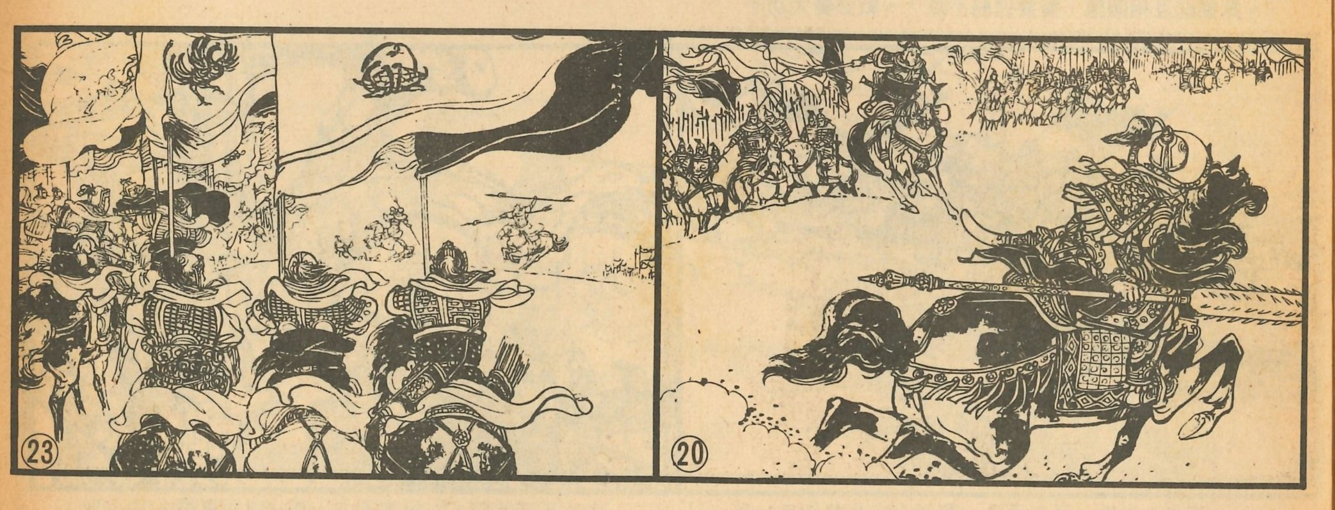
15　童貫急上將台，登高遠望，隻見梁山大隊人馬幾路湧進，旗分五色，衣甲鮮明。

18　副先鋒鄭州兵馬都監陳翥應聲道：「小將愿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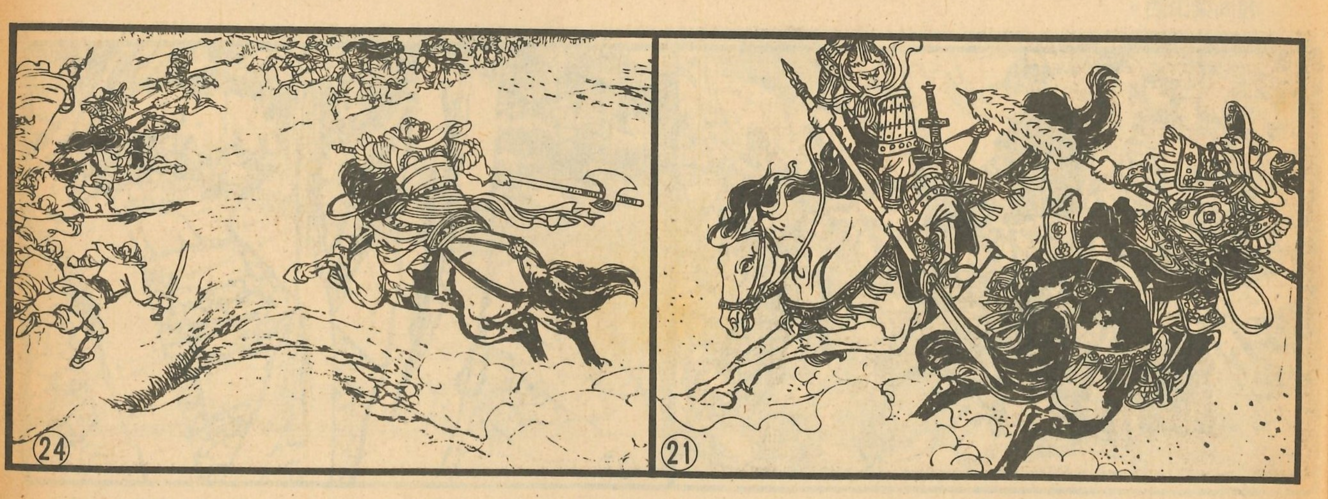
19　童貫便叫擂鼓三通助威，將台上紅旗招展，陳翥飛馬出陣。

22　秦明手起棍落，正中陳翥要害。陳翥翻身死于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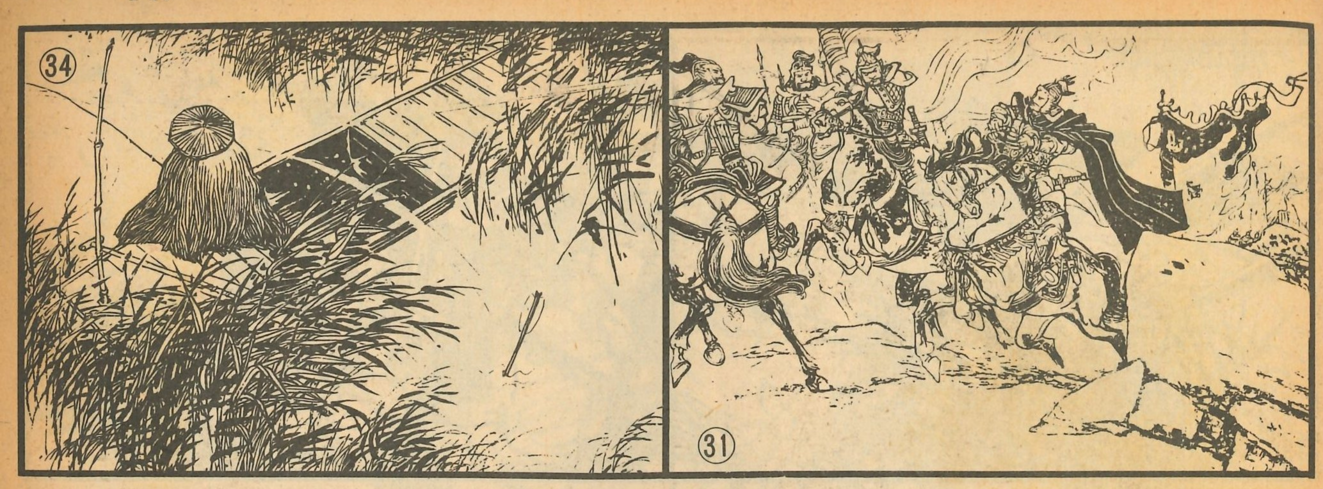
20　陳翥兜馬橫刀，厲聲大叫。梁山陣中先鋒秦明，飛馬出陣，舞起狼牙棍，直取陳翥。

23　東南方門旗裏，「雙槍將」董平見秦明取了頭功，尋思：官軍銳氣已挫，不趁此時捉了童貫，還待何時？他大喊一聲，直冲過來，勒馬往中軍便走。



21　兩將來往翻復，鬥了二十餘合。秦明賣個破綻，放陳翥趕將過來；陳翥擧刀就劈，却砍了個空。

24　西南方門旗裏，索超也大喊：「不就這裏捉了童貫，更待何時！」手掄大斧，也冲過陣來。秦明見兩邊人馬冲殺過來，也招動本隊紅旗軍馬，一齊搶入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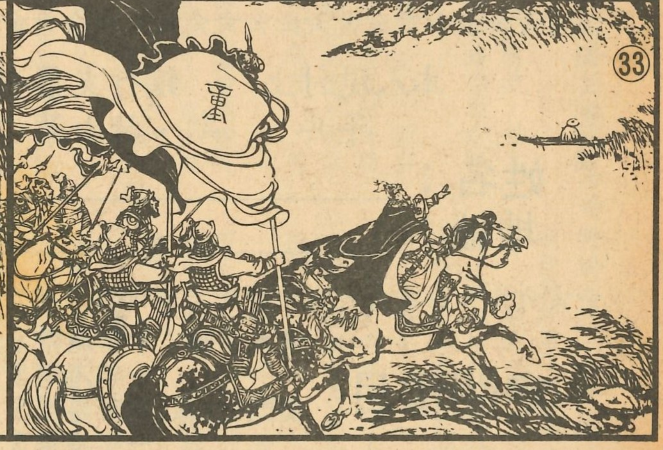


31　童貫聽了便到前軍問酆、畢二將。畢勝心存疑懼，說道：「退兵如何？」酆美却認定長蛇陣萬無一失，不主張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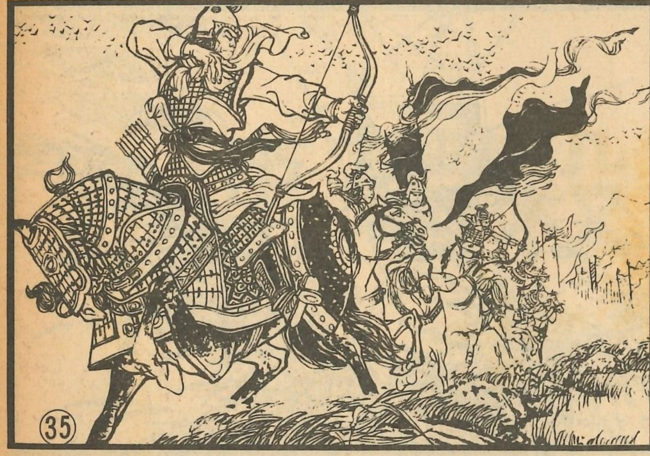
34　童貫命步軍，隔着岸問那漁人：「賊人在哪裏？」漁人不應。童貫發怒，叫人放箭。一馬軍颼的一箭射去，正着漁人箬笠，却「噹」的一聲，箭落下水裏去了。



32　官兵直進到水泊邊，也看不見一個梁山軍馬，水那邊茫茫蕩蕩，都是蘆葦；山寨頂上，一面杏黃旗，隨風招展；四周毫無動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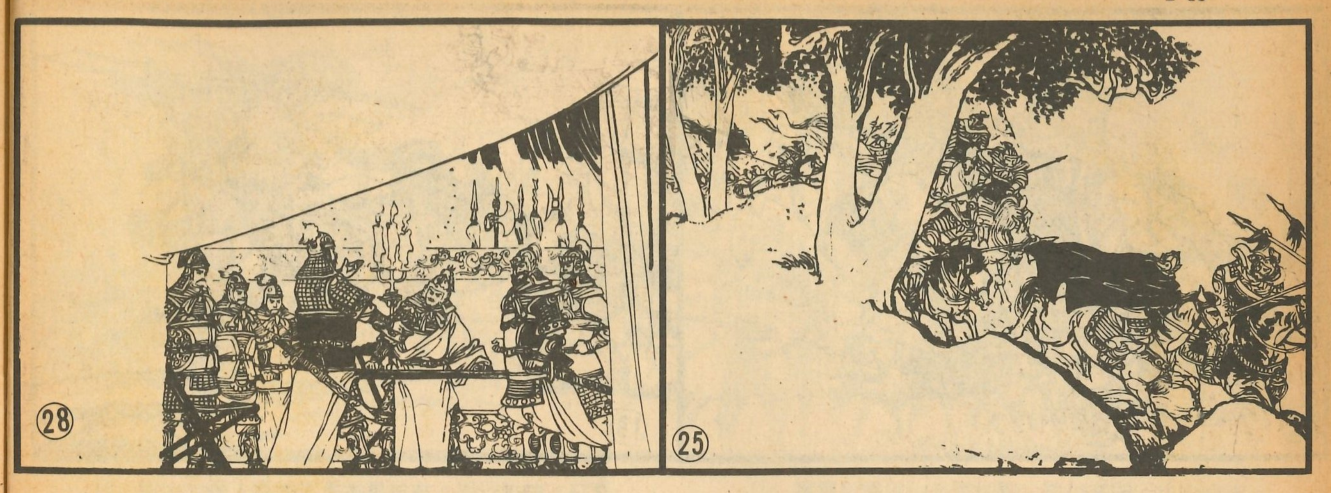
33　童貫、酆美、畢勝勒住馬，忽見對岸水面上，蘆葦中有一隻小船；船上一個人，頭戴箬笠，身披蓑衣，斜依船旁，獨自釣魚。



35　另一馬軍又射一箭，也正着蓑衣，依然箭落水中。這兩個一等弓箭手吃了一驚，回馬向童貫稟道：「兩箭皆中，只是射不透，不知他身上穿着甚麼？」



36　童貫大怒，再拔三百能射硬弓的哨路馬軍，齊向漁人發射。那漁人却穩坐如前。馬軍射出的箭，有的射中箬笠，有的射中蓑衣，有的射中船上。但射中蓑衣、箬笠的箭，都落下水去了。



25　童貫沒有料到梁山將領如此勇猛，頓時慌了手脚，勉强指揮應戰。如此怎能敵得梁山軍馬排山倒海之勢。官軍被殺得七損八傷，拋金棄鼓，大敗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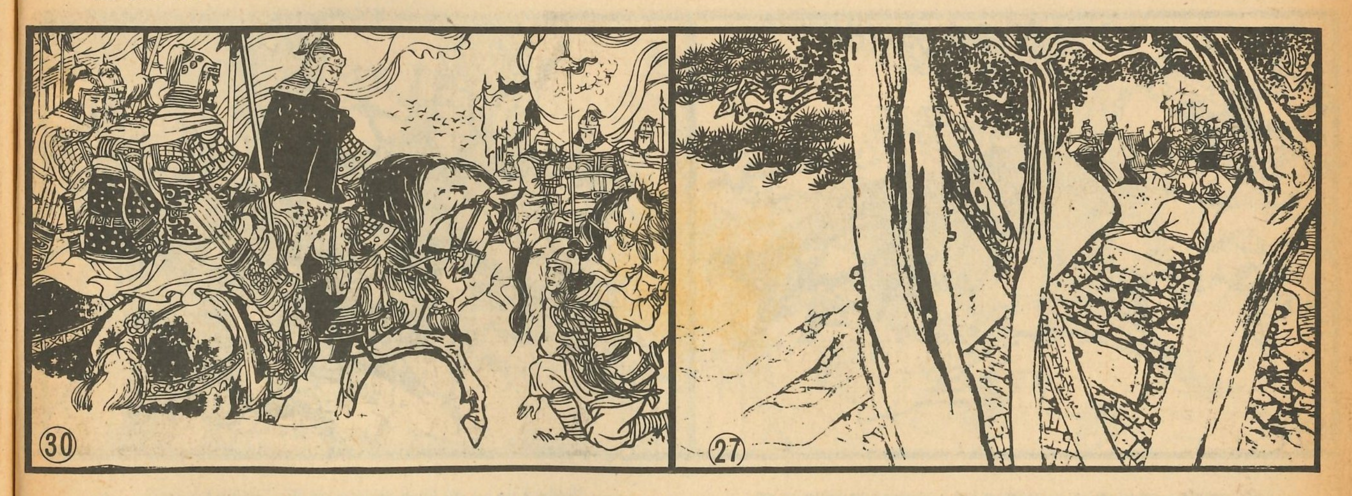
28　且說官軍被追後退三十裏外扎營，折了萬餘人馬，遺失輜重軍械無數。童貫心中憂悶，便會集諸將商議。酆美、畢勝二將獻計擺長蛇陣，並說此陣首、中、尾都能互相照應，隻要連絡不斷，一戰必奏大功。



26　梁山人馬直追殺到十餘裏外，吳用才命鳴金收兵。大隊人馬回寨後，各自獻功請賞。宋江要傳令，擺宴慶賀，休息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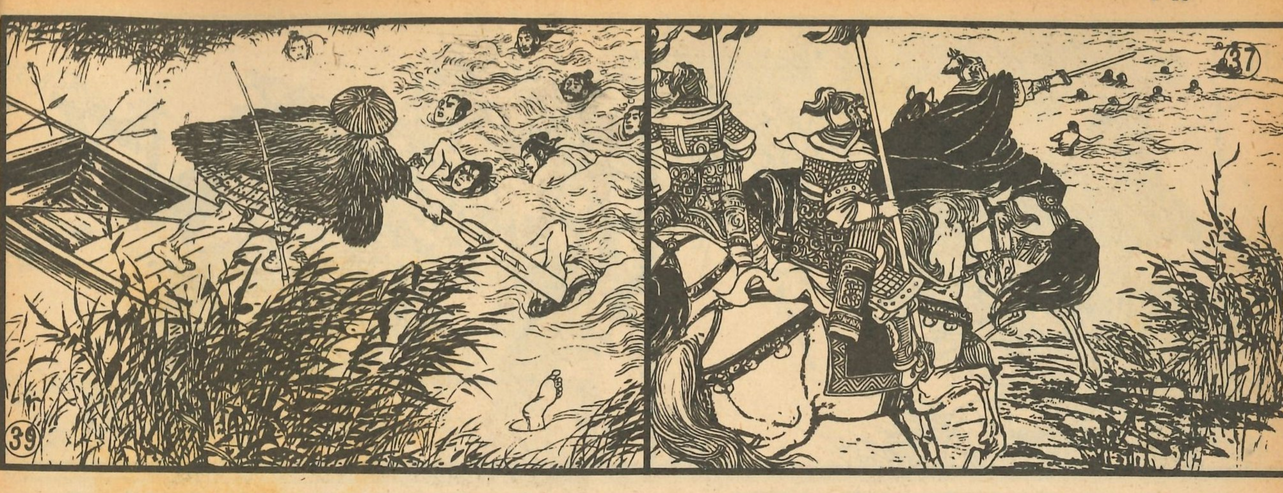


29　童貫大喜，立即傳令訓練長蛇陣。到第三日！五更造飯，軍將飽食，馬帶皮甲，人披鐵鎧，大刀闊斧，弓弩上弦。酆、畢二將當先引軍，浩浩蕩蕩，二次殺向梁山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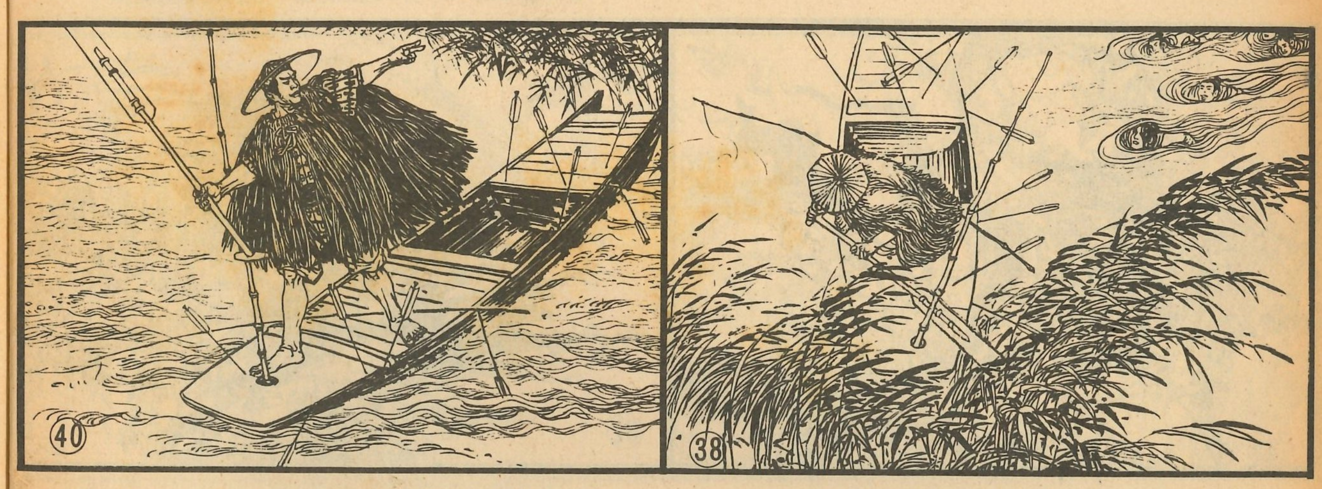
27　吳用却說：「童貫首戰即敗，必不甘心，不出三日定會捲土重來，三軍人馬不能放鬆。」宋江點頭應允。吳用立刻把衆將一一差點分派，作好再戰準備。

30　三百鐵甲哨馬前去探路，回來向童貫報道：「前面並不見一個軍馬。」



37　童貫斷定那漁人是梁山妖人，便差會水的軍漢脫了衣甲，浮水過去捉拿。

39　但有近船來的，他一棹竿一個：有的打在太陽穴上，有的打在後腦上，有的打在面門上……都打下水裏去了。後面來的，看情勢不好，急泅回去。



38　那漁人聽得船尾水响，知道有人來了，從容放下釣竿，拿起棹竿。

40　童貫又拔了五百名軍漢，要他們下水拿這漁人。五百名軍漢脫了衣甲，一齊跳下水去。那漁人回轉船頭，指着童貫罵道：「亂國賊臣，害民禽獸，死在眼前，還不自知哩！」　（待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連環殺

命中不該死　毒計也枉然

這天晚上，林文泓和明慧之間很難得又渡過了歡娛的一夕。

事實上，文泓最近身心俱疲，根本就缺乏上床的興趣，甚至有時亦有心無力，無法付諸行動。

文泓是泰富洋行的會計主任，而且已經有個三十六歲的妻子，況且她性格亦很純良，根本就不可能在外面另有愛人，但亦不知何故，他竟然搭上了明慧。

在這次歡娛之後，文泓摟着明慧在床上，但明慧突然說出令到文泓感到無比震驚的說話，使他的手不期然地放開。

「殺人？你剛才說要殺人？」

文泓震驚地問，但聲音卻柔弱得像說夢囈一樣。

「對，我認爲這是一個最妥善的辦法。」

明慧的語氣和平時沒有分別，並沒有半點緊張或興奮的意味。

她的意思就是要文泓殺死他的妻子美珠，因爲她以爲這樣才是最有效而又最迅速保障幸福的方法。

「不過，殺人是犯法的啊！」

「但你不是說過只要你太太一死，什麼也可以解決的嗎？」

在明慧的答話中，深深地蘊藏着厭惡、憎恨及對美珠反感的味道。

「但我可不能因此就動手殺她嘛！」

「好，那麼你的意思就是一直叫我等。」明慧的臉上浮現出一抹冷笑地道。

那種無法言喻的冷酷，令文泓內心不禁泛起一陣寒意。他做夢也想不到，明慧竟然會生出這個念頭。

明慧本來是一間醫務所的護士，而晚上爲了生計，就在一間餐廳兼職。就因爲文泓時常到那間餐廳進餐，所以邂逅了明慧。

由於明慧是一名護士的關係，所以她對人體機能及藥物的作用都具有相當的知識。

如果她眞的想殺人，至少亦會比一般人順利，而且更可以在不爲人所知下進行，畢竟，明慧對死亡更有職業的冷漠感。

事實上，文泓和妻子之間已經在關係極之惡化的階段。

他們的結合，實在是一段莫名其妙戀情下的成果。

有一次，當公司的金經理請他外出晚飯的時候，席間就多了一個不速之客。

這個不速之客就是美珠。

不過稱當時的美珠爲不速之客亦有不當，因爲她是金經理請來的陪客，只是事前沒有通知文泓而已。

第二天，金經理就問文泓。

「昨晚的那位小姐你認爲如何？」

文泓聽他這麼問，一時之間倒不知道怎樣回答。

「印象不錯，不過……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嗎？」

「哈哈，你會錯意了。她只不過是我的朋友，而且我冒昧問你一句，如果把她介紹給你，你是否覺得合意？」

文泓當時簡直不能相信這些說話，他已驚訝得像被鬼魅附體似的，而且心情更是驚喜交集。

結果，金經理就製造了幾次機會給文泓。只有兩個月的光景，文泓在金經理的慫恿下，向美珠求婚，就撮合了這段姻緣。

不過，文泓時常都有一種感覺，就是美珠根本就沒有結婚的意思，當時只是無可無不可地答應了那次求婚。

事實上，文泓是猜對了。

美珠本來有了愛人，而且更懷有對方的孩子，但後來才知道對方有了妻子，在無可奈何下就做了墮胎手術。最後，在父母的催促下，就索性找個人嫁了算數，結果，就選中了文泓。

就這樣，美珠在逃避父母及家庭的情況下，又不想墮進無底的情婦沉淵，就和文泓生活在一起。

文泓後來雖然知道了這件事，但他並沒有責怪美珠，反而，他希望在婚後能培養雙方的愛情，而他也相信只要兩個人同心協力，必定能夠創造出幸福的婚姻。

不過，他失敗了。

他們兩人根本就沒有默契和歸屬感。

本來，文泓和美珠仍有一次改善關係的機會，那就是在結婚的第二年，美珠懷了孕。

可惜，不知是否美珠在第一次懷孕時曾經做過人工流產，所以引致第二次的懷孕都流產了。

自此以後，文泓和美珠對生育下一代已缺乏了興趣。因此，他們幾乎已不再同床了。

就在這時，文泓就邂逅了明慧。

其實，男女之間的感情實在是不可思議的。文泓和美珠生活了將近十年，卻從未覺得彼此的感情互相交融過。

當然多年的夫妻是不可能再有強烈的愛情，但在歲月的迴轉中總會加添一份適應力，而這種適應力亦正好把那婚姻一直維繫下去，但很不幸，他們兩人就缺乏了這種適應性。

文泓和美珠之間那種形同陌路的距離感無論如何都像永遠無法消除。

但很意外就是當文泓和明慧在初見面的瞬息間，竟然就有一種彷彿彼此身心之間都已交融的親近感覺。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一回事，相處十年也無法消除的距離感，但是瞬息間在別處却可以解除，或許那就是所謂緣份吧。

亦就在這段期間，文泓患了感冒，正需要人照料。

冷漠的美珠，當然沒法達到文泓的要求，而亦只有可人的明慧，給他一份溫暖的呵護和照顧。

終於，在明慧的悉心體貼下，文泓就很快痊癒。

一天晚上，文泓禮貌地邀請明慧晚飯，說是道謝她。

飯後，他更送明慧搭車，本來就想直接回家，但是明慧却對文泓說：「如果你覺得方便，不妨進來喝杯茶吧。」

於是文泓下了的士，進入她的居所。

在當天晚上，文泓和明慧就有了初次肉體上的接觸。

從此之後，文泓和明慧每星期都有兩三次。而亦由這時開始，他才了解了什麼是性愛，因為他得到了開竅和滿足。

文泓亦因此成為了明慧魅力的俘虜。他覺得自己簡直無法抗拒明慧，就有如一個徹底被征服的人。

或許明慧是一個護士，習慣照顧病人的緣故，所以她對文泓很體貼，令文泓簡直甜在心間。

每當文泓拿明慧和美珠比較時，他就覺得兩人之間着實有很大的差別。

有時，文泓不禁想，如果和明慧這樣的女性結婚，一生的命運一定會改觀！

每當想到這點，他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惱與煩悶。

* * *

有一次，文泓利用週末，和明慧一起到澳門。

他對美珠謊稱和公司的同事一起去，因為美珠一向認為文泓不會在外面拈花惹草，事實上亦如是，不過當文泓碰到明慧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因為她讓文泓有一種如痴如醉的感受。

美珠做夢也想不到文泓竟然和別的女人一起去旅行，所以文泓也不担心會被拆穿。但當一個人倒運時也難說，如何安排也會是枉然，因為就在旅行期間，公司的同事因為牌局三缺一打電話到文泓的家裡，於是文泓的謊言就立刻被拆穿。

美珠對這件事當然十分震怒，大概因為她認定文泓不會在外拈花惹草，但沒想到文泓竟會瞞着她帶第二個女人去旅行，這點就大大傷害了她的自尊心。

文泓在被拆穿謊言後，惟有坦白地說：「事到如今，我也不必隱瞞，我們還是分手吧！」

但美珠就怒氣冲冲地說：「你是打算和我分手，就跟她在一起嗎？你別妄想，我不是要抓緊你不放。但我要找律師，非要你給一筆巨額的贍養費不可！而且，我可不會輕易放過她！」

說完，臉上還露出邪惡的冷笑。

「那你如果不同意離婚，那我們就分居吧！」文泓無奈地說。

「分居，你眞會算。你要我分居，方便你和她吧，可沒那麼容易，我要你兩人一世也抬不起頭來！」她說話時眼尾向上挑，彷彿像一個野瘋子一樣令人覺得害怕。

文泓這時唯有努力去平靜下來，而且迫不得已下亦唯有低聲道歉。

因為他深深知道如果在這一刻再刺激美珠，她眞的會做出後果不堪設想的事來。

而且帶着妻子以外的女人去旅行畢竟是錯在自己，無論如何也先得表示歉意，以便有緩衝的時間來仔細考慮解決的方法。

本來，文泓想找金經理來調解，但

美珠卻堅決拒絕第三者的介入，還說：「這是我們之間的事，為何要麻煩別人？我才不願做這種丟臉的事！」

幸好美珠並再沒有追問那女人是誰，因為文泓對她說只是和那些酒吧的女侍應生逢場作戲而已。

文泓也不知道美珠是否眞的相信，反正她也沒說要見那個女人。

這和美珠當初說不願意輕易放過對方的說法似乎互相矛盾，據文泓猜測可能因曾向她道歉，使她怒氣大消的緣故吧！

事實上，如果丈夫在外面拈花惹草，會使夫妻之間產生軒然大波，必須是在妻子深愛丈夫而且信任丈夫的情況下才發生，而在夫婦間既沒有感情亦缺乏互相信任底下，這一次東窗事發確實沒有做成他們的婚姻太大的影响。

美珠對文泓本來就缺乏感情，所以她根本就沒有什麼妒嫉感。

果然，在這次事件以後，她亦沒有特別約束文泓的行動。

因此文泓還可以時常和明慧見面，不過自從在這次煩擾後，他已經感到筋疲力竭，以致有時在擁抱明慧時，慾火亦沒法像以前那麼劇烈地燃燒。

而就在這次難得的歡娛以後，明慧就說出要殺美珠的這一番令文泓震驚的話。

文泓雖然沒有這般想法，但一經明慧提起，他又想到只要美珠一死，她名下的財產就會歸他時，不禁有少許心動。

「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去殺人嘛！」

「文泓，我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有把握可以做到天衣無縫的，相信我吧！」

文泓沉默着。

「文泓，人生本來就是一場賭博，如果不把握最佳時機下賭注，活着也沒有什麼意義，萬一是失敗了，就坦誠承認吧！何況，我也不願意坐着等待你太太因生病或是因某種意外而死亡！」

看到明慧那種劇烈燃燒着的眼神，文泓知道明慧的決心，而內心亦起了陣陣寒意。

「那你打算怎樣做？」

「我打算直接去找你太太談判，如果她不明事理，我就將她殺死，我担保絕對不會給你任何困擾，而且就算我失手被捕，也不會連累你。因為你只要有証據証明你不在場就可以了。」

文泓仍是沉默着。

他心想如果明慧眞的在他毫不知情下殺死美珠還罷了，但另一方面又為她那種卑劣的利己主義感到羞愧。

* * *

一星期之後，公司發起員工大嶼山兩天遊，行程是包括在大嶼山過一晚夜。文泓見機不可失，就決定參加。

「你這一次該不會講大話吧！」美珠說着露出惡意的微笑。

文泓一想可能以後再也見不到這張臉時，不禁又有種同情和不安的感覺。

文泓想起和同事在大嶼山野火晚會期間，明慧就會登門找美珠，她們兩人

當然不可能談得攏，那麼，明慧一定會殺死美珠。

文泓雖然不知道明慧會用什麼方法殺人，但為了確實表明不知情，他覺得還是不知道好。

* * *

到了大嶼山當晚，文泓刻意喝了許多酒，事實上亦有意讓自己醉倒。但是卻事與願違，在心情極度不安的情況下，他不但毫無醉意，反而愈覺精神。

不過，那並沒有關係，因為他已經有不少不在現場的証人。

翌日下午，大夥人由大嶼山返香港，文泓想到一回家就會見到美珠的屍體，不禁心情變得沉重非常。

他到達大門時深深呼吸了一口氣，小心地打開了大門，準備隨時都會震驚。

當文泓踏入客廳時，腦海中就描繪出美珠陳屍在地毯上的情景，但卻奇怪地發現客廳裏並無異狀。

那一定是在睡房吧！文泓又幻想美珠的屍首一定是在床上。於是他急步走到睡房，但亦發現床上空無一物。

難道是在浴室？文泓又想到美珠赤身裸體地浮屍在浴室裏，這時心跳更加加速，而口舌也覺得特別乾燥。

文泓吞了一口唾沫，又做了一次深呼吸，用力推開浴室門。

不過，他發現浴室亦跟平時一樣，並沒有他所想像的屍體。

文泓正覺得奇怪時。忽然，一隻手拍着他的肩膊，跟着有人說：「你在幹什麼？」

冷不提防有說話聲，文泓被嚇得整個人也跳起來。

文泓慌忙轉過頭，看到美珠正站在他的背後，心更卜卜跳得厲害，正懷疑是否幽魂出現！

「為什麼你的臉色這樣差？」美珠說，嘴邊彷彿露出冷酷的笑意。

文泓看着活生生的美珠，幾乎說不出話來，好不容易才擠出「沒事」這兩個字。

到晚飯時，文泓愈想愈不對勁，便裝作漫不經心地問：「有什麼事發生嗎？」

「有事嗎？」美珠反問。

文泓不明白美珠何以要反問，但卻覺得這句話有着濃厚的諷刺意味。

不過他相信如果明慧真的來過，美珠是不可能沉默不提的，因此他相信明慧可能是到最後關頭時，還是決定放棄吧。

* * *

第二天，文泓一早就打電話到醫務所找明慧，但醫務所卻說她沒有上班，於是文泓又打電話到她的住所，也沒人接聽。他覺得很奇怪，於是就趁着午飯的時間，坐的士到明慧處看個究竟。

文泓開了門進入屋內，奇怪明慧不在。

於是文泓失望地回公司上班。

就在當天下午，文泓聽到一則令他震驚的新聞報告。

內容是報導在香港仔郊野公園內發現一具年輕的女屍，而死者名字是唐明慧，她的臉部有被毆打的痕跡，初步顯示死者是被人用手揑死的。

死亡時間約是在週末晚上十時至十二時左右，屍體之所以在兩日後才被發現，原因是屍體被人用樹枝和樹葉刻意覆蓋着，而且陳屍地點又偏僻，所以不易被人發覺。

根據警方推測，死者是在另一現場遇害，然後才被移屍到此處的。

文泓在傷心之餘，想着是否明慧殺不到美珠，反而被美珠所殺，然後被移屍呢？

不過這倒應該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車子，而且美珠又不會駕車。

文泓猜測明慧可能在途中遇劫，遭人毒手吧！同時她的手袋是空的，可見是被兇手奪去手袋內的東西。

不過明慧遇害時穿得很整齊，並沒有被施暴的跡象，這點對文泓說多少都有聊慰於心！

不過在翌日的早報，卻又帶給他一些具衝擊性的報導。

那就是明慧的鄰居說，當晚曾聽到明慧房裏傳來響亮的男人說話聲，以及物體撞地的聲音，最後還有女人的慘叫聲。

當時鄰居還以為是男女間吵架，所以就沒有理會，而當時時間大約在晚上八時左右，而亦很可能明慧就是在那時被殺的。

文泓十分在乎那個男人的存在，因為報紙也說調查到明慧以前曾和一個黑道中人同居過。

事實上，文泓以前從來沒有追問明慧的過去，雖然他可以感覺到明慧曾閱歷過不少男性，但他並不拘泥於過去的事，但如果是屬於過去的男人又再次出現在眼前，那當然又當別論。

當文泓想到明慧和他來往時，又可能和別的男人藕斷絲連，不禁有一種被騙的感覺。

看來完全因為出現這些錯綜縱複雜的問題，美珠才能夠倖免於難。

而文泓亦因為這樣，才不致成為共犯。

正當他失望與徬徨之際，忽然又起了個變化。

那就是文泓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一個陌生人的電話。

那個陌生人的說話，使文泓有很大的衝擊。

「殺死明慧的不是我！」

「你是誰？」文泓在電話高聲說。

「告訴你，殺死明慧的不是我。」對方重複說。

「告訴我你是誰。」

但對方沒有立刻回答。

差不多一分鐘後，對方才說：「我是阿才，明慧的舊男友。雖然報紙對我作出沒根據的猜測，但我告訴你，殺死明慧的不是我。雖然警方會調查過我的行踪，但是我有不在場的証據……」

「你為什麼要找我？」文泓打斷對方的話，因為事實上他沒有興趣聽下去。

「我找你是有目的的，因為明慧曾提起你的事，她說要和你結婚，希望我別再去纏着她，我很生氣，我責罵她，但是並不致殺死她，所以兇手不是我！」

文泓聽到阿才這番話，心裏感到難以言喻的不快。

「你曾經去找過明慧？」

「對，在她遇害的晚上，我曾去找過她，她正準備外出，也沒有說要去那裏。我本來打算在她離開住所後跟踪她，可惜半途就失去她的踪影。」

「我明白，但我想問你，你為什麼找我？」

「對，我不但告訴你這件事，還想問你，如果警方問話時，我是否應該將眞相原本的說出來？」

「那……你想勒索我？」

文泓此刻知道對方的用意，知道對方一定是要脅他。

「我不會獅子大開口，你大概也沒有太多錢，這樣好了，兩萬元如何？」

一聽到兩萬元，文泓鬆了口氣。雖然阿才說他有不在場証據，但那一定是揑造的，因為他既然一直跟踪明慧，就不可能有人証明他不在現場，可是文泓只想以兩萬盡快將事情解決。

「好吧！不過你要守秘密。」

「好，明天下午我再聯絡你。」

但是翌日下午，阿才卻沒有來電。文泓覺得很奇怪。直到第三天，他打開報紙，才見到報紙寫着黑人物阿才陳屍荒野的消息。

文泓本來慶幸明慧被殺事件不致成為共犯，但卻料不到阿才的遇害，又使他陷入無底的沼澤之中。

警方的觸覺果然敏銳，很快就有警員來找文泓問話。

阿才的被殺，文泓確實有不在場証據，所以警方並沒有得到任何的線索。

「你置身在愛人與妻子之間，難道不會覺得煩惱嗎？」魏幫辦帶着有一絲譴責的意味問文泓。

「難道你以為我殺死了明慧嗎？」文泓加强語氣反問。

魏幫辦微微露出困惑的表情，偏着頭說：「如果我的說法引起你的不悅，那麼我鄭重向你道歉！」說完便離開了。

* * *

「我要到廣州公幹兩天，後天晚上才坐直通車回來。」文泓對美珠說。

文泓早上對美珠交代後便離開了家，當然這只是一套謊言。

文泓並不是到廣州出差，因為他覺得整件事太奇怪，所以他要徹底查清楚一切。

下班後，他走進酒店的咖啡室獨坐，耐心地等待當天黑夜的來臨。

時間已經差不多是凌晨時份，文泓離開酒店走向自己的家。

在路上，他不斷的思索着，那天晚上明慧應該是去探望美珠時被害的。而且現場極有可能有第三者，或許在他出外的那天晚上，美珠正和那第三者……

文泓就是基於這種推測，才刻意策劃出這幕假出差的戲。

文泓知道以前美珠曾經愛過一個有家室的男人，而且亦為他自殺過，但無奈才斷絕了和對方來往，但對方亦極有可能和阿才纏着明慧一樣，並沒有和美珠完全斷絕，更有可能的就是美珠仍然是深愛着對方。

文泓想到這裏，不禁怒火中燒，雖然他不愛美珠，但對於明明是自己的東西，卻又不甘心輕易讓給別人，那是他內心的矛盾。

文泓匆匆走回家，用鑰匙打開大門，偷偷潛入屋內，躡手躡足地進入臥室，猛然地開了燈，他期待在燈光下看到一對苟合的男女。

但事實卻不然，躺在床上的，就只有美珠一個人。而且可能睡得太熟，以致燈光亮了後，她也沒有任何反應。

文泓覺得奇怪，隔着毛毯搖晃着美珠的身體，但她依然沒有反應。

文泓搖了一下，仔細一看，才發現美珠的頸部原來纏着一條尼龍繩子。

而就在這時，文泓感到背後有一種危機正在迫近，當他猛然轉過頭來的時候，他的背部已經中了一下重擊。

文泓勉强支撐着扭頭一看，竟然在模糊中看到金經理。

金經理右手緊握着一個酒瓶，說時遲那時快，他再對準文泓的頭部重重一擊，文泓整個人就立時暈過去。

* * *

當文泓醒來時，他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中，魏幫辦就站在他的身旁。

文泓感到頭部有陣陣劇痛，正想問魏幫辦發生了什麼事，魏幫辦示意他安靜下來，並且告訴他原來在明慧找美珠的當晚，美珠的舊情人也去找她，那個舊情人不是別人，正是金經理，當他知道有陌生人到訪時，就急急躲入房中，但當她見到明慧用浸過麻醉藥的手巾捂住美珠時，就立刻撲出來和明慧格鬥，結果就錯手殺死了明慧，最後還移屍於郊野公園中。

至於阿才，他不單勒索文泓，而且更勒索美珠，當美珠將這件事告訴金經理，金經理就在送錢時將對方毆打致死。

而美珠見事情已發展至此，就迫金經理和太太離婚，然後一齊遠走高飛，但金經理碍於環境，不能和太太離婚，所以唯有對美珠施毒手，沒料到文泓就在這時回來，撞破了金經理的詭計。

文泓雖然頭部仍相當痛楚，但卻慶幸自己又恢復自由身時。魏幫辦卻說：「恭喜你，尊夫人只是暈了過去，你以後要對她好些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賴布衣和趙鼎商議，要破秦檜祖墓龍氣，賴家亦會遭絕嗣之殃，為了救國救民，只好先破風水，捨己為人，果然秦檜重病不起，趙鼎趁機引見被金人囚禁多年的忠孝王及前朝御史紀正，宋高宗一見侄兒歸來，非常高興趙鼎建議請立為儲君，羣臣擁護，正想下旨册封，突然秦檜闖上朝，大事有點不妙了……

旋乾轉坤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施妖術穩操勝券　轉乾坤豈肯服輸

秦檜大踏步直闖金鑾殿，視文武百官班列如無物，在金台前三尺處驀地停住，向高宗趙構略為欠身，便即嘿嘿冷笑，傲然挺立，發聲道：「陛下！議立太子這等大事，難道便不容老臣置喙麼！」

這威勢先就把趙構震懾住，他臉上變色道：「相父息怒，因聞相父病體未復，才稍緩通報，非朕有意怠慢。既相父康復，朕深感欣慰，相父何以教朕，便請奏上吧！」

秦檜冷冷一笑，道：「這也罷了！儲君之位，關乎朝廷千秋大業，豈可憑三言兩語便輕率作決？陛下既與金國簽立和約，稱臣奉表於金，議立太子之事，須先奏聞金廷，方可裁決，陛下竟憑一面之辭，便欲册封忠孝王為太子，此舉必惹金廷反感，更若因此揮軍南下，戰火重燃，老臣怕大宋從此將永無寧日矣！」

秦檜這話，飛揚跋扈，狐假虎威，抬出金人壓逼趙構，羣臣中正氣之士皆勃然變色。

趙構卻嚇得一陣手足亂顫，忙道：「這這這！這如何是好？」

秦檜嘿嘿一笑道：「依老臣愚見，一動不如一靜，議立太子之事不可草率，暫時擱置為上策也！況陛下龍體康健，千秋萬世，亦不必過早為儲君之事操心也！」

趙構無言以對，無奈道：「如此，便依相父之議吧！」

秦檜傲然點頭道：「老臣遵旨處之！」

趙鼎一聽心中大急，忙不顧一切出班奏道：「皇上三思！儲君一日不立，朝廷便隱伏危機，此實非國家之福也！忠孝皇趙昚年少有為，處事寬宏大度，正是儲君上乘之選，既金玉在前，實不必多所疑惑，況議立太子，乃我大宋之事，金人無權置喙！若以此為由橫加阻延，不但有辱國體，且於法不容，於理不合！臣只怕此例一開，則我大宋子民，更無顏自立於天下矣！望皇上三思！」

秦檜嘿嘿冷笑，對趙鼎之言不屑一顧，目光灼灼逼視趙構，趙構觸着便一陣心寒。

兵部尚書孫近自秦檜闖入金鑾殿後，登時心花怒放，有秦檜這根樑柱在，便不怕趙鼎等人翻了天！果然在秦檜的重壓下，連皇帝趙構也手足無措，自己一黨已穩操勝券，於是趁機接口奏道：「皇上，趙丞相之言實是書生之見，匹夫之勇，不可恃也！臣大膽請問一句，若因議立太子一事，觸怒金國，揮軍南下，直搗京師，大宋淪亡有日矣！一念之差，陷我大宋於萬劫不復之地，這彌天大罪，趙丞相承擔得起麼？」

趙鼎一時語塞，心道：「朝廷積弱已久，朝夕間如何重振軍威？此時若金賊揮軍，倒眞萬難抗敵！這卻如何是好？」

趙構被秦檜祭出的這塊戰火翻天印已壓得喘不過氣，這時見趙鼎亦啞口無言，不禁氣急敗壞道：「衆卿家之言均有其理，卻教朕如何處之？」

韓世忠怒道：「若金人如此橫蠻無理，揮軍侵我大宋，世忠雖垂老之年，尚

足披甲上陣，重掌帥印，直搗金賊老巢黃龍府！」

韓世忠此言甫出，滿朝震動。他當年與夫人梁紅玉擊鼓退金兵的赫赫餘威猶在，使朝中正氣之士心神大振。連秦檜的得力心腹孫近亦被韓世忠的虎威震得心驚肉跳，一時不敢言語。

趙構膽氣一壯，道：「韓將軍之言亦有理，若因立太子之事揮軍侵宋，那是金人的不是，朕當力拒之！」

趙構這一番志向，趙鼎及紀正心頭一振，暗道：「好極！韓將軍及時聲援，把秦檜一黨氣焰打下去！如此便有轉機矣！」

這時卻見秦檜突發一串刺耳笑聲！森森眼神斜睨趙鼎及金台前面的忠孝王趙昚，冷冷道：「趙大人！然則趙大人僅憑一面之緣，便敢斷定忠孝王乃太子上乘人選麼？」

趙鼎道：「忠孝王儀表豐隆，天經地義也！臣敢以身家生命擔保！」

秦檜微微冷笑道：「近支宗室雖可繼位，但宗室之中亦非忠孝王一人耳，當量材而用，方合朝廷法度，既趙大人敢以生命相保，老臣倒欲在百臣面前，一睹忠孝王的不世豐姿！」

秦檜之言明顯是要當衆考究趙昚，對這點，趙鼎諸人無由反對，便連趙構亦無奈點頭，道：「既相父有此美意，皇侄便向秦丞相請教也吧！」

趙昚一直肅然挺立，這時聞言向趙構一拜，道：「臣侄趙昚領旨！」旋即轉向秦檜，微一拱手，坦言道：「小王恭向秦丞相請教！」

秦檜心頭一動，暗道：「這趙昚小小年紀，金鑾殿上，面對聖上百官，竟能從容不逼，意態軒昂，隱隱然已有君王之風，端的是厲害人物，若此人他日執掌帝位，乃心腹大患！不除此人，秦某只怕日後死無葬身之地！」心中又暗道：「趙鼎老匹夫這一着甚毒！不但暗算秦某在先，更伏下一招厲害殺着！幸秦某能人四伏，識破老匹夫一夥奸計，趁機來個以毒攻毒！嘿嘿，且看今時今日，秦某如何把你老匹夫這一黨除去！」

秦檜心中轉念，暗忖伏下的神機妙算時辰已到，便微微一笑，一反常態的露出歡容，對趙昚道：「忠孝王果然一表人才！下官亦心生仰愛之意也！下官並非有意為難，實本維護朝廷法度之心，望忠孝王恕下官不敬之罪！」言下注意趙昚之反應。

趙昚坦然一笑道：「秦丞相言重矣！小王千里南返，只為親近故土，豈存覬覦之心？但皇令難違，小王勉力而為罷了！」言語不卑不亢，極為得體，既暗斥秦檜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狼子野心，但又不着形跡，令秦檜無從借題發怒。

趙昚言語中隱含的揶揄之意，秦檜如何聽不出？但偏又無法動怒，他與趙昚的交鋒，剛一開始便落了下風，秦檜不禁牙癢癢的，心頭恨得半死！他仔細睨着趙昚的神色，依然一派神閒氣定，心中暗暗急道：「這鬼天師口氣忒地托大！卻不會是作弄老夫吧！」心中毒念電閃，無奈端出太師的威勢道：「忠孝王既有此念，老臣心中甚慰！但老臣尚有一事請教忠孝王，設若他日執掌朝政，這金宋和約，奉金為君宋為臣之主體，忠孝王將如何處之？」

秦檜此言甫出，文武百官中勃然變色的為數不少，均暗道：「豈料大宋金鑾殿上，竟任由秦檜公然替金人明目張胆！朝廷氣運竟一衰及此！」

趙鼎、韓世忠、紀正、魏平等按捺不住，正要出言力斥，趙昚卻微微一笑，從容鎮定道：「請問秦丞相，這和約是城上之盟，還是城下之盟？」

秦檜不明其意，微一怔道：「城上之盟如何？城下之盟又如何？」

趙昚朗聲道：「一字之差，其義迥異！城下之盟乃大軍壓境，以武力相逼，形勢若此，夫復何言？但若城上之盟，當彼此以禮相待，坦誠相見，和平共處，共享繁榮，這才是彼此心願之和約，依小王愚見，若是城上之盟，當一諾千金，遵而重之；但若是城下之盟，乃逼於時勢，此消彼長，當堅忍自重，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臥薪嘗膽，以求國運重振，一洗朝廷衰敗氣象！因此這和約之事，僅存泛泛之表，自尊自重自強，方是國之根本也！」趙昚一頓，又含笑直逼秦檜道：「然則秦丞相以為如何？」

趙昚朗朗之言，登時令滿朝震驚。趙鼎等人，均臉有得色，暗道：「好好！趙昚小小年紀，竟有如此宏論要旨！果然是一代君王人才！不枉我等傾力保薦！」秦檜一黨，卻盡皆失色，均慌道：「此人若登帝位，這偏安之局立地打破，我等皆無立足之地矣！」

高宗趙構卻半喜、半憂，他身為大宋皇帝，自然不甘於臣侍於金，趙昚有此志氣，令他這位皇伯亦感欣慰，但趙構經這連年喪亂，對戰火兩字委實怕極，因此他對趙昚的宏宗要旨，不但不感興趣，反而頓生憂念，萬一這一偏安之局打破，卻教他如何處之？趙構因此而沉吟不語。

趙構的內心，秦檜一眼瞧穿，他在心頭一聲冷笑，暗道：「嘿嘿，放着有這般貪生怕死的皇帝在此，任你趙鼎老匹夫如何機關算盡，到頭不外枉送了卿卿的生命！」秦檜對趙昚的反逼便就不以為然的一笑，道：「老臣唯力保皇上不失，天下太平而矣，豈敢自作主張，危言聳聽？」

趙昚一聽，秦檜之言反客為主，明地裡指出天子以令諸侯，心中不禁動了眞氣，他頭一昂，正欲出言力斥，忽覺心頭被人猛刺一針似地，劇痛難忍，不禁大叫一聲，渾身一震，隨即神思恍惚的呆立不言不語！

秦檜一見趙昚動靜，心中大喜，卻只作不見，故意再逼進一句，道：「忠孝王適才所言，固是偉言宏論，但依老臣之見，盛言之下，其實難符，雖托辭於忠君為國，實則虛有其表，用意乃在擾亂朝局，使宋金重燃戰火罷了！孰輕孰重，望陛下聖裁！」

趙昚這時心中尚剩些許清明，聞秦檜之言，知其用心歹毒，意在刺激皇上的隱憂，以收一舉把自己擊破之效，心

中大急，張口欲言，卻感心頭劇痛更烈，呻吟一聲，硬是不能開口說話！

趙構本就心煩意亂，被秦檜這一進逼，又見趙昚之狀，心中又急又氣，一腔怒氣便在趙昚身上發洩，斥道：「忠孝王，方才你口舌滔滔，如今為何卻啞口無言？豈有此理！分明教朕在羣臣面前難看！」

趙昚心頭劇痛，痛苦難擋，卻又苦於不能開口自辯，只急得手腳亂顫，大失禮儀。

秦檜嘿嘿冷笑，厲聲道：「陛下明察，在朝廷之上，處事如此手忙腳亂，驚慌失措，試問如何執掌朝政？議立此子為儲君之人理應治罪！」

趙構又羞又怒，伸手一拍案台，便斥道：「紀正老匹夫，竟敢帶此子上朝當朝辱朕，罪無可恕！錦衣官，速將紀正推出午門，重打八十廷杖！趙昚身為皇室宗支，竟於朝廷之上處事虛浮，有辱皇室祖宗，須加懲治，着即削去皇位，貶為庶民，永不許入朝見朕……」

這眼前變故瞬即發生，把趙鼎等人弄了個手足無措！趙鼎暗道：「怎的便突生如此驚變？趙昚好端端的怎的突然變得痴痴呆呆，手足無措？再者秦檜本已病重，怎的又突然健旺如此？竟反而比平日更見陰狠狡猾？莫非趙昚竟然亦遭秦檜一黨暗算麼？若趙昚出事，重振大宋國運從此便成泡影！自己等人的安危倒是其次！」

趙鼎眼看已到生死關頭，情急之下，登時憶起賴布衣答應，萬一有事當全力照應之言，他也不及細思，連忙大叫一聲道：「慢！臣有事啓奏皇上！」

趙構心中煩亂已極，斜瞥趙鼎一眼，心道：「都是你這老不死弄出來的禍根！眼下你還逞甚口舌之強！」便沒好氣道：「你尚有甚話好說？」

趙鼎道：「皇上明察！忠孝王自上朝後，丰姿綽綽，處事從容大度，斷不致公然在朝廷之上有辱祖宗顏面！」

趙構迷惑不解道：「是呀，朕初見趙昚，亦覺其材可用，但如今卻變得如此痴呆！好教朕迷惑！」

趙鼎道：「天有不測之風雲，臣懷疑趙昚乃遭人暗算，神智不清，致當朝出醜！」

秦檜一聽，忙厲聲道：「趙大人！說話須有憑據！說甚遭人暗算，簡直一派胡言！衆目睽睽，誰能暗算於他？若有人暗算，老夫便第一個受其嫌疑！當着滿朝文武百官，趙大人須把此事弄個水落石出，不然老夫決不善罷甘休也！」

趙構也道：「不錯！趙卿家既說趙昚遭人暗算，在朕眼底，誰有這般能耐？有甚眞憑實據？快快奏上朕來！」

趙鼎被逼得進退維谷，無奈只好走出最後一着，道：「皇上欲知眞假，只須傳召一個人上朝，便知端詳矣！」

趙構奇道：「此人是誰？竟有如此能耐！」

趙鼎朗聲道：「此人皇上亦必定認識，他便是御封國師的太素公賴布衣是也！」

趙構一聽，恍然大悟，微笑道：「此人確曾受封於朕，朕亦親贈金印，以揚其學，但可惜此人不請自辭，無禮之極，故朕亦曾依秦丞相之言，下旨通緝歸案，以治其無視朝廷法紀之罪。但朕委實心愛其材，並無惡意也！既趙卿家有此議，朕便准奏吧！傳！宣賴太素上朝！」

錦衣校尉接旨，一路傳出，立刻便有快馬直奔趙相府傳召賴布衣上朝見駕去了。奇怪秦檜竟然沒加阻攔！

＊　＊　＊

賴布衣等人，自趙鼎、趙昚等人上朝面聖之後，便一直隱在趙相府守候訊息。

司馬福、李二牛兩人心中滿腹疑團，卻苦於不能開口，亦不敢開口，如此天大事兒，早令他兩人弄得心如鹿撞，卻如何還敢輕率說話，只能時時偷瞧賴布衣一眼，又面面相覷，解嘲似的相視苦笑。司馬福心道：「老天！這般懲悶下去，雖說每頓大魚大肉，但老夫寧肯拿着乞兒砵隨街走動矣！」

賴布衣的面色卻越來越凝重，彷彿大難便將臨頭似地，嘴唇緊閉，不言不笑不動！

虞允文在賴布衣對面靜靜而坐，獨他尚能保住一派從容鎮定的模樣。

楊振興卻急得抓耳撓腮，繞室亂鑽，瞧他的樣子，若叫他再呆上一時三刻，只怕便會發狂！

再過了片刻，看看已近巳時，趙鼎等人上朝已過了足足兩個時辰，但依然全無訊息。楊振興到底按捺不住了，一步搶近賴布衣之身前便急道：「這般等待卻等到甚麼時份！小侄這便潛入禁宮，直闖金鑾殿一探動靜便了！」

賴布衣忙搖頭道：「千萬不可魯莽！依賴某所料，此刻已到生死關頭矣！」

虞允文輕聲道：「未知此事成功與否？」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吉兇未卜，禍福難料！實不相瞞，此刻連我亦沒了主意也！」

此言甫出，虞允文亦不禁吃了一驚，他與賴布衣相處時日已久，深知他實有奪天地造化之異能，但眼下卻竟連他亦狐疑不定，則此事便兇險非常矣！

賴布衣續道：「不知為甚，自踏入巳時，賴某便忽感心神浮盪，雖力加抑制亦無補於事，此乃吾出道以來初次呈露此心力交瘁的敗象……」

言未畢，趙府管家已驚慌失措跑了進來，驚叫道：「朝廷錦衣校尉臨門！道聖上有旨，宣賴太素上朝見駕哩……這不知如何是好？」

楊振興、虞允文、李二牛聞聲霍地站起。虞允文道：「忽然宣召上朝，趙丞相等顯然已臨生死關頭！不然，絕不致洩露賴伯伯之行藏！此行定必兇險非常！」

司馬福打個冷顫道：「何止兇險，簡直是鴻門夜宴！」

李二牛慌道：「既然如此，便不要去吧！管他甚麼皇帝宣召！」

楊振興猛然擊掌道：「是極！是極！二牛兒之言甚對我脾胃！這皇帝昏庸無

能，坑害忠良，早就該死有餘，賴伯聽他宣召怎的？小侄兩人先把錦衣校尉殺了，再護送賴伯伯三人出城，諒朝廷那些老弱殘兵，誰敢阻攔！」

賴布衣沉吟不語，良久方苦笑道：「是福自來，是禍難躲，我等一走了之容易，但趙丞相、紀正御史等一干人生命，便因此斷送矣！賴某曾承諾若臨最後關頭必挺身而出，如今必已到生死關頭，賴某豈可臨難退縮背信棄義？罷！罷！罷！這金鑾殿上，賴某本已久違，今日便一闖吧了！」賴布衣一頓，意態決然，轉身吩咐楊振興等人道：「賴某此番上朝，吉兇難料，但你等切切不可輕舉妄動！切記！切記……吾去也！」

賴布衣說罷，大步而出，接皇帝聖旨，隨錦衣校尉上朝見駕。

「賴太素午門外候旨！」金鑾殿上，一聲呼喝傳了進來。趙構面無表情，輕道：「宣！」

趙鼎、韓世忠知賴布衣果然挺身而出，心頭又驚又喜，喜者他此番不避風險現身，或可力挽狂瀾於既倒，驚者萬一事敗，那就連他亦難逃殺身之禍！

趙鼎冷眼一瞥秦檜，只見他正陰陰然冷笑，對賴布衣的上朝竟似成竹在胸另有計算，心頭又添多幾分憂慮。

這時賴布衣已步上金鑾殿，坦然無懼，直到金台下丹墀前，卻不下跪，俯身向趙構一拜道：「草民賴布衣參拜皇上！」

趙構冷冷道：「賴國師別來無恙？既捨朕而去，有違法紀，尚敢上朝見朕？更傲而不跪？難道不怕朕立治你欺君之罪麼？」

賴布衣肅然道：「草民乃蒙皇上宣召上殿，非草民本意，草民胸襟坦蕩，並無半點陰私，為何不敢見皇上？擅離職份，草民實有不得已苦衷，也未克細言，尚望皇上恕罪，待日後有緣，定必一一奏明皇上！草民既已屬布衣之身，自然不行君臣之禮，當以吾道中最高禮數見陛下！望皇上明察。」

趙構亦知賴布衣其時棄職實有隱衷不便直言，其中便與秦檜有莫大干連，聞言便微微一笑道：「好！算你解說得體，朕便不治你無禮之罪！朕素聞你法術精奇，大可殺人於無形，救人於靜中，朕之皇侄趙昚神態有異，文武百官莫衷一是，急欲求證，你可否替朕試一盡力，以正視聽？你須仔細行之，若有功則前罪可免，更有重賞，若無功而退，顯見仍妖言惑衆，朕當兩罪併究！」

賴布衣聞言心頭一震，他步入金鑾殿時，已見秦檜赫然站於前列，又見忠孝王趙昚呆立不動，狀似痴迷，已心知有異，走近金台，冷眼偷察，更見秦檜面泛紅光，其氣奇盛，自己卻竟然心神浮盪，幾乎不能自制，方才與趙構坦言應對，已是勉力而為，若在此時施法，深恐力有不逮，是時不但自己立招殺身之禍，連趙丞相一干人等亦難逃干係，轉念間，他不禁一陣沉吟。

秦檜嘿嘿冷笑，道：「陛下！既此人有此能耐，為正視聽，便請下旨，着此人速速施為可也！老臣受人涉嫌，若不弄個水落石出，決不善罷甘休！」

趙鼎見賴布衣上朝時雖力持鎮靜，但內裏其實神色有異，暗吃一驚，便忙奏道：「皇上！賴先生甫上朝必甚勞頓，可否容其稍歇，再行驗證？」

秦檜厲聲道：「此事干係重大，如何容得拖延！」

趙構被秦檜的氣勢所懾，便道：「既相父有此議，賴太素便速速行驗也吧！」

趙鼎搖頭苦笑，不敢再進言。賴布衣知他已竭盡其力，生死成敗，便全靠自己施為矣！心道：「不見數年，高宗果然更見昏慵，竟把秦檜奉作神明，儼然以太上皇自居，高宗反而成了秦檜在朝中的傀儡！不消幾年，舉國上下，便是秦檜的天下矣！豈料天道如此偏護此人，旋乾轉坤大計，嘿嘿，只怕是徒然之舉吧了……罷！罷！罷！賴某今日便拚將血灑金鑾殿，亦要挫挫秦賊的銳氣！」

心意既決，賴布衣便朗聲道：「好！好！好！賴某遵旨便了！」

賴布衣言畢，走到趙昚身前，相貌觀色，仔細查察，心頭不覺猛地一震，暗道：「瞧趙昚神色，分明已中了歹毒無比的迷心大法，此法可遙施以千里之外，令人神智痴呆，便與白痴無異，趙昚在文武百官面前突生此變，怎不令趙構顏面受損？而議立趙昚為太子之人，亦必因此而陷萬劫不復之地！既除趙昚，又除心腹大敵，一箭雙鵰，此計當眞歹毒！但此法非同小可，尋常術士亦無能施為，京師之中，哪兒潛伏這般邪術高手？」

賴布衣此時也無暇細思，他在趙昚面前肅然而立，默默沉思，半晌不發一言。

趙鼎、紀正、韓世忠、魏平等人，心懸趙昚的安危，滿懷期待，只望賴布衣出手石破天驚，令趙昚恢復清明，如此，事情便有轉機矣！

秦檜一黨，兵部尚書孫近諸人，卻提心吊膽，只怕賴布衣久負盛名，甚有回天之力，重復趙昚心智，其時太子之位，便非趙昚莫屬，日後自己一干人等，便勢難再在這朝上立足！

獨秦檜氣定神閒，倒似一切均在他計算之中，已穩操勝券！

這時雙方均目灼灼的凝注，賴布衣亦心知自己此時已一身關乎天下之榮辱，生死只差一線，這如山般的重壓，賴布衣已感不勝負荷，他微微呻吟一聲！

就在此時，賴布衣猛然一咬牙，伸出中指咬破，嘴裏滿吸了一口鮮血，默運元神，嘴一張，便欲把元神之血向趙昚噴去，以解其身上之迷心大法！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賴布衣張嘴欲噴之時，突覺有人用尖針往自己的心房猛然拍入，一陣劇痛立使他眼前一黑，一口鮮血竟向金台上的高宗噴去！他自己亦不支痿頓在地。

登時便血灑金台！把個威儀十足的皇帝弄得滿身[illegible]血，狼狽之極！

趙構氣得手足浮動，戟指怒喝道：「大膽妖人！竟敢當衆辱朕！萬死不足洩朕心頭之恨！錦衣校尉，速把此人拿了！押入天牢待斬！」

金鑾殿上這突生之變，把趙鼎等人嚇得心胆俱裂！不知所措間，趙構已然怒下斬令。趙鼎、韓世忠、紀正等人連忙跪下哀求免其一死，但方才尚站在趙鼎一邊的禮部上書魏平這時卻竟然詐作不見，權充不聞！

趙構怒極，戟指痛罵道：「全是你等叛逆之人，弄出這場大禍！令朕當場出醜！不斬此人，難洩朕心頭之恨！你等若再替其求情，便罪犯欺君，一併論斬！一併善後，統由秦丞相裁處！退朝！」

趙構慌亂的尖嚷一句，便拂袖而去！錦衣校尉拖起痿頓於地的賴布衣，押去天牢待斬。此乃宋朝規例，但凡皇帝於朝中降旨斬頭，必先押入天牢，經三司會審便押赴刑場行斬，但押入天牢問斬之人少有倖免。

秦檜哈哈大笑，聲震金鑾殿。秦檜道：「忠孝王趙昚既變痴呆，着送去御醫館，命人悉心治理，任何人等未經本座首肯，不得與之接近，以免再辱及國體！紀正一派胡言，即着刑部拿問！其餘一干有關人等，待本座奏明皇上再作懲處！各位同僚，這便散朝吧！哈哈！」秦檜下令畢，又復狂笑，意氣風發，不可一世，有如君臨天下！

孫近即領着一班朋黨向秦檜賀道：「秦丞相英明！下官等拜服！拜服！」

趙鼎、韓世忠等人無心思再行逗留，黯然退出大殿，兩人身後，又騰起一陣喧嚣的嘲弄笑聲！

* * *

趙鼎、紀正兩人心事重重，返回趙相府，與楊振興、虞允文、司馬福、李二牛等人相見。楊振興見趙鼎、紀正兩人臉上均如死灰慘淡，大吃一驚，忙道：「趙大人！怎地不見賴伯伯同回？」

趙鼎慘笑搖頭不語。紀正低聲道：「太素公爲國家之事，已身陷天牢，不日且將問斬矣！」

眾人一聽均大驚失色，楊振興怒道：「誰敢把我賴伯伯陷入天牢？振興先去把他的狗頭砍下來再說！」

趙鼎長歎一聲道：「此乃皇上聖旨，楊公子去殺得誰來？」說罷，把朝上發生之驚變說了出來。

司馬福、李二牛急得哭道：「如此，賴先生不保也！」虞允文默不作聲，似乎在思甚麼良策。楊振興卻再按捺不住，厲聲叫道：「這分明是秦賊與昏君串謀，以詭計陷害賴伯伯！此等昏君奸臣，留在世上作甚？振興先劫天牢，救出賴伯伯，再斬奸臣、昏君，把這個昏暗京師鬧個天翻地覆！」

楊振興片刻也不願留，就要飛身躍出！虞允文連忙飛身把他擋住，沉聲道：「大哥忘了賴伯伯臨別之言麼？」

楊振興怒道：「記得又怎地？眼看着他到生死關頭，難道我等尚能按兵不動，坐觀賴伯伯被斬麼！賢弟若無此膽量，便安坐相府吧了！」

虞允文搖頭苦笑，道：「小弟豈是貪生怕死之人！大哥連你也不知小弟心性？賴伯伯勢所必救！但須得從長計議，否則打草驚蛇，秦檜知有人欲劫天牢，提早秘密處斬，那害死賴伯伯之人，便須加上大哥一份也！」

一言驚醒楊振興，他不禁突冒冷汗，心道：「允文弟果然心思縝密！天牢豈是易進之地？驚動秦檜來個提早殺人，豈非救人反變了害人麼！」他猛然一頓腳，歎道：「嘿！左又不是右又不是，這卻如何是好？」

虞允文沉吟道：「趙丞相可有甚救人妙計？」

趙鼎歎道：「唯今之計，一是向皇上求赦太素公之死罪，徐圖再作打算；二是向秦檜低頭，求他網開一面，放過太素公！但其一皇上因趙昚之事深恨趙某，他如何尚肯聽老夫之言？其二秦檜欲除太素公處心積慮久矣，眼下大好機會，他如何還會輕輕放過？趙某暗自計較，爲今之計，眼看只好乘夜劫天牢矣！」

李二牛救賴布衣心切，這時已渾忘了甚麼是禮儀節數，跳起來拍心口道：「去！去！去！李二牛雖不懂武功，但跟着楊大哥執刀墊腳倒還勝任！」

楊振興伸手一拍李二牛肩膊，喜道：「好好！難得你有這份豪氣！我便帶你同去，你在外面接應便了，救人之事，我獨力足以應付！」

虞允文見眾人均欲夜劫天牢，心中大急，他深知此舉魯莽，定然於事無補，但苦於一時間又別無良策，難以服眾！在百般無奈中，忽地想起一事，登時便有了主意。虞允文微笑道：「大哥救人心切，小弟若再勸阻，大哥難免便認爲小弟貪生怕死矣！沒的說，小弟便跟大哥走一遭天牢便了！但大哥須依小弟一事！」

楊振興喜道：「是啊！這才是我的好兄弟！有事便說，但凡是爲救人之事，大哥莫不答應！」

虞允文默默點頭，道：「是！這自然是爲了救人。大哥可記得賴伯伯曾說過他必有一場血光之災，此劫避無可避，必先逢死地然後生，如此看來，賴伯伯心中必有應付之計，既然如此，我等何不趁入黑之時，先一探天牢，摸清內裏底細，與賴伯伯見面後，天亮之前防守必懈，再闖天牢救人可也！大哥以爲如何？」

楊振興想了想，伸手一拍腦袋，道：「好好！兄弟果然細心，慮事周詳，愚兄有所不及也！便依你之計。不過硬闖容易，密探卻是大費週折！」

虞允文道：「此話怎講？」

楊振興道：「若然硬闖，便明刀明槍，任它天牢銅牆鐵壁，憑你我兄弟二人之力，總可殺出一條血路！若是密探，便須有內應知會賴伯伯，方好行事，否則便難免被我誤傷！」

虞允文明白楊振興用意，知他欲用神功先把天牢禁衞震昏，方便行事，但這神功非同小可，若不事先知會賴布衣，則必被誤傷，如何有人在天牢內通風報訊，這卻教人爲難！

趙鼎忽然道：「這點兩位公子倒不必担心，老夫自有辦法打通天牢禁地！事不宜遲，老夫先把天牢地形向你等解說，入黑行動便可瞭如指掌矣！」

* * *

臨安京師天牢，戒備森嚴，刁斗林立，這等森嚴氣象，只怕連蒼蠅也難進出。

這大半日中，賴布衣卻已然清醒過來。他醒來第一眼，便是伸手一探腰畔，那視如命根的羅盤及玉葫蘆幸而尚在！「嘿！想是那些獄卒有眼無珠，認不得這兩件驚天寶貝！」他不知道，這天牢的禁頭，素聞賴布衣之大名，在暗中秘密接應，因此那些獄卒倒沒有爲難他。

賴布衣被單獨囚在深陷地面的一座地牢，從地面處入口到地牢須經三重石級，每重石級拐彎處均有禁頭負責督管守牢的獄卒，每名禁頭統領五十人，光是這地牢的獄卒已達一百五十人，每人各司其職，不得擅越，更不許在天牢內交頭接耳，以防有內應向犯人通報訊息。這百多人守衞的囚室卻僅此一間，別無分店，囚室三面皆爲石壁，前面開有一道腕粗鐵欄門，地上鋪了一把禾草，別無他物，犯人就算有三頭六臂，也休想逃出生天。

這時，已是傍晚時份。賴布衣盤坐在禾草上面，閉目沉思。這接踵而來的變故，便連他也幾乎弄糊塗了！他與楊振興夜闖五雲山，以大法破秦墓，注龍入虞家血脈，又遇趙昚，秦檜忽然病重，其勢如破竹，眼看他的旋乾轉坤驚天大計已成功在即，不料卻突生變故，秦檜突然健旺勝昔，趙昚忽變痴呆，當朝出醜，便連自已也着了道兒，血噴高宗皇帝，惹下彌天殺身大禍！「厲害！厲害！雖是冥冥定數，但除非另有高人暗中算計，否則斷不致應驗這般迅速……但放眼當今天下，誰有這般高深法力？竟連賴某人亦不慎着了他之道兒！嘿嘿，可惜賴某身逢劫數，陷身天牢，否則必會會這位潛身高人，掂其斤兩！」

賴布衣現下的心緒，倒並非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危，而是碰上不世高手卻不能盡情一鬥，急得他抓耳撓腮！就有如酒痴、錢痴、色痴，乍見這世間絕頂美艷的三大物事，卻可望而不可及，這焦躁的痛苦，可比死還更令他難受！

賴布衣沉醉在這般心境，也不知已然是天牢晚飯時候，一聲招呼，才把他猛地驚醒過來。

「賴先生！請用膳！」石級底層禁頭捧來一碟饅頭，用手指了指，又道：「算你好福氣，今晚的饅頭有點特別，又大又軟，便在酒館也吃不着這等貨色！你須仔細嚼了！」說罷眼皮一眯，饒有深意的笑笑，放下饅頭，便退了出去。

賴布衣正浸在莫名其妙的興奮中，他也不管這禁頭爲何知道他姓賴，又爲何這般待他客氣。他折騰了一整天，肚子也着實有點餓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接過碟子，抄起一個饅頭便啃了一口。

入口之時忽覺有點異樣，登時想起方才送饅頭的禁頭神情有點古怪，便不敢再咬，背過身去，用手掰開饅頭，裏面果然藏有一張字條，上面寫着：「簫音初聞，便速以饅頭塞耳！」

賴布衣一見，便知其中奧妙，連忙偷偷藏起兩個饅頭，其餘的便吃了，肚子雖然半飽，但剩下這兩個卻無論如何也不敢吃了！

看看已是入夜時份，天牢內早已燃起一盞油燈，燈光幽暗，囚室四周更形陰森。

「嗚……」此時，一聲柔和的簫音穿越天牢層層石壁，竟清晰地傳了進來。

囚室中的獄卒立時一驚，紛紛悄聲驚道：「是誰這般斗膽？竟敢在天牢禁地吹簫！」

賴布衣知機，立刻把兩個饅頭往上一拍，猶如兩道屏幛似的塞在耳邊。

就在此時，簫聲忽地一歇，隨即更尖烈傳了進來。獄卒起初尚面露驚詫神色，有些膽大的，便要出外查探，但走出幾步，先就摔在地上，再也沒爬起來，隨後眾獄卒東歪西倒，全翻倒在地，那禁頭自送飯後，這時也不知躲往何處去了。這內囚室登時一片死寂。

賴布衣雖有饅頭塞耳，但些許簫音依然透了進去，他雖然拚命抵禦，但神智也不禁一陣迷糊，幾乎就要朦朧睡去。突然，他身上有硬物擊中，賴布衣猛吃一驚，睜開眼皮，一看原來是楊振興如天神般已突現在鐵欄外面！

楊振興朝賴布衣作了個手勢，賴布衣領悟，便把塞住雙耳的饅頭取出，站起來，走近鐵欄邊與楊振興相見。賴布衣此時臉含微笑，渾不似將被斬頭的天牢重犯。

楊振興卻一陣悲憤，伸手執住賴布衣的衣袖，歎道：「賴伯伯！小侄如何忍心眼見你受這般苦楚……」

說至此處，楊振興也忘了自己此行之意，也忘了對虞允文的承諾，霍地抽出匕首，就要運神力向牢門鐵欄斬去！這一斬下去，鐵欄雖然極粗，但在楊振興的神功凝注下，也勢必應聲而斷，劫牢之舉便勢所必行矣！

賴布衣一見，連喝止道：「慢！賢侄切勿魯莽行事！」

楊振興憤然道：「賴伯伯爲甚阻止小侄？到此時此地，莫非尚要論甚君臣之說麼！」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賢侄差矣！賴某雖愚，倒也不致任自己枉死牢中！但此事我已想清，賴某難逃此劫，目下劫數尚未完結，若妄顧而行，不但賴某出不了天牢，只怕連賢侄生命也得拖累斷送此中！」

楊振興雖然不甘心，但又不敢違逆賴布衣之言，無奈道：「小侄暫聽伯伯吩咐便了！但小侄今番夜闖天牢，乃受趙丞相差遣而來，用意亦是先救人出天牢再說！允文弟亦與小侄同來，此刻他正在外面把風！賴伯伯有甚主意，便速對小侄說明，以便今晚五更行事！」

賴布衣不答，笑笑道：「趙丞相等人可好？」

楊振興道：「忠孝王趙昚已被秦檜變相軟禁御醫館，目下他痴痴呆呆，眼看這太子是斷然做不成了！趙丞相和韓將軍正多方奔走營救，但趙構這昏君卻避而不見，依小侄看此舉也是徒然！」

賴布衣點點頭，道：「果然，果然！

依賴某之見，趙丞相不但徒勞無功，反而亦將劫難臨頭矣！」

楊振興怒道：「趙丞相雖愚忠令人討厭，但其為人倒還正氣凜然，昏君難道便連這般的老臣亦容不下麼？」

賴布衣道：「秦檜深得祖宗龍氣福蔭，非同小可，趙丞相根基不厚，勢難與之相抗，是故必先秦檜而受其苦，然後方可苦盡甘來。」

楊振興更感疑惑，又道：「賴伯伯既已敗秦檜祖墓龍氣，為何他氣數尚如此熾盛？竟能重病復甦！還有那趙昚突然奇變，卻又如何解釋？」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賢侄此意，正是其中之玄妙所在也！賴某在天牢之內，已豁然而通矣！秦墓既破，固然氣數將盡，但所謂迴光返照，將盡之時必然更熾烈，再者賴某受先父咒語所牽連，當有一劫，是以旋乾轉坤之事，參與者皆難逃劫數，或大或小而已。但趙昚在朝上突生此變，秦檜竟能重病復甦直闖金鑾，令我等措手不及，卻非賴某始料所及。以後賴某被宣上朝，已然發覺趙昚已中了邪術迷心大法，正欲施法破之，豈料連我亦遭人暗算，施法之時突感心頭劇痛，竟把指血噴向金台御案，血灑皇帝，立招殺身之禍。一者賴某所定之旋乾轉坤大計，違逆天意，必受懲罰；二者應了先父所發毒誓，賴家血脈必先秦家而敗；三者遭人暗算，始料不及，這三面環擊，賴某便是當世活神仙亦難破解矣！」

楊振興急道：「如此賴伯伯可知自身吉兇如何？」

賴布衣苦笑道：「此劫吉兇難料，禍福相依，上動天庭，下搖帝星，最為兇險，乃賴某平生僅見，成敗得失，一線之差罷了！但凡事既有起始，便須踐行，更要善終，善始善終者雖敗猶榮，虎頭蛇尾者雖勝亦恥；吾輩中人，凡事但求心安，盡人事便了！」

楊振興深知賴布衣對自己身懷之絕學，頗為自負，既然他坦言說吉兇、成敗之望，那這事便安然兇多吉少矣！他瞧着賴布衣在天牢受苦便覺心痛，若要他眼睜睜看着賴布衣法場問斬，那當真比殺他更為難受痛苦！

「既然如此，有何法解救？賴伯伯吩咐下來，上刀山下火海，小侄亦義不容辭！」

賴布衣點點頭道：「現下唯有見招拆招吧了！如賴某所料不差，京師之內，必潛藏一位邪法高手，此人功力奇深，決非等閒之輩，尋常武夫，決難與之抗敵！但若求轉機，便必須先破此人妖法，妖法不破，趙昚痴呆，賴某元神亦受其制，此劫便勢難全身而退矣！」

楊振興驚道：「連賴伯伯亦受其所制，天下間還有誰人可與之匹敵？」

賴布衣微笑道：「這又不然，因賴某身逢劫數，這才被其乘虛而入，若賴某元神清明，此物也未必便奈得我何！我有一法，倒可一試，但成敗得失，便得上觀天數下看賢侄之施為矣……你附耳過來……這般，或可破其妖術。但此行兇險非常，決非賢侄一人之力可以取勝，務須與虞賢侄同行之，方可望僥倖有成！切記！切記！」

楊振興慨然道：「既然如此兇險，犯不着拖累文弟白送性命，就振興獨自蹈險吧了！」

賴布衣正容道：「賢侄萬萬不可存此魯莽念頭！事關重大，成功者便有轉機，落敗者不只是賢侄命喪當場，我等大計亦全付流水矣！與虞賢侄同行，因其已承受導自秦家祖墓龍氣，憑此去破秦檜府中妖術邪氣，正是以龍攻邪，以毒攻毒之玄門大法也！」

楊振興想了想，便點頭道：「小侄依計而行便是！賴伯伯放心，我與文弟必竭心盡力，使伯伯早脫天牢待斬之危！」

賴布衣點頭道：「好！好！你便去吧！切記萬勿以賴某區區之命為念，妄劫天牢！須以大局為重，他日朝廷尚需賢侄這等將材匡扶，如輕舉妄動，必出師未捷身先死，且牽一髮動全身，我等必全盤落敗！切記！切記！你速速與虞賢侄去吧！」

楊振興見賴布衣雖身陷天牢待斬，依然處處以社稷氣運為念，全不顧一已生死，不禁感佩交集，他恨不得就此便把賴布衣救出天牢，但又不敢有逆賴布衣之意，只好強壓心緒，向賴布衣低頭一拜，便即縱身退出。

* * *

楊振興退出囚室，上了石級通道，重行貼近天牢外面圍墻，正欲示意虞允文齊退，剛一探頭，便突感一陣令人窒息的氣流壓上心胸，這突然的偷襲，饒楊振興身負絕學，神功過人，一口氣也幾乎吐納不出！

楊振興連忙一個飛身，躍上圍墻，閃目電射，只見一條人影已退出丈外，卻再次向他伸掌一推，一股比方才威猛數倍的氣流迎面撲來，未近身前，竟已如火燄般熾熱！楊振興豪氣頓生，猛一發力，手中玉簫劃一弧圈，猛地運八成的功力向對方反擊過去！

兩股氣流相碰，玉簫弧圈旋轉而進，在對方那般熱流中被燒灼得嘶嘶作響！僵持了一刻，突地反旋射而回！楊振興身子一陣晃動，眼看不支！若兩股氣流反撞回來，楊振興便非死即傷！

就在此時，丈外那條黑影背後突然撲出一條黑影，不去相助楊振興抵禦那如山重壓，卻突然一個「龍飛九天」，猛然向黑影凌空擊下，猶如蛟龍震怒，以雷霆萬鈞之勢直擊而下！

黑影乍見這等威勢，雖不懼怕，卻也不敢怠慢，抽出推向楊振興的左手，猛然一舉，「一柱擎天」迎向頭頂的「蛟龍怒擊」！因此推向楊振興的熱流便減弱了一半，他心頭一鬆，才重重的呼出一口氣！他推出的「玉簫弧圈」亦趁勢反撲緩緩向黑影進逼，但到得黑影身前不到二尺處，便霍然而止，再也休想推進一絲一毫！

黑影所發的「一柱擎天」熱流剛一觸及，他頭上的「蛟龍」當即藉這股強力凌空翻轉，一個飛躍已到楊振興身前，趁勢一抄楊振興的腰帶，輕喝一聲：「退！」兩人借力反彈，已然躍過高達二

丈的石墻，翻了出去。

兩人在半空中尚未落地，耳邊便射入幾句直透心肺的尖叫：「……玉簫神功……龍飛九天……好小子！靈隱大師是兩位甚麼人？」

這人用胸腹運氣傳音，雖隔了厚厚一道石壁，這音力依然把兩人的耳鼓震得隱隱作痛！

楊振興心中不大服氣，便也用簫傳聲道：「靈隱大師乃在下家師！請教高姓大名，山水有相逢，日後好再來請教！」

這人嘿嘿一笑，道：「吾與靈隱大師非敵非友，久欲領教他老人家的神功，豈料今日得見他兩位高足身手，果然不同凡響！見到令師之時，便說『福音老人』改日再上靈隱寺請教！」

楊振興怒道：「你自稱老者，想必是武林前輩，怎地不分青紅皂白，替這朝廷做守門鷹犬？」

這人大笑道：「趙構雖是為九五之尊，但未必便使得動老夫！老夫侄兒乃這天牢總管，自賴布衣囚於此處，便料準有人夜劫天牢！若賴布衣被劫，老夫這侄兒便九族難保，試問老夫豈能坐視？老夫亦知你等為賴布衣而來，因敬重其人，故任爾橫行不加干預，但只限於相晤言談，若妄動劫牢之意，便休怪老夫無情！兩位請便，不送了！」

這最後一個「送」字，加重力度，楊振興欲開口質問，突感胸口一陣窒悶，片刻之時竟硬難開口！他尚不大服氣，身邊那人輕聲道：「算了！大哥，若單只這人，合我兄弟二人之力或可鬥個兩敗俱傷，但天牢之內，高手不少，其他兵卒何止千萬？憑你我二人之力，實非相抗，先回相府，再作計議便了！」

這人便是在外面把風的虞允文，他方才見情勢不對，便決然施出師門絕技，圍魏救趙，見好即收，強拖楊振興脫出險境。兩人展開輕功，向趙相府飛躍而去。

楊振興歎道：「當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朝廷雖然昏庸，但集天下能人倒真不少！若方才是真箇劫牢，只怕便是連愚兄也難全身而退！這人功力之高，其技之絕，當真絕無僅有！」

虞允文一面展躍飛騰，一面點點頭道：「幸而這人敬服於賴伯伯的為人，非友非敵，否則後果便不堪設想矣！小弟所測，普天下中，除了師父靈隱大師，只怕沒人能與之匹敵！」

楊振興對武學一道甚為神往，聞言禁不住道：「依賢弟之見，這人與師父相較如何？」

虞允文沉吟道：「師父之學猶如浩瀚大海，無際無邊，可容萬物，可容百舟；這人所長，卻如尖峯挺立，刺天插空，勢不可擋；彼此各有所長，若真箇相較，只怕直鬥個三百六十天，冬寒夏熱也難分出高下！」

楊振興豪氣大發，決然道：「既如此，振興待此地之事了斷，必找此人印證師門絕學！」

虞允文這時忽爾微微一笑道：「小弟忽然想起天下間，如果有一門神功足以抵禦此人腹音魔功的，那就是賴伯伯的忙蘆神功矣！」

楊振興一怔，便也笑道：「果然！果然！這胡蘆神功任你對手多強，你強他更強，碰上這胡蘆神功淋漓盡緻時，這腹音魔功也就無所施其技也！但這胡蘆神功不合我之口味！」

虞允文笑道：「這胡蘆神功只可防守，不能殺人，怎會合你口味？」

楊振興笑道：「是極！是極！賴伯伯亦早瞧透這點，他只傳你，不傳我哩！」

楊振興、虞允文二人一路輕談，眨眼便已至趙鼎相府。這時、趙鼎、紀正、司馬福、李二牛等人正焦急等候，見楊振興與虞允文先後跳進內廳，才暗鬆口氣。

趙鼎急道：「探天牢之事如何了？」

楊振興道：「已然與賴伯伯見面！他目下一切尚好，只叮囑切勿妄動天牢！他果然神機妙算……」

趙鼎忙道：「太秦公可有甚主意？」

楊振興把賴布衣解釋之前因後果說了出來，末了道：「卻有一點賴伯伯始料不及……」

趙鼎猛然醒悟，道：「秦檜本已病重，為何卻突然健旺勝昔？忠孝王突生變肘，好端端的，突然痴呆，這端的為甚？好教老夫迷惑也！」

楊振興道：「正是此事！賴伯伯道，當時他已瞧破秦檜必有高人暗中扶持，趙昚之變亦是中了奸人邪術，正要以大法破之，但施法之時竟然也着了奸人道兒，突感心頭劇痛，血噴金台，以致得罪趙構這皇帝！」

楊振興對朝廷恨意未消，提起皇帝便心中動氣，口氣也就輕慢得很。趙鼎知其心意，也就沒去計較，歎道：「天意！天意！若賴太素當時不是突生變故，當廷拆破秦檜奸計，大事定矣！卻偏生這許多磨折，當真天數玄妙，人算不如天算也！目下卻如何是好？」

楊振興微笑道：「賴伯伯已然成竹在胸，向小侄面授機宜！目下只差如何混進秦府，探聽動靜罷了！」

趙鼎驚道：「秦府直如龍潭虎穴，如何容得輕易混入？若然硬闖，必然觸怒秦檜，促其早殺太素公！雖有妙策，卻棘手之極！」

虞允文忽接口道：「小侄倒有一計，先由我等假作投效，混進秦府摸清底細，然後便可一擊奏效！」

趙鼎沉吟道：「此計可行，但秦檜詭計多端，如何便會輕信於人？除非有一名秦檜深信不疑之人引見，或可成事。但我輩中人，與秦檜已勢成水火，他如何肯信？」

這時趙鼎的侍僕宮九佳走進來，輕聲稟報道：「老爺！禮部尚書魏平求見！」

趙鼎沉吟道：「有請魏大人……這人搖擺不定，深夜到訪，不知為了甚事？為慎重起見，此人只由老夫一人相見可也！請魏大人在正廳稍候，本座稍後出迎！」

宮九佳先出去與之週旋，趙鼎隨後亦出正廳。

虞允文奇道：「昨日朝上，魏大人起

初鼎力贊成立趙眘為太子，但後來眼見勢色不對，便沉默不言，跟隨秦檜奸黨一夥去了！」

楊振興怒道：「如此滑頭小人，卻又比那死硬的惡人壞上百信也！他這番到訪，必不懷好意，多半乃替秦賊探聽動靜而來！如此奸詐小人，留他在世上作甚？待會振興一掌先把他劈了！」

虞允文沉吟道：「大哥千萬不可妄動！或者這魏平有難言之隱也！欲成大事者須有容人之量，難道大哥忘了賴伯伯之言麼？」

虞允文自那日在父親草墳前跪拜，接納賴布衣導龍入體大法後，表面絕無異樣，但為人處事益見沉着穩重，已隱隱然有運籌帷幄的將帥之風。

楊振興卻瞪了虞允文一眼，氣道：「文弟，你怎的越來越婆媽矣……」

楊振興話音未落，卻見趙鼎欣然而進，道：「好極，進秦府之計成矣。」

楊振興一怔，道：「計從何出？」

趙鼎微微一笑，道：「賢侄仍佛門子弟，為何便忘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佛門壯語？魏大人演的便是這般故事……現下他已告辭，思謀引進秦府之事去了。」

一宿無話，第二日一早，趙鼎等人正苦苦等候魏平的消息，侍僕宮九佳又悄然而進，他每次進來，均有驚人之報，眾人一見，因此也均心頭一凜。宮九佳卻不聲張，在趙鼎耳邊匆匆說了一句什麼，便又點點頭，疾速而出。趙鼎搖頭歎氣，掩飾不住心內的驚惶。

楊振興忙問道：「怎的了？」

趙鼎伸手一抹額上的冷汗，歎道：「現下已臨危急關頭矣。方才老僕通報，說秦檜逼着皇上下旨，明日午時，便押太素公法場問斬，秦賊更下令全城搜捕與太素公有關的一干人眾，以防有人闖劫法場，如此一來，救人之舉便百上加斤矣。」此言甫出，楊振興、虞允文、紀正、司馬福、李二牛等均霍然變色，須知距明日午時僅得一日一夜光陰，試問卻將如何施救？

李二牛心性憨直，先就忍不住放聲大哭道：「罷了，罷了，賴先生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插手理這什麼朝廷大事，如今眼看便要命送奸賊手上矣。」

司馬福心中隱隱作痛，道：「莫哭，莫哭，一哭就膿包矣。哭也救不了賴先生。」想起賴布衣待人的種種好處，待己的情義，他叫李二牛莫哭，他自己卻已老淚縱橫。

趙鼎頓足道：「老夫枉為朝廷相輔，竟眼睜睜只能白瞧着太素公上斷頭台。」

楊振興卻氣得狂笑道：「好，好，若賴伯伯有箇三長兩短，管教臨安城立時天翻地覆。」

虞允文沉吟道：「各位且莫激動，賴伯伯既已知有此一劫，難道便沒法解救麼？」

楊振興歎道：「賴伯伯這是明知不可而硬為也，他自己也沒了主意……賴伯伯只對小侄說，能否逃過此劫，就看能否破得奸人妖術矣。如今束手無策，怎能混進秦府？若然硬闖，小侄倒也不怕，但卻如何探得內情？」

趙鼎這時已然茫茫無計。眾人焦慮了大半日，不覺已是傍晚時份。各人心內更添憂急，須知過了今晚，明日便是賴布衣法場問斬之期，時勢緊逼，卻如何救人？

趙鼎無奈長歎一聲，道：「事到如今，老夫也顧不得許多矣，只好夜謁皇上，祈能挽回天心吧了。」說罷，也不發一言，迅步而出，瞧他的模樣，倒似去法場赴刑，因為趙鼎自己亦深知此行僅是略盡心事。高宗盛怒之下，如何肯輕易饒恕賴布衣？就算高宗首肯，也未必過得秦檜這一關，弄不好，便連他自己也難逃其咎。

眾人均知趙鼎的心意，卻誰也沒阻止他。人到絕望時，那怕是一根救命稻草也會抓牢的。

楊振興鐵青臉孔，久久不發一語，忽爾拿眼一瞪虞允文道：「你是我好兄弟麼？」

虞允文正默默思索什麼，聞言一怔，道：「你欲說什麼？大哥。」

楊振興決然道：「是好兄弟便跟我分頭行事，你再上秦府放火，我去夜劫天牢，救出賴伯伯後，兄弟二人先殺秦檜，後殺昏君，來，來，來，去把這昏暗京城鬧個天翻地覆去也！」

虞允文連忙一手把楊振興扯住，道：「慢，如此一來，只怕賴伯伯的全盤大計便付諸流水矣。」

楊振興怒道：「到此境地你還提甚全盤大計？文弟，莫非你竟一變如此，有辱你祖宗英靈的懦夫麼？」

就在此時，趙鼎侍僕宮九佳大步走進，對楊振興道：「魏大人派人前來傳話，請楊公子、虞公子速往魏府會面，魏大人已有進秦府妙計矣。」

楊振興、虞允文相顧一怔，然後心意互通，雙雙來個大鵬展翅絕頂功夫，眨眼便失了兩人踪影。

* * *

夜深沉，秦檜相府卻是燈火通明。

相府大堂，廣排宴席，狐朋狗黨，盡皆開懷暢飲。心腹大患趙眘已成痴呆兒，再也不足為患，眼中釘賴布衣不消一時三刻，便得斷頭斃命。趙鼎、韓世忠一伙孤掌難鳴，勢難再與己作對，大宋朝廷，已成秦家一統天下矣，這當眞值得通宵夜飲，飲上三日三夜。

秦檜意氣飛揚，正接受兵部尚書孫近這一班黨羽的舉杯輪番敬賀，家丁忽進來稟報道：「相爺，禮部尚書魏平求見。」

秦檜一聽，沒即時作聲，心下沉吟道：「這魏平平日對自己敬而遠之，那日在朝上眼見勢頭不對，便站過自己這邊來，也幸虧這一着，才沒多生枝節，如今他登門拜訪，不知是甚用意？想必是前來道賀巴結，以保住烏紗帽吧？此人他日倒有大用，皇位登基全靠此人主持儀禮，有此人相助，另立新君便是順理成章，不怕那些混蛋臣民說三道四。」想念及此，即一反狂傲之態，對家丁道：「快請！就說老夫正在此恭候魏大人駕臨。」

秦檜口中傳出一個「請」字，顯然是禮讓之極，魏平估料不着秦檜用意，不禁略一怔，但隨即正正衣襟，隨家丁走進相府大堂。他身後是一位面色黝黑精幹的插簫文士，模樣很是木訥。

「下官參見秦大人。」魏平畢恭畢敬的向秦檜行禮道。他身後的插簫文士卻是作了一揖，並不參拜，也沒言語。

秦檜朝這文士瞥一眼，但覺這文士模樣雖然木訥，但身子紮實，顯然是身負武功之人，心頭一震，便盯着文士問道：「魏大人，這位公子是？」

魏平一聽，才趁機回道：「他乃下官侄兒，單名一個樑字，聞秦丞相大名，堅執要隨下官前來參拜。樑兒，還不上前拜見秦大人麼？」

魏樑便走上前，略顯靦覥的向秦檜俯身下拜，道：「小人拜見秦大人。」

秦檜微微一笑，道：「好好，老夫平生最喜提携少年才俊，若有眞材實學，老夫歡喜，這便用了。莫道小小官職，便官拜朝廷大將，也是老夫一句話足矣。」

秦檜一頓，眼角一掃魏平，卻道：「魏大人平日足跡少到老夫敝居，今晚是甚風兒吹來？這豈非令老夫府上生色不少麼？」

秦檜話雖客氣，但隱含進逼疑惑機鋒，若魏平言語稍有差池，只怕立地便有殺身之禍。

魏平坦然一笑，朗聲道：「下官一向疏於拜候，請秦大人海涵。日前朝上，令下官感慨萬千，趙大人竟然誤信妖妄之言，與秦丞相為難作對，當眞該死之極，也太不自量力。下官因而思想透徹，當今朝上，唯秦丞相方可護得朝中百官周全，更適逢小侄遠道前來臨安，欲求一官半職，此事下官思想，唯有帶他前來謁見秦丞相，尚望秦丞相多多教誨提携。」

魏平這番話不卑不亢，恭敬得體，甚合秦檜心意，心中疑慮登時稍減。他笑笑，便道：「好啦，好啦，魏大人身居要位，日後老夫正要多多拜托，只要魏大人識時務，老夫自然也就視如一家，這還不好說話麼？但請教這位公子，既欲投效老夫，不知所精何藝？」

魏平知秦檜的疑心已移到魏樑身上，他雖引介魏樑乃其子侄，但秦檜一代奸雄，心智過人，對這位生面人如何便肯輕信？秦檜這一問，魏平不禁心中一凜，不自禁地一怔。

這卻也落入秦檜眼內，秦檜盯着魏平道：「魏公子似乎不喜說話，還是不喜與老夫應酬？魏大人莫非有甚難言之隱麼？」

魏平抑制住心頭的劇跳，回道：「小侄愚魯，不懂禮儀，望丞相海量汪涵，但他尚能勤習武學，未知能否替丞相效犬馬之勞？下官想到小侄殺人之勇，不欲他在丞相面前施展，是以心中猶豫吧了。」

秦檜哈哈一笑，道：「武學之道，既可殺人，亦可救人，若怕殺人，怎能自救，又焉可救人？魏大人多心矣。」

魏平垂首道：「秦丞相教訓，下官知罪。」

秦檜道：「魏大人何罪之有？不外太謹慎小心罷了。好好，既懂武學，這便是可用之材，老夫倒欲一開眼界，魏公子可否當眾一試，以增雅興？」

在大堂上飲酒作樂的秦檜朋黨，聞言均齊聲附和道：「是極，是極，若眞有絕藝，便請一試，好教秦大人與我等一開眼界也。」

秦檜含笑不語，目注魏樑，灼灼有光。

魏樑卻咧嘴一笑，憨憨地道：「小的……這便獻醜，望秦大人休怪……」他心頭一急，竟是口吃之人，一副憨樣。

秦檜一見，心頭一鬆，懷疑之心頓去，輕視之意卻代之而生，他笑呵呵道：「好好，你便放心獻技吧了。」

魏公子道：「我……我與人對敵，方可顯出本領，請丞……相成全。」

秦檜大笑，道：「你要與人對陣，這還不容易？老夫相府之內豈能缺了武學奇材？來人，把武士班八勇士請出來。」

家丁如飛的去傳令，不一會，便領着八條大漢大步而出。八人均目射晶光，一眼便知是武功深不可測之人。八人排在秦檜右側，傲然挺立。

秦檜指指八人，微笑道：「你選何人與你對陣？老夫事先提醒魏公子，這八人中任何一位均足可力敵千軍，你可要仔細了，否則刀劍拳腳無眼，若傷了你，老夫便難向魏大人交代也，呵呵。」言下之意，洋洋自得。

魏平聞言卻笑道：「秦丞相放心，小侄既為求功名而來，理該一試其勇氣，便被刀劍傷了，也是他學藝未精，怨不得人，丞相以為如何？」魏平趁機用話堵住秦檜，若打傷了他的武士，也只是學藝未精，也怪不得人。

秦檜哈哈大笑，道：「好好，既然魏大人如此說，老夫便擔保，若老夫這八武士有任何人被魏公子傷了，只當是技不如人，老夫不但不怪，還重重有賞便了。」秦檜自忖這八武士中隨便哪一位均遠勝這木訥公子，因此口氣就特別托大。「魏公子卻意下如何？」秦檜目注魏樑，笑笑道。

魏公子憨憨一笑，霍地抽出玉簫，傻笑道：「小的……比試喜歡人多，請八位壯士一齊上吧。」

此言甫出，滿座嘩然。眾人均認定這人定是瘋了，瞧他模樣，別說鬥八位，只怕一個也把他打得狼奔豕突矣。

此時就連魏平也暗吃一驚，一言相關的道：「汝勿托大，須知這兒可是相府重地，八位武士絕藝驚人，豈是等閒之輩，憑汝一人如何可與八位武士對陣？萬一有個閃失，不但失禮於秦丞相，亦誤了自己前程，汝須三思而行。」

秦檜卻笑道：「嘿嘿，好說，好說，不管如何，魏公子亦是勇氣可嘉，就算打敗了，老夫亦不會見怪。」

魏公子雙目晶光乍現，但一閃即逝，又傻笑道：「各位，請……請了。」說罷，也不全傻，向八位武士一抱手，然後橫簫在胸，抱元守一，神態驟顯安

閒。

八位武士平日兇猛絕倫，均是江湖中成名人物，個個身懷絕技，在京中仗恃秦檜威勢，連三品大官見了亦得繞道而行，幾曾見過眼前這小角色如此狂妄無禮？一下子便激起八武士暴戾之氣。

八武士中的老七、老八先就按捺不住，往前一站，哈哈狂笑道：「汝這無名狂徒，難道值我秦府八勇士一齊出手麼？汝也太不自量力，就我兄弟兩人聯手鬥你，已是給足面子矣。」

這「矣」字未落，老七、老八已左刀右槍的撲殺過來，其勢猶如猛虎下山撲噬羔羊。

魏樑臉上笑容不減，依舊抱簫而立，待老七、老八衝到身前尺遠之地，身子突地拔空而起，凌空一個雙飛腿齊出，只聽啪啪兩聲，地上早躺下兩人，衆人一看，卻是片刻前猶如惡神似的老七、老八。

老七、老八倒臥地上，卻無論如何掙扎不起，不禁羞得滿面通紅，羞憤之餘，突橫刀槍，竟欲雙雙自盡。

魏樑一聲長笑，身子一扭閃電般撲上，雙手隨便一晃，挾住刀和槍，再順勢往老七、老八腰眼處一點，人就飛躍開去，淡淡一笑，坦然道：「兩位方才雙足突然抽筋，非戰之罪，又何必爲此耿耿於懷？」

老七、老八方才被魏樑飛腳一點，快如閃電，根本不及閃避，已然恰恰點中腰眼麻穴，當即站立不住摔倒於地，兩人均知若這一腳稍點偏一寸，便是雙腿之癱穴，一旦被點，便終生癱瘓，生不如死，已知他手下留情。這時更見他以德報怨，先解其痲穴，又用言語替他兩人掩飾，不禁又羞又愧，齊齊翻身爬起道：「魏公子義薄雲天，我兄弟倆今日欠你一份情，敗軍之將不言勇，我兄弟倆人服輸，不再比試矣。」說罷低頭走入八武士班中。

武士中老大、老二方才已瞧清一切，心中一凜，暗道：「果然是厲害腳色，但憑我兄弟二人之力，定可制其死地，否則，這秦府中也沒我等位置矣。」

心內這般計較，兩人心意相通，互視一眼，即雙雙撲出，一個使鞭，一個使鈎，潑風般向魏樑殺來。

魏公子只覺勁風如刀鋒割面，知道已碰上平生大敵，不敢再存絲毫托大之意，猛點玉簫，幻化出萬千簫花，把兩人殺到的鞭、鈎一一點開。

老大的鞭長四尺，乃純鋼所鑄，重達百斤，揮動之時猶如鐵網罩體，避無可避，老二的鈎乃精鋼所造，專破刀、劍等短兵器，這一鞭一鈎雙雙配合，便任你通天本領也難逃劫數。

老大的鋼鞭一翻，鞭梢已然掃上魏公子的臉面，饒是他閃避得快，鼻上依然被鞭刮了一道血印，一陣鑽心疼痛，使他腳步一緩，腿部又着了老二一鈎，登時被劃了一道血口。

魏平雖然不懂武學，但瞧着也自胆顫心驚，他知魏公子已陷險境，心內大急，只驚得冷汗直冒，不禁暗暗歎道：「你也太過於托大矣，竟然獨力向八人挑戰，如今身陷險境，卻不但枉送了生命，更壞了驚天大計……」

座上衆人亦已瞧出老大、老二兩人一出手已然穩佔上風，均向秦檜拱手賀道：「秦丞相有此貼身侍衞，大可安枕無憂矣。」

秦檜微笑道：「嘿嘿，好教天下人得知，這便是秦府屹立不倒的樑柱……」

魏公子這時似乎被鞭傷鈎傷打出了渾身豪氣，他長笑一聲，秦檜話音未落，便猛然拔出隨身匕首，格開鞭、鈎，右手玉簫斜伸，默運神功，指向老大之耳，玉簫管口射出一股氣勁，破空嘶嘶急鳴，如電如箭，老大的右耳忽覺一陣慘烈劇痛，連忙退後一步，伸手一摸，滿手鮮血，原來他的右耳已被玉簫射來的這股氣勁活活射穿。

老大不禁心膽俱裂，若這玉簫所指的不是他的耳朵，而是他的眼珠，只怕眼下他已然是一名睜眼瞎子，這一驚，老大登時便失去再鬥的勇氣。

老二的命運比老大更差，原來老大慘叫聲未畢之時，魏公子的玉簫已然向他的腿部，立刻有如利箭穿腿而過，總算僥倖，穿過之處乃皮肉，并沒傷及筋骨，不然便是跛子殘廢。

老大的鋼鞭猛地一收，扯開老二，向魏公子抱拳道：「好一招玉簫神功，以耳還鼻，以腿還腿，老子乃睜眼瞎子，不識公子神技，不殺之恩不忘，羞辱之仇必報，我等亦無面目在秦府立足，就此退出，這秦府便是公子天下矣，山長水遠，後會有期。」說罷，轉身領先就走，後面老二、老七、老八等八人亦滿面羞慚而退。

秦檜嘿嘿冷笑，竟沒作聲。

魏公子道：「秦丞相難道便不加以挽留麼？」

秦檜哈哈大笑，道：「公子一人既已打敗他八人，老夫還留他怎的？莫不然多養這八條大飯桶麼，老夫只留着公子一人在身邊足矣。」

老大等八人滿面羞慚，又恨秦檜寡情薄義，既有話在先，也沒甚意思再留此地，唯有恨恨而出。從此，江湖上又多了這八條大蟲，加上那鬼哭神驚的「腹音魔功老人」，江湖中從此多事矣。

這時，秦相府內，登時又滿座嘩然。衆人立地改口換顏面，齊齊稱讚魏公子武功蓋世，天下無敵，倒似方才是奇醜八怪，現下卻成碧玉明珠。又賀秦檜得此勇士，天賜奇緣，失去的是一堆垃圾，得到的是滿盤寶貝。

秦檜笑吟吟的親自挽住魏公子的手，道：「魏公子日後就留在老夫府中，榮華富貴任你享受。來人，拿杯酒來，老夫今日得此勇士，理應痛飲三大杯，明日法場監斬賴布衣奸人又一喜事，喜上加喜，老夫好不高興。」

在座文武百官，狐羣狗黨，歡聲雷動，齊齊附和響應。

不一會，秦檜與他那班朋黨已樂極忘形，喝得七顛八倒。魏平眼看該是退身之時，向魏公子暗暗打了個眼色，便向秦檜告辭道：「時候不早，下官也該告辭了。小侄日後便有勞丞相栽培。」

秦檜哈哈笑道：「好說！好說！魏大人請回。你有此子侄，老夫定當依爲心腹，何愁榮華富貴，彼此一家，一切好說話也。請便請便，老夫不送矣。」他高興之餘，便連魏平的去留也似乎不大在意了。

秦府這一席慶功宴，直飲到三更時分，才各自告辭散去。魏公子早有人引領到八武士先前居停之所，原來却是一座極漂亮的宅院，裏面亭台樓閣，極盡奢華，宅院之內，更多美婢侍候，處身於此，未曾眞箇已然消魂。人若沉醉於此，貪圖這等享受，自然不欲失去，也自然拚死維護主人的周全，對秦檜死心塌地，再無異心，任你通天鐵漢，也變柔如垂柳。

魏公子在裏面沉思一會，忽然，他聽到有男子的足音，便疾速把一名站立一旁侍候的婢女摟過來，抱坐於膝上，嘻嘻浪笑，雙手在婢女身上游如穿梭。婢女大概已習慣了這些，只是嬌笑，並沒絲毫反抗。

來人原來是秦檜的心腹師爺，一見魏公子之狀，便哈哈一笑，向魏公子作揖道：「在下奉丞相之命，前來探問公子可滿意此地？」

魏公子與美婢調笑玩弄，一面心神不定的隨口答道：「哈哈，魏某人還不滿意麼？試問再去哪兒尋這等享樂去處……請回稟丞相，小的已心滿意足，樂不思蜀矣！」

師爺微笑點頭，道：「如此，在下也不打擾公子享樂了！就此告辭。」

魏公子哈哈一笑，口齒含混道：「好……說！不送了！」

師爺退出去，偷偷暗笑，心道：「秦丞相疑心這魏公子或許有詐，但瞧他這副急色相，分明是貪圖富貴而來，成得甚麼氣候？丞相未免太多疑慮也！」一面心中暗笑，一面趕緊回去向秦檜稟報。

* * *

魏公子待師爺走遠了，再凝神細聽，確知並無異樣，便驀地把美婢推開，道：「你等可退出去，我一人在此便可以了！」

美婢急道：「丞相吩咐下來，着我等好好侍奉公子，若公子拒之門外，恐丞相怪罪。」

魏公子道：「有用着之處，自會相喚！你等休要多言，出去自行安歇便是！」

衆婢女沒法，只好退出外間去，魏公子雙目突射冷芒！神色與方才那位憨公子簡直判若兩人！

這「魏公子」魏樑，原來便是楊振與，假扮魏平子侄，扮作憨公子模樣，犯險闖秦府，又施神功，逼退秦府八勇士，引得秦檜動心，欲留存當心腹，一擧打入秦檜老巢，以方便行事。

楊振與心中咬牙道：「暫時便讓秦賊自我陶醉！待過了今晚，再讓你見識見識本公子的廬山眞面目！」

楊振與再待一會，更深人靜，便用黑布蒙住頭臉，在後窗騰身而出，翻上屋頂，在秦府上下繞了一周，對秦府四周地形已然熟悉，便抽出玉簫，朝東南面方向暗運內力以簫傳音通報訊息。

不出片刻，一條黑影便打東南角飛撲而降，黑影輕如飄絮落在楊振與面前，意態飄逸安閒。楊振與不禁暗讚道：「怪道恩師曾說文弟之武功了無止境，下山半月工夫，他的輕功竟又精進不少矣！」

「大哥！恭喜，第一步馬到功成……」來人是虞允文，他聽到簫音入耳，本已守候半晚，一聽訊息便連忙飛身撲入秦府，再三幾個起落，已到楊振與面前，悄聲道：「魏大人已安然返回府上，提及你力退八虎，神威震秦府，他讚不絕口，但提醒我等，秦檜非易與之輩，他雖表面客氣，其實疑心未消，一切尚須小心在意！」

楊振與冷笑道：「此行並非要令秦賊深信不疑，只要過了今晚，救出賴伯伯，秦賊便可見識楊某人眞正面目矣……天牢那面有沒動靜？」

虞允文道：「一切如常！趙丞相已派人進天牢打探清楚，賴伯伯從容鎭定，獄卒捧出斷頭前之大宴，他也照吃如儀！倒似不知自己明日午時便臨殺身厄運……」

楊振與心頭悲酸，道：「賴伯伯尚有甚吩咐我等？」

虞允文道：「賴伯伯對來人只說了一句道：賴某可惜未能露天吃一塊白饅頭，否則便一切稱心矣！再無二話。」

楊振與愕然，道：「賴伯伯此言何意？」

（未完．三）

上文提要：南宮天賜從少林寺回到家裡，再和楚嫣煙、任尚珩找司徒秉，被他一棍打落湖裡，楚嫣煙入水救出南宮天賜，然後再去開封鐵塔，卒將這四禽之一的丐幫幫主司徒秉殺掉……任尚珩借司徒秉之手擊殺南宮天賜不遂，只好出走，却遇到余恨生，不敢說出眞相，從余恨生口中探知大通和尚下落，便和余恨生將大通殺掉，奪取少林失去的佛經……



南宮天賜傳奇故事／吳中龍・文

可飛・圖

大地情仇

查証禿鷹之事　高僧詳盡說明

場中，多了兩名黃袍紅袈裟的老僧，正是少林寺方丈宏光大師及藏經閣主持宏法大師，兩人身後，站着無數灰衣僧人，手持着戒刀及禪杖，嚴加戒備着。

適才說話的，便是手持少林寺最高信符——綠玉禪杖之宏光大師。

前有大通和尚暗中偷襲，後有宏通大師蠻不講理，南宮天賜對少林派之印象可謂壞到極點。他冷冷道：「掌門人過譽了，南宮世家那些不入流功夫，怎能入大師法眼？至於區區南宮某人，更是人微言輕，不敢當大師盛譽。」

宏光大師到底是一派掌門，氣量廣闊，道：「本門與南宮世家雖多年不曾往來，但亦無過節，施主這次前來，莫非對本寺有所誤會？」

宏光大師雖說的溫靜平和，但仍不能使用南宮天賜對少林寺之印象觀感有所改變。於農村長大的他，不善作偽，因此，他毫不領情，冷笑道：「南宮世家的人，向來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甚少發生誤會。在下以禮求見，受的却是無禮接待，大師認為這是誤會嗎？」

「南宮施主，適才本門弟子向老衲報告，施主已承認於月前夜闖本寺，請問施主可曾拿走珍藏之一冊佛經？」宏光大師岔開話題，問道。

南宮天賜大笑，道：「在下估道貴寺遺失了甚麼貴重東西？原來是一冊佛經！南宮世家雖然家道中落，但仍不曾淪落到成為小偷之地步，何況寒家人丁單薄，若再有人出家為僧，實難以負担。所以莫說偷經，便是大師雙手奉送，寒家也敬謝不敏。」

「那麼施主之來意是什麼？」雖然南宮天賜說話毫不客氣，宏光大師仍能忍着，不愧是有道高僧，對戒嗔一道深得箇中眞諦。

「在下乃是追查當年南宮、慕容兩家被滅之兇手！」

「施主認為本寺曾參予當年之事？施主認為老衲師兄弟是主謀人之一？」

「在沒有眞憑實據之前，在下不敢妄下判斷。」

「施主有線索指引前來本寺追查？」

「對！但在不曾找出証據前，在下不便透露是何線索。」

「施主能否肯定本寺叛徒大通確實懂得使用鳩摩指？」

「在下肯定！」

「施主可曾殺死大通？或曾否於當晚離開本寺後見過大通？」

「在下自出道以來，不曾殺過任何僧人，當晚離開後，亦不曾見過大通和尚，在下這趟前來貴寺，便是找他查問有關鳩摩指之事！」

「當年南宮家殉難之人是死在鳩摩指下？」宏光大師步步進逼着。

「在下與家父均不知當年南宮世家的人死於何種手法之下，因此，在下不放棄任何值得懷疑之線索，少林寺弟子向在下施用西域歹毒之武功便是值得追查之線索！」

這時，被南宮天賜擊至重傷之宏通大師在服過少林療傷聖藥小還丹後，傷

勢已略為好轉，被兩名弟子攙扶着，在一旁靜靜的聆聽。

「宏通師弟，大通是否帶藝投師？」宏光大師轉向宏通大師問道。

「回稟掌門，當時大通毫無武學根基。」宏通大師恭敬地回答。

「宏通，你可懂鳩摩指？」宏光大師大喝一聲，厲聲問道。

宏通大師嚇得跪了下來，惶恐地回答道：「回稟師兄，小弟確實不懂得這歹毒手法！」

宏光大師回身重向南宮天賜，道：「施主，老衲絕對相信敝師弟所言，若然施主認為老衲師兄弟仍有嫌疑，請隨便詢問。」

南宮天賜道：「在下相信宏通大師。」一個武林高手，若然曾修習邪門歹毒武功，對本身所學，定有某種程度之影響，於交手中，不知不覺間便會流露出來。

適才宏通大師之武功，沉實穩重，乃確確實實之佛門絕學，絕無半絲邪門味道，因此，南宮天賜絕對相信他不懂鳩摩指手法。

宏光大師見南宮天賜如此爽朗，心中暗暗嘉許，道：「南宮施主，若貧僧說本寺不會參予當年謀害南宮、慕容兩家，且毫不知情，施主可相信嗎？」

南宮天賜雙眼凝視宏光大師臉上，正色道：「請大師確確實實是重說一遍！」

宏光大師沒有避開南宮天賜之凌厲目光，一字一字地道：「貧僧師兄弟及少林寺不但沒有參予謀害南宮、慕容兩大世家，且對該項陰謀毫不知情！施主可滿意嗎？」

南宮天賜道：「多謝大師，有大師這句話，在下十分滿意。在下冒昧，還想請教大師一個問題。」他的語氣、態度，已沒有適才那般不客氣。

「施主請隨便發問。」

「請問貴寺大通大師是何時失踪？」

「當日施主離開本寺後，大通亦同時失去踪影，個多月來遍尋不獲。」

「多謝大師實告。在下亦以南宮世家弟子身份聲明，當晚在下只為追查線索而夜探貴寺，並沒有踏進貴寺藏經閣半步，不曾拿走任何物品，亦不曾殺害任何人，只在離去時，制服數名貴派門下。」

「既然如此，老衲便不再追究，希望施主日後過訪本寺時，能夠由正門出入。」

「只要貴寺不拒絕在下由正門拜訪，在下保証不越牆而進。」

「阿彌陀佛，老衲僅向施主聲明一事，本門弟子大通，未經師長許可，擅離寺門，私學本門以外之武功，業已被逐出少林門牆；日後該僧之所作所為，概與本門無關。當晚該僧於本寺之內以鳩摩指暗襲施主之事，因未經查實，老衲不便有所承担，日後查明實情，再向施主交代。」

「大師言重，在下並無損害，故不願追究。承蒙大師不追究當晚夜探貴寺，在下不勝感激，日後如有南宮天賜能效勞之處，只須一紙相召，在下定竭力以赴。就此告辭！」向宏光大師拱手一禮後，南宮天賜便與楚嫣煙離開嵩山。

一場風波，終於在少林掌門宏光大師忍讓之下，化解於無形。

藏經閣主持宏法大師略感不滿，道：「掌門師兄，南宮天賜擊傷宏通師弟，為何輕輕放過他？」

「師弟，南宮世家與忘憂島已聯手，實力非同小可，何況南宮天賜初段所使用之掌法，非常接近當年馬悲鴻之劍法路數，因用掌使出，不見其威，本寺與南宮世家向無過節，實無謂樹此強敵。讓一步，留有餘地，爭一時之氣，只會陷本門於萬劫不復之境。當年南宮、慕容兩家互搏之結果，你該有目可睹。」

宏法大師心中一凜，道：「師兄教訓的是，宏法受教。」他實在慶幸今天之事並非由他來處理，以他脾性，早已發動羅漢大陣，不顧一切，先把南宮天賜擒下來才再作道理，那時便後果堪虞。

宏光大師道：「師弟，當年聲勢煊赫之南宮志超及慕容松青離奇暴卒，引致兩大世家互相火併，本是我們重振聲威，再度領袖武林之大好機會。但我却反其道而行，禁止門下過問江湖中事，以致天道教趁勢崛起，於短短數十年內便稱霸武林，你知我為何這樣做嗎？」

宏法大師搖搖頭道：「師兄，我們確是不明白所以，但因為師兄必有遠見，所以不敢過問原因。」

宏光大師道：「南宮與慕容兩家覆亡之眞正原因，我無從得知，但我可以肯定的說，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他們勢力實在太大，令某些人不安。異族入主中原，龍椅還沒有坐暖時，任何門戶鋒芒畢露定會引起他們的猜忌，以種種手段滅之方能安心，所以我召回所有行走江湖之門下弟子，使本門處於半退出江湖狀態，靜觀其變。」

「師兄，為何天道教能屹立不倒呢？」

「滿人最善長的手段是以漢制漢。天道教是餌，是另一條引起江湖中人互相殘殺的餌，你還記得死去之宇文就嗎？若我之推測沒錯，天道教能迅速崛起，定是這人暗中支持的，而他却是朝廷暗探，換言之，天道教是朝廷的一隻棋子，引江湖中人為權勢相爭，無暇兼顧反清復明之大業。」

「師兄之意思是指天道教是朝廷之組織？也是暗探，受宇文就所指揮？」

「宇文就不須指揮天道教，而天道教之人都與官府毫無關係，純粹是江湖人。」

「那小弟便糊塗了，清廷為何這麼辛苦在剷除兩個武林世家後，培植一個更大勢力之江湖帮會來？」

「師弟，箇中分別很大，南宮、慕容兩大世家都是正義中人，說不定還和南明皇帝或延平郡王暗中有聯絡，從事反清工作。而天道教主藍斌却是主謀暗害兩大世家之人，受着宇文就要脅控制，一旦藍斌有反叛之心，宇文就便把昔日謀害兩大世家之事公開，引武林人士羣起攻之。那時，朝廷牽制江湖人之計仍

發揮效力。」

「師兄，朝廷既然如此忌憚江湖人物，為何不直接找上江湖各大派？」

「因為他有另一個更大之眼中釘尚不會拔掉，那便是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藩王，江湖門派未有反叛之前，朝廷不會那麼愚蠢，逼江湖人物倒向三藩。他們只須嚴加監視便成！」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想不到宏光二十多年不出寺門半步，對江湖大事竟分析得如此清楚。

「以天道教來監視他們動態？」

「天道教是餌，引誘江湖上各門派互相殘殺的餌，吸引他們之注意力，監視我們的則另有其人，如我所料不差，大通便是其中一人。」宏光大師心思縝密，看出各門派已有朝廷暗植之人手。

「大通？但他入寺時只有十歲啊！」

「人，是有弱點的，看準弱點所在，便不難加以收買或要脅。藍斌本是正義之士，還不是參加謀害南宮及慕容世家？」

「師兄從何看出他是朝廷奸細，而不是天道教中人？」

「師弟，你還記得後山禁地那瘋瘋癲癲，不發一言的怪人嗎？你可知那人是誰？」

「小弟甚少在江湖走動，故不認識。」

「那人便是十多年前便失踪的丐帮帮主梁琪。」丐帮帮主竟然在少林寺後山！這消息的確驚人。

宏通大師大吃一驚，道：「那人便是丐帮帮主？師兄，為何不通知丐帮來把他接走？」

「十多年前的一日，一位前輩從數名黑衣幪面人手中把他救起，送到這裏來。那位前輩救起他時，他已是身受重傷，腦部更受到嚴重傷害，導致瘋瘋癲癲，連自己是什麼人也不知道。神智略為清醒時，也只得懂得說：『鳩摩指，叛徒，鷹犬。』那位前輩聯想到丐帮內部可能出了問題，便把他送來這裏，囑咐我必須在他神智盡復後才可送回丐帮。因此我秘密把他囚在後山，對他的身份不曾透露半句，寺裏亦只有少數可靠弟子知道有一個瘋子被囚在後山，但却不知他是誰。」

「師兄，我們長時間看管他也不是辦法啊，為什麼不試一試給他治療瘋癲呢！」

「當年那位前輩曾帶他前往找萬仲棠求醫，那知萬仲棠却失了踪，天下間要找另一個能治瘋癲病的，何嘗容易？所以那位前輩在無法可想之下，才把梁琪送來少林，託我們看管。」

「師兄，那位前輩究竟是誰？」

「說起來，這位前輩來頭可不小，她便是當年曾把武林鬧得翻天覆地之馬悲鴻的同門師妹及愛侶，白龍女龍盈盈。」

「怎麼會是她？她不是死了嗎？小弟聽說馬悲鴻便是因為她死了，傷心過度才退出江湖的！」

「龍前輩並沒有死，她只是不滿馬悲鴻殺孽太重，滿手血腥，毅然與他分手，出家為尼，現在徐州附近之白雲庵修行。馬悲鴻是否為了她退出江湖則不得而知了。」

白雲庵的靜因師太原來便是馬悲鴻之師妹，難怪藍克儉覺得她的武功修為已達反璞歸真之境界。

「師兄萬仲棠不是重出江湖嗎？那為甚麼不帶梁琪前往求醫？」

「我本來也有此意，但見萬仲棠與南宮家及忘憂島的人忙着對付天道教，所以才暫時放下此事，免他分心。現在事情發展至這樣地步，我想也該早點把梁琪送往萬仲棠那裏去了。師弟，你該明白我為何一再容忍，不願本寺與南宮天賜有所衝突之原因吧？」

「師弟，有一點小弟却是不甚明白！」

「是甚麼？」

「本門不問江湖是非，居於半退出狀態，箇中原委師兄業已說得很清楚，但是尚有不少門派之實力與我們不遑多讓，他們又為什麼對天道教如此容忍呢？難道他們與師兄之見雷同？」

「丐帮受人滲透，出現叛徒，華山、青城實力稍遜，以我們馬首是瞻，實無可厚非，但武當及峨嵋兩派為何毫無動靜，坐視天道教雄霸江湖，其中因素確是令人費解，尤其是武當掌門白鶴道長，為人好勝，心胸狹窄，他之忍耐也使我大惑不解。」宏光大師道。

「莫非他們門派也出現問題，或是被朝廷暗探暗中控制着？」

「我們不能排除這可能性，只是我有一個預感，短時間內江湖中定有駭人消息傳出，我們且拭目以待。首先，讓我們設法把梁琪送往金陵，找萬仲棠求醫，說不定梁琪會知道一些秘密。」

＊ ＊ ＊

南宮天賜與楚嫣煙離開嵩山少林寺後，並沒有在附近搜索大通和尚之下落，因為南宮天賜認為大通既然在個多兩個月之前便已逃離少林寺，隔了這麼多日，怎麼還會在嵩山附近逗留，定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却不知道大通和尚早在十天前被余恨生送返西天極樂世界。

他覺得這趟出來辦事，收穫頗為理想，剷除了代號烏鴉的司徒秉，替母親慕容燕報却毀家之仇。

嵩山之行雖然未能找着大通和尚，但却得知少林寺不會參與謀害南宮世家，這使南宮天賜放下心頭大石。他雖然不怕敵人實力強大，但有着少林派作為敵人畢竟不是一件輕鬆之事。

少林寺是清白之語雖然只是從少林掌門口中說出，而且並沒有任何証明，但南宮天賜却絕對相信宏光大師的話。他覺得宏光大師若是禿鷹或是白鷺、灰鴿、黃鸝中任何一人的話，當日實在是一個殺死他南宮天賜的大好機會，只要宏光大師一口咬定自己是殺人盜經之人，下令門下羣起圍攻，少林寺人多勢眾，加上那無堅不摧的羅漢大陣，他和楚嫣煙能夠活着離開的機會實在不大。

宏光大師輕易放過這堂而煌之的殺他機會，証明了他絕非是四禽之一。宏通大師也不會有嫌疑，若然他是的話，

絕對不會那麼衝動，親自和南宮天賜交手，必定先行挑撥其他少林高手上陣。餘下便只有宏法大師，及不曾露臉之戒律院主持宏海大師及羅漢堂主持宏空大師三人。

這三個住持的嫌疑亦不大，因為少林五大高手中，這三個人自小在少林寺出家，從沒有踏出過寺門半步，所以宏光大師敢那般肯定地說他們師兄弟與兇案無關。

「天賜哥，菜快涼了，你還呆呆的在想着些甚麼？」楚嫣煙的聲音打破了南宮天賜之思潮。

這時他們兩人正在鄭州一間有名的酒家，泉章居之樓上雅座吃着中飯。

南宮天賜忙道：「噢，我只是在推敲着禿鷹究竟是誰罷了！」

「禿鷹是誰這問題可以稍後才去推敲，你還是先想一想回到金陵時如何向南宮伯父交代吧！」

「向爹交代？我們這次的收穫並不差啊，最低限度我們已消滅了一個敵人──烏鴉司徒秉，還要交代甚麼？」南宮天賜大惑不解。

「天賜哥，我也是剛剛想起來的。你知道嗎，問題便出在殺了司徒秉之事上頭。」

「怎麼會？司徒秉謀害慕容家，罪該萬死！我難道錯殺了他嗎？」

「司徒秉之所作所為，死有餘辜。但是，你不要忘記，他雖姓司徒，但始終脚上有着六隻脚趾，應該叫做慕容秉，是慕容家的骨肉，是你的舅舅，也是慕容家的根。你却把這根拔掉，使慕容世家絕了後！怎麼向南宮伯父交代？」

南宮天賜刹時間呆住了，他怎麼沒想到這一點來？他唯一想到的是司徒秉謀害母親的家人，實在死有餘辜，却想不到司徒秉是他外祖父慕容松青弟弟慕容松柏之私生子，亦即是他母親慕容燕之堂兄弟。雖然當年慕容松柏不敢承認，但事實上司徒秉却是慕容家餘下的唯一後裔。

司徒秉絕對不會拿母親的貞節來開玩笑，而且慕容家的人是否左脚有六隻脚趾特徵，一問便知，更何況冒充慕容世家後代對司徒秉來說並無益處，他說出這番秘密時，是認為自己佔盡上風才說的，實在沒有說謊之必要。

南宮天賜喃喃道：「這……這如何是好？」

楚嫣煙見他呆愣的樣子，不禁噗嗤一笑，道：「天賜哥，你不若和南宮伯父商量，他日娶妻生子後，把其中一個兒子改姓慕容，繼承慕容家之香燈吧。」

南宮天賜想了想，搖頭道：「這不是辦法，我又沒有六隻脚趾，妳又沒有，怎能生一個有六隻脚趾的孩子來繼承慕容家香燈。他日，別人一看，便知是冒充的，這辦法行不通！」

楚嫣煙聽他如此說，實在啼笑皆非，道：「天賜哥，難道一定六隻脚趾才能姓慕容嗎？你有着一半慕容家血統，那麼你的兒子便有四份一，並非與慕容世家毫無關係。這叫做聊勝於無嘛！總比慕容世家絕後好得多，你說是嗎？」

南宮天賜仍是搖頭，道：「我始終認為不大妥當。依我之意見認為，那慕容松柏既然能有一個私生子，便可能有其他私生子也說不定，只是我們不知道吧了。待一切事情了結後，我們可以公開尋找左脚有六隻脚趾的人，說不定其中一個或是不止一個人是慕容松柏之私生子，那麼事情便可解決。」

「若果一個也沒有呢？」

「到時才想辦法吧！應該不會一個也沒有的。」他漫不經心地從窗口望出街外。

驀地，一個非常熟悉的背影映進南宮天賜眼⋮，極像是不辭而別的余恨生。

不久之前，南宮天賜與余恨生曾碰面不識，只因余恨生顏容憔悴，不修邊幅，南宮天賜便不能認出來，但是，一個人的背影卻是極容易認出來的，因為沒有容貌吸引了注意力。

南宮天賜站了起來，道：「嫣煙，妳在這裏等我。有件小事，我必須出去一趟。」他不待楚嫣煙回答，便匆匆下樓找余恨生。

他這人性格爽直，帶着數分固執，覺得自己竟然違反諾言，便必定要面對現實，找余恨生說個清楚，看余恨生如何處置他。

南宮天賜來到街上時，余恨生已走得不知踪影。他認為這問題必須及早解決，因此便循着適才余恨生所走之方向，急步跟上。

余恨生所走的方向，乃是出城之路線。一直到了城外，南宮天賜仍未能找着剛才所見之背影，他毫不放棄，在城外一帶找尋着。

他大約找了一頓飯時間，仍不見余恨生之踪影，他沒有辦法，只得沿着小路回城。

驀地，遠處傳來陣陣爽朗之歌聲，似是余恨生之聲音，南宮天賜連忙循聲追尋。

一條小溪旁邊的大石上，坐着一個身穿灰色破舊衣裳，滿臉于思的男子，口裏哼着小調，吊兒郎當的把雙脚浸在溪水裏，不停地踢着水花。

南宮天賜定睛細看，實在不敢相信眼前這男子竟是昔日那瀟洒俊朗，風采過人的余恨生，良久，他始開口道：「余兄，小弟可找得你苦了！」

余恨生自從解開心中結後，無牽無掛地到處流浪，心情逐漸開朗起來。這時正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享受着嬉水之樂，對南宮天賜的出現，簡直毫不察覺。

當聽見南宮天賜的呼喚後，他始回過頭來，大訝道：「咦，南宮兄，怎麼你也跑來鄭州了，嫣煙呢，你難道不是和她一起來嗎？」

南宮天賜尷尬萬分，道：「嫣煙也來了鄭州，現在城裏泉章居。」

余恨生眉頭一皺，道：「嫣煙在泉章居？那你獨個兒跑來這裏幹麼？」

南宮天賜道：「小弟剛才因看見余兄之背影，所以跑來找余兄！」

余恨生道：「找我？可有甚麼特別事

嗎?噢，我知道了，定是你和嫣煙快將成親，通知我喝喜酒，是嗎?」他那裏知道當日留給南宮天賜的信，竟給任尚珩偷偷地拆開，並在看過後撕掉，沒有交給南宮天賜。

南宮天賜大是爲難，不知如何說才是，吶吶道：「余兄，小弟找你的原因，便是爲了這事，小弟……」突然間，他停了口，他看見一個奇蹟……

這時的余恨生，正把浸在水裏的雙脚指起輕輕抹着。他左脚上的六指脚趾登時落在南宮天賜的眼裏。

南宮天賜大爲振奮，狂喜道：「余兄，你是慕容世家的人?」

余恨生心頭一震，不明白南宮天賜何以知道他的身份，道：「南宮兄，爲何有此一問?是誰告訴你我是慕容家的?」

南宮天賜指着他的左脚，道：「是余兄左脚上的特徵告訴小弟的。」

余恨生大惑，道：「我左脚的特徵?你意思是指那多出來的一隻脚趾?」

南宮天賜點點頭，道：「是的，小弟也是最近才知道這一秘密，原來慕容家的後人，左脚都有六隻脚趾。」

余恨生喃喃道：「我娘是……而那人却是……和慕容世家有何關係?莫非這其中別有蹊蹺?」他腦海裏靈光一閃，一把捉着南宮天賜肩頭，道：「南宮兄，你剛才所說是否屬實?慕容的骨肉是否都有六隻脚趾?」

南宮天賜道：「我也是聽一個自稱是慕容世家後人所說的，是否屬實却不能証明。」

余恨生急問：「南宮兄，那人現在何處?這事關係重大，請你告訴小弟!」

南宮天賜嘆息道：「小弟一時失察，已把那人殺掉了。」

余恨生大爲沮喪，但隨即想起一事，道：「南宮兄，你的娘親不也是慕容家的人嗎?她是否也有着六隻脚趾?」

南宮天賜搖搖頭，道：「弟也曾如此想過，只可惜在記憶中，我娘總是穿著鞋袜，從沒有見她赤着脚，所以不得而知。」

在那個年代，女子的金蓮，甚少露出人前，便是自己丈夫也無緣一見，何况兒子?

余恨生聽見南宮天賜如此說，登時滿臉失望之色，喃喃自語道：「慕容家的後人左脚都比常人多一隻脚趾，那即是說有六隻脚趾的人便大有可能是慕容世家的骨肉，有着慕容家的血統，我要弄清楚自己之眞正的身世，必先要証明這一點，但是如何方能夠証明呢?」

南宮天賜靈機一觸，道：「余兄，要証明這一點並不困難，只要……」

余恨生急急問道：「南宮兄，只要甚麼?」

「那還不容易?每處市鎮村落，都有專門替人接生的穩婆，只要前往當年慕容世家附近，找着那替慕容家接生的穩婆一問便成。」

余恨生大喜若狂，一拍後腦，道：「是啊，這麼簡單的事我也想不出來，實在蠢得可憐。」匆匆穿上鞋，續道：「南宮兄，多謝你給我帶來這一個重大的喜訊，我現在便去找那穩婆查問，但願她不會死掉。南宮兄，你快點回去陪伴嫣煙吧!我弄清楚一點私事後才來叼擾你和嫣煙那杯喜酒，再見!」說罷，滿懷希望的如一縷煙般掠得無影無踪。

南宮天賜望着余恨生逐漸消失之背影，呆在當場，他實在如丈八金剛般摸不著頭腦，奇怪着余恨生爲何如此古怪，好像巴不得他和嫣煙多多接近，並早日成親似的。

最令南宮天賜不解的，是余恨生說這些話時雖是帶着少許開玩笑性質，但却那般的誠懇，沒有半點譏諷和挖苦的味道。

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回去。

* * *

余恨生幾經艱苦，才能打探了關六婆的居處，關六婆昔日是叫作關六嫂，慕容家近兩代的子孫，都是經由她親手接生的。

關六婆已是七十有多了，身體雖然非常壯健，但一雙眼睛却不甚靈光。她眯起那雙老眼，打量着眼前的年輕人，道：「小伙子，你找老身有甚麼事嗎?」

「六婆，妳可認識我是誰嗎?」

「小伙子，老身不但記性差，眼睛也看不清楚，實在想不起你是誰!」

「六婆，我是誰並不重要，但我希望妳能老老實實的回答我一些問題，只要妳老實說出，我會給妳一大筆銀兩，讓妳好好過活。但若是說謊的話，我會很不客氣。」余恨生的語氣，略帶着恐嚇之成份。

關六婆吃了一驚，道：「這位俠士，老身只是一個接生婆，向來不喜歡饒舌，實在甚麼都不知道。」

余恨生臉色一沉，道：「我問的事，妳不可能不知道。我問妳，當年的慕容家的人都是由妳接生的嗎?」

關六婆惶恐地回答：「對，對，這四十年來，慕容家的孩子都是由老身接生的。」

余恨生道：「我問妳一件事，是否經由妳接生慕容家的後代，左脚都是有六隻脚趾?」

關六婆臉色大變，惶恐地答道：「是……是……」

余恨生見她言語閃爍，厲聲道：「是眞的嗎?妳可不要騙我。」

關六婆登時嚇得一驚，良久方道：「不……不……有一個例外。」

「那個例外的是誰，快從實說出來。」

關六婆忖道：「果然是當年之事發了。」但見那余恨生那模樣，那敢不說。

廿多年前的一晚，慕容家的長媳即將臨盆，便把關六婆召了前往慕容家接生，順順利利接下了一個肥肥白白的兒子。

但當關六婆抱着那嬰兒前往當時慕容家的家主慕容熙恭賀時，在場的人都臉色大變，因爲那孩子左脚少了一樣東西，那便是慕容世家遺傳下來的特徵——第六隻脚趾。

慕容熙等人第一個念頭便是：這嬰孩可能不是慕容虹的骨肉，慕容熙登時

大感爲難，因爲他的長兄慕容虹已於數月前一場與南宮世家之火併中遇難，長嫂何淑芬懷着的只是遺腹子。

他能夠指責何淑芬不貞嗎?不能，因爲沒有証據。嬰孩的左脚如正常人一樣，這藉口實在不足夠証明甚麼，因爲沒有人敢肯定地咬定慕容家的人一定有六隻脚趾，這只是遺傳，而遺傳很多時都會有例外。

當然，慕容熙那時是一家之主，他說的話便是道理，有誰敢說個不字?但是，別人却會背後背着他欺壓寡嫂，意圖霸佔慕容家，因爲這嬰孩是個男的，是慕容世家的長房嫡孫，他日長大時繼承家主之位的。

但是慕容熙能啞忍嗎?當然不能，他怎麼眼白白的把慕容家送給一個可能是外人之手裏，他靈機一觸，想起四弟慕容俊於兩天前亦喜獲麟兒，於是把兩個嬰孩來一個偷龍轉鳳調換了，並給了關六婆一筆銀兩，命她不可洩漏這秘密。

這偷龍轉鳳的方法，老四慕容俊最初老不願意，但爲了慕容家產業着想，只得同意；却想不到日後慕容家唯一能逃出毒手的卻是他的親生兒子。

余恨生聽了關六婆所說，登時大喜若狂，捉着關六婆雙臂，問道：「妳說的是否眞的?有沒有欺騙我?」

關六婆忙回答道：「老身沒有騙你，剛才所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余恨生重重的賞了關六婆一大筆銀兩，歡天喜地般離去。

他這時之喜悅，實在是別人所難以感受得到。他挺起胸膛，仰天長嘯，數月來的心中積壓着抑鬱一掃而空。他再也不是一對不要臉的狗男女私通而來的孽種，他是眞正的慕容世家後代，他能夠堂堂正正地面對任何人，毫不內疚地說出自己叫作慕容笙。

不，他不能用這個蒙上汚點的名字，他要用一個新的名字，代表着他的重生，代表着慕容家復活，余恨生終於挑選了慕容牲這名字。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洗一個澡，刮掉臉上的鬍鬚，再換上一身潔白簇新的衣服，終於他可以毫不慚愧地重穿喜愛的白衣。

然後，他要報仇，他要重建慕容世家，這個重担子，他已拋掉甚久，想不到現在却要重新担起來，只是慕容牲非常樂意地負起這個重担。

他有點兒可惜，數個月來的遊蕩，他已開始對那種無拘無束，無牽無掛，吊兒郎當的浪子生涯有點兒喜愛，但現在却得要拋掉。

慕容家是堂堂武林一大世家，慕容家的後代，尤其是一家之主，必須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怎能是一個不修邊幅的浪子?

他把左脚的鞋和襪脫下，輕輕地吻着那第六隻脚趾，他實在想不到這厭惡了廿多年的東西竟然給他一個新生，一個新希望。

慕容牲穿回鞋襪，昂然闊步，開始了他的新生命。

* * *

一年之前，那時叫作余慕融的慕容牲曾化名慕容餘生與天道教作對了一段短時間，但可惜只是曇花一現，瞬即便失去踪影，因此江湖中，曾聽過慕容餘生這名字的便只有天道教一小撮門下，但他們不久便亦忘了。其他的江湖中人，根本便不知道慕容家當年會有人逃出魔掌。

因此，當南宮逸看見那大紅拜帖下款上寫着侄兒慕容牲拜六個大字後，實又驚又喜，他驚的是不知這慕容牲之來意如何，若然是爲了當年兩家之恩仇，那便不知如何是好；他喜的當然是慶幸亡妻慕容燕之娘家還有着一個後裔。

當下，南宮逸急忙與愛子天賜跑出門外，一看慕容牲竟是他們熟悉非常之慕容融，亦即是余恨生後，都大爲錯愕。

那知道慕容牲一見南宮逸出來，撲倒便拜道：「姑父在上，請受侄兒慕容牲一拜。」

南宮逸連忙把他扶起，迎進內廳，方問明情由。慕容牲也不隱瞞，把當年從慕容家逃出一一說出，並從胸間掏出一塊小玉珮給南宮逸過目。

南宮逸一看那玉珮式樣，便知道是慕容世家之物，只因每一個慕容家的子孫，不論男女，在週歲時便由家主賞予一塊玉珮，掛在胸間，作爲吉祥之物，辟邪避凶之用。

南宮逸唏噓萬分，把玉珮交還慕容牲，道：「牲賢侄，眞想不到這其中竟有如此多曲折之事，現在既然水落石出，你也應當堂堂正正地恢復自己慕容子孫的身份，把重建家聲之重担負起來。」

「小侄謹遵姑父教訓，這趟前來金陵，一方面是拜見姑父，另一主要目的便是與姑父商量如何報仇雪恨及重建家園。」

「牲賢侄，我很高興你來找我。慕容、南宮兩家向來關係密切，當年誤墮圈套致發生衝突，箇中原因你亦知曉一二。當日你離去後，發生了不少事情，你且聽天賜詳細說出來，明瞭目前之形勢。」

南宮天賜隨即把近數月來之事一一道出，慕容牲聽了，不覺百感交集，想不到謀害慕容家的其中一個主謀人竟然會是慕容家的一個私生子，就是他的堂叔司徒秉。

「表兄，剛才你說會在開封離奇中毒，懷疑那化骨清香散是任尚珩暗中所下。」慕容牲對南宮天賜之稱呼開始由「南宮兄」改名「表兄」。

「是的，種種迹象都指向他，我只是不明白他爲何要這樣做。」

一旁之萬仲棠咬牙切齒地道：「這畜牲實在太不長進，他日如給我碰上，不把他剝皮才怪。」

「日前我在鄭州附近碰上他時，還聽他胡言八道，說甚麼奉命暗中協助調查失經，原來他那時是逃避着你們，怪不得他初見我時會那麼不自然。」慕容牲道。

「你曾遇上任尚珩?」衆人齊聲問

道。

慕容甡隨即便把遇上任尚珩，並與他殺死少林逃僧大通和尚及追回失經之經過說出。

「他並沒有把那經書送回少林寺啊？少林寺也不知道大通和尚已被你殺死之消息。」南宮天賜道。

「這畜牲定是把那經書據為己有，遠走高飛。」萬仲棠恨恨地道。

「那只是一冊佛經，他拿去幹什麼？」慕容甡道。

「佛經？」

「是的，萬前輩。那是用梵文寫成的一冊佛經。」

「原來如此，那畜牲不懂梵文，定是把他當作什麼秘笈看待。哈哈，想起他千辛萬苦找懂得梵文的人來翻繹後，才知得物無所用之時那表情，我便覺得好笑。」萬仲棠大笑。

「甡賢侄，你的武功並不似慕容家的路數，却帶有點兒詭異味道。說出來你可不要不高興，旁門武功雖能速成，但始終難登大雅之堂，當到達某種境界後便難以突破，為何你不在家傳武學中着手呢？」南宮逸道。

「姑父，實不相瞞，當年家毀時，小侄尚年幼，只懂內功心法，其他的一概不懂，故難以修習。」慕容甡長嘆一聲道。

「原來如此，慕容家武功，不傳外姓，連何淑芬身為長媳，也無緣修習，難怪你不懂得。你在這裏稍候，讓我拿一樣物件給你！」南宮逸隨即離開內廳。

片刻後，他手上拿着一柄長劍回來，正是南宮天賜早期行走江湖時所使用，慕容燕所留下的長劍，劍上仍繫着南宮天賜之標記——一撮藍纓。

南宮逸把長劍遞予慕容甡，道：「甡賢侄，這劍是你姑姑遺下之物，本是慕容家弟子之專用兵器。我現在把它送還給你，希望你能夠善用它。」

慕容甡不敢接受，道：「姑父，這劍是姑母留下給表兄的，小侄不敢接受。」

南宮逸喝道：「胡說，這劍豈是普通一柄長劍般簡單，它代表着慕容家的聲譽，持有它的人便須負起重建慕容世家的責任，你難道要天賜代你負起這担子嗎！」

慕容急忙跪下，恭恭敬敬的接過長劍，道：「侄兒定不負姑父厚望，重建慕容家聲譽。」

南宮逸扶了他起來，道：「劍柄裏，藏有慕容家的劍法要訣，這套劍法必須要慕容家獨有之內功心法相輔，方能發揮最大威力，希望你能好好地練習。至於你之家傳掌法及其他武功，我也不懂，你試看能否在劍法中推敲出來吧！掌法方面，當年我曾見過你姑姑施展，也許能給你一些幫助。」

慕容甡想不到能重獲家傳劍訣，喜出望外，連忙叩謝。

「你長途跋涉來此，應已疲倦，適才我已吩咐好收拾房間給你暫住，待敵人全數剷除後才商討如何回舊地興建家園吧！」跟着，南宮逸便吩咐南宮天賜帶領慕容甡回房間休息。

南宮逸給慕容甡安排的房間，便在南宮天賜左鄰。

「表兄，我這次重獲新生，實在全是表兄之功勞，大恩大德，眞不知如何報答。」慕容甡安頓好行囊後，感激萬分的對南宮天賜道。

南宮天賜本想趁此機會向慕容甡說明他已違諾之事，但隨即想到若在此刻說出他與楚嫣煙之戀情，實有挾恩圖報之嫌，只好道：「表弟，你這樣說實在使我汗顏，我那曾出過半點力？只不過無意中提及那慕容家之特徵吧了！」

慕容甡道：「要不是你提及這事，我至今仍混混噩噩的活在夢中。你可知嗎，那打擊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大了，我實在難以接受自己竟是一個孽種之事實，幸好還能勉強支持，不會自我毀滅，否則眞是死不瞑目！」

「事情已過去了，還想那麼多作甚？我看你還是計劃一些將來的事情吧！」

「表兄說的對，我一定要把慕容世家重建起來，屆時我們兩家又可以傲視江湖了。」

「表弟，只要你有這決心，我肯定這日子並不會太遠。」

「表兄，我可否問你一個問題？」

「請隨便問。」

「表兄，你年紀也不小了，為何不早點和嫣煙成親呢？我看姑父也早有這個意思，只不過沒有說出來吧了！」

「表弟，我和嫣煙早日成親？你難道忘記了我會對你之承諾嗎？」

「承諾？甚麼承諾？」除了那不可和嫣煙成親外，他實在想不到還有着甚麼承諾，但這承諾早已取消了啊！

「表弟，我曾答應過你不能接受嫣煙之好意，亦不會與她成親的。你忘記了嗎？」

「怎麼，你還記着這事？但我早已告訴你這前約已取消啊，你不知道嗎？」

南宮天賜心中一震，道：「這約定早已取消？我怎麼會不知啊？你又不曾告訴我。」

「表兄，說起來，我實在心中有愧。那時，我確曾對嫣煙有非份之想，所以不擇手段，逼你退出，希望能獲嫣煙垂青。但是，我後來發覺嫣煙心裏只有你一個人，別人難以代替。所以我不辭而別，並留下一封信給你，告訴你前約取消，並改為要你善待嫣煙，不可辜負她對你之一番情意。」慕容甡道。

「信？我那曾收過什麼信？」南宮天賜道。他心目中却以為這是慕容甡憑空捏造出來，借此來報答他。

「當日我離開時，曾留下一封信，託任尚珩交給你的，難道他……噢，一定是這小子搗的鬼，難怪他會下毒害你了，原來也是為了得到嫣煙。」慕容甡心思縝密敏捷，很快地便想出是任尚珩在作怪。

南宮天賜雖然粗心大意，却非愚蠢之人，他想起任尚珩在當日慕容甡不辭而別後，便刻意地討好楚嫣煙，對她百般遷就和奉承；及其後三人同行時，他那種落落寡歡，茫然若失的表現，登時恍然大悟。原來任尚珩也是認為沒有自

己，楚嫣煙便會對他另眼相看，所以出此下策，意圖殺害南宮天賜。

南宮天賜獲知眞相後，輕吁了一口氣，道：「表弟，眞感激你。否則我眞的不知該如何能向你交代。」

慕容甡向他展露一個古怪笑容，道：「這有何難，好好的愛惜嫣煙，千萬別傷害她，否則我不會放過你。」

「你放心，我怎會傷害她？我便是不忍傷害她的心，才會把那約定不加理會，寧可日後交由你處置。你記得嗎，當日在鄭州時，我便是找你把這事交代清楚的，那知道見着你有慕容家之特徵後便忘記了。」

「還好你沒有忘記慕容家的人是有這特徵的，否則我不知何時何日才能回復本來，是了，怎麼不見了楚前輩和嫣煙的？」

「楚前輩和嫣煙正陪着楚夫人，到處遊覽金陵名勝哩。」南宮天賜答道。

「楚夫人也來了金陵嗎？」

「是的，楚夫人担心楚前輩人手不足，便帶了手下前來增援。因為從沒來過金陵的關係，楚前輩和嫣煙便陪着她們到處逛。」

「她們？楚前輩有不少夫人嗎？」

「噢，是我說漏了，陪同楚夫人前來的還有上官大叔的妻子和女兒。上官大叔也和她一起遊覽。」

* * *

南宮天賜與慕容甡兩表兄弟隔閡盡消，把臂暢談，直至黃昏時分，方聽見門外傳來楚嫣煙吱喳不停之說話聲。

南宮天賜忙上前打開房門，伸首向外一探，道：「嫣煙，我在這裏，快來看看是誰來了？」

「天賜哥，怎麼你跑到這房間來了？咦！是余大哥回來了，那眞是太好了，我正愁着沒有人與婉兒作伴。」楚嫣煙拉着一個年華雙十，嬌艷如花，身穿淡黃素裙，臉上不施脂粉的少女，如一縷煙般的跑進房間裏。

慕容甡眼前一亮，只因這少女清麗脫俗，簡直如仙女下凡般，看的慕容甡落魄神馳。

「嫣煙，今後妳可得叫慕容大哥了。他便是慕容家的唯一後人，亦是我四舅慕容俊的兒子慕容甡。快來重新見過。」南宮天賜笑道。

「慕容大哥，原來你便是慕容家的後人，為何不早點說嘛，使天賜哥和我担心了那麼久。」楚嫣埋怨着道。

「担心？担心甚麼？」慕容甡莫名其妙。

楚嫣煙臉上一紅，她怎麼能說出因為殺了司徒秉，担心慕容家從此絕後，打算在有了兒子後把其中一個兒子改姓慕容之事說出來。

「沒……沒有甚麼。慕容大哥，我來給你介紹，這是上官大叔的女兒，也是我閨中密友，今後，你們可得多點親近。」楚嫣煙支吾其詞，忙把身旁美女介紹給慕容甡認識，以作解窘。

「上官姑娘，在下慕容甡有禮。」

那少女正是上官鼎的掌上明珠婉兒，見狀急忙回禮。把楚嫣煙看得噗嗤一笑，道：「看你們兩個人，那般文縐縐的，實在使人看不順眼。我看你們不若跟着我的稱呼，一個叫慕容大哥，一個叫婉兒，那不乾脆？天賜哥，你說是嗎？」

南宮天賜心中一動，也覺得兩人匹配非常，有意為他倆撮合，忙附和道：「對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必那麼見外。」

這時的慕容甡，已回復昔日之英俊瀟洒，白衣勝雪，那翩翩風度比起南宮天賜來，實在毫不稍遜。誰家女孩子不愛俏？上官婉兒一見之下，心裏也是傾慕非常，聞言便低下頭來，輕聲道：「慕容大哥！」

慕容甡不知所措，只得回答：「婉兒……姑娘。」在他一生之中，那曾面對面的直呼對方閨名，便是楚嫣煙和他這般熟絡，他只是在背後才敢與南宮天賜直呼其名。因此，他把婉兒之下加上姑娘兩字，饒是如此，他臉上已是紅透耳根。

楚嫣煙見狀大笑，道：「你們兩人現時之模樣，可眞是天生一對，地設一雙。」

南宮天賜也笑道：「自從婉兒來了後，整日都拉着嫣煙陪她四處遊玩，甡表弟，今後這責任便交給你了，好讓我和楚嫣煙多點時間親密親密！」

楚嫣煙啐了他一口，道：「不害臊，誰和你親密親密了！」心裏卻是如蜜般甜，把嬌軀輕靠在南宮天賜身上。

慕容甡與上官婉兒兩人見了，不禁大笑。

「嫣煙，秦淮河晚上之風光，另有一番情趣。今天剛巧是十六，月色如畫，我們不若晚飯後前往一遊，妳說好嗎？」南宮天賜企圖製造多些機會給慕容甡與上官婉兒在一起。

楚嫣煙聰明絕頂，那會不知愛郎心意，拍掌附和道：「當然好啊，那景色實在是於忘憂島中難以一見的。婉兒，慕容大哥，你們來嗎？」

上官婉兒偷偷的瞥了慕容甡。誰知他的目光剛巧也投向她。四目交投之下，兩人頓即紅霞滿臉，不懂作答。

楚嫣煙俏皮地道：「看你們那巴不得晚上早些來臨的樣子，不必出聲亦知道了。」拉了南宮天賜便往外間跑！上官婉兒大急，也跟着跑了出來。

* * *

秦淮河風光，乃江南一絕，楚嫣煙倚偎在南宮天賜懷裏，不時把蜜餞果品，一片一片的送往愛郎口中。

兩人親蜜的情景，把船上的另外一對也感染了。上官婉兒不自覺地把嬌軀輕輕靠着慕容甡，靜心聆聽他細說江湖經歷及趣聞。兩人之距離在一日之內拉近了不少。

「天賜哥，你這趟從少林回來後，也有數天了，可休息夠沒有？」楚嫣煙緊緊的偎在南宮天賜懷裏，低聲道。

「怎麼了，剛回來了數天，妳又想往外間跑了嗎？」南宮天賜笑道。

「天賜哥，你忘記了還有一件事答應了我卻不曾做的，可不能撒賴！」小妮子在撒着嬌，扭動着小蠻腰道。

今天的南宮天賜，心情特別好，在她耳邊低語：「知道了，稍後回去時，我便向妳爹提親，明天便和妳成親，可滿意嗎？」

楚嫣煙聽了，心裏甜絲絲的，口裏卻道：「我不是說這個啊！你忘了還要跑一趟徐州往找明月姐姐，看她能否原諒你。」

南宮天賜點點頭，道：「噢，我倒忘記這事了，幸好妳提醒我！」

楚嫣煙輕捏他一隻耳朵，笑道：「你這人便是這樣沒心肝的，要不是我在你身邊，你不知還有多少事忘了哩！」

「嫣煙，妳這樣緊張，難道不担心我和明月重修舊好後，不再理睬妳嗎？」南宮天賜打趣着。

「你捨得不要我嗎？」楚嫣煙也不理會不遠處還有慕容姓和上官婉兒在，緊緊地摟着南宮天賜，低聲道。

南宮天賜不禁想起爲了她，慕容姓曾不擇手段，任尙珩更不惜下毒謀害他，感觸萬分道：「小東西，妳可知我爲了妳，吃了多少苦頭嗎？我怎會捨得丟下妳？」

楚嫣煙瞪大眼睛，不明所以，問道：「我何曾給你苦頭吃了？」

南宮天賜知道說漏了嘴，忙自圓其說道：「妳可知道妳臉上的胭脂，吃起來有點苦苦的？」他這人不懂說謊，急時便胡說一頓。

「去你的大頭鬼，我臉上那裏有胭脂了？你心裏可不知想着那個女子了？明月姐臉上有沒有胭脂的？」

南宮天賜搖搖頭，道：「明月也是從不施胭脂的！」

＊　＊　＊

兩人卿卿我我的談着藍明月，卻不知道藍明月卻在另一小舟中，遙望着兩人親密情景，心裏悲痛欲絕。

可惜兩舟相隔甚遠，南宮天賜及楚嫣煙所說的話都是耳邊低語，藍明月無從知曉，若她聽見楚嫣煙正這樣說：「天賜哥，我眞担心明月姐不喜歡我。」她便不會胡思亂想，她便會飛撲過來，擁抱着南宮天賜盡訴別離之情。

藍明月喃喃自語：「唉，怪不得天賜哥不來找我了，原來他已另結新歡。我爲何這樣命苦？若不是我爺爺，他怎會移情別戀？唉，老天爺，你對我太不公平了！老天，我爺爺和爹爹都已橫死，你難道還要我受苦？難道我爺爺一念之差，便要三代，甚至四代受過？」

她默默地揩乾臉上淚水，吩咐船夫靠岸，頭也不回地直馳徐州。

＊　＊　＊

南宮天賜四人兩對，遊罷返回家中時，意外地發覺廳中竟多了二個和尙及一個神情呆滯的五十多歲的男子。萬仲棠神色凝重的正在替那男子把着脈。

南宮天賜看見其中一名和尙竟是少林寺藏經閣主持宏法大師，不禁大爲詫異。但因恐影响萬仲棠把脈，沒有開口詢問。

片刻後，萬仲棠輕吁一口氣，放開中年男子手腕，道：「梁幫主腦部受到嚴重震盪，瘀血充塞着頭中經脈，他能活到現在，實在是一個奇蹟。」

宏法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據貧僧掌門師兄說，那前輩把梁幫主送來時，曾服下一株遠年首烏。」

萬仲棠恍然道：「原來如此，那前輩雖有靈藥，卻不懂醫理，平白浪費了一株珍貴首烏，也平白使梁幫主受了十多年苦頭。」

宏法大師急道：「萬施主，請問梁幫主還有復原希望嗎？」

萬仲棠道：「大師放心，只要把梁幫主腦部瘀血放出，及打通栓塞經脈，便能復原。只是，瘀血停留腦裏過久，治療時大費功夫。並須一內功深厚之人協助。」

宏法大師急道：「貧僧可以效勞嗎？」

萬仲棠道：「大師功力深厚，當可勝任有餘，只是有勞大師了。」

楚劍清搶着道：「宏法大師遠來是客，萬老兒，你怎可勞煩大師，還是由我來吧。」

萬仲棠瞪了他一眼，道：「楚老兒，你沒有聽見我說內功純厚嗎？純者，純陽之體也，你能幫上忙嗎？」

楚劍清尷尬萬分，目光瞟向南宮天賜及慕容姓兩人，卻見兩人毫無表示，只得啞口無言，把要說的話硬生生逼回肚子裏。

宏法大師道：「事不宜遲，請問萬施主何時開始？」

萬仲棠道：「我現在便往準備應用之藥物及工具，半個時辰後便開始。大師長途跋涉，請趁這段時間盡量休息，稍後可能消耗大師不少精神及體力。」隨即吩咐兩名忘憂島之手下，扶起梁琪，並帶領宏法大師前往休息。

南宮逸便趁這段時間給南宮天賜等人引見餘下兩個老僧及把梁琪幫主如何落在少林寺之經過說出。

那兩名灰袍老僧，竟是素未謀面之少林寺達摩院住持宏海大師及羅漢堂住持宏空大師。爲了護送丐幫幫主梁琪，少林寺竟出動了從沒離開過寺門的二大高僧，可見少林掌門宏光大師對此事之重視。

南宮天賜連忙向宏海及宏空兩名高僧施禮，道：「二位大師不辭勞苦，遠道而來金陵，實使晚輩慚愧。」

宏海大師合十回禮道：「南宮施主言重了，敝掌門有鑒於對手神秘莫測，故不敢輕舉妄動，把梁幫主秘密保護。現萬施主重出江湖，實梁幫主復原之唯一希望，故携之前來求醫。希望梁幫主清醒後，對昔年陰謀之幕後人眞正身份有所認識，屆時敝寺定當傾盡全力，一舉消滅此等危害武林之敗類。」

南宮逸大喜，道：「貴寺若能出面領導武林，定能把這等惡賊一網打盡。」

宏海大師道：「南宮施主太客氣了，敝寺多年來禁止門下弟子下山，實在已是與武林脫節，那敢當領導之位？但求盡一分力量，免使道消魔長，一切還須依賴兩位施主馬首是瞻。」

南宮逸突然想起少林寺失經之事，便道：「姪賢侄，趁兩位大師在此，還不

把經書之事報告兩位大師？」

慕容姓連忙把殺死大通和尙及追回失經之經過詳細說出。

宏海大師及宏空聽聞大通和尙竟與寡婦私通，不禁齊呼罪過，搖首不已。宏海大師道：「慕容施主，以你所言，敝寺失經應是在那任尙珩施主手中了？」

慕容姓面露慚色，道：「晚輩一時不察，致令貴寺藏經得而復失，實在抱歉萬分。晚輩日後定負責把失經追回，奉還貴寺。」

宏海大師道：「寺門不幸，出此叛徒，致遺失重寶，與慕容施主有何關係。施主代誅叛徒，並把失經下落通知敝寺，貧僧已感激萬分，那敢勞煩施主追尋失經。」

慕容姓道：「大師不必客氣，經書乃晚輩手中失去，晚輩定會竭盡所能，追回失經，否則晚輩心中不安。」

宏海大師道：「既然施主如此堅持，貧僧僅代表敝寺向施主致謝。」

楚劍清道：「夜已深，兩位大師還是先請到客房休息！梁幫主有進一步消息時，在下才通知兩位吧！」

宏海及宏空兩人忙致謝。

＊　＊　＊

翌日清晨，丐幫幫主梁琪已記憶盡復，精神奕奕的說出當年遇襲之經過。

永曆十三年，亦即順治十五年六月，南宮世家家主南宮達與丐幫幫主梁琪已召集不少武林人士，齊集金陵（南京），準備在延平王鄭成功大軍抵達時，外呼內應，一舉把位於要衝之南京攻陷。

一晚，梁琪在探知延平王大軍之來勢後，便回金陵向南宮達報告軍情，那知道途中竟遇上多名黑衣幪面人伏擊。

伏擊他的幪面人當中，其中一人曾亮出大內侍衛腰牌，着他束手就擒，他怎肯投降，便奮不顧身，意圖突圍。那知道對方不但人多，武功亦非常高明，負傷纍纍後，更被那曾表露侍衛身份的人一指點中，倒地後便不知人事。

「要飯的，你可認出那些人之武功路數？」萬仲棠問道。

「那侍衛用的是鳩摩指夾雜着鷹爪功，另外一人是丐幫中人，其它的有邛崍邪派，也有長白派的。」梁琪道。

「鷹犬中，甚多是邛崍和長白兩派的人，實不足爲怪，那丐幫的肯定便是你那不肖師弟司徒秉，已於月前被誅，關鍵便在那施展鳩摩指那人身上了。」萬仲棠道。

「鷹爪功這手法，乃大力鷹爪門不傳之秘，這門派早已式微，也不曾聽說其門下有那名弟子在江湖走動啊！」南宮逸插口道。

南宮天賜心中一動，道：「爹，鷹爪功是不是這個模樣的？」說着，便模仿着數招出來。

「是了，正是這個模樣，賢侄是從何處得知的？」梁琪搶着道。

「數年前，我曾在山西附近殺掉一名淫賊，他用的便是這門武功。」南宮天賜道。

「天賜，可知那淫賊姓甚名誰？」

南宮天賜苦苦思索，良久才想起來，道：「那淫賊好像是姓褚的，名字則不能記起來了！」

「姓褚的，在山西附近？難道是絕塵山莊褚天鷹？」萬仲棠冲口而出道。

「阿彌陀佛，請恕貧僧插口。」在旁靜靜聆聽的宏海大師突然道。

「大師請說！」萬仲棠道。

「敝寺逃僧大通，當年便是絕塵山莊褚施主推荐到本門出家的。」宏海大師道。

「竟有此事，那麼絕塵山莊很有可能與這事有關。褚天鷹甚少涉足江湖，他若眞的牽涉在內，那便令人想不通了！」萬仲棠道。

「褚天鷹可能不只牽涉在內那般簡單，依梁幫主適才所說，他根本便是清廷之暗探、走狗！」楚劍清道。

南宮天賜想起當日陳永華所見，道：「這姓褚的名字有着一個鷹字，應該便是禿鷹。他目前的身份是清廷暗探副統領。更是一個不知叫作甚麼的組織之首腦。」

梁琪咬牙切齒道：「這匹夫不顧廉恥，投靠韃子，我若不把那絕塵山莊夷爲平地，便不姓梁！」

楚劍清道：「對，我們這便出動前往太原，把絕塵山莊剷平。」

宏海大師道：「各位施主，向絕塵山莊問罪之事，可有敝寺效勞之處？」

楚劍清道：「大師，絕塵山莊之實力，實不足爲慮，我們這裏之人手，加上丐幫弟子，足夠把它剷平有餘，唯一可慮的是有着朝廷鷹犬在暗中窺伺，若貴派能予援手，那是求之不得之事！」

宏海大師道：「貧僧師兄弟二人此次下山，除奉掌門師兄之命護送梁幫主前來求醫之外，更奉命協助各位，爲江湖同道盡一分力量。因此，各位如有用得着貧僧二人之處，請隨便差遣。」

萬仲棠大喜道：「那便好極了，我們這便詳細商量，如何進攻絕塵山莊，一舉把它消除。」

＊　＊　＊

人多好辦事，各人詳細商量後，決定兵分四路，第一路由丐幫幫主梁琪率領丐幫門下，先到太原監視，第二路人馬乃楚劍清之忘憂島主力，第三路只有四人，便是少林寺二位高僧、萬仲棠及南宮逸，第四路則是南宮天賜、楚嫣煙及慕容姓、上官婉兒兩對。至於楚夫人及她從忘憂島所帶來之後援，則留守金陵。

四路人馬，先後暗中出發，約定在下一個月之初五日，亦即是端午節那天，在山西太原集合，進攻絕塵山莊。

主攻主力，由丐幫及忘憂島担任，第三路及第四路人馬則負責接應。

南宮天賜四人出發後，楚嫣煙道：「天賜哥，此去太原，徐州乃是順道，你何不跑一趟藍家莊，探望明月姐姐？」

南宮天賜道：「我也有這個打算，日前我已經把明月之事詳細告訴爹，他已答應，若明月願意的話，南宮家絕對歡迎她成爲一份子。唉，明月恨我甚深，又怎會願意？」他每當想藍明月，便不由自主地嘆起氣來。

（未完．三）

科幻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M計劃

賭德雖好　賭運欠佳

窗外滿天星，夜深人靜。

看看早已褪色的袋錶，恰好凌晨一點正，絕大多數人都在夢鄉之中，但我卻精神奕奕，有如一頭正準備出外獵食的兀鷹。

我撥了一個電話，找的是「賭徒」。

賭徒是一個人的綽號，他是個無賭不歡的混蛋，但可笑的卻是——別的賭徒輸掉老婆，他卻反而給老婆更早一步輸掉。

賭徒的妻子叫安妙，賭徒曾這樣讚美她：「內子又安份又美麗，鄙人自然妙之又妙也。」

但不到一年，賭徒就很不妙了，原來安妙賭得比丈夫更厲害百倍，在短短幾個月之內，就輸掉了兩棟房子，還有幾十兩金條和一大疊股票。

這還不算，安妙最妙的一着還在後頭。

她和一個暗戀着賭徒很久的女人賭沙蟹，當她所有注碼都已輸得乾乾淨淨的時候，居然連丈夫也押上了。

安妙對那個女人說：「要是我輸了，我老公從明天開始就是妳的！」

結果，安妙又輸了，翌日立刻就把賭徒抓上律師樓，正式辦理離婚手續。

當晚，賭徒約我到酒吧裏喝酒，他在電話裏對我說：「龍大衞，我現在只輸剩一枚籌碼。」

「我就是這枚籌碼嗎？」

「是的，你能令我翻本嗎？」

「我不能令你翻本，但卻能把你氣得翻眼。」

「朋友，我現時正在落難，你怎可以打落水狗？」他叫了起來。

他大叫，我卻在大笑：「既有落水狗可打，正是不打白不打，告訴你，我並不是你的患難之交，只是標準的酒肉朋友。」

賭徒苦笑起來，我以為他要扔電話了，誰知道他卻用摯誠的語氣說：「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絕對不是！絕對不是！」

他感動了我。

他這樣看得起龍某，我又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皇帝吧有大啤酒杯，可以讓龍吐珠在杯子裏游泳。」他這樣提議。

賭徒是個很妙的人，就算在最不妙的時候，他的談吐往往是很妙的。

所以，當晚我帶着兩個最善解人意的表妹，一起到皇帝吧陪他喝酒。

當晚，醉的不是他，也不是我，而是我的兩個寶貝表妹，倒像是我們兩個狗男人打算迷姦她們似的。

我和賭徒都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但卻也決非卑鄙小人，更不是喪心病狂的色魔。

兩個寶貝表妹在凌晨一點三十分左右被我送回家，她們除了身上多了陣陣酒氣之外，肯定百分之百完璧歸趙。

但第二天大清早，平時柔聲細氣的表姨媽打電話來，簡直把我當作大罪犯來審判。

雖然只是電話「通訊」，但擱斷電話後，我的感覺就像是「與一頭大母熊決戰完畢」！

這都是賭徒害我的！

但其後平心靜氣一想，就再也不怪責賭徒了。

因爲我們是朋友，眞正的好朋友。

雖然我們每次見面，總是大魚大肉大吃大喝，但這並不能証明我們只是酒肉朋友。

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個很妙的混蛋！

＊　＊　＊

電話響了足足十分鐘，才有人把電話聽筒抓起，隨即說：「大衞，我的打賭輸了。」

我握着電話的手不由自主地顫抖了一下，過了片刻才問：「你輸了多少？」

賭徒說：「一隻右耳。」

我驚呆了半晌，才能再問：「和你打賭的那個人，他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他是個神經不正常的瘋子，他最應該去的地方，是精神病院。」

「我想看看你。」

「不必看了，打開你的信箱罷。」賭徒說完之後，就掛斷了電話。

我立刻出門，把門前的信箱打開。

信箱裏有一個信封，上面繪畫着一隻孫悟空般的猴子，我打開信封，只見信封內有一隻血淋淋的耳朵。

是賭徒的耳朵！

我曾經在信箱裏收取過很多古怪的東西，包括餵金魚用的小紅蟲和雞蛋三文治在內。

但這一次，我收到的是一隻有血有肉的人耳，那絕對不是嚇人的玩具，也不是一種有趣的玩笑。

賭徒，你究竟遇上了一個怎樣的瘋子？

賭徒也許眞的遇上了一個瘋子，但他自己呢？

他這一次居然輸掉了一隻耳朵，他是不是也同樣瘋了？

我只知道，他今天要跟某人打賭，但打賭方法和賭注的大小，卻全不知情。

賭徒並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因爲他答應過某人，決不把打賭的情形向外界洩露。

連我這個「不是酒肉朋友的酒肉朋友」，也只知道他約了某人打賭，除此之外，就什麼也不曉得了。

現在，打賭已結束，我所知道的事情也多了一點。

最少，我知道賭徒輸了，而且還輸掉了一隻耳朵。

哼，什麼東西不能打賭，居然用耳朵來作爲賭注，這究竟是愚蠢，還是以爲自己大可穩操勝券？

賭徒眞的瘋了！

我把他的耳朵隨手丟入車廂，然後就駕駛車子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事情眞相查個水落石出！

但賭徒不在家，我幾乎把門鈴按碎，還是沒有人開門，我以爲他故意不肯開門，但到後來，他的鄰居出來告訴我：「林先生走了，他走的時候，留下了一封信……嗯，你是不是龍大衞先生？」

我心中暗叫不妙：「不是又再割掉另一隻耳朵罷。」

我隨即把身份証在賭徒鄰居面前晃了一晃：「看清楚了沒有，我就是如假包換的龍大衞。」

那人立刻把一封信掏了出來，又說：「林先生的估計果然很準確，他對我說，你一定會在十五分鐘之內趕到……」

我不願聽這種廢話，我幾乎是用搶奪欖球般的姿勢，把那封信搶了過來。

我把信封搶到手之後，立刻下意識地把信封捏了一捏，看看裏面裝着的是否又是一隻耳朵。

一捏之下，我鬆了一口氣。

這信封裏裝着的不是耳朵，而是眞的有一封信。

我把信封拆開，只見在一張雪白的信箋上，龍飛鳳舞地寫着這兩三行字：「酒肉朋友如面：你的混蛋兄弟有要事出門，勿念！」下款署名是賭徒！

賭徒的鄰居望住我，滿臉好奇之色。

最後，他還是忍不住問：「林先生有什麼話留下？」

我輕輕一笑，說：「他決定在這一個星光滿天的晚上，和他最心愛的女人私奔。」

那人呆住，半晌後忽然羨慕地一笑：「很有意思，這件事我若在三年前做了，如今背後就不會有一頭老母虎緊纏着……」

他的話才說完，他屋子裏立刻就傳出了一個女人兇暴的喝叫聲……

＊　＊　＊

星光在晨曦甫現之前一一消失。

賭徒不見了，他神秘兮兮地「出門」，究竟所爲何事？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我寧願他眞的私奔去了。

但我知道事情並非如此。

賭徒是一個性格很獨特的男人，他和安妙離婚，罪過並不在他，他甚至完全沒有怪責安妙。

他對我說：「每個賭徒都會隨時發大財，但也同樣會隨時傾家蕩產。男的賭徒如此，女的賭徒亦不例外，我早知道她嗜賭如命，如今又何必諸多埋怨？」

他的確沒有埋怨安妙，但安妙卻堅持要和他離婚，而且很坦白告訴他，她已把丈夫輸給一個叫「韓鳳娜」的女人。

賭徒早就認識韓鳳娜，但卻沒想到自己會成爲這兩個女人的賭注。

離婚手續辦妥後，賭徒就去找韓鳳娜，說：「我是來償還賭債的。」

韓鳳娜以爲賭徒將會和她結婚，但她錯了。

賭徒償還這筆賭債的方法，是給她兩記重重的耳光。

「妳要記住，我是賭徒，不是任何人的賭注！」賭徒毫不客氣地教訓韓鳳娜。

他實在是一個與衆不同的賭徒。

但現在，他不見了，他出門究竟是爲了什麼事？

＊　＊　＊

早上六點十五分，我看見安妙從家裏走了出來，她束起了額前的頭髮，全

身運動服裝，一張臉龐充滿朝氣。

她現在不再像個女賭徒，而是像一個十六歲的女學生。

她現在正準備晨運。

她今天好運氣，因爲我願意穿皮鞋陪她一起跑步。

安妙對於我的出現，初時頗感詫異，但由於我這個人並不討厭，所以我們很快就能融洽相處。

「妳現在每天都跑步？」我試探着問。

「你早就知道了，不然的話，又怎會天還沒亮就在門外等着？」她並不是弱者。

我笑了笑道：「近來生活過得怎樣？」

她搖搖頭：「很不正常，我每天早上不到六點便起床，午間膳後小睡一小時，晚上不到十點又已爬上床睡覺。」

「早睡早起身體好，這種生活怎麼還說是不正常？」

「因爲我是安妙，一個連丈夫也輸掉的爛賭婆！」她苦笑着，一臉自嘲神情。

賭徒是個妙人，而她却是個妙女人。

他倆本來就是的天生一對。

但現在，這一對「璧人」，却變成了「壁人」。

此「壁」不同彼「璧」，他們由一對「璧人」，變成了一對碰壁的人。

但我並不同情他們。

這世界上更值得同情的人多的是，我若太慈悲，恐怕很快就會神經衰弱。

我陪她跑進一座公園裏。

陽光漸更明亮，她的眼神却忽然黯淡下來。

「大衞，告訴我，是不是老林出了事？」

我奇怪地望住她：「妳怎會有此一問？」

安妙秀眉一蹙：「他眞的有了麻煩？」

我停下來，說：「每一個賭徒都會惹上麻煩，而且賭性越重的人，惹上麻煩的機會也就越多。」

「你在說我？」她眨眨眼。

「妳的事早已成爲過去，」我牢牢地看着她，「我知道，妳早已戒賭，而且是眞眞正正的戒賭。」

她吐出一口氣：「你可知道，我爲什麼戒賭？」

「是輸怕了？還是因爲再也沒有賭本？」

「兩者都是理由，但最重要的是：我一直在內疚。」

「爲了老林？」

「不是爲了他，難道還會是爲了別的男人嗎？」

「妳仍然愛他？」

「我不知道，在感情這方面，我並不是個很理智的人。」

「感情這種事，本來和理智扯不上半點關係的。」

「也許是的。」她勉强一笑。

「妳仍然和從前般可愛，老林不會忘記妳的。」

「不，他應該把我這個女人忘記得乾乾淨淨才對，」安妙咬了咬嘴唇，「是我連累了他，我是世間上最愚蠢的女人！」

她的情緒有點激動，但無論怎樣，她仍然是一個十分動人的女郎。

我吸了一口氣，說：「老林有點麻煩，他和一個人打賭，結果輸了。」

安妙呆了一呆：「對他來說，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你怎會大驚小怪？是不是他這一次的打賭注碼很大？」

「可以說是很大，也可以說是很小，問題是妳對一隻耳朵的看法如何。」

「一隻耳朵？」安妙莫名其妙地望住我，過了一會，她似笑非笑地問我：「你不是說，老林這一次打賭，居然輸掉了一隻耳朵罷？」

「事實正是這樣！」我嘆了口氣。

安妙的臉色變了，她吃驚地望住我：「怎會這樣的？」

我嘆息一聲：「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所以才會來找妳。」

安妙怔呆了很久，才用力地搖搖頭：「我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你找錯人了。」

「你也許甚麼都不知道，但也許可以提供某一些線索給我，例如他最近……或者以前，有沒有任何怪異的行爲，和有沒有認識一些古怪的朋友，例如邪敎中人等等……」

「最近我沒有見過賭徒，至於以前，我們雖然是夫婦，但他賭他的，我賭我的，我們每晚都同床異夢，他夢見的可能是一匹剛衝過終點的短途馬王，但我夢見的卻可能是三顆都是六點的骰子。」

「最恩愛的夫妻，兩人在床上所做的夢都不一樣。」

「賭徒有很多朋友，最古怪的一個可能就是閣下。」

「承蒙謬讚，不勝汗顏。」

她說我是個古怪的人，我便索性用古怪的招數來化解。

安妙沉默着，彷彿已再無話可說。

過了好一會，她揮了揮右手，說：「我想繼續跑步——」

但就在這時候，我迅速抓住了她這一隻手，她吃了一驚，我隨即沉聲喝道：「別發神經大叫，我決不會非禮你！」

她瞪着我，忽然咬了咬嘴唇：「你若有膽色光天化日之下非禮我，我會一聲不響，就只怕你——」

她在使出女賭徒的狠勁，我望了她的臉龐一眼，忽然有心中一蕩的感覺。

她畢竟是個出色的女郎。

但我並不是來打情罵俏的，就算我很想找個女郎調情，安妙也決不會是我的對象。

雖然她已和賭徒離婚，但在我的心目中，她仍然是賭徒的妻子。

朋友妻，不可戲。

眞正的朋友固然是朋友，酒肉朋友也同樣是朋友。

我越想越遠了，我心中暗罵了一聲：「混蛋！」隨即收斂心神，不再胡思亂想下去。

我立刻放開了她的手，但卻用手指着她戴着的一隻戒指，說：「可以給我看

清楚一點嗎？」

安妙有點莫名其妙，也許，她現在不再認爲我是個淫賊，而是像個攔途截劫的劫匪。

她好像不捨得把那隻戒指除下來，但我老是盯着她這一隻戒指，她只好把它除下，然後對我說：「這是老林送給我的。」

我接過戒指，全神貫注地看了很久，她忍不住問：「有什麼不妥當，難道你懷疑這一隻戒指是賊贓嗎？」

我搖搖頭：「老林是個不折不扣的賭徒，但卻不是個飛天大盜，也不會故意去買一些賊贓金飾送給自己的太太。」

「你的意思，是說他不知如何，無意之中買了一隻賊贓戒指送給我？」

我皺着眉：「別再提什麼賊贓，我根本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想知道，這一隻戒指的來歷。」

安妙顯然有點生氣，她鼓着腮，叫道：「我已說得很清楚，這是賭徒老林送給我的，你要是不相信——」

「你誤會了，我絕對沒有懷疑這一點，因爲就算你不說，我也相信這一隻戒指是賭徒送給你的。」

「爲什麼？」

「不爲什麼，只因爲這隻白金戒指之上，雕刻着一隻猴子！」我一面說，一面拿出了一個信封。

這信封，正是我在信箱裏發現的，信封內有一隻血淋淋的耳朵，信封上還繪着一隻孫悟空般的猴子。

安妙看見這一個信封，也不禁呆住了，她指着信封上的猴子，又再看看自己的白金戒指，臉上的表情顯得怪異之極。

我告訴她：「這一個信封，曾經裝着賭徒的一隻耳朵，現在，那一隻耳朵我已收藏得十分妥當。」

「你把它鎖進保險箱裏嗎？」

「不，我在深夜找到了一個很有經驗的醫生，把這隻耳朵交給他，請他好好代爲保存，說不定賭徒可以把這一隻耳朵取回的。」

「你這是白費心機了。」

「也許是的，」我嘆了口氣，「其實，我比你更瞭解賭徒的性格，他有四個字，是永遠視如金科玉律的。」

「我知道，那四個字就是『願賭服輸』。」安妙也嘆了口氣。

「一個願賭服輸的賭徒，永遠不會賴帳，既然這一隻耳朵是他輸掉的，就決不會把它接植回自己頭上。」

「不錯，賭徒！可憐的賭徒。」安妙的眼睛忽然有點紅了起來。

但我並沒有因此而感動，除非她放聲大哭。

但她沒有哭，甚至沒有爲這件事情而掉下眼淚。

她的視線很快又盯在信封和戒指之上。

信封上繪畫的是一隻猴子，戒指上刻着的也是一隻猴子，而且，這兩隻猴子的形態都是如出一轍的，可見這兩者之間，必然有着某種連繫。

我忽然想起了「圖騰」，這會不會是某一個宗敎或者是「部族」之類的圖騰？

但我並沒有把這種想法說出來，只是看着安妙的反應。

安妙的反應是愕然的，也是有點驚懼的，因爲她手上所戴着的戒指，似乎和賭徒輸掉耳朵的事有關。

「猴子！爲什麼信封上有猴子，我的戒指也有猴子？」她忽然好像想哭了起來。

我看得出，她仍然是十分關心賭徒的，不然的話，她也不會把這隻戒指戴着。

她極力强忍着眼淚，問：「他現在會在什麼地方？」

我苦笑一下：「這也是我想知道的答案。」

她跺了跺脚，把那隻戒指在手掌裏搓來搓去，忽然目光一亮，叫了起來：「那個老人！」

那個老人？

她忽然這樣說，到底是何所指？

她目光閃動，過了好一會才繼續說：「在半個月前，他曾約我到一間餐廳裏喝下午茶，初時我拒絕，因爲我們已經離婚，沒有必要再見面，但他卻說，這一次和我見面，並不是說甚麼，而是想談一談那幢舊樓的問題。」

「舊樓？」我一呆。

「不錯，我們還沒有離婚之前，曾經到西環看過一幢舊樓，當時，我們曾與這幢舊樓的大業主討價還價，但卻談不攏，結果沒有交易成功。」

「既然這樣，又還有什麼好談的？」

「在兩個月之後，賭徒輸了銀行存摺裏所有的美鈔，當天晚上，他對我懺悔，他說：『我很慚愧，自以爲是沙蟹王，但這一次卻在兩個老華僑手下輸得一塌糊塗，眞該死，最後那一局牌，我是不該跟進的，我只有三條K，但對方卻有四條J，眞是冤家牌……』」

「當時你怎樣？」

「我當然生氣，並決定爲賭徒復仇，我說，我明天帶一百萬美金，要和那兩個老華僑一決高下！」

我不禁爲之一呆，安妙這個女人，的確不愧是賭徒本色，和別的女人大不相同。

我乾笑一下，接着問：「後來怎樣了？」

她搖搖頭：「他說那兩個老華僑已經走了，他們只是過境性質，在這裏逗留的時間並不很長。」

過境性質的兩個老華僑，居然會在一場賭博之中，在賭桌上把賭徒殺得片甲不留？

此事大有蹊蹺！

我沒有說甚麼，只是狐疑地望着安妙的臉。

安妙也直視着我，她的眼睛是那樣地明亮，使我的心又在怦然地跳。

我幾乎想立刻離去，但卻找不到要馬上離去的理由。

除非我是在逃避！

但我爲什麼要逃避？我這一次來找她，動機全然是爲了賭徒！

在這件事情上，我是光明正大的，

就算在封建社會時代，我這樣找安妙也不能算是越軌的事。

但不知如何，今天我在她的面前，居然是如此的不安！

人會變，月會圓，科技天天進展，說不定有一天猴子也可以變成海豚。

安妙還沒有變，她還是深愛着賭徒的，他倆的離婚，並不是眞眞正正的感情破裂，而且我還有一種預感，認爲他倆會再度在一起。

安妙將來就算會重披婚紗，新郎也不會是別人，而是賭徒！

賭徒會成爲安妙的第二任丈夫！

既是第一任，也是第二任，甚至將來會繼續成爲第三任丈夫，亦不足爲奇。

競選總統首相之類的政客可以連任，做丈夫爲甚麼不可以連任？

我越想越遠，安妙忽然伸手在我面前一晃：「大衛，你怎麼了？」

我這才如夢初醒，連忙搖了搖頭。

我搖搖頭，其實沒有任何用意，只是要想自己稍爲定一定神而已。

安妙那對亮晶晶的眸子仍然逼視着我，我乾咳一聲，隨即問：「你是否懷疑，賭徒陷入了老千局？」

她嘆了口氣：「初時，我也有過這種懷疑，但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出老千的並不是那兩個老華僑，而是老林！」

「賭徒出老千？」我愕然地望着安妙，隨即搖搖頭，說：「我不相信賭徒會在賭桌上出千，他的爲人怎樣，我很清楚，他可以輸得傾家蕩產而談笑自若，但卻絕不會出千，而且，他最憎恨出老千的所爲——」

安妙冷冷一笑：「你說夠了沒有？」

我吐一口氣：「剛才我也許是衝動了一點，但我現在仍然堅持這一種看法，除非你能夠拿出証據來。」

「你還沒有弄明白我的意思，誰說老林在賭桌上出千了？他根本沒有賭沙蟹，那兩個什麼老華僑，只是他編造出來的故事，好讓我以爲他眞的輸掉了大筆美鈔！」安妙說。

我陡地一呆，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安妙說賭徒出老千，是這樣的一回事。

安妙又說：「老林出我的老千，你可知道目的何在？」

我揚了揚眉：「是不是和那一幢舊樓有關？」

「不錯，他瞞着我，把那幢舊樓買下來。」

「半個月前他約你見面，就是談這一幢舊樓的問題？」我盯着她的臉。

她點了點頭，說：「不錯，他說，我也是這幢舊樓的業主，而且，當他購入這幢舊樓之後，樓價就開始節節上升，我們都賺了大錢。」

「賭徒！」我嘆了一口氣，「他是一個多情多義的賭徒，他從來不會用別人的錢去賭，相反地，他——」

說到這裏，我倏然住口，因爲我忽然發覺，我這樣讚揚賭徒，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卻會令到安妙有無地自容之感。

賭徒賭的是自己的錢，但安妙卻把丈夫的財富輸得不明不白。

但安妙是個聰明的女郎，她知道該怎樣掩飾自己內心的不安，而且，她這樣做主要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不想令我感到尷尬。

過了片刻，安妙又繼續說：「老林給了我一張支票，他說這是我應得的一份。」

我問：「你怎樣處理這件事。」

她聳聳肩，神態輕輕地一笑：「我在他面前把支票撕成粉碎，然後告訴他：『一切都已過去，我們兩不相欠。』但就在這時候，有人叫我滾開去！」

「那人是誰？」

「不是老林。」

「當然不是老林，他對女人的風度永遠都是第一流的，也許只有對韓鳳娜才最例外。」

「韓鳳娜本來是個聰明的女人，但在感情這種事情上，卻是一個很傻很傻的小女孩。」

「你呢？」

「我也許比韓鳳娜還更傻，但現在我不想討論這種事。」她眨了眨眼，又繼續說：「叫我滾開去的，是一個老人。」

「一個老人？一個怎樣的老人？」

「他很古怪，他穿着畢挺西裝，無論質料和剪裁都是上乘的。」

「如此的一個老人，又有什麼古怪了？」我問。

「因爲他的肩膊上有一隻猴子。」

「猴子？」我幾乎立刻跳了起來。

安妙點了點頭，說：「而且，我還隱隱覺得，叫我滾開去的，好像並不是那個老人。」

我怔住，因爲她的說話，好像有點矛盾。

「不是那個老人，難道會是那隻猴子嗎？」我的語氣有點像是調侃她。

但她卻居然點了點頭，說：「你說得不錯，眞的好像是那一隻猴子叫我滾開去。」

我一呆，隨即哈哈一笑：「你的幻想力相當豐富，要是那個老人帶着一隻鸚鵡出現，那隻鸚鵡也許眞的會叫你滾開去，但那並不是一隻鸚鵡，而是一隻猴子。」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安妙有點冤屈地在揮手，「但那個老人後來也說話了，但嗓子卻和剛才叫『滾開去』的時候截然不同，而在我的背後，除了那個老人和猴子之外，根本就沒有任何人！」

我笑了一下：「但這也不足以証明，那隻猴子會叫你滾開去，除非牠接着還能夠繼續說話。」

安妙吐出一口氣，搖搖頭說：「那隻猴子沒有再說什麼……也許牠根本就沒有說過什麼……可是，當時我卻留意到那個老人的神情……」

「那個老人的神情怎樣了？」

「他瞪着那一隻猴子，臉上的神情，就像是怪責牠多事一樣！」

「多事的猴子？」我不禁失笑起來，接着說：「誰都知道，猴子是世間上最頑皮的一種動物，但要是有一隻猴子居然會叫某人『滾開去』，這就不是頑皮，而

是聽明得十分可怕。」

「也許是我神經過敏罷。」安妙苦笑着。

「可能是的，但也可能有人在故弄玄虛，故意讓你產生一種錯覺。」

「要是眞的有人這樣做，對他又有什麼好處？」

「我不是那個人，請恕暫時無可奉告。」

安妙嘆了一口氣，滿臉迷惘之色。

我接着問她：「那個老人認識賭徒嗎？」

「我想，他們的確早已認識，但熟悉到怎樣的程度，卻是不得而知。」

「你有沒有聽見他們說些什麼？」

「沒有，給人喝令滾開去的滋味並不好受，而且我也不打算跟老林再談下去。」

「你認爲沒有必要？」

「本來就是沒有任何必要，更何況又來了一個陌生的老人，還有那一隻可惡的猴子？」

「猴子通常給人的印象，都是又頑皮又可愛的，除非這一隻猴子特別搗蛋。」

「每一隻猴子都是搗蛋的動物！」她立刻更正我的說話。

我沒有和她爭論下去，我只想知道，那個古怪的老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但安妙所能提供給我的線索，也僅此而已。

我們又談了一會，結果還是沒有更新的發現，最後，她走了。

她沒有繼續跑步，她在公園門外截停了一輛的士，就和我告別。

她走了之後，我似乎感到若有所失，但到底失了些什麼，卻連自己也說不上來。

我忽然自己問自己：「龍大衛，你是不是一個混帳的東西？」

* * *

回到家裏，睡意直湧了上來，我幾乎連鞋子也不想脫，就躺在床上睡覺。

好夢由來最易醒，但這一天，我做的夢是古古怪怪的，而且雜亂無章，醒來之後，夢中情景很快就忘記得乾乾淨淨。

我淋了一個冷水浴，正當滿身肥皂的時候，手提電話突然放聲大叫。

我抓起電話，「喂」了一聲，立刻就聽見了一個婦人焦躁的聲音：「龍大衛嗎？我是妙嬸！」

妙嬸？我想了一想，才想起她就是安妙的母親，這個女人素有「母獅」之稱，她的嗓子確實是很嚇人的。

「妙嬸，有什麼事？」

「阿妙……阿妙……阿妙要結婚了。」

我陡地愕住，差點手一滑，連電話也掉進厠坑裏。

「你是說眞的？」

「當然是眞的，難道你以爲我有興趣用這種事來跟你開玩笑？」妙嬸的聲音聽來又急又怒。

其實，別說是妙嬸，就連我聽見這個消息，也是又急又怒的，我和她在不久之前還面對面在談話，她居然把這件事情隻字不提！

「她要嫁給誰？」

「里多星。」

「里多星？怎麼這名字聽來像個印度人？」

「不是像，里多星本來就是個印度人！」

我更加難以置信了，她怎會忽然間要嫁給一個印度人的？

安妙是個女賭徒，而且行事作風特別與衆不同，這一點我是完全明白的，可是，她若眞的嫁給那個什麼里多星，難道也和賭博有關嗎？

這眞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何況，我從前根本沒聽過她有一個印度藉的男朋友！

只聽見妙嬸又在叫嚷：「龍先生，你是老林的好朋友，雖然老林已和阿妙離婚，但他總不會贊成這一門親事的，可是我打響了鑼也找不着他，你可知道他躲到那裏賭博？」

我乾咳一聲，只好撒了一個謊：「老林跟朋友去了蒙地卡羅賭輪盤，他們正在研究一種最新的或然率賭博術，希望可以把那個比月亮更圓的輪盤征服。」說完之後，我對自己胡說八道的本領深感滿意。

但妙嬸顯然不知道「或然率」爲何物，她大聲說：「老林研究什麼賭博術，我是一概不懂的，我只要他馬上從澳門回來，阿妙畢竟曾經和他一場夫妻！」

我苦笑了一下：「誰說老林在澳門？」

妙嬸怒叫起來：「你不是說他去了蒙什麼卡羅嗎？澳門的別稱，就叫蒙什麼卡羅，難道你以爲我連這一點常識也不知道？」

我暗叫了一聲：「活該！」我在胡說八道，偏偏妙嬸却是個一知半解的婦人，正是夏蟲不可語冰。

但我現時全身都是泡沫，腦筋也不怎麼清醒，到底誰才是「夏蟲」，恐怕就連我自己也不敢太肯定。

但謊話經已說在前頭，總得自圓其說才能下台，我沒好氣地解釋：「澳門叫『東方蒙地卡羅』，但老林去的並非澳門，而是眞眞正正的蒙地卡羅！」

妙嬸聽得呆住了，她呆了好一會才問：「能找得着嗎？」

「這個很難說，老林的爲人，你也是很清楚的，又有誰能知道他下一個小時人在那方？」我只好如此推搪。

妙嬸急得好像快要哭出來，我連忙說：「別擔心，老林雖然『爲賭奔馳』，我這幾天却有空，我會勸勸安妙的。」

妙嬸急急說：「那麼，你快來！越快越好！」

「一定！一定！」我吐一口氣，這一次眞的很想把手提電話拋入厠所用水將之冲走！

唉，人類往往就是如此情緒化的動物！

* * *

本來，我這一次淋浴，最少會花上大半個小時，但這個要命的電話却把我淋浴的時間縮減了五六倍！

我離開浴室的時候，身上的肥皂泡沫恐怕還未曾沖洗乾淨。

沒辦法，趕時間嘛！

但爲什麼如此趕時間？是爲了妙嬸？是爲了老林？是爲了安妙？

又抑或是爲了我自己？

眞是很荒謬的問題，也是很荒謬的思想。

但這並不值得討論，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先要弄清楚安妙在發些什麼神經！

要是她眞的大發神經，事情就很簡單，三個字就可以解釋得一淸二楚。

這三個字就是：「她瘋了！」

但她有可能突然瘋了嗎？當然，世間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問題是機會率有多少而已。

老實說，如果要我相信安妙忽然神經病發作，我寧願相信月亮今晚會重投太平洋的懷抱。（這倒不是什麼謬論，世界上有不少科學家都認爲，月球是從地球分裂出去的，而且極可能就是在太平洋這個位置分裂，結果成爲地球唯一的衞星。）

閑話表過，言歸正傳。

正傳是：「安妙私奔了，和一個天天手提鳥槍，在銀行門口巡來巡去的印度藉警衞里多星雙雙失踪，不知去向！」

妙嬸哭得天崩地裂，大叫「摩囉差拐帶良家婦女」，但我却大不以爲然，反正她已哭得如此起勁，便說：「這一次，說不定是你的寶貝女兒誘騙里多星！」

妙嬸大怒，立刻把穿在脚上的一雙涼鞋除下，不問而知是要施放「手榴彈。」

我匆匆的來，匆匆的逃跑，幸賴短途衝刺不弱，那一雙涼鞋才沒有擲中我的背脊。

我沒有怪妙嬸，也沒有怪責自己。

她是值得原諒的，我是值得佩服的，我們只是思想方面有三千八百萬公里的距離，所以才會有上述情況出現。

我來到了那間銀行，調查了一會，証實里多星的確突然失了踪，不然的話，他現時應該正在當值。

安妙眞的和一個印度警衞私奔？

不！我不相信會有這種事！別說是印度警衞，就算是印度土王子，也不會使安妙心動。

因爲我知道，安妙的心裏仍然有賭徒！儘管他倆已離婚，但在安妙的心目中，賭徒仍然是她的丈夫！

再說，即使安妙眞的喜歡里多星，她也用不着私奔，她大可以名正言順地和里多星在一起。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本來，我初時並不打算到這間銀行來調查，因爲我甚至以爲根本沒有這個「印度人」的存在。

我以爲這只是一個無聊的玩笑。

但現在，我最少已經証實，的確有這麼一個印度人，而且，這個里多星也不見了。

當我從銀行大門走出來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像是給一隻大猩猩在屁股上踢了一脚。

大猩猩！大猩猩和猴子有什麼分別？

猩猩是不是猴子的一種？又抑或猴子是猩猩的親戚？

我對動物並不太瞭解，就連很簡單的「動物常識」也不怎樣明白。

現在，我眞的很希望可以看見那隻蹲在畢挺西裝老人肩膊上的猴子。

但街道上只有人潮，人潮中並沒有什麼猴子。

我若要欣賞猴子這種動物，似乎只好跑到動物園去。

＊　＊　＊

五年前，有人提議我開一間私家偵探社，此人並保証：憑龍大衞的偵探頭腦，定必生意滔滔，客似雲來，大可以成爲東方福爾摩斯。

此人口才極好，我眞的爲之心動，但結果他的提議還是沒有成爲事實。

因爲有人反對，而且是大力反對。

這個大力反對龍大衞開私家偵探社的人，就是賭徒。

賭徒反對的理由是：「大衞，你有的只是小聰明，所以，縱使眞的開了私家偵探社，也只能破小案，幹些尋貓找犬的瑣碎事，與其如此累人累己，何不陪陪我這個老朋友胡胡混混過日子，更爲妙哉？」

其實，他說我只有小聰明，我是大不服氣的，但我平心靜氣一想：「查案也許是很刺激很有趣的事，但也許是很沉悶很沒趣的事，倘若老是追查某某夫人或某某先生可有婚外戀情，這種差事豈不悶煞小生？」

我向來都很重視「選擇權」這三個字，倘若連選擇餘地也沒有，那就太痛苦了。

現在，我最少不必理會別人的丈夫，也不必理會別人的太太。

我喜歡理會誰便理會誰，我喜歡插手管那一樁事便管那一樁事。

賭徒和安妙的事，我當然是管定的了。

可是，賭徒只留下了一隻血淋淋的耳朵，而安妙更妙，她什麼也沒有留下，還出神入化地帶走了一個印度人。

這兩樁事，沒頭沒腦的，又叫我這個只有一點「小聰明」的人如何插手去管？

小聰明！

猴子是否也是只有一點點小聰明的動物？

＊　＊　＊

凌晨零時十五分，我把車子停泊在一幢多層大厦的閘門外。

我知道，這裏是不准泊車的，但我知法犯法。

因爲我在等一個人從這幢大厦裏出來，而且打算一見此人，就把他「騎刦」上車。

權衡利害輕重之後，我決定甘冒抄牌之險！

我這樣做，也許對不起法律，但却對得住天地良心，因爲我要「騎刦」的這一個人，他可能會使我得到一些寶貴的線索。

皇天不負苦心人，葛平終於來了！

葛平是賭徒的表弟，此人作風，最少有四分之三可以媲美賭徒。

我查出，今晚他到朋友的家裏打麻將。

因此，我在這裏等他。

葛平一看見我，臉上的表情就像是一口氣輸了三十底牌般難看。

「你怎麼會在這裏的？」他用公牛般的眼睛瞪住我。

我淡淡一笑：「因爲我睡不着覺，想找一個人陪我吃消夜。」

葛平立刻雙手亂搖：「你千萬不要找我！」

「你有什麼事？」

「我要回家睡覺，明天一早到公園晨運。」

「就是這樣？」

「難道這還不夠重要嗎？」葛平仍然兩眼瞪得很大，「大衞，我知道你是一個很夠朋友的傢伙，但老林的事，我什麼都不知道，你別來麻煩在下，再見了。」

我倏地沉下了臉：「原來你早就知道我來找你的目的，那很好，我們上車再說。」我把車門打開，又做了一個「請君入甕」的手勢。

我知道自己的臉色一定很不好看，以致連葛平那樣的人，也有着三分驚懼的神情。

我沒有揍過葛平，但葛平却曾經見過我揍兩個下流的老千。

這兩個老千行騙的對象，並不是什麼有錢的富商，而是一對年老無依無靠的夫婦。

他們冒充社會福利署的人員，騙掉了這對夫婦畢生的積蓄，而且還用這些寃孽錢來花天酒地，當我抓住其中一個混蛋的時候，這可恥混蛋正把一叠鈔票塞進一個風塵女郎的乳溝裏。

我把他這一隻手一掌劈斷！

另外一個混蛋衝了過來，他巨大得像個大猩猩，連手指都像是香蕉一樣粗大。

但我却狠狠的把他揍個狗吃屎。

就是這一役，我被葛平形容爲「打架機器」。

他對我十分不滿，甚至認爲我比那兩個騙子還更可惡，因爲他們只是騙掉人家的金錢，但我却野蠻地傷害別人的身體。（我其後思之，倒也認爲不無道理。）

我若是個天主教徒，就該跑到神父面前告解。

葛平給我半推半恐嚇地鑽進了車子，眼中充滿着不耐煩的神情。

但他却無可奈何，因爲他知道，我若看上了一個人，那人就算插上一對噴射引擎，也是飛不出我掌心的。

我親自爲葛平繫上安全帶，然後把車子駛向郊外。

葛平瞪了我一眼：「你想綁架？」

我冷冷一笑：「我也許眞的很想幹一票擄人勒索的買賣，但你配是那條『參』嗎？」

葛平吐一口氣：「你說得不錯，我若給人綁票，倒霉的決不是我，而是那一個目光如豆的綁匪。」

「老葛，你近來手風很壞？」我試探地問。

葛平默然片刻，嘆息了一聲：「手風不好，對一個賭術精明的賭徒來說，是世間上最諷刺的事。」

我淡然地笑了笑：「人生本來就是由無數齣諷刺劇串合而成的。」

葛平睨視了我一眼，半晌忽然說：「你還是把我扔出車外好了，老林的事，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要恢復自由，那是很容易的事。」

「如何容易法？」

「說老實話！」我突然把車子駛到一個避車處，惡狠狠地瞪着葛平的臉：「在賭桌上，除了你之外，沒有任何人會更加瞭解老林的一切，而且你曾經對老林說過：『你的事，也就是葛平的事！』難道你把這一句話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我用的手段並不是「恫嚇」，而是要令到葛平感到慚愧。

對付不同類型的人，當然要使用不同類型的手法。

——同樣都是刀，但用來斬豬骨的刀，和用來切魚片的刀就不一樣。

刀有大小之分，人亦然。

果然，葛平聽了我的話之後，他這張臉就不期然地垂了下來。

我所用的武器已發揮了强大的威力。

我不再催促，因爲「過猶不及，猶恐失之。」凡事總得適可而止，逼供和談情的技巧其實都是大同小異的。

葛平沉默了很久，終於說：「老林也許是中了邪。」

「中了邪？他中了什麼邪？」

「我不知道，但有人說，他中的邪可能跟一個宗教有關。」

「是邪教？」

「是不是邪教，我不敢肯定，但這個宗教，似乎是信奉猴神的。」

「猴神？是齊天大聖孫悟空？」

「不，孫悟空是中國神話裏的一個猴神，但這個宗教的猴神，却和孫悟空無關。」

「如此說來，這一個宗教的猴神，並不是姓孫的了？」

葛平苦笑了一下，「我怎知道？我已說過，我對這件事情，根本就知道的不多。」

我毫不放鬆：「知道的不多，也就是等於略有所聞，不要緊，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好了。」

葛平面上的肌肉忽然抽搐着：「大衞，你還是別惹麻煩了，老林要是聽我的勸告，他也許不會落得如此收場的。」

「你早已知道老林有危險？」

「早已知道他有危險的人並不是我，而是……」葛平說到這裏，吞吞吐吐起來。

眞是一臉窩囊相。

但我忍住沒有發脾氣，反而用溫柔有如幼稚園教師引導幼兒班新生般的語氣說：「別害怕，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一定會想辦法爲你們解決的。」

在這年代，沒有兩副面具的只有兩種人，第一種是君子，第二種是白癡。

我不是君子，也不是個白癡，所以只好在心裡罵他，臉上却裝作一派仁義勇敢的表情。

要是將來有傑出奸詐青年選舉，無論是誰提名龍大衞參賽，我保証不會令君失望。

其實，葛平也是個老江湖了，在賭桌上，他的眼光銳利如鷹，應該獅子搏兔的時候他決不會龜縮不出，應該保存實力圖謀後計的時候他却絕不會貿然地袒胸揮臂上前送死。

葛平本是個如此機智深沉的老狐狸，但在這一個凌晨時份，他却給我逼得方寸大亂，差點沒哭了起來。

不！把葛平逼得如此張惶失措的人，其實並不是我，而是那個「宗教」，還有猴子！

猴子！猴子！猴子！

把老林弄掉一隻耳朵的，是那猴子嗎？

把葛平弄得三魂去二，七魄去五的，也是那猴子嗎？

眞是去你媽的！

我在狹窄的車廂裏，用舞女哄騙老頭兒般的手法對付葛平，手段越來越可恥。

再不成功，我快要扮演乞丐了，再不然，就得轉換面譜，以暴君審犯姿態來對付葛平。

我可以坦然承認，我是個具有英雄主義傾向的人，因爲我認爲這種人最富戲劇性，世間上一萬個動人的故事，最少有九千六百三十八個是由這種人擔當主角的。

對於那些忠於法律，嚴守法律的人來說，我們這種人可能會是混帳的東西，因爲英雄人物往往都不太規矩。

我們令他們失望。

然而，法律也往往令許多吃了啞巴虧的人失望。

話題越扯越遠了，但這却又何妨？何必非要「言歸正傳」不可？

只要我高興，就算把話題扯到三千萬光年之外，也是可以的。

但我現在不高興，半點也不高興，所以只好依照「慣例」言歸正傳可也！

＊　＊　＊

葛平終於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那個人，早已知道老林有危險，但卻眞會裝傻，而且還是在精明如我的面前裝傻！

因爲那個人的名字就是：安妙！

「是安妙？」我一聽見了這個名字，整個人就像給鋼針刺中屁股的猴子，「霍」聲跳了起來。

安妙早已知道老林的事！但她在我面前，卻裝作甚麼都不知道！

我眞笨！

我忍不住用手背大力敲自己的額角！安妙曾經是老林的妻子，老林的事，如果連她也不清楚，又有誰會知道？

而且，我一去找她，她接着就失踪了，而且失踪前所留下的理由，就是要和那個印度籍警衞私奔！

她當然不會爲了一個印度人而私奔，她只是存心躲避我！

她躲避我，是不是因爲我的追查，使她感到不安？

不錯！一定是這樣！她知道我是一個又精明又厲害的傢伙，既然我已找上了門，她就算可以瞞得了一時，也瞞不得太久的。

因爲我並非等閒之輩，我是龍大衞！我是我！

安妙！她只是一個小女子，她怎敢正面跟我交手？我只要伸出一根指頭——

想到這裏，我忽然苦笑，笑得比飲苦茶還更苦。

還是別繼續自我吹牛了，我若伸出一根指頭，結果恐怕只有一個，那就是給安妙整齊而潔白的貝齒，輕輕鬆鬆地一口咬碎！

葛平望住我，我知道，我自己臉上的表情一定十分難看。

「大衞，你怎麼了？」他眨眨眼問。

他並不是關心我，而是關心他自己，因爲我是「打架機器」，而這種「機器」，往往會在心情欠佳的時候就全力開動。

車廂裏除了我之外，就只有他，我若要揍人，他當然是唯一的對象。

我臉上的表情眞是令他太擔心了，他擔心自己的臉會給我一拳打碎。

他從來沒有瞭解過我，他一直以爲我是個紅番，其實我不是紅番，我是食人族的酋長！

我把他趕了出車廂，態度很不客氣，但他卻如獲大赦，簡直把我當作是他的再生父母。

這種人，又怎配做賭徒的表弟？

＊　＊　＊

凌晨三點吃火鍋。

肥牛肉、生蠔、帶子、生菜、菠菜、雞蛋、鮮蝦、豬肝、鵝腸擺滿一桌！

但只是我一個人獨自享用，連侍應小姐也在爲我感到寂寞。

她叫盈盈，名字很普通，樣貌也很普通，但她的笑臉很好看，令人看了從心底裏舒服起來。

她要是沒有未婚夫，我也許會每晚都吃火鍋，一面吃一面看她這張笑臉。

盈盈知道我心情不好，因爲我今夜不喝酒，不但不喝烈酒，連啤酒都不肯喝。

我連茶都不用她泡，索性自己動手。

我抓了一把普洱、又再抓一把龍井、再抓一把水仙、然後再加鐵觀音和壽眉。

單是茶葉已差不多有半斤！

結果，泡出來的並不是茶，而是墨汁。

但這種「墨汁」很提神，連咖啡都遠遠比不上。

盈盈又對我笑，她笑我也笑，笑出來的樣子就和這壺不知所謂的「墨汁」一樣。

她終於忍不住問：「是誰令你如此煩惱？」

我把一隻熟透了的鮮蝦剝了殼，然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蝦肉塞進她的嘴裏。

她照吃如儀，侍應部長在遠遠望見，立刻把臉擰向別處，詐作不見。

他可以詐作不見，因爲他只是她的部長，並不是她的未婚夫。

要是她的未婚夫也在這裏，受罪的若不是我，就是無辜的盈盈。

她若不吃這一隻鮮蝦，我可能會生氣。

但她吃了這一隻鮮蝦，我就只好無條件投降。

我嘆了口氣，對她說：「還記得老林的太太嗎？」

盈盈點了點頭：「怎會不記得？她叫妙姐，的確人如其名，是一個妙姐兒。」

妙姐兒！

安妙的確很妙，她有時候妙語如珠，有時候妙想天開，而且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膚都散發着妙不可言的女性魅力。

但我卻給她弄得團團亂轉。

我呷了一口「墨汁」，然後似笑非笑地問盈盈：「她除了很妙很妙之外，你對她還有什麼印象？」

盈盈搖搖頭：「我沒有，但有一個人對她卻有另一種印象。」

我眉頭一皺：「你說的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你自己！」

「什麼意思？」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她說完這八個字之後就走了。

我望着她，忽然覺得她的背影很美。

這是不是因爲安妙的背影也是和她差不多？

我的思想越來越混淆，也越來越混帳。

火鍋店打烊後，我到桌球室表演驚人的身手。

獨自打桌球，別人一棍清枱，但我卻花了一小時零八分，才能把最後一個黑球撞入袋裏。

眞驚人！

如有河馬和鱷魚在旁欣賞，我保証牠們的大咀巴打開了之後就再也不能合攏。

因爲我會用球棒撐住牠們的上下顎，這總比胡亂撞球有趣一些。

如此無聊地「傻到天亮」，我一連打了十幾個「呵欠」離開了桌球室。

我又去找妙嬸。

妙嬸沒有晨運的習慣，也不會這樣早便去喝早茶，我知道，她最大的興趣是看電視，電視台收視率動輒數以百萬計算，這種人功勞最大。

在這時候，妙嬸一定還躺在床上熟睡如豬。

果然，我險些把門撞爛，才能找到這位妙嬸。

安妙是美人胚子，而妙嬸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爆冷型媽打」。

如此母親，怎可能生下安妙那樣出色的女兒？

當然，我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女人之腹。

任何女性懷胎十月都是神聖的，包括俗世眼中認爲是「孽種」的腹中肉塊在內。

我並非在放屁，因爲任何一條精蟲跟任何一顆卵子的結合，都是造物者偉大而神聖的安排，縱使男女任何一方或者雙方都滿身罪惡，純潔的嬰兒仍然是世間上最神聖的生物。

生命永遠神聖，縱使任何人的生命都難免被社會大染缸所污染。

＊　＊　＊

妙嬸沒有用掃把把我掃出去，還親自泡了一壺咖啡，她一杯，我一杯，兩人越喝越精神，精神好得像是馬戲班裏正在準備騎脚踏車的猴子。

眞可笑。

我現在就算忘記自己貴姓，也決不會忘記那些古古怪怪的猴子。

人們總是認爲猴子是一種可笑的動物，何以他們拿起鏡子的時候，只會看看頭髮整齊不整齊，化粧是否濃淡適中，而不會研究一下，究竟猴子這種動物可笑一些，還是自己比牠們更加可笑些呢？

想到這裏，我忍不住笑了。

妙嬸莫名其妙地望住我：「有什麼好笑？」

我沒有老老實實把心中所想的一切向她坦白直說，因爲我們之間的差距太大。

我沒有再笑，改用一種嚴肅的態度對妙嬸說：「你覺得自己的女兒是個怎樣的人？」

妙嬸毫不遲疑立刻就回答：「她和我一樣，都是女人。」

（未完・一）

本刊調整價格啟事

由於百物騰貴，成本日益增加，致令本刊不得不於第卅年第一期起(由三月七日出版)將售價調整至爲每本港幣八元，藉此盼能稍爲平衡開支，情非得已，敬希望各地讀者體諒，並予以大力支持。多謝！

編輯部謹啟

上文提要：武玉龍正想擊殺葉天問，他雖是名醫，武功亦不弱，但終非敵手，供認他之上還有大元國師封神無忌參加干預滅盡九幫十八會之事，玉龍隨即將他殺掉……鳳棲梧雖然知道九幫十八會的事情不多。因小郭受傷，于廷文被殺，知道事情不簡單，江湖之事，他是管定了，先去找大刀會的頭兒秦正器……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火鳳凰

放箭示警告　行爲有可疑

秦正器從不怕痳煩，所以雖然知道鳳棲梧這一次多少會有些痳煩，仍然樂意與鳳棲梧走一趟。

對于廷文的被殺他當然多少都有些疑問，那若是九帮十八會的人做的，這一次九帮十八會的聚集，鳳凰重現，多少應該有些問題。

那麼大的財富若是沒有人感興趣才奇怪，他對財富並不感興趣，可是對武老大始終有一定的尊重，不希望武老大出亂子。

他所以贊成鳳棲梧走一趟，多少也有些這個原因，九帮十八會當中他可以信任的人並不多，鳳棲梧若是跟他走在一起，必要時多少總有些帮助。

在九帮十八會，鳳凰再現無疑是一個秘密，但九帮十八會那麼多人，若是秘密不會外洩才奇怪，而即使外洩，除了蒙古人，敢打九帮十八會主意的人可以說應該不會再有的了。

也就是這個原因，對于廷文的被殺，他多少難免有些懷疑眞的是九帮十八會的所爲。

于廷文是唯一可能不需要那份鳳凰藏寶圖找到財富所在的人，殺掉于廷文，一切便應該安定的了。

從鳳棲梧口中，他也是推測不到殺于廷文的會是什麼人，那些人的殺人方式他可以說完全是陌生，這也許就因爲他無意江湖經已一段時間，江湖上就是有什麼後起之秀他就是不知道，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對秦正器鳳棲梧並沒有着意什麼，只知道這是一個可以信任的朋友。

解決了這件事，鳳棲梧心情亦輕鬆起來，小郭到底開罪了什麼人他相信總會有一個答案，而且他只要出現於九帮十八會這一次的聚會，那些人應該很快就會找上來。

當然他怎也想不到他的行踪一直在那些人的監視中，現在已開始對他採取行動。

到秦正器那兒要經過一條不大不小的河，沒有橋，必須借助船隻。

所以鳳棲梧也必須到渡頭。

往來的只有一條船，不太大的船，載滿了客人便划到對岸去。

鳳棲梧很少往這邊走動，對渡頭的情形並不清楚，所以並不知道一般客滿了船隻才划走，也不知道平日這渡頭的客人也不少。

也所以雖然只得他一個客人他並不奇怪，他上了船便划出他也一樣不奇怪，一直到船划到了河中停下來他才有些奇怪。

他人在船中，船停下他便聽到有些東西掉進水裏的聲音。

他接着是開始覺得有些不妙，掀開竹簾子往外望去，便看見一葉小舟迅速的往外划去，小舟上的兩個人其中一個正就是那個船家。

他心念一動，身形立即翻出，到了船頭便看見錨已放進水裏，然後他看見數葉小舟正從另一個方向划來，停留在數丈外。

小舟上的全是黑衣人，舟上插着火

把，那些黑衣人手中抓着弓箭。

箭頭上是布團，只看這些箭，鳳棲梧明白將會發生什麼事。

「鳳棲梧——」一個聲音也就在這時候由一葉小舟上傳來。

鳳棲梧不認識這個人，也不知道這個人就是打傷小郭的玉龍，可是目光所及，還是自然落在這個人的面上。

玉龍就是隨便站在那裏也有一種氣勢，一看便知道是高手。

武功雖然這樣好，玉龍在江湖上的名氣並不大，其中一個原因可以說是深藏不露，另一個原因應該就是他是武老大的兒子。

武老大江湖上人所皆知，提到十二連環塢，自然就想到武老大，其他的當然被疏忽了去。

玉龍很清楚這個原因，所以他從來都不着意去宣揚自己。

他身爲武老大的兒子是不可改變的命運，武老大名氣這麼大也是不可改變的事實。

對於江湖上其他有名氣的人他都是一直都很着意，所以對鳳棲梧他多少都有些認識。

至於鳳棲梧是不是認識他，他並不在乎，當然，現在一看這種情形他已經完全肯定鳳棲梧是不認識他的了。

所以他接上一句：「你不認識我不要緊。」

「什麼才要緊？」鳳棲梧反問。

「不要多管閒事。」玉龍說得很清楚。

「什麼閒事？」鳳棲梧接問。

「九帮十八會的財富應爲九帮十八會所有，其他沒關係的還是不要沾手的好。」

「你是代表九帮十八會說這些話？」鳳棲梧目光如炬，盯着玉龍。

「可以這樣說。」

「你在這裏出現，當然清楚我的行踪，知道我到過什麼地方。」

「秦正器是你的朋友。」

「他是的，你既然是九帮十八會的人，當然很清楚秦正器的爲人。」

「這個人正氣凜然，是一條好漢。」

「他的話多少是值得相信的，奇怪他身爲九帮十八會其中一份子，竟然不知道于廷文被殺的那件事，其他的當然亦不知道。」鳳棲梧笑笑。「這當然包括我現在的遭遇以及閣下的出現。」

「大刀會只剩下秦正器一個人。」

「這是說九帮十八會已否定秦正器的權利的了。」鳳棲梧冷笑。

「好利的嘴巴，江湖上傳說你這個人很痳煩，現在看來果然痳煩得很。」

「于廷文是你們殺的？」

「你說是便是。」玉龍的回答模稜兩可。

「小郭又是傷在那一個的手上？」

「不要問是傷在那一個的手上，要問他爲什麼要多管閒事，打探帮會的秘密。」

「以我看，小郭就是傷在你們其中一個人的手上，也許就是你。」

玉龍笑了起來。「就是我好了，對多

管閒事的人你知道我們是怎樣對付的。」

「只要你承認便是，我正要找傷害小郭的人，向他討回一個公道。」

「那你是找對人了，看來你的運氣很不錯，要找便找着，而且還是我送上門來。」

「好像閣下武功這麼好的人，敢作敢爲也敢承認，絕沒有理由不敢報上名來。」

「那你記好了，我姓武，雙名玉龍。」

「武玉龍——」鳳棲梧突然省起了小倩。「有一個武小倩是你的什麼人？」

武玉龍怎也想不到鳳棲梧有此一問，一怔。「你認識小倩？」

他這是衝口而出，鳳棲梧一聽當然知道他非獨認識小倩，而且很熟悉。沉吟着。「我實在有些奇怪，你們顯然是一條綫上的，可是大家的行事作風都有些分別。」

「沒有分別——」玉龍冷笑，心裏當然很奇怪，小倩是他的妹妹，可是他却是從未聽說過小倩認識鳳棲梧。

鳳棲梧也當然不會懷疑玉龍的話，事實上他與小倩只是一面之緣，小倩要怎樣對付于廷文他也不清楚，只是覺得小倩不是那種心狠手辣的人。

他一向相信自己的感覺，當然感覺也有錯誤的時候，所以這種感覺有時也會隨着改變。

現在他却沒有改變的感覺，小倩再在腦海中出現還是那麼可愛。

鳳棲梧目光不由一陣迷惘，嘟喃着。「于廷文是你們的人，爲了藏寶的事變成了瞎子。」

「你知道得很多啊。」玉龍又冷笑。

「不太多。」鳳棲梧接問：「你是否要殺人滅口？」

「有這種需要的時候我會做的。」玉龍盯着鳳棲梧。「事情到此爲止，你應該放手了。」

「這才是開始——」鳳棲梧笑笑。

玉龍面色一沉。「這是不用再說的了。」

鳳棲梧淡然一笑。「你本意豈非就是不想說什麼，只要讓我知道厲害。」

玉龍點頭。「本意是這樣。」

鳳棲梧笑接：「大概你也知道江湖上傳說我這個人很痲煩。」

「江湖上有那一個不痲煩的。」玉龍冷笑。「難道你以爲我害怕你這個人？」

「有一點卻可以肯定，暫時來說你是不想招惹太多的痲煩，以免影響你們的行動。」

「我早就知道你是一個聰明人。」

「你也是，奇怪你却在我面前出現，對你來說這不是一件好事。」

「江湖上傳說鳳棲梧是一個奇才，所以我也想好好見識一下。」

「你的行事作風也的確不易明白，處置于廷文的手段是何等毒辣，但却又放過小郭一命。」

「于廷文該死。」

「會不會因爲于廷文只是一個人，殺了非獨沒有後患，而且可以省却很多痲煩。」

「你還是將自己看得那麼高。」

「這是一種感覺，我的感覺通常都不錯的。」鳳棲梧有時就是有這種自信。

玉龍很冷靜的接一句：「正如你所說，我只是不想節外生枝。」

「你卻是不清楚我的爲人。」

「不是不清楚，只是有些事控制不來，大出我意料之外。」

「我不明白。」

「那個姓郭的追隨你出入多年，武功據說也很不錯，這是江湖上的傳說。」

「江湖上的傳說是不能作實的。」鳳棲梧沉吟着。「你原是要教訓他一下，那知道下手重了一些，將他打傷了。」

「他的武功實在太不濟，不像是追隨你出入的人。」玉龍冷笑着。

「交朋友不是看武功高低的。」鳳棲梧語重心長。

現在他總算明白是什麼回事，對玉龍這個人又是一種感覺。

這個人現在給他的感覺顯然還不太壞，否則也不會說出這種話來。

小郭的受傷無疑也很清楚，對小郭的武功造詣鳳棲梧當然是心中有數，玉龍若是拿小郭跟他比較，就是手上留上三分力，小郭也非要重傷不可。

玉龍看着鳳棲梧。「你既然清楚，這件事當然就是到此爲止。」

「小郭受傷無疑咎由自取，可是他這次受傷無疑是後患無窮，我若是不弄清楚他要知道的到底是什麼回事，就不是他的好朋友了。」

玉龍面色又沉下來。「江湖上傳說你這個人很固執，這應該不會錯的了。」

「只怕要比傳說中還要固執。」

「好，那我告訴你，若是再插手這件事會有什麼後果。」玉龍有些着惱的把手一揮。

那些黑衣人的箭立時落在火把上，一觸之下，箭頭上的布團蓬地燃燒起來。

他們第一個動作也就是將箭向鳳棲梧置身的那條小船射去。

鳳棲梧看着玉龍下命令，一個身拔起來上了船篷，雙袖一展，瀟洒揮舞。

他沒有撥打那些射來的火箭，以他的經驗當然知道那些火箭絕不是他能夠阻擋得來。

箭實在太密，那些黑衣人絕無疑問都是射箭的好手，動作一氣呵成，眨眼間，每人已接連射出十箭，一支緊接一支。

雖然是白天，那麼多火箭飛舞在半空中，聲勢也實在嚇人。

鳳棲梧沒有被嚇倒，身形迅速移動。

那些火箭沒有落在他身上，目標也只是那條船，箭射在船上立即燃燒起來。

百多個火頭迅速燃起，鳳棲梧雙手雖快，也難以將之接下來。

他就是清楚這一點，所以沒有伸手去接，但火勢壯大，再沒有立足之地，他的身子便往上拔起來。

沒有箭向他射到，那些黑衣人每人射出了十箭便將小舟划走。

這是他們原定的行動，玉龍也沒有改變。

要殺鳳棲梧是一件很痲煩的事，他既然只是要給鳳棲梧一點警告，現在目的已達到。

當然，鳳棲梧仍然這樣瀟洒當然令他很失望。

鳳棲梧飛躍在船篷上，到玉龍以及那些黑衣人撤走，船篷以上再沒有他立足之地，歎息聲中，身形落在河面上。

他的輕功絕無疑問很好，踏着河面往岸邊掠去。

河面也有一定的承載力，他一口眞氣運行，身形當眞是輕捷如燕，脚尖一沾水面，身形立即拔起。

接連三個起落，眼看距離岸邊仍然有七八丈，他再也支持不住，身形一重，立即墮進水裏。

他的水性當然也不錯，手脚展開，一股白浪分開水面，很快便游到岸邊，當然是混身濕透，一隻落湯雞似的，再也談不上瀟洒。

他居然還笑得出來，也就在岸邊的一方大石上坐下，讓風吹乾那一身水濕。

玉龍要看的其實就是他現在這個狼狽樣子。

* * *

也就在鳳棲梧去找秦正器的時候，老蔡收到了紅紅的第二封信。

只看那字蹟，老蔡便知道是紅紅着人送來的，他是一個忠心的僕人，當然不會偷看鳳棲梧的信件，可是那封信並沒有封套。

老蔡將信接在手便看到信紙上的字。

——快換上最漂亮的衣服到城北的亭子等我

送信來的又是一個店小二裝束的人，看在眼內，老蔡不由又心驚肉跳，他最擔心就是這個店小二來自城內，紅紅就在這附近。

也許就是心理作用，那個店小二看來就像一個賊，沒有一句是實話。

那個店小二也沒有多說什麼，交下信便匆匆離開，剩下老蔡，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團團亂轉。

他不知道鳳棲梧跑到了那兒去，却知道如果不立即將信送到鳳棲梧手上，紅紅來到，不見鳳棲梧，一定會雌威大發，追究責任，第一個出問題的就是他。

正如鳳棲梧所說的，紅紅捉弄人的手段層出不窮，上一次割去了他引以爲榮的鬍子，這一次可不知會將他弄成怎樣子。

鳳棲梧對這個表妹一向都束手無策，換句話說紅紅就是把他怎樣鳳棲梧也只有苦笑的份兒。

當然，紅紅是絕不會在鳳棲梧在場的時候鬧事，而他則是防不勝防。

現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鳳棲梧及時出現，替他消災解難。

所以他只有等在那兒，唯恐他出去找鳳棲梧的時候鳳棲梧便回來。

他當然還有一個希望便是紅紅來得並不快，在鳳棲梧回來之後才來到城北的亭子。

城北的亭子到底是那一個亭子他也沒有印象，但他相信鳳棲梧一定會知道，否則紅紅是絕對不會指定那個地方。

越等他的心便越急，這鳳棲梧當然不會知道的，否則也不會仍然在河邊吹風。

鳳棲梧既然那麼清楚紅紅的脾性，就是不爲老蔡設想也會爲自己設想。

紅紅出了名的闖禍精，喜歡捉弄人，鳳棲梧若是不依吩咐去做，紅紅雖然不敢對他怎樣，總會遷怒到他人身上，這是他不喜歡看見的。

* * *

在老蔡有如熱鍋上的螞蟻，鳳棲梧吹乾了衣服，懶洋洋的動身的時候，紅紅到了。

她也是懶洋洋的到來，也算好了時間足夠鳳棲梧出現。

好像她這樣美麗聰明的女孩子，自信心當然也很強，她幾乎肯定鳳棲梧一定會出現，所以遠遠看見一個錦衣青年立在亭子內，她並不奇怪，只是多少仍然有一些喜出望外。

她沒有催騎上前，徐徐不疾的策騎，以原來的步伐上前去。

那種錦衣正是她喜歡的，鳳棲梧也從來未嘗以這種形象出現，現在以這樣裝束出現，除了要令她高興，她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原因。

她當然不知道這個人並不是鳳棲梧，而是剛才對付了鳳棲梧的玉龍。

從背後看來玉龍的身形與鳳棲梧的確很相似，當然，熟悉他們的馬上便分辨得出。

鳳棲梧是絕對不會以那種形象出現的。

紅紅可是先入爲主也是那麼巧要鳳棲梧在亭子裏等她。

玉龍眞的是碰巧，他完全不知道鳳棲梧與紅紅的事，只是經過，覺得這座亭子有些意思，才停下來。

一方面他是要找一個地方靜下來考慮清楚以後的行動。

這幾天所有的行動是那麼急速，到底有沒有出漏子他實在不敢肯定。

他清楚自己的弱點，做事有時欠成熟，也欠周詳，可是他絕對原諒自己，好像他這樣年輕的人，若是每一件事都完美無瑕，並不是一件好事。

有些經驗必須經過失敗才能夠得到，一個他這樣年輕的人是不怕失敗的。

他也已準備好應有的答案，以便他的父親追查到的時候有所解釋。

這件事當然是瞞着武老大進行，也當然是一個只有他才清楚的秘密，所以有些事他留有分寸，以免這麼快引起武老大的懷疑。

最令他担心的當然是鳳棲梧，對這個人他若是沒有顧慮，早已對小郭下辣手。

鳳棲梧一向不怕痲煩，而且不畏强權，尤其是武功那麼好，在江湖上認識的人又那麼多，傷害了他的朋友，那肯定是沒完沒了。

他就是打聽清楚鳳棲梧是怎樣的一個人才留有餘地，只是算錯了小郭竟然不堪一擊，在他留手之下仍然傷得那麼重。

他並不清楚小郭的傷勢，但看鳳棲梧的態度反應，顯然是有些問題。

鳳棲梧與秦正器認識，找到秦正器頭上也是他意料之外。

秦正器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當然清楚，什麼人秦正器都不會賣賬，要解決秦正器這個問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秦正器殺掉。

要殺秦正器也並不困難，玉龍對九帮十八會當中每一個頭兒的本領都瞭如指掌，絕對可以抓穩那個人的弱點一擊而中，就像是對付于廷文一樣。

可是秦正器却關係九帮十八會那批財富，殺掉秦正器，那批財富便沒有着落。

除非他能夠將九帮十八會所有的頭兒一次了結，否則一個也動不得。

他就是有這個顧慮，不得不容忍秦正器的存在，以秦正器的行事作風，不難在聚會當日追問武老大這件事情，除非武老大根本不知道事情與他有關係，否則一定會有痲煩。

現在他要考慮的就是他下一步的行動以及如何去解決秦正器鳳棲梧的威脅。

就是因爲這許多心事，他並沒有在意紅紅出現，一直到紅紅興高采烈的叫一聲：「表哥——」

他並不以爲那是叫自己，紅紅也仍然認不出這並非鳳棲梧，看見他沒有反應，接一句：「表哥，怎樣了，生我的氣？」

玉龍實在有些奇怪，給那一聲「表哥」驚醒，他已經留意到周圍沒有其他人。

所以他開始有些奇怪，然後他發覺紅紅正在策騎向他走近來。

「看啊，你現在穿上一身錦衣不是很好看，像以前那樣子，一些也不瀟洒。」紅紅一面策騎上前，一面笑說着，開心極了。

玉龍終於回過頭來，紅紅一眼瞥見，呆一呆，脫口一聲：「你不是我表哥。」

玉龍亦一呆，紅紅的嬌俏實在令他爲之心動，除了他的妹妹小倩，這還是他第一個覺得美麗的少女。

「怎會的？」紅紅接着嚷。「他答應穿這種衣服在這兒等我的。」

玉龍怔怔的看着聽着，紅紅非獨相貌美麗，聲音又是那麼動聽。

「我明白了，你是他的好朋友，他沒空到來，所以叫你到來這兒。」紅紅竟然有這個念頭。「難道他以爲這樣我便不會怪責他？」

玉龍終於忍不住接一句：「我到這兒來完全是偶然，並非有意。」

「你不認識我表哥？」

「應該不會認識。」玉龍笑着。

「可是這麼巧你竟然會穿上錦衣到這個亭子來。怎會這麼巧的。」

「我喜歡穿錦衣不是現在的事，已經很多年的了，你喜歡這種穿着？」

「喜歡——」紅紅脫口嚷起來。「表哥可是不喜歡，這個人就是這樣痲煩，別看他姓名改得那麼好。」

「他叫什麼？」玉龍不由問。

「鳳棲梧——」紅紅對玉龍一些戒心也沒有，反而印象是出奇的好，玉龍的裝束正是她心目中最喜歡的那種裝束，絕不是一般的可比。

玉龍聽說是鳳棲梧却爲之儍了臉，這實在出乎他意料之外，做夢也想不到的。

「鳳棲梧？」他不由自主的呻吟一聲。

紅紅奇怪的看着他。「你認識我表哥？」

「江湖上不認識他的人相信不多。」玉龍淡淡的一笑。「你應該知道，他出了名的喜歡多管閒事，人所共知的俠客。」

「他名氣眞的這麼大啊。」紅紅雀躍起來。「可是怎麼沒有多少人跟我這樣說？」

「你在江湖上走動的日子不多吧？」

「其實這還是第一次。」紅紅怪神氣的。「爹媽就是不放心，我這麼一身本領，其實還有什麼害怕的。」

「你爹媽若是江湖人，一定知道江湖上的凶險，看見妳這樣，不担心才怪。」

「我怎樣了？」

「江湖經驗當眞是一些也沒有，我若是壞人，不難將你騙倒。」

「怎會，我一眼便看出你不是一個壞人了。」

玉龍不由歎一口氣。「連我也不能夠肯定一眼是否便判斷出一個人的好壞，你……」

「我就是眼光獨到。」紅紅反問：「你是否要告訴我你並不是一個好人，我眞的看錯了？」

「壞人大概還不會這樣跟你說話吧？」

「可不是，你看，分別好壞並不是一件難事，當然，這是天生的本領。」

玉龍看見紅紅那種認眞的樣子，更覺得可愛，不由看呆了。

「你還未告訴我叫什麼名字？」

「武玉龍——」玉龍不覺衝口而出，然後奇怪自己在這個女孩子面前竟然變得這麼坦白。

「這名字當然沒有我表哥的動聽有意思，你說是不是？」

「鳳棲梧的確是好名字。」

「其實你也不錯。」紅紅接問：「你們有沒有碰過面，是不是朋友？」

「不是朋友。」

「那是敵人了。」紅紅並不覺得奇怪的，反而問：「對了，你們那一個本領高强？」

「我們還沒有機會交手。」玉龍這也是實話，也無疑承認跟鳳棲梧敵對的了。

「那我給你們製造機會，以我看，你本領應該也不錯，可以跟他一較高下的。」

玉龍怔怔的看着她，奇怪她竟然會有這個念頭。

紅紅笑接：「你就是不說我也看出來，我看你就是一個高手。」

「有機會的。」玉龍不覺說出這一句話。

「那一定要先跟我說好，讓我做一個公正。」紅紅忽然笑一笑。「我那個表哥平日怪神氣的，總要給他吃一些苦頭才成。」

玉龍搖搖頭。「你對他的印象不會這麼壞吧。」

「也不太好，這個人就是痲煩，整天東奔西跑，又在我爹媽面前說我的壞話，不讓我到江湖上跑。」紅紅不滿的都說出來了。

玉龍嘟喃着。「我看他也是一番好意。」

「你們不是敵人？怎麼反而替他說好話？」紅紅奇怪的嚷着。

「我只是覺得江湖上太凶險，不適合你一個這樣純眞的少女走動。」

「到現在我還沒有這種感覺。」

「那是你的運氣，別的人不會有的。」玉龍想想。「若是遇上什麼壞人，不妨提提十二連環塢武老大的名字。」

他的確一番誠意，江湖上對武老大總有三分尊重，說明是武老大的人，總會有些避忌的。

好像紅紅這樣完全沒有江湖經驗的純眞少女跑到江湖上，不幸遇上壞的，不難會打她的主意。

一個人的運氣不會永遠這樣好的。

「武老大——」紅紅竟然不知道武老大是什麼人。「你就是武老大？」

玉龍苦笑。「我是他的兒子。」

「哦，聽你那樣說，武老大在江湖的名氣一定大得很，人所皆知的了。」

「只有在你那個表哥之上。」

「本領也是？那要找機會讓他們較量一下了，他們是否已經較量過了。」

「還沒有。」玉龍沉吟着。「相信不會有這種機會的。」

他當然清楚父親的爲人。

「有一個名氣這麼大的父親我看對你可不是一件好事。」紅紅突然這樣說。

玉龍不由怔一怔，紅紅接着說她的感受。「別人一定只知道你的父親，把你疏忽了。」

玉龍立時有一種知己的感覺，他認識不少女孩子，就是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話。

好像紅紅這樣心直口快的少女實在也不多。

紅紅看見玉龍那種反應，亦不由一怔。「我只是隨便說說，不會眞的吧。」

玉龍微笑。「也沒有關係，我只以有一個那麼了不起的父親爲榮。」

紅紅當然看不出玉龍這說話當中有多少是發自內心誠意，點點頭。「到底是父子至親，那一個本領大有什麼要緊？」

「就是這樣。」玉龍再叮囑一句。「記着是武老大，不是玉龍。」

紅紅忽然問：「若是連武老大也不怕的人呢？」

「那要看你的運氣了，以我看，你一生的運氣應該很好的。」

「你不像算命的。」紅紅失笑。

玉龍立時又有些失魂落魄的感覺，紅紅的笑容實在太動人。

紅紅並沒有在意。「不管怎樣，我肯定你是一個好人，跟我表哥一定會變成好朋友的。」

「這種可能我看不大。」玉龍仍然笑。

紅紅忽然又問：「你看他會不會到這兒來等我？」

玉龍又笑了。「這你應該比我清楚的。」

「我看他是不會到這兒來的了，這個人就是不怕我生氣的。」紅紅下定了決心的。「總要給他一些教訓。」

「這你不用問，我一定贊成的。」玉龍隨口這一句，不覺意的討紅紅歡心。

紅紅立時笑得花枝招展的。「好啊，他怎樣狠狽，我們再見面的時候告訴你。」

玉龍不由自主的點頭，紅紅突然又省起來。「是了，我到那兒找你？」

「江湖人到處爲家，你找我實在不易，不過，我相信緣份——」話說到這裏，玉龍不由停下來。

這種話在他來說無疑是有些過份，可是紅紅顯然並沒有這種感覺。「對啊，有緣千里能相會，就像我們這一次會面一樣。」

玉龍只是不由自主的點頭。

「我不再跟你說了。」紅紅突然勒轉馬頭。

「去找鳳棲梧算賬？」玉龍隨口問。

「對——」紅紅隨即催騎奔出去。

玉龍不由自主的追出亭子，紅紅也就在這時候回頭，一聲：「再見——」

「再見——」玉龍停下脚步，目送紅紅遠去，心中不由一陣失落的感覺。

這種感覺他前所未有。

＊　＊　＊

鳳棲梧終於回到家裏，看見老蔡，他便呆住。

老蔡也沒有什麼，只是用布條將頭裹着，可是雙手不停的向頭上摸，那等於告訴別人，他的頭是出了事。

但令鳳棲梧呆住的並不是這裹着頭巾的頭，乃是老蔡那種似笑非笑，尷尬之極的表情。

沒有出事老蔡是絕不會這種表情的，鳳棲梧對老蔡的脾性當然很了解。

他沒有想到紅紅，只想到玉龍，他想到這可能是玉龍的另一種警戒行動。

「出了什麼事？」他很自然的問這一句，隨即探手往老蔡的頭上摸去。

老蔡的反應顯得有些遲鈍，到鳳棲梧將手移開才想到阻止，到他抬起手來，布條已然從他的頭上落下。

鳳棲梧立時看到一顆光禿禿的頭顱，老蔡所有的頭髮竟然都給剃掉，乾乾淨淨。

老蔡也這才雙手捂着頭顱，一副啼笑不得的表情。

「紅紅來了？」鳳棲梧突然問這一句。

「表姑娘來了。」老蔡誠惶誠恐的。

鳳棲梧目光一轉，脫口大呼：「紅紅，出來——」

（未完・五）

鐵小虎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誰是眞兇難定論　幾番追逐遇捕頭

上文提要： 鐵小虎找到侯三，知道他被人利用，查不出誰是參加奪寶劍兇手，只好在他的大飯莊內扮作小二，和小狗子留心來吃飯的客人，首先來的有怪客、杜天雄、百善先生，跟着來了個少女花香香，他們叫的菜和侯三說的暗號一樣，很難辨出誰是兇手，用高價買到怪客的情報，才說出鐵膽神捕冷雲知道八名兇手的身份……



小虎、小狗子推門而入。

地窖內的情形還是老樣子，大酒罈堆積如山，井然有序的排列着。

「侯三，侯三！」

「殺豬的，殺豬的。」

二人邊說邊走，丈許之外，便是地窖的盡頭。

還是無人答話，氣氛顯得十分沉悶、緊張而又詭異。

繞過最後一排酒罈，小狗子忽然驚叫一聲：「我的媽呀！」

牆角上舖着有被褥，褥子上面躺着一名裸女，頭顱已碎，腦漿四溢，週遭遍佈瓦片，酒香撲鼻，顯然是被人以大酒罈砸死的。

屠夫侯三倒在距三姨太五步之外，整個人蜷曲如蝦，一張臉更加扭曲得變了樣兒，全身上下，傷痕處處，無疑在生前曾遭受極殘酷的嚴刑拷打。

傷痕很奇怪，青一塊，紫一塊，紅一塊，黑一塊的，也不知是被什麼兵器所傷。

小虎最關心的是魔劍。

魔劍就藏在地窖之內。

在屋樑上，屋樑的橫木上，小虎親手挖了一個凹洞，魔劍就放在那裡，上面還蓋了一塊薄板。

薄板仍在。

然而，魔劍不見了。

這一驚非同小可，二人皆為之目瞪口呆。

費了不少勁，佈下了天羅地網，就等魚兒來入網，孰料，魚兒沒逮到，反被魚兒弄破了網。

不僅氣惱，簡直有點窩囊！

小狗子吼道：「氣死我也，這是誰幹的！」

「先去查一下杜天雄。」

「萬事通也很有可能。」

「花香香更不能放過。」

「邱百善同樣嫌疑很重。」

* * *

不錯，鎭八荒杜天雄、神州怪傑萬事通、千嬌百媚花香香、百善先生邱百善，都曾經亮出了三斤醬牛肉，三斤狀元紅的暗號，都有可能是殺人奪劍的兇手。

但是，當他倆衝出地窖，來到神州怪傑萬事通的房裡時，情形立即有了變化。

萬事通死了！

就死在那間空屋的床上。

死人當然不可能去行兇。

心口上插着一支幽冥令，血尚未凝固，死亡的時間顯然不久。

口袋裡，那張三千兩的銀票仍在，絕非謀財害命。

取回銀票，步出房門，外面天色業已大亮。

鐵小虎的心裡却很黑暗，摸不透這三條人命究竟是誰幹的？

是千嬌百媚嗎？

不知道。

花香香已離店而去。

是鎭八荒嗎？

不知道。

杜天雄也走了。

經向店裡的伙計打聽，他二人剛剛才離去，一前一後，就在鐵八虎、小狗進入地窖後不久，不約而同的都是望西而去。

脚底抹油，脅下生風，主僕二人一分一秒也沒有浪費，也馬上離開太白居。

* * *

將輕功施展到極限，一口氣追出去百十來里，連杜天雄或花香香的影子都沒追到。

正當午時三刻，烈日當頭，二人的衣裳俱已被汗水濕透。

小狗子喘着氣，抹了一把臭汗甩一甩，大發牢騷道：「八少爺，行行好事，歇歇吧，大腸告小腸，五臟廟裡在造反啦，再不打點打點，不累死也會餓死。」

八虎同樣饑腸轆轆，疲憊不堪，遙見前面不遠處有一個小鎭，鎭上有「酒」招迎風飄揚，當下緊走幾步，踏進一家叫「老王小館」的飯館去。

館子的確不大，只有三四張桌面，食客僅小貓二三隻。

老闆的年紀不小了，約在六旬開外，頭髮已經掉光，油光發亮，也沒有小二、大師傅，全部由他一人身兼三職，小虎和鐵狗一進門，就聽到他在吆喝：「兩位，請坐，打尖還是住店？看你們累成這個樣子，乾脆住下來歇一宿吧。」

小虎隨便找了一個位子坐下道：「看不透你這個廟雖小，却五臟俱全，還兼做客棧生意？」

老闆不好意思的傻笑一下，道：「後面有三間破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賺點小錢，混口飯吃嘛。」

小狗道：「先來壺水吧，嘴裡都快着火啦。」

老闆提來一壺水，兩隻碗，一眨眼的工夫，就被他倆清潔溜溜的喝光了。

鐵狗這才有說話的精神，道：「來三斤醬牛肉，三斤狀元紅，三個鍋貼，三個叉燒包，三葷三素，外加一碗酸辣湯。」

小虎聞言光火道：「渾球，你發什麼神經，這裡又不是太白居，跟誰打暗號？」

「奶奶的，在太白居當了一天的店小二，這幾道酒菜一共端了四次，自己却不曾吃一口，我是想在這裡品嚐一下，慰勞自己。」

小虎道：「小狗子，你餓昏頭啦，三個鍋貼，三個叉燒包，還不夠咱們塞牙縫的。」

鐵狗聞言驚「哦」一聲，擂一下桌面，自己罵自己：「媽的，眞是餓昏了頭啦！」

急忙連聲吼叫道：「雙份，雙份，快，快！」

老闆老王堆下來一張苦瓜臉，道：「很抱歉，小店太小，材料不全，人手也不夠，做不出這麼多東西來。」

小狗子道：「你能做什麼菜出來？」

老王道：「家常便飯，粗菜淡酒。」

小虎道：「好啦，好啦，有什麼就吃什麼吧。」

鐵狗餓急了，補上一句：「動作快一點，餓死人你可要償命啊。」

老王聽得直搖頭，在喉嚨裡嘟喃道：「從來沒見過這種餓死鬼，餓死活該！」

動作倒挺快的，很快便炒好了三個菜，送上來一盤饅頭，一壺酒。

眞的餓壞了，兩個人二話不說，當即狼吞虎嚥，風捲殘雲般吃起來。

霍地，桌面上冒出一雙骯髒的手來，比他倆的動作更快，用手來扒着吃，一霎時便扒光了一盤菜。

復在其他的菜、酒、饅頭上呸！呸！呸！的吐了不少口水。

小虎、鐵狗本已跳起來，大發雷霆，打算要揍人。

但當看清來人的面貌時，立將滿腔的怒火强自壓下來。

是齊魯劍客賀三劍。

此刻的賀三劍，蓬頭垢面，衣衫不整，雙眼發直，呆呆傻傻的，看來發瘋的程度比早先更嚴重。

小狗子冷笑道：「姓賀的，你他媽的瘋到那裡去了？」

賀三劍咬了一大口饅頭，塞了一塊肥肉，答非所問，又吐字不清的道：「來，吃呀，我請客，發什麼呆，不吃白不吃。」

八虎道：「你請客？」

賀三劍瘋言瘋語道：「是呀，我請客，這一家大飯店是我兒子開的，每天進出的男男女女，少說也有三千人，請你們十來八個人算什麼嘛，吃呀，吃飽了就睡，睡足了再吃。」

老王又送來幾個菜，見是一個瘋子，本欲趕他走，被小虎阻止了，還叫他繼續添酒上菜。

小狗子故意拿他尋開心，嘻皮笑臉的道：「還沒有請教這位大爺尊姓大名？」

賀三劍的答覆眞妙，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們不認識我，嘻嘻，我老人家是個大人物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大人物，你們太沒有知識啦，大人物是從來不用姓名的。」

小虎不甘寂寞，也猛開賀三劍的玩笑，道：「我們都是草地人，是沒有知識，也沒有見過世面，請你這個大人物，告訴我們眞名實姓，也好沾沾光，替你到處宣傳做廣告。」

賀三劍提起酒壺來，將一壺酒全部灌下去，茫然的道：「忘啦，忘啦。」

二人對望一眼，面有異色，小狗子道：「還認得我們是誰嗎？」

齊魯劍客傻笑道：「幾十年的老朋友了，怎會不認識，開什麼玩笑，嘻嘻，嘿嘿。」

小虎道：「認得就說出名字來。」

賀三劍道：「你是劍神鐵老虎。」

小狗子道：「我呢？」

賀三劍道：「你是劍仙金飛龍。」

眞是瘋子，滿口的胡言亂語，小虎道：「少亂蓋，鐵老虎早就死啦。」

齊魯劍客突然瞪大了眼，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呸呸呸，童言無忌，童言無忌，昨天夜裡我們還在一起喝酒呢，

後來——」

小狗子追問道：「後來怎樣？」

賀三劍想了想，道：「後來酒樓起火，我們是被一場大火衝散的。」

猛可間，賀三劍的臉色大變，一臉的驚駭之色，人也嚇得鑽到桌子下面去，縮作一團，不停的喊着：「火！火！火！」

小虎道：「火在那裡？」

「大火！大火！大火！」

「大火在何處？」

「在——就在這裡。」

「這裡又是什麼地方？」

「是——是鐵虎莊。」

「不錯，正是鐵虎莊，快說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房子着火啦，殺人啦，死了很多很多人。」

「是誰放的火？又是誰殺的人？」

「一共有八個，不，是九個，暗中還有好幾個。」

「領頭的人是那一個？」

「是閻羅王。」

小虎也跟着他蹲下來，就在他對面，用話誘導：「不是閻羅王，是幽冥教主吧？」

賀三劍翻了一個白眼，道：「嗯，幽冥教主，好像是的。」

鐵狗道：「這個人，你以前見過沒有？」

賀三劍道：「好像見過。」

小虎道：「說出他的名字來。」

齊魯劍客傻笑道：「嘻嘻，想不起來了。」

將他從桌子下面拉出來，小狗子道：「好好想一想，只要將幽冥教主的身份，以及你那八個同伴的姓名說出來，這一桌子酒席都給你吃。」

又上了幾道菜，賀三劍開始猛吃，用手來扒着往嘴裡送，吃得菜屑四濺，油水橫溢，比餓豬餓狗還要難看十分。

小狗子罵道：「你娘，別騙吃騙喝，有沒有在想呀？」

賀三劍邊吃邊道：「有，有，正在想一個人。」

鐵小虎道：「想誰？」

「想我老婆。」

「你老婆怎麼了？」

「跟一個小白臉跑了。」

「哼，說你瘋，你眞瘋，你老婆早死了，死在你自己的劍下。」

「誰說的，騙人，騙人，昨天晚上我們還在打麻將，我老婆摸了一把清一色，贏了好多好多錢。」

瘋言瘋語，根本不搭邊兒，問也是白問，小虎乾脆閉上了嘴。

賀三劍却不肯休戰，一面猛吃猛扒，一面道：「咦，兩位怎麼不吃，我說過，不要你們付銀子。」

小狗子道：「你自己吃吧，盡量吃。」

賀三劍道：「可是嫌菜不好？」

「紅燒肉，清燉鷄，很好，很好。」

「很好爲什麼不吃？」

「讓你先吃。」

「嘻嘻，傻瓜，白痴，寃大頭，有福都不會享。」

他自己確實很會享受，吃得杯盤狼籍，吃得腹脹如鼓，直至再也塞不下去時才停下來。

鐵小虎及時道：「吃飽了吧？」

賀三劍拍一拍肚皮，道：「飽了，飽了。」

「事情想起來沒有？」

「什麼事？」

「幽冥教主他們的名和姓。」

「不記得啦，不記得啦，你們慢慢吃，我要去找俺老婆去了。」

說走就走，還帶了兩個饅頭，大搖大擺的走出去。

小狗子鼻子都氣歪了，手搖劍柄道：「氣死我也，乾脆把這個瘋子宰掉算了。」

鐵小虎攔阻道：「殺了他也沒有用，於事無補，倒不如留着做餌。」

「做什麼餌？」

「想必幽冥教主不會放過他，既要收回血劍，又要殺人滅口。」

* * *

請齊魯劍賀三劍大吃一頓，自己的肚子還在鬧空城計，只好換一張桌子，叫老王再弄一桌來。

一口氣將肚皮塞了個半飽後，小狗子才開口說話：「好糗，也好窩囊，自己空着肚子，却請仇人來大吃二喝，傳揚出去，怕不笑掉江湖朋友的大門牙才怪。」

小虎欲語未語，忽見通往後院的門帘被人掀開了，走出來一位村姑打扮，眉清目秀，年約十五六歲的小姑娘。

姑娘黛眉深鎖，一臉憂戚，兀自行至老王的面前才停下來。

顯然有話要說，却低垂着頭，不敢開口。

老王正在收拾賀三劍吃過的那一張桌子，睹狀以命令的口吻冷聲道：「死丫頭，妳來得正好，別站在那裡看熱鬧，還不快幫老夫收拾東西。」

眞鮮，挨了罵，小姑娘反而顯得很高興，連應了三聲是，馬上端來一個大臉盆，不但將桌面收拾的乾乾淨淨，還將杯盤碗筷清洗好，放在該放的地方。

連地上的鷄骨頭也掃走了，做得又快又好，井然有序，小虎忍不住道了一聲：「讚！將來一定是個賢妻良母。」

鐵狗亦道：「好！我要是討老婆一定討這樣的。」

姑娘却充耳無聞，怯生生的叫了一聲：「王老闆！」

王老闆的態度很惡劣，橫眉豎目的道：「妳好像又來找麻煩？」

姑娘低聲下氣的道：「是想請王老闆再高抬貴手，幫幫忙。」

老王愛理不理的道：「幫什麼忙呀？」

姑娘在收拾東西的時候，將賀三劍吃剩的菜餚，全部倒在一個大碗裡，畏畏縮縮的道：「請將這碗剩菜，賞給我們兄妹吃，另外再借一點銀子——」

老王截口道：「不行，剩菜老夫要餵豬。」

「那麼，請借一些銀子給我們。」

「舊債未清，不借！」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哥哥再不請大夫來看，很可能熬不過今夜。」

「那是妳家的事，與老夫無關。」

「求求你，行行好，日後返家，一定加倍奉還。」

「哼，這種事老夫見多了，我老王既不是慈善家，也不是開救濟院。」

「小女子給你跪下磕頭，務請大發慈悲，好心必有好報，王老闆，王老闆將來定然長命百歲，多子多孫。」

當眞雙膝跪下，磕頭如搗蒜。

老王是個鐵石心腸的人，視如不見，冷冰冰的道：「死丫頭，少來這一套，老夫是出了名的鐵公鷄，一毛不拔，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妳答應老夫的條件。」

「要我陪那個七老八十的趙禿子去睡覺？」

「妳多住了三天，債又增加了，趙禿子太窮，榨不出多少油水來，現在不要妳去陪他睡覺。」

「那王老闆要小女子幹什麼？」

「幹三個月的娼妓。」

「什麼？你要我去當——」

「肥水不落外人田，未上班之前，先陪老夫睡一夜，實習實習。」

「我不幹，不幹，絕對不幹那種骯髒的事。」

「哼，不幹就等着替你哥哥收屍，等着妳自己餓死在荒郊野外吧。」

「王老闆，求你大慈大悲，求你可憐可憐異鄉人，請再借我十兩銀子，小女子情願做三年奴才。」

聲淚俱下，不停的磕頭，額頭都磕腫了。

就是打動不了王老闆的心，冷酷無情的道：「三個月的娼妓，陪老夫一夜風流，除此之外，一概免談！」

「媽！」姑娘萬念俱灰，站起身來，趴在桌子上放聲大哭起來。

天下最可靠的人，大概就是媽。

可惜姑娘的媽並不在她身邊。

* * *

有鐵小虎、小狗子這樣的血性少年也就夠了。

可能比她的媽更管用。

鐵小虎朗聲道：「小狗子！」

「在！」

「販賣人口的人該怎樣？」

「揍！」

「企圖摘嫩芽的色狠又如何？」

「閹！」

「開黑店的傢伙該如何處置？」

「拆了他的房子，砸爛他的店！」

「好，該怎麼辦，你就怎麼辦！」

「是！少爺。」

怒火早已在小狗子的心裡燃燒，聞言如脫韁野馬，手起脚落，掀翻了兩張桌子，打碎一堆碗，一把抓住老王的前胸，另一隻手上去就照準他的腦袋揍兩拳，賞了他兩個「水煎包」，殺氣騰騰的道：「老混蛋，你是不是人？」

王老闆嚇得渾身哆嗦，雙腿發軟，急不擇言的道：「大爺饒命，大爺饒命！」

小狗子神氣十足的道：「少爺在問你是不是人？別瞎扯。」

「是人，當然是人。」

「是人爲什麼不說人話，辦人事？」

「他們兄妹欠下房錢，飯錢，連抓藥的銀子都是老夫借給他們的。」

「欠債還錢，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怎可迫良爲娼？」

「只是一種討債的方法。」

「放屁，你欠別人錢，人家把你女兒賣給娼門當婊子，你願意嗎？」

「這——」

「更何況，你他奶奶的老而不死變成妖，還想老牛吃嫩草，砍頭三次也不算多。」

通！通！又是兩拳落下去，老王的頭上又多出了兩個「水煎包」，彼此各據一方，像極了麻將的四筒，牌九的二板。

「大爺饒命，大爺饒命！」

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現在該王老闆來求情了，跪在地上猛磕頭，求爺爺，告奶奶，好聽的話都被他一個人說光了。

小虎跨步而上，像老鷹抓小鷄似的將他提起來，喝問道：「這位姑娘一共欠你多少銀子？」

老王道：「房錢飯錢，再加上借支的錢，總共一百三十兩。」

姑娘忽然大聲爭辯道：「騙子，這是訛詐，連本帶利也不會超過一百兩。」

小虎道：「老色狠，這是怎麼回事，你在放高利貸？」

老王倒很坦白：「不放高利貸，誰會將銀子借給一個陌生人。」

「我看你不僅僅是放高利貸，打從一開始就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好心，存心將這位姑娘套牢，套死，套上床去。」

「小老兒一時鬼迷心竅，請小英雄手下留人！」

「你算人家幾分利？」

「一角。」

「你好狠哪，吃人不見血。」

通！一拳打下，四筒的中間再加一個「水煎包」，變成了梅花五，痛得王老闆眼淚直流。

小虎取出一張銀票來，往老王面前桌上一丟，道：「這是一百兩銀子，夠不夠？」

「夠了，夠了。」

「你剛才不是說一百三十兩嗎？」

「看在小英雄的金面上，利息全免。」

「如此，本少爺應該說一聲謝謝。」

「不敢，小老兒斗胆也不敢。」

「這位姑娘還欠不欠你什麼？」

「什麼也不欠了。」

「可是，你却欠她，現在就要你付出代價來。」

臉色一沉，令出如山：「閹！」

小狗子的動作好快，隔着褲子，一把捉住王老闆的命根子，手起劍落，立即從根斬斷。

咻！的一聲，抖手擲到門外去，嘴裡還不乾不淨的嚷嚷道：「爛香腸，臭茄

子，餵狗都不一定會吃！」

錯了，門外正巧有一隻野狗經過，張口叼住，還吃得津津有味哩。

老王殺豬也似的慘叫一聲，已痛得暈過去了。

* * *

小虎又取出一張三百兩的銀票來，交給姑娘，道：「快去給你哥哥請個大夫來吧。」

姑娘說什麼也不肯接受，道：「你我非親非故，萍水相逢，怎敢受公子如此厚賜，使不得，使不得。」

小狗子道：「別客氣，收下吧，常言道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姑娘還是不肯收，憂憂戚戚的道：「可是，我們並不是朋友呀。」

小虎道：「見面就是有緣，我們現在已經是朋友了，朋友有通財之義。」

鐵狗補充道：「就算是妳借的好了，將來有錢的時候再還給我們公子。」

好說歹說，姑娘總算勉爲其難的收下來，乍然跪倒在地，流淚滿面的道：「謝謝恩公，小女子即使做牛做馬，也一定要報答恩公的大恩大德，請先受我一拜。」

小虎想要阻止，姑娘堅持要拜，拜完之後才站起來。

鐵狗道：「這位是我家公子紅小虎，我叫黑小狗，妳叫什麼？」

姑娘遲疑了一下才說：「小女子姓冷，叫冷杏兒。」

小虎笑道：「冷杏兒？好名字，果然長着一對杏兒眼，但不知令兄如何稱呼？」

冷杏兒面露難色，欲言又止。

小虎望着她，道：「如有不便，不說也無妨。」

冷杏兒猶豫了一會兒，忽道：「恩公對我們兄妹恩重如山，不該隱瞞，家兄叫冷雲。」

「冷雲」二字，彷若一把利刃，插在小虎的心坎上，表面上則仍鎮靜如恆的道：「可是鐵胆莊神捕冷雲冷捕頭？」

「正是。」

「還在衙門裡當差吧？」

「已經離開了。」

「在那裡高就？」

「我也不清楚。」

「怎會病倒在這個鬼地方？」

「唉！」冷杏兒沉重的歎息一聲，幽幽怨怨的道：「詳細的情形至今未明，我是在接到家兄託人帶回的一封家書後，才知道他臥病在此，匆匆忙忙趕來的。」

小狗子道：「見到冷大俠後，妳沒有問？」

冷杏兒又落下一臉的珠淚，抽抽噎噎的道：「見面至今，我哥哥一直在半昏迷狀態中，總共還說不到三句話。」

小虎道：「有沒有請醫生看？」

「前前後後，請了好幾個大夫來看，始終沒有起色。」

「得的是什麼病？」

「大夫說是心病，且有嚴重的內傷。」

「心病？」

「據說是在極端懼駭、憂急的情形下所生的一種病。」

「內傷又是從何而來？」

「被人打的。」

「妳怎麼知道？」

「家兄胸前有一個明顯的掌痕。」

「哦！」

如果神州怪傑萬事通沒有說謊，鐵胆神捕冷雲是幽冥教的人，而且地位不低。

劍神鐵老虎乃是江湖翹楚，武林巨擘，連鐵虎莊這等武林重鎮，都慘遭滅門，殺得鷄犬不留，足証幽冥教的勢力龐大，已無人能望其項背。

有誰敢輕捋虎鬚，傷幽冥教的大將？

又爲何會流落在此，孤立無援，受盡飯館糟老頭的欺凌？

莫非……？

* * *

冷杏兒在小虎的催促下，已去請大夫。

王老闆仍在昏迷之中。

八虎則與小狗子闖到後院去。

後院，一間破房子裡，有一張土炕。

鐵胆神捕冷雲就躺在上面。

面色憔悴而又蒼白，幾乎找不到半絲血色。

顴骨高聳，眼眶深陷，瘦巴巴的像皮包骨頭。

雙目緊閉，當眞昏迷不醒。

如非一息尚存，簡直與死人一般無二。

掀開冷雲的上衣，立見胸口之上，有一個深達三分，白蒼蒼，陰森森，指節、掌紋皆隱約可辨，十分清晰而又恐怖的掌印。

二人睹狀大駭，一齊驚呼出聲。

小虎道：「哇！好可怖啊！」

鐵狗道：「呀！好可憐啊！」

小虎道：「好可怕的白骨掌。」

鐵狗道：「好可憐的冷捕頭。」

「小狗子，你也知道白骨掌？」

「不知道。」

「不知道你鬼叫什麼？」

「是跟着八少爺叫。」

「哼，應聲蟲，跟屁蟲，外加寄生蟲。」

「八少爺曉得白骨掌的來歷？」

「當然。」

「說出來聽聽。」

將冷雲的衣服整理好，退至室外，鐵小虎一本正經的道：「小時候，我爹在綜論天下武功的時候，曾提及白骨掌，據說練這種功夫極爲艱難，必須在墓穴之中，利用腐臭的屍骨來練，走的是旁門左道，陰毒的路子，一旦練成，則威力奇大無匹，凡是被白骨掌擊中的人，多數都會變成一堆白骨，但少有活命的機會。」

望一眼垂死的冷雲，又道：「這一種歹毒的功夫，相傳絕跡江湖已達百年之久，想不到今日竟會在鐵胆神捕的身上重現。」

小狗子大喜過望的道：「出現的好，出現的妙，出現的呱呱叫。」

八虎眼一瞪，道：「什麼意思？」

「打傷幽冥教的大將，表示此人與魔教有仇，就是咱們的朋友。」

「別太天眞，魔教的仇人，並不等於是咱們的朋友。」

「死腦筋，不是敵人，便是朋友嘛。」

「太膚淺、幼稚，事情不會如此單純。」

「是眞是假，很快就見分曉。」

「怎麼說？」

「杏兒請來大夫，冷雲一醒轉，便可眞相大白。」

「只怕一般郎中，根本醫不好冷雲的傷。」

「那怎麼辦？」

「請無根大師幫忙。」

「無根禪師仙踪飄忽，雲遊四海，居無定所，咱們如何找得到？」

「笨蛋，不會交給胡力、石玉娘去辦。」

「嘻嘻，我怎麼沒有想到。」

「哼，想到你就可以當少爺了。」

鐵小虎沒有理會小狗子，召來胡力、石玉娘，直接了當的道：「無根大師現在仙踪何處？」

石玉娘屈指一算，道：「在崑崙山天柱峯的無根洞內打坐修行。」

「能否找他討一點靈藥來？」

「老禪師大慈大悲，廣渡衆生，應該可以。」

「是救治冷雲的藥。」

「奴婢明白。」

「一來一去，大概要多久？」

「很快。」

「快到什麼程度？」

「約莫一頓飯的工夫。」

小狗子以爲是自己聽錯了，叫道：「笑話，此去崑崙山，迢迢數千里，一頓飯的工夫便可以打來回，我的媽呀，簡直比火箭還快，妳不是在吹牛說大話吧？」

石玉娘恭恭敬敬的道：「玉娘斗胆也不敢騙星君，事實上還可以再快一些。」

鐵狗鼓掌雀躍道：「很好！好棒好棒啊，下輩子轉世投胎，一定要求閻羅王，不再做人，要做石頭。」

小虎奇道：「幹嘛要做石頭？」

鐵狗道：「做石頭可以修道成仙，高來高去呀。」

瞄了石玉娘一眼，又吃起豆腐來：「假如能再進一步，娶玉娘爲妻，就變成石頭公公了。」

八虎嗤之以鼻：「哼，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你想得倒美，等你修道成仙時，玉娘早已兒孫滿堂，不再是石頭娘娘，而是石頭婆婆了。」

玩笑開過，八虎接又正容道：「如此，你們就去吧，別誤了冷雲的生機。」

石玉娘道：「由奴婢一人前去即可，留胡力在此保護星君。」

不提「保護」二字還好，一聞此言，馬上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不悅道：「在太白居，本星君差點被花香香强暴，你們爲何不出面阻止？」

胡力吞吞吐吐的道：「星君正行桃花運，我們以爲，以爲——」

「以爲什麼？說呀。」

「以爲星君會逢場作戲，所以未敢驚擾。」

經他這麼一說，小虎的臉上好像着了火，熱辣辣的，還好自己把持得住，臨陣脫逃，倘若眞的辦起事來，被胡力、石玉娘看在眼中，成何體統？

小狗子正經八百的道：「玉娘、胡力，我警告你們，我鐵狗如果遇上這種事，你們不要多管閒事。」

不待胡力追問，他自己便提出答案來：「有那美貌如花的姑娘要强暴我，就讓她强暴好啦，我不在乎！」

這小子是個風流種子，巴不得遇上這種好事，可惜偏偏沒遇上。逗得鐵小虎、石玉娘、胡力不由皆大笑不止，差點沒將眼淚流出來。

半晌，小虎始止住笑聲道：「說正經的，這個賤貨的來龍去脈你們知道吧？」

胡力道：「一清二楚。」

「是那條線上的？」

「天機不可洩漏。」

「透露一點點也不可以？」

「只能告訴星君，此馬來頭不小。」

「若是本星君强迫你說呢？」

「奴才只好以死謝罪。」

「哼，死板！頑固！」

「不是奴才頑固，是無根大師的命令如此交代。」

「什麼理由？」

「人神有別，不得撈過界，以免天下大亂。」

殺害侯屠夫，掌傷冷捕頭的兇手，本待一併查問，怎奈胡力守口如瓶，小虎只好作罷嚥下去，粗聲大氣的道：「不說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本星君另覓管道，照樣可以查清楚。」

* * *

胡力、石玉娘已去。

小虎、小狗子又回到前面。

老王醒來了，兜着褲襠去找大夫。

小狗子也不知從那裡找來一把斧頭，正在拆房子。

八虎一楞，道：「小狗子，你在幹嘛？」

小狗子逗笑道：「不是幹嗎，是幹房子，執行八少爺的命令，拆房子呀。」

「慢着，且先停工別拆。」

「怎麼又變卦了？」

「爲了姓冷的，咱們說不定會在此多待幾天。」

「對，先把他救活，再盤問口供，幽冥教的秘密，相信可以從他一個人的身上全部抖出來。」

「就怕這小子不肯招供。」

「不招就給他吃鍋貼，鐵板燒，水煎包，喝酸辣湯，可以救他的命，照樣也可以要他的命。」

提到吃，這才猛然想起，這一頓飯一波三折，到現在還沒有塞飽肚子，二人遂又回到飯桌上，吃起未完的午餐來。

* * *

石玉娘沒有吹牛說大話，小虎的筷子尚未放下，便飄然而返，送來一粒大

如龍眼，異香撲鼻，通體墨綠色的靈藥。

不久，冷杏兒也回來了，只有她單獨一人，手上提着一個紙包。

小狗子朝她身後望一望，道：「咦，杏兒，妳不是去請大夫嗎，怎未同來？」

冷杏兒未語淚先流：「大夫不肯來。」

小虎怒道：「豈有此理，做醫生的怎可拒絕病人看病。」

「大夫說，我哥哥的病已經無藥可救，看也是白看。」

「妳手裡提的是什麼？」

「一帖藥。」

「既然看也是白看，恐怕吃也是白吃。」

「那位大夫說，只好死馬當作活馬醫，碰碰運氣。」

說至最後，又哇！的一聲哭出來，掩面向屋後奔去。

* * *

八虎與小狗子跟着她來到屋後，進入冷雲的房。

還假裝沒來過，裝模作樣的審視着他的病情傷勢。

冷杏兒將藥倒進藥罐子，添了三碗水，待要生火時才發現，木炭早已用光，忙道：「眞對不住兩位恩公，這裡什麼都沒有，杏兒到前面去搬兩張椅子來，順便買些木炭。」

小虎道：「杏兒，先別去，妳哥哥的心病不重，重的是掌傷，一般的藥物可能根本無效。」

冷杏兒哭喪着一張臉道：「那一種藥物才有效？」

小虎道：「必須仙丹靈藥。」

冷杏兒哭得更傷心，淚流滿面的道：「我一個孤苦無依的小女子，叫我到那裡去求仙丹靈藥？」

媽的，小狗子的淚線眞發達，陪着杏兒直掉淚，還說：「好可憐啊，好可憐啊！」

也是個演戲的天才，話峯一轉，又破涕爲笑道：「好在幸運，妳哥哥福大命大，遇上貴人，我家公子身上就有一粒仙丹。」

杏兒興奮萬分的望着小虎：「是眞的？」

鐵小虎以肯定的語氣道：「當然不假。」

冷杏兒急聲道：「靈丹妙藥，必然價值連城，杏兒不敢奢求施捨，如肯賜給家兄服用，小女子願在恩公身邊爲奴爲僕，爲婢爲妾，做牛做馬，叫我幹什麼都可以。」

說着說着，又要跪下來磕頭，被小虎拉住了，淡淡一笑，道：「冷姑娘言重了，本公子既不要妳爲奴爲僕，爲婢爲妾，也不要妳做牛做馬，只要答應一件事就可以了。」

「什麼事？」

「本少爺有事要問令兄，想辦法叫他把實話說出來。」

「這事不難，我哥哥的性子向來很坦率，不喜歡拐彎抹角。」

「但願如此！」

靈藥已服下。

* * *

小虎與鐵狗就守在炕邊，靜觀其變。

冷杏兒眞是一個可人兒，悄沒聲息的，偷偷的搬來兩張椅子，請二人坐。

另外，把齊魯劍客賀三劍吃剩下的那一碗剩菜也端回來了。

小狗子看得一呆，道：「杏兒，妳端剩菜回來做什麼？」

杏兒眨眨眼睛，很認眞的說：「吃呀。」

小虎愕然道：「誰吃？」

杏兒笑容可掬的道：「我吃，我哥哥吃，哥哥已經有好幾天沒吃東西，醒來的時候一定很餓。」

小狗子聞言好想吐，唾了一口口水道：「嗨，這多不衞生，瘋子手扒過的東西，髒得很！」

鐵小虎亦道：「也不可口，這樣吧，令兄甦醒後，只要體力許可，咱們僱輛馬車到城縣裡去吃大菜，我請客！」

小狗子更進一步花言巧語的道：「另外，再帶妳去買幾件新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像仙女一樣。」

聽得杏兒的心臟噗通！噗通！直跳，天眞無邪的道：「我是不是很醜？」

小虎格外認眞的睨着她的臉蛋兒，道：「不醜，一點也不醜，是一個美人胚子，就是土了一點，只要裝扮一下，保証比城裡的大小姐還要美麗。」

沒有一個女人不愛美，冷杏兒聞言，不禁心花怒放，喜上眉梢。

但當她的眸光一觸及炕上的哥哥冷雲，便如烏雲蔽日，想笑也笑不出來了。

* * *

無根大師的靈藥眞不是蓋的，鐵胆神捕冷雲的臉上已經有了紅暈，手脚不再冰涼，脈搏也明顯的感覺到在跳動。

片刻後，杏兒道：「我哥哥的手脚也有了動靜啦。」

鐵小虎道：「很好！嘴一張一張的，似乎想說話。」

小狗子大聲尖叫道：「萬歲！已經睜開眼睛啦。」

鐵胆神捕冷雲是睜開了眼。

眞的從鬼門關逃回來了。

望着妹妹，想要起身却起不來，開口的第一句話只有一個字：「水！」

沒有菜飯，水有，杏兒急忙端一碗過去，餵他喝下去。

喝下一碗水，冷雲的精神也跟着好起來，才有說話的力氣，問妹妹，鐵小虎主僕怎會在此？

杏兒喜極而泣道：「哥，這位紅小虎紅公子，那位黑小狗黑公子，都是救你命的大恩人，沒有兩位恩公，哥哥十九會死在這裡。」

冷雲雖然年紀不大，僅二十五六，但由於出身衙門，閱歷頗深，稱得上是個老江湖，聞言眼珠打了兩個轉兒，道：「紅小虎？跟鐵虎莊的鐵小虎僅一字之差，眞巧啊。」

小虎坦然的道：「我們是好朋友。」

鐵狗補充道：「也就是因爲同名的關

係，兩位公子才成爲莫逆之交。」

「哦！」

冷雲顯得格外謹愼，「哦」了一聲之後，便沒再言語。

杏兒就依偎在冷雲的身邊，趁機進言道：「哥，兩位恩人可能有話要問你，知道多少就說多少，千萬不要隱瞞，人家爲了我們兄妹，出錢又出力，不說實話就太對不起恩公了。」

冷雲已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眉頭一皺，道：「妹，哥哥肚子很餓，去弄點吃的來。」

小虎知道他是想將杏兒支開，可能有些話不願讓她聽見，附和道：「老王不在，妳自己隨便弄點好吃的來給妳哥哥吃吧。」

鐵狗交代的更清楚：「來碗猪肝麵，再加三個蛋，既營養，又好吃。」

* * *

靈藥神效無比，此刻，冷雲已經可以自己坐起來，望着妹妹離去的背影，不疾不徐的道：「好了，有什麼問題，兩位現在就可以提出來，冷某已是再世爲人的人，絕不保留。」

小虎早有成竹在胸，立道：「盡人皆知，冷兄是因匹馬單槍，逮捕了一名江洋大盜，而成爲全國最年輕的捕頭，本公子想知道，是什麼原因，使你在日正當中的時候，突然改行？」

鐵胆神捕冷雲沉重的歎息一聲，道：「這件事，我的家人至今仍一無所知，希望兩位能替我保密，不要告訴舍妹。」

小虎道：「沒問題，你說吧。」

「是爲了賭。」

「賭？」

「沒錯，是賭！」

「賭輸了錢？」

「被人設局詐賭，輸了很多錢，數目之大，冷某根本無法償付。」

「後來是如何擺平的？」

「有人替我還了賭債。」

「誰？」

「幽冥教主。」

「他親自出馬？」

「幽冥教主並未露面，是由別人代付的。」

「於是，你就加入了幽冥教？」

「這是他們惟一的條件。」

「此事是何時發生的？」

「半年之前。」

小狗子譏誚道：「入教之後，幹過幾件『好事』？」

冷雲黯然道：「說來慚愧，所作所爲都是見不得人的事。」

小虎道：「可否舉一個例子？」

冷雲沉吟一下，道：「死亡約會帖子就是冷某送達的。」

「你一個人獨挑大樑？」

「是與幽冥左使者共同執行。」

「這一位左使者是何方神聖？」

「是一個雜毛老道。」

「沒有姓名？」

「他自稱是茅山道人，姓張，以半仙自居，故叫張半仙。」

「本公子會過此人，他懂得法術。」

「是的，這個老雜毛十分難纏，幽冥教主也十分看重他，爲人狡詐，無惡不做。」

「你在幽冥教的地位高不高？」

「不高，只是一個副使。」

「副使？張半仙的副手？」

「不錯。」

「可曾見過幽冥教主本人？」

「見過。」

「他是誰？」

「戴着面具，從來不曾以眞面目眞姓名示人。」

小虎大失所望，氣得他鋼牙咬得吱吱叫，寒着臉道：「希望你說的都是實話。」

鐵狗更語帶威脅的道：「若不說眞話就是忘恩負義，忘恩負義的人將來一定會死無葬身之地。」

冷雲滿面肅容的道：「我已經是死過一次的人了，能夠從閻羅王的手裡撿回來一條命，完全是恩人所賜，絕不敢有半句虛言。」

小虎窮追不捨：「本少爺不信，在你的同事當中，必然會有人談論到，有關幽冥教主身份來歷的事。」

鐵胆神捕冷雲道：「在幽冥教，關于教主身份的事，是禁忌，是極機密，大家皆絕口不談。」

小狗子臭罵道：「媽的，原來是個魔鬼，是隻狐狸，見不得人！」

八虎沉聲道：「冷兄如何証明不是空口說白話，胡說八道？」

冷雲解開鈕扣，裸露着胸膛，指着白骨掌印，道：「這就是最好的証明。」

白骨掌的來歷，同樣也是小虎急於想探明的事，方待追根究底，冷杏兒適巧端着一碗猪肝麵走進來，談話只得暫時停頓。

* * *

人是鐵，飯是鋼，吃了一碗麵，冷雲的精神較前更佳。

杏兒像是一隻小雲雀，依傍在哥哥身旁，無限關注嬌柔的道：「哥，現在感覺好些了吧？」

冷雲輕撫着妹妹的秀髮，感慨萬分的道：「好多了，大概死不了啦。」

杏兒望了小虎主僕一眼，道：「有沒有將兩位恩人想要知道的事情說清楚？」

冷雲笑道：「我們正在談。」

杏兒最是善解人意，起身道：「你們談吧，我去泡一壺茶來。」

冷雲拉住她的手，道：「杏兒，有些事妳也應該知曉，免得哥哥將來一旦暴斃，妳還不曉得我是怎麼死的。」

杏兒簡直柔得像一灘水，處處替別人着想，道：「可是，哥，我們好歹也是個主人，不能不略盡地主之誼，連一杯茶也不泡呀。」

小狗子道：「好，妳去泡吧，等妳回來的時候我們再談。」

杏兒突然繃起了臉，煞有介事的道：「一言爲定，可不許黃牛啊，杏兒未返之前，誰也不准開口說話。」

小狗子跟她開起玩笑來，猛地站起，雙脚併攏，畢恭畢敬的道：「是，小姐！」

（未完・五）

上文提要：蓋天幫副總管鐵冠道人為求保住性命，息事寧人，假意答允歸降，而廖栢夫則不肯屈服，被囚於地窖中……章水仙為了姬無垢與金空空的事與余青玉商議，好讓他倆再續未了緣，章水仙並建議目下同道集結力量，創立乾坤盟，推舉余三為盟主，余青玉推辭不了，只好答應，同時委任護法、堂主等職位，拓建暗道，對抗敵人，忙個不了……卓成雙帶着一隊人馬到來……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澄清誤會　平息干戈

鄭明仔細瞧了一陣，退了回去，道：「四周無人，有話但說無妨！」

鐵冠道：「想不到余三這般相信咱們！」

廖柏夫臉色一沉，道：「你們是不是眞心投降余三的？」

鄭明一怔，反問：「難道總堂主有什麼大計不成？」

廖柏夫沉聲道：「如今是老夫問你們，不是你問我！」

鄭明道：「咱們一向受人擺佈，小人物只能仰仗上級的意圖而行事，總堂主最好先表示您的意思！」

廖柏夫一怔，隨即大怒，他感到自己的威嚴已受到挑戰，但在此時此處，不得不放下架子，用堅定的語氣道：「老夫當然是騙騙余青玉那小子的！哼，乾坤盟危在旦夕，誰這般傻，眞心實意去投靠一座即將傾塌的木樓！」他伸手指一指屋頂。

鐵冠道人道：「總堂主想找尋機會控制了余三，然後回去請功，大家想想這件功勞有多大！」廳內的人分成兩派，一派顯得很興奮，另一派神色十分淡然，而以鄭明為代表。

廖柏夫怒道：「鄭明，你反對麼？」

鄭明道：「有功勞也輪不到咱們，我的宗旨便是能多活一天便算一天，對冒險的事再無興趣！至於這座木樓是否即將倒塌，現在還難說得很，焉知人家不會壯大？」

「任它如何壯大也休與蓋天帮相提並論！」

「蓋天帮人人爭權奪利，各為自己，大而無當，即使能席捲天下，也未必能長久！屬下並非頂撞您，而是希望您三思而行！」

廖柏夫怒道：「老夫何須三思？」

「依屬下冷眼旁觀，三公子的確是誠心收羅咱們的，單看他肯讓咱們來此交談，已可看出其誠意，總堂主就算殺了他，回去蓋天帮，也還是總堂主，留下來反而有機會當副盟主。您當了副盟主，咱們也風光一點！何況帥英傑多疑，即使你能殺了余青玉，他表面上讚許你，心中防著你，總堂主又有何意思？」

廖柏夫臉色一變，斥道：「你敢侮辱帮主的人格？」

「這是實事求是，不是侮辱！只看余修竹便知道，他身為副帮主，表面上風光，其實帮內的決策大事，反而總堂主能夠參予！」

這幾句話說得廖柏夫心頭有點活動，可是臉上實在掛不住，又不能殺了他，正是苦思無詞可對時，鐵冠道人忙替他解圍。「哈哈……好好，你們都十分識時務，道爺與總堂主便放心了！」

衆人聞言均是一怔，廖柏夫不愧是塊老薑，立即附和道：「剛才老夫其實只是試探你們一下而已！論到了解帥英傑的脾性，還有誰比得上老夫？他性格多疑，難道老夫還會不知道？」

這席話又教座中諸人表情各異，有喜有驚也有惘然者，鐵冠道人接道：「既然大家都意見一致，以後便不可存異志，另者余青玉要咱們交的名單，請大家

就記憶提供。」一衆人起初發言尚有所顧忌，但鐵冠首先帶頭，透露了好些分舵的勢力，解除了衆人的顧忌，氣氛便逐漸熱烈，你一言，我一語爭相發言。

＊　＊　＊

鐵冠等人以為四周無人，這句話只對了一半，原來主寨藍氏姐妹居所有一條地道通到偏廳這座建築物下面，不但如此，每座建築物都有地底的聯繫。金空空和姬無垢隨藍凰到偏廳下面。傳聲設備便是廳內的柱子，柱子中空，上部在隱蔽之處有疏孔，聲音便由此傳到地底。

金空空和章水仙運起「天通耳」神功，上面的每一句話都聽得清清楚楚。姬無垢低聲道：「這叫鄭明的有勇有謀，頭腦冷靜，不類是個小人物！」

藍凰道：「他本是蓋天帮的一名香主，一早已被盟主說服，暗中留意這些叛將的行動，他剛才說的話亦是受盟主指點的！」

金空空道：「這就難怪！嘿嘿，余三這小子果然有長進，老夫直至今日才對他心誠悅服！」三人重新返回大廳，廳內的羣豪都已散去，只剩下幾名堂主與余青玉商量山上的防務。

雲開見到金空空笑問道：「金護法，如今放心了沒有？只不知情況如何？」金空空將所聞一一告知余青玉，余青玉頷首道：「廖柏夫終有一日會為咱們所用！」

金空空道：「那老匹夫對帥英傑已死了心，怎肯甘心為咱們所用？不過沒有他，咱們還能當與蓋天帮周旋！」

余青玉道：「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晚輩要用他的目的不是貪圖他的武功，而是他對蓋天帮的情況瞭如指掌，而且他久任蓋天帮總堂主，必有一套駕馭手下的能力。將來與蓋天帮決戰時，他的優點，便是咱們的優點！至於甘心為咱們所用這一環節也不難設計……」

雲開接口道：「咱們一面盡量讓他覺得是誠心誠意的，一面派人去搗亂蓋天帮的分舵，找個人假冒他！」

話還未說畢，金空空已喊道：「妙計！盟主雄才大略，進步神速，老夫還有什麼不能放心的？」

＊　＊　＊

晚飯過後，鄭明等人都已返回自己的住所。只餘廖柏夫和鐵冠在書房內密語，廖柏夫問道：「鐵冠，你剛才為何改變初衷？」

鐵冠道：「總堂主怎地如此不識時務？鄭明他們分明已相信了余三，咱們多說反而無益，反正要殺余三也用不着那些飯桶！」

廖柏夫看了他幾眼，道：「老夫不担心這個，只担心你而已！老夫發覺你與我似有點分別！」

鐵冠輕笑道：「若貧道是余三的人，又何須與你設計殺余青玉？如果說這是陷阱，更不成理由，你在地窖內，若非我力勸余三，你早已餓死了，何須設什麼陷阱？」

這幾句話說得廖柏夫疑慮全消，忙乾笑道：「老夫如今已成驚弓之鳥，若有言詞欠妥之處，尚請道長原諒！」

鐵冠忽然低聲道：「小心，外面似有人來！」

果然房門外傳來余青玉的聲音：「總堂主和道長歇息了沒有？」

廖柏夫忙向鐵冠打了個眼色，道：「門沒門，盟主請進。」余青玉推門而進，廖柏夫指指案上的幾張紙，道：「老夫正與道長寫名單，盟主這時候還不睡覺，未知有何指教？」

余青玉道：「本座得悉兩位尚未回房，故此特別告訴兩位，這份名單雖然重要，但亦無需急在一時，夜已深了，兩位也需休息。」

廖柏夫道：「老夫與道長自感罪孽深重，恨不得能早日替盟主分點憂，何況老夫已睡了兩個多月，入夜不睡也不成問題！」

余青玉道：「武林正義是否能夠伸張，蓋天帮能否瓦解，兩位是個關鍵，日後正道方面仰仗之處尚多，這份名單不在乎快，而在乎準確！」

廖柏夫將名單遞給余青玉。「這只是其中的一部份，盟主先過目看看是否詳細。」余青玉接過湊近桌上之油燈，廖柏夫反在其後。

在這刹那，廖柏夫心頭忽然一跳，心想此乃千載難逢之良機，豈可錯過，他只消一掌擊在其後腦，便可取余青玉的性命！一指封了他後腦的麻穴，便可挾持他而去，甚至可將他帶回蓋天帮領賞。這念頭只是他腦海內一閃，廖柏夫便悄悄抬起手臂，運勁於掌。

誰知余青玉忽然轉過頭來。廖柏夫猛吃一驚，忙不迭閃過開去，道：「盟主不滿意這半份名單？」

余青玉微微一笑，道：「總堂主坐下說話！」廖柏夫悚然一驚，只好坐下，余青玉又道：「名單已頗詳細，不過這不是最重要的，憑總堂主的地位，當知帥英傑如何調兵遣將，某一個分舵受襲，其他分舵如何支援，這才是最重要的！」

廖柏夫沉吟道：「每個分舵各有聯繫網，和示警的方法，馳援的路綫也各有不同，一時間難以說清楚，至於調兵遣將亦要視情況而定！」

余青玉目注廖柏夫，道：「可惜總堂主和道長至今尚未甘心匡扶正義，投入消滅蓋天帮的行動，否則本座又何須煩惱？」

鐵冠道：「盟主何出此言？貧道與廖兄是誠心降乾坤盟的！」

廖柏夫又暗吃一驚，忖道：「莫非已讓他瞧出破綻？再有機會倒不能錯過！」

余青玉又道：「聽說總堂主與東郭西城貌合神離，他恐怕地位為你所奪，對你頗有抑壓，總堂主非常人，自亦想吐氣揚眉，幹一番事業給他看！」

廖柏夫心頭一動，正在揣摸余青玉的話意，只聽余青玉又道：「還有一點余某須先說明的，一則兩位莫將今日的失敗放在心上，更不是投降余某，而是棄暗投明！二則蓋天帮消滅之後，乾坤盟便解散，武林重新恢復百家爭雄之局面，兩位便不算是余某之下屬，彼此之間

只是朋友，余某仍敬兩位是前輩！」

這幾句話又聽得廖柏夫怦然心動，可是他仍認定余青玉難成大事，更不能與帥英傑爭一日之長短！

余青玉放下名單，道：「兩位慢慢回憶記錄，夜已深了，請早歇息，余某告辭了！」

鐵冠忙上前開門，余青玉隨之長身轉過去，又把後背「賣」給廖柏夫，這一次廖柏夫再不猶疑，立即力貫手臂高高舉起。

就在此刻，只聽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夾雜着卓成雙的聲音：「盟主，適才韓香主來報，山下發現一羣來歷不明的高手，章副盟主請你快去！」

他話未說畢，余青玉已飛射出房，廖柏夫功敗垂成，把卓成雙恨得牙癢癢的，鐵冠連連向他打眼色，示意他稍安勿燥。

余青玉出了房，便見卓成雙帶着十來個大漢，遂問道：「寨內四週可有敵踪？」

「屬下不敢有一絲偸懶，已確定山上沒有敵人，盟主放心！」卓成雙道：「盟主，屬下陪你到寨前看看。」余青玉頷首，走了幾步又回首道：「廖堂主和道長早點休息吧，未了之工作明天才繼續！」

鐵冠恭聲道：「多謝盟主關懷，若用得着貧道兩人的，但請派個人來通知一聲！」余青玉不敢躭擱，唔了一聲，帶着人匆匆趕去寨前。

到得寨前，只見章水仙、藍氏姐妹等人早已在等候，四週燈火通明，石後已埋伏了不少弓箭手，一派緊張，余青玉一至即問：「副盟主有新消息麼？」

藍鳳急不及待地答道：「已派人再下去打探，尚未回報。」話剛說畢，便見女探子上來，藍鳳急問：「有什麼消息快向盟主稟告。」

那女探子道：「他們一共有二三十個人，都是男人，屬下以爲他們要趁夜偸襲山寨，誰料他們在石坪那裡紮營休息！」石坪離山寨頗遠，衆人都甚感奇怪。

余青玉訝然道：「這是什麼意思？他們不是誤闖進來的吧！」

藍鳳道：「當然不是！唔，屬下認爲這可能是他們的狡計，故意以此擾亂咱們的視綫，然後另出奇兵由兩側攻上來！盟主，請你下令！」

「章副盟主有何高見？」

章水仙問那女探子：「已確定他們沒有後援？」

女探子道：「至今尚找不到，好像沒有其他人了！」

余青玉吸一口氣，道：「你帶本座去石坪看看！」

藍鳳急道：「盟主你豈可冒險？不如由屬下代你去！」

余青玉道：「不必多說，澤字堂的弟兄跟本座下山，小心行藏，不可暴露！」林楓紅、關學祖立即點齊人馬，隨余青玉下山，衆人又叮嚀了一番。

走了一程，余青玉將人馬分成兩組，由林楓紅和關學祖率領分頭前進，他只帶三四個仔細的人，由山路下去。

那女探子在前引路，她的武功當然不足與余青玉相比，但仗着路熟，又摸黑走慣了，走得甚是俐落輕捷。如此彎彎曲曲走了一陣，便聽她指着遠方道：「盟主，再過去便是石坪了！」

余青玉低聲道：「你且留在此處作聯絡，待本座悄悄過去看看。」他帶着那幾位江南義士繞路翻過一座山峯，居高臨下，只見坪上人影幢幢，竟有不少人，那些人或坐或站，不一而足，却靜得落針可聞。

余青玉心中忖道：「他們若是爲了引開咱們的注意力，以利同伴偸襲山寨的，爲何連篝火也不點一堆？」他心裡揣測不透，時間却一點點流逝，石坪上無人聲話語，只有偶爾的咳嗽聲。

余青玉毅然作出決定，低聲交代了手下幾句，突然在山峯上長身道：「未悉貴客光臨，有失遠迎，本盟及敝寨深感歉疚，尚請原諒則個！」他氣納丹田，四週又沉靜，是以話音遠播，萬山迴响，先聲奪人。

話聲過後不久，石坪上竟亮起幾點火光，有人揚聲問道：「未知尊駕是那位高人？」

「在下余青玉，尚未請教貴客大名？」

那人聲音沉實雄渾，但字字清晰：「某乃陽知雨，閣下可是昔日流星門之三公子否？」

「正是余三！」余青玉又驚又喜地道：「原來是全陽門的大掌門陽叔叔，請恕小侄失察！點火！」他背後的幾位義士早已準備妥當，當下點燃了幾根火把，而石坪上亦已燒起了篝火，把石坪照得亮如白晝。

余青玉輕輕提氣躍下，他有意賣弄，故意凌空盤旋，然後冉冉而落，這一着，不全在輕功的造詣，最重要的是有雄厚的內功作基礎，是故石坪上的人，包括陽知雨在內，都看傻了眼！

半晌陽知雨方道：「一別數年，三公子武功精湛如斯，陽某既高興又慚愧！」

余青玉紅着臉道：「小侄不敢當陽叔叔的盛讚，請上山寨坐定再聚舊，未知陽叔叔肯否移玉？」

陽知雨訕然一笑，道：「陽某本是來投靠的……嗯，且慢！」

余青玉愕然問道：「陽叔叔懷疑小侄誠意？」

「不敢，如今事値非常，你不先問清楚陽某的來意？」

余青玉笑道：「陽叔叔的爲人小侄尚不清楚乎？且如今寨內小侄還作得了主，無人敢懷疑你！」如今他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剛才表現的武功以及這句話，已說明了自己的地位，使得全陽門的人，都對自己刮目相看。

余青玉在前引路，暗中令手下上山寨通知章水仙，以便接風，那手下低聲道：「盟主，副盟主與陽掌門有心病的事，你不會不知道吧？這件事你可得先有準備。」

一句話提醒了余青玉，心中不由暗暗打鼓，風聞全陽門和仙女教有解不開的樑子，如今湊在一起，若發生衝突，

余青玉夾在中間，可就左右爲難，他沉吟良久，回頭道：「小侄新近被同道推許爲乾坤盟盟主，正感能力威望不足以服衆，陽伯伯來得正好！」

陽知雨微微一怔，問道：「乾坤盟是什麼組織？」

「簡單來說，是由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組織起來與蓋天幫作對，本盟公開，只要志合便可加入，待到蓋天幫被消滅之日，也就是本盟解散之期！」

「未知如今有些什麼人？」

「副盟主章教主，姬教主和金空空前輩則是本盟的護法，至於昔日的凰鳳寨藍氏姐妹是本盟的堂主，其他還有許多同道願爲武林獻一分力！」

余青玉斜看他一眼，見陽知雨臉色凝重，眉頭深鎖，連脚步也放緩，又道：「小侄風聞陽叔叔和章教主有隙，未知事過情遷之後，如今尚有芥蔕否？」

陽知雨臉色一變，隨即哈哈笑道：「此事說來十分複雜，陽某可以暫時不與她計較，只恐她容不得咱們！不過陽某也不會爲難三公子，她若不歡迎，但憑一句話，天亮之後，咱們立即下山，絕不怪你！」

余青玉問：「二叔呢？爲何你不與伯伯同來？」

陽知雨轉身向下一指，道：「喏，躺在担架上的豈不是你二叔叔？」原來全陽門是由陽知雨和陽散雲兩昆仲合創，余青玉口中的二叔叔便是指陽散雲。

當下余青玉吃了一驚，道：「什麼？二叔叔出了家，小侄還以爲他是貴門的弟子，眞是失禮！」言畢連忙走回去，只見担架上躺着一位道人，臉如金紙，道袍上滿是血漬。

陽散雲微睁雙眼，長長一嘆道：「蒼狗白雲，世事多變，貧道無顏與三公子相見！」

余青玉急道：「二叔叔說這種話豈不教小侄汗顏，勝敗乃兵家常事，二叔叔何須耿耿於懷？嗯，你因何出家？」

陽散雲又是一嘆，道：「天下事當眞難以逆料，令尊投降蓋天幫，而賢侄你却組織乾坤盟與蓋天幫作對，事前誰能想像得到，賢侄莫笑貧道，換作你有貧道的經歷，便不會奇怪了！」

余青玉道：「二叔叔但請安心在山寨裡養傷，萬事有小侄！」他又勸了陽散雲幾句，再度上前引路，未幾已至寨前，只見那裡火把高照，寨門大開，寨內的人都出來迎接，余青玉細看一下，只不見了章水仙和姬無垢。

余青玉快步先走上兩步，金空空低聲道：「無垢和水仙謂不欲盟主爲難，今晚避而不見，明天再找你談話！」

余青玉忙向藍氏姐妹打了個眼色，藍氏姐妹會意，上前親迎，陽散雲不見章水仙和姬無垢在場，稍稍放心，余青玉道：「這位金前輩，陽叔叔料有過耳聞！」

金空空新婚心情甚佳，未待陽知雨答話已先道：「老朽賤名陽掌門料未有所聞，倒是老朽對陽掌門的大名，如雷貫耳！」

陽知雨急道：「金兄倒會說笑，陽某年輕時便已久仰大名了，只是無緣識荊而已！」

藍凰道：「盟主你許是高興過頭了，還不請貴客進寨歇息？屬下已着人準備酒菜，只是倉猝之間沒有什麼好酒菜，只可充饑，若要接風，唯有期待明天了！」

陽知雨忙道：「陽某冒昧求見，寨主及盟主不嫌棄，已深感榮幸，安敢他求？」

當下一行人進聚義廳分頭坐定，余青玉遂問道：「陽叔叔，你們怎會來此？」

陽知雨嘆息道：「還不是拜蓋天幫之賜……」

余青玉忽然想起一件事，截口道：「且慢！快請趙大夫替二掌門診治一下！把二掌門抬到本座那邊廂的客房！叔叔，還有誰受傷的？本盟的趙大夫是有名的神醫『不過三』，乃治傷療病之聖手！」

陽知雨道：「如此陽某便不客氣了！」當下令受傷較重的手下隨趙學佗到副寨療傷。

接着方由陽知雨將被蓋天幫擊敗的情況說了一遍，廳內羣豪都聽得怒火塡膺，雲開問道：「未知趙莊主、梅莊主等人可曾去助貴門？咱們約定分頭協助抵擋蓋天幫……」

陽知雨微微一怔，問道：「可是五莊中人？不曾見過！也許他們來不及，敝門被攻破之後，陽某立即下令撤退，但蓋天幫沿途窮追不捨，雙方又經過幾番小接觸，故此到如今只剩二十多人，還虧得長江黃河幫弟兄之助，乘船由海上逃難，否則今日安能在此與諸位相見！」

關學祖怒道：「蓋天幫眞是欺人太甚！不知帶隊攻打貴門的是那廝？」

陽知雨看了余青玉一眼，沉吟道：「是東郭西城和……等人！」林楓紅知道余修竹必然有份，恐余青玉尷尬，連忙向其表弟打眼色。

說話間，酒飯已送了上來，余青玉忙請大家入座，全陽門的人連月奔波，如同喪家之犬，不曾吃過一頓安樂飯。至此方可暢懷大吃，那還會顧得粗茶淡飯！余青玉等人陪他們吃了一點，又忙着安排住宿，待弄妥一切，天色已將亮。

忽然紫湘湘走過來，低聲道：「盟主，家師請你到她房內一下。」

余青玉頷首隨她到章水仙寢室，桌上點着油燈，房內還有一個顧七七，四人坐下，余青玉笑道：「教主大概欲將事情告訴晚輩！」

「又晚輩了！」章水仙像老大姐的瞪他一眼，道：「除了此事，尚有何事？那姓陽的怎會來此？」

余青玉將情況略說了一下，道：「陽叔叔說假如教主不喜歡，但憑一句話，他便立即下山。」

章水仙冷哼一聲：「這姓陽的倒厲害呀，輕輕把責任推到我身上！我若開腔便顯得我小氣，若我不作表示，又似承認其錯在我，好厲害的陽知雨！」

余青玉低聲問道：「教主，陽門主與你到底有什麼解不開的樑子？」

顧七七道：「陽知雨那廝殺了章教主的弟弟，你說可恨不可恨？虧得他還有膽說教主違背婚約……」

章水仙截口道：「不可再提此事！」

余青玉吃了一驚，忙問：「教主，陽門主殺死令弟，此事可有確實証據？」

章水仙冷笑道：「他早已親口承認，何須再拿什麼証據？盟主你連這個也不相信我？」

余青玉忙道：「教主千萬別誤會，晚……在下絕無此意……」他感到此事實在棘手，沉吟了好一陣才問：「既然如此，教主認爲此事該如何處理，在下毫無經驗，又無武林威望，還是請教主替我拿個主意！」

章水仙想了一下，突然抿嘴一笑：「盟主你越來越聰明了，居然懂得將燙手的山芋交給屬下！」

余青玉歛容道：「在下尊重教主的意見！」

章水仙又想了一陣才道：「還是由盟主決定吧！」稍頓又道：「你放心，在人前我絕對不會令你爲難，你如果將姓陽的趕走，以後也別想有人加入乾坤盟了！」

「多謝教主，在下代表乾坤盟弟兄多謝你！」

章水仙道：「不用跟我來這一套！不過我要求你一件事，敝教與全陽門的事，請盟主別插手，否則休怪敝教主立即退出乾坤盟！」

「教主，事情已經發生這許多年，彼此又有共同的敵人……」

章水仙沉聲道：「盟主，屬下尊重你，也請你尊重我，屬下已說過，這件事外人沒法解決！不過在蓋天幫未消滅之前，只要全陽門不先動手，敝教亦不會動他們一根毫毛，至於以後要用什麼辦法解決，更無人能阻擋敝教！」

「教主，在下一向自量得很，絕不會勉强你，不過我想再問一句話，除了雙方用武力解決，尚有什麼辦法？」

「有。」章水仙霍地抬起頭來，道：「全陽門肯獻出陽氏昆仲的六陽魁首，以前一切便一筆勾銷！」

余青玉輕嘆一聲，長身道：「教主請早點休息。」他離開之後，抬頭一望，天上已露出曙光，但心頭却比進去之時，更加沉重。

他走回副寨，推開自己的寢室房門，只見廳內坐着幾個人，乃自己的兩個愛妻、雲開以及陽知雨，不由訝然道：「陽叔叔，你怎地還未休息？」

陽知雨道：「陽某是特地來等候三公子的消息的。」

余青玉愕然道：「什麼消息這般重要？」

陽知雨哈哈一笑：「敝門如今已無家可歸，如今還不知道能否在此安身，教陽某怎敢睡大覺？」

余青玉笑道：「昨夜小侄不是早已說過，咱們都是爲了消滅蓋天幫的麼？任何人加入都歡迎，陽叔叔何須担心！」

「陽某不担心別人，只担心章水仙一人！」

余青玉將章水仙的話複述了一遍：

「陽叔叔，到底你兩家的樑子是怎樣結下的？她說你殺了他弟弟，可有這回事？」

陽知雨臉色一變，眉宇間泛上幾分怒色，沉聲道：「陽某做事向來不違言，我的而且確殺了她弟弟，但我是聽信了『玉面秀士』的讒言，誤以爲她弟弟章水傑是採花盜，所以才殺了他，事後陽某知道之後，答應抓玉面秀士來作証，誰知玉面秀士渾身是毒，使我沾不上手，只好殺了他……却落得死無對証之譏！」

「她不聽你解釋？」

「她若肯聽的還有今日這個局面？」

陽知雨笑道：「此事全錯在我身上，陽某對她內疚，但自問沒有對不起她，只對不起舍弟！」他痛苦地嘆了一口氣，續道：「斯時舍弟與她一見鍾情，還訂了白頭之約，但我不知道……不過她不應該在事後將我妹子雙腿打成殘廢！舍妹後來鬱鬱而終，陽某自問未做過一件令我自己覺得遺憾的事，唯有此件！」

余青玉聽後也覺得事態十分嚴重且複雜，半晌方再問道：「章教主打斷令妹雙腿，是確實的？」

陽知雨冷笑一聲：「她坦言承認！雙方樑子結成之後，舍弟與陽某仍想挽回，但想不到那婆娘十分倔强，不給咱們一點臉子，舍弟深愛她，所以後來才出了家，這都是由於我一人聽信讒言才引起的！」

雲開道：「舍弟出家之事，章教主知道否？」

「不知她知不知道，反正後來大家見面成仇！」

小紅插嘴道：「我知道章教主亦不曾嫁人，顯然對令弟仍然懷念！」

陽知雨喃喃地道：「女人到底是女人，就算她怪我錯殺了她弟弟，要洩恨也應該找我，豈可對一個無拳無勇的黃花閨女下毒手，她嫁不嫁人，與陽家都無關係！」

麗萍道：「也許令弟有意化解這段樑子也未定！」

陽知雨笑道：「舍弟出家便已足夠說明一切，豈有此可能！」

小紅道：「說不定這是二掌門尊重哥哥，所以不敢再提此事也未定，掌門大可以再問問他！」

陽知雨猛吸一口氣，道：「假如她肯嫁與舍弟，而舍弟又肯娶她，蓋天幫一亡，我陽知雨甘願獻上六魁之首，賠她弟弟一條命……只是太難爲了舍妹……」說至此，陽知雨竟然虎眼噙淚。

麗萍道：「假如要獻上掌門的人頭，令弟必然不許！」

陽知雨道：「如今彼此年紀已大，老夫亦無心爭這種閒氣，若盟主有辦法化解這樑子，什麼條件陽某也肯答應！」

余青玉聽見他呼自己盟主，心頭一動，忙道：「此事以後再慢慢設法，如今小侄有一事相求，乾坤盟舉義旗，日後加入者必多，小侄實不能勝任盟主一職，如今陽叔叔來得正好……」

話未說畢，陽知雨已截口道：「你若果要讓位與陽某，陽某便立即下山！」

雲開也恐由陽知雨任盟主，會引起章水仙不快，忙向余青玉打眼色，道：

「若請掌門屈就副盟主一職，未知掌門意下如何？」

陽知雨哈哈笑道：「你們何必自討苦吃？章水仙與陽某乃死對頭，彼此均爲副盟主，後果實不敢想像！」

余青玉加上一句，道：「若果章水仙肯接受，叔叔又有何顧慮？」

陽知雨想了一下，道：「陽某還是當護法的比較好，副盟主由舍弟担任吧，他這幾年專心學武，武功只在某之上，而不在某之下！」

余青玉道：「小侄如今便去與章教主商量！」

章水仙見他去而復返，冷冷地問道：「盟主又來做說客？」

「不是，有一件事徵求副盟主的，敝盟尚欠一名副盟主，本座有意請散雲道長担任，未知副盟主意下若何？」

章水仙微微一怔，反問：「誰是散雲道長？」

「便是陽散雲二掌門，他爲了表示對副盟主的忠貞，出了家。」

章水仙臉色一變，道：「這大概是陽知雨叫你來說的吧！哼，他出不出家與我何干？這種事由盟主決定就是，何須來問屬下？」

余青玉喜道：「如此本座先多謝你了！」

章水仙嗔道：「你這小鬼頭！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日後看我給你嘗嘗厲害！」

余青玉又道：「本座決定安排陽知雨爲本盟護法，他表示願意跟貴教化解仇恨，甚至副盟主要他的人頭也行！」

章水仙即問：「如此盟主爲何不帶他的人頭來？」

「有兩個原因，本座不敢取其魁首，一是蓋天幫未滅，二是憑他們兄弟情深，大的自刎，小的依樣劃葫蘆……」

章水仙又急道：「那傻子，他大哥的事與他何干？」

「他也會說，我大哥的事與我妹子何干？你弟弟的事又與你何干？」

章水仙臉色再一變，坐在炕上，喃喃地道：「你到底還是來做說客！你怎知道我章家五代單傳，舍弟尚未成親便歿，教我章家斷了香火，這段仇恨如何洩得？」

「本座說句持平的話，陽知雨固然魯莽，但寃有頭債有主，你不找他反而找他妹子，也有不對之處，事隔多年，陽氏兄弟既肯低聲下氣，教主也就乘機把這段樑子揭去吧！何况尚可以與陽散雲再續前緣！」

章水仙紅着臉瞪了他一眼，道：「像你這樣的男人可眞少見！只是我章家的香火如何續下去？」

「教主大可以找個人來傳宗接代！」

「哼，我姓章的不是低三下四的門戶，尋常小兒可沒這個資格！」

余青玉心頭一動，道：「假如將犬子過繼與你章家，未悉能合教主之意否？」

章水仙嬌軀一抖，顫聲道：「你，盟主你說什麼？你捨得你的親生兒子？何况你才有一個兒子！」

「本座不是說笑，且本座尚年輕，再生幾個兒子大概尚無問題。」

章水仙格格地笑個不停，半晌方道：「此事容後再說，盟主對今後行動有何計劃？」

余青玉道：「本座打算在山寨稍爲安頓之後，便計劃下山偷襲蓋天幫的分舵！」章水仙點點頭，余青玉又道：「請教主休息一下，中午到大廳裡爲全陽門接風。」

余青玉回房見陽知雨猶在，便道：「章教主初步已同意叔叔的安排，至於你們之間的樑子，已有開解的機會，不過尚待努力，叔叔最好對她能稍爲忍讓。」

陽知雨大喜，道：「事成之後，必來謝你，陽某也得告辭了！」雲開與他同時離開。

小紅問道：「三哥，你用什麼辦法說服章教主？」

余青玉一手握住她的柔荑，小紅因麗萍在旁，嬌羞地掙扎着，余青玉道：「愚夫有事跟你們商量！」他將章水仙的心事說了一遍：「愚夫已答應將正兒過繼與她章家！」

小紅花容失色，道：「不行！正兒是賤妾的命根子，你……你自己也要人傳宗接代！」

「但咱們還可以再生，今後就請兩位夫人多辛苦幾趟！」余青玉一手將麗萍摟了過來：「小紅，我知道你難過，其實我何嘗捨得？不過她不是眞的要正兒，只是要他改個姓，兒子還是跟咱們一起。還有個辦法，咱們將正兒送入陽散雲門下學藝，如此他們這段樑子必然能夠化解！」

麗萍嘆了一口氣，道：「三公子，你變了，跟幾年前全不一樣。」

余青玉忙道：「爲夫一向規規矩矩，未嘗行差踏錯過，對兩位娘子只有歉疚，不敢輕視！」

麗萍問道：「你歉疚什麼？」

「爲夫四處奔波，少與娘子團聚，且你臨盆時又不在身邊，實在愧爲人夫，愧爲人父！」

小紅道：「這個賤妾和麗萍從來沒有怪過你。」

麗萍接道：「賤妾是覺得你成熟了，已全無紈袴子弟之習氣，不過正兒的事，也不能輕率從事，萬一日後咱們所生皆是女兒那又如何？」

余青玉笑道：「別緊張，章教主也還未答應。」

中午，聚義廳筵開十席，爲全陽門接風，只是陽散雲重傷不能行動，因此缺席，余青玉只宣佈全陽門加入乾坤盟。陽知雨與章水仙同席，但互不理睬，余青玉也不勉强，只是陪席的廖柏夫態度甚窘。

山上羣豪，人人均受蓋天幫之害，但竟無一人對廖柏夫有半句污言穢語，使廖柏夫忐忑不安，忖道：「余青玉這小子到底玩什麼手段？哼，你想說服老夫投降，還未夠斤兩！」回心又想道：「不知道這小子用什麼方法，能夠令陽知雨和章水仙同席飲宴？嘿嘿，看來這小子還有幾分本領，老夫以前是太輕視他了！」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秦豪進入水月庵內，擊傷了竹葉三及酒丐後，却眼看着小凱又被人從後窗挾走了，原來救走小凱的人是潘谷，他將孩子交至嘉琳郡主手中，未幾，又旋即被狡黠的金七挾至他的主子金燕西處……錢海趁金燕西與趙俏調情時欲向其偷襲，但不得要領，二人反被制住……嘉琳說出小凱的眞正身世，秦豪始知自己心胸狹窄，錯怪了她，誓要找回兒子……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隱俠京華

外表循規蹈矩　內心奸詐兇狠

金七知道這主兒不是吃齋唸佛，行善放生那一類的，和潘谷一點頭，一左一右攻了上去。

在金燕西來說，像潘谷這角色，他可以用絕技在一招之內把他砸倒，但是他不能那麼做。

萬一有人在一旁覬覦，太招搖反而不美。

兩個人不論如何狠攻，不論如何緊密地配合，甚至有時其中一人只攻不守，對金燕西都不能構成威脅。

此刻最寒心的是金七，他不像潘谷，反正金燕西不來他也是死，反倒豁出去了。

他很後悔那種貪婪的慾念，兩人所有的加在一起再平均分開，不也可以舒適地過一輩子嗎？

爲什麼就容不得別人呢？

「金燕西……」這時忽然又自斷垣中走出一個年輕人，說：「我幫你扳倒一個，反正這兩個傢伙都是主犯，你不在乎賞格我却在乎……」來人竟是秦豪。

金燕西收手，潘、金二人反應不慢，只以爲這是逃命的最佳時機。左右一分，有如禿鷹追撲中的兔子，向不同方向疾竄。

金燕西去追潘谷，那是因爲秦豪已迎頭攔住了金七，說：「金七，你的功夫當然也挺伶俐的，但最使我折服的，還是你的裝瘋扮傻，一副卑躬屈膝、低三下四的德性。」

金七低聲說：「秦少俠，你有銬子就銬上我，我金七情願打官司就是了……」

「你還是先躺一會吧……」

由於金燕西已擊倒了潘谷，秦豪也不願拖時間，七八招後突出奇兵，撮口一吹，聲如裂帛，使人肝胆俱裂。

尤其是在驟不及防之下，這正是「簫神」的「碎碑穿雲」心法，有如無形的箭，射在金七的心上，渾身一陣痙攣，招式一帶，秦豪的一片腿影中，足尖點中了金七的「天守穴」上。

此穴在右肩之後，屬於太陽小腸經。人已原地倒下。

金七絕未想到秦豪也如此厲害。

「嘿！原來是『簫神』的高足。」金燕西輕視之心並未收斂。

「金燕西，我沒有猜錯，你就是那個掌著一根總線的神秘人物了！」

金燕西笑而不答。

「金燕西，你有如此不俗的身手還要什麼『不封手册』？」

「你少管別人的閑事。」

「金燕西，『不封手册』也就是一代奇俠『一瓢叟』和他的師弟『鬼叟』，曾被譽爲『西天兩朵雲』，武功之高，即武林五老似也略遜，你不怕他們逮到你？」

「嘿……」金燕西笑得很篤定，說：「不怕，就算他們兩個一齊出現我也不怕。」

「好狂的口氣！」

「秦豪，既然知道『西天兩朵雲』的厲害，我却連他們聯手都不怕，不要說你是『簫神』之徒，就是『簫神』親自來，嘿……」

「西天兩朵雲」聯手都不在乎，這是

狂言，當今武林中還沒有那麼一個人物，就算有，也不會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

「姓秦的，你爲什麼要多管閑事？」金燕西又道。

「金燕西，好好的貝勒爺的清閑日子不過，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不妨告訴你。」金燕西飛揚拔扈到了極點，說：「我要『不封手册』，我要義王府的權柄，也就是節制五府三十六縣，我也要嘉琳的人……」

秦豪先是暗驚，繼而怒火中燒。

的確，對於義王府郡主的權柄，各王府都十分眼紅，至於看上嘉琳的王子及貝勒，又何止金燕西一人？金燕西敢說出來，這證明他有十成十的把握。

但有一點他還是弄不清，此人連「不封先生」師兄弟兩人都不在乎，爲何非要「不封手册」不可？

以「不封先生」在武林中的地位和聲望，任何消息很快就會傳到他的耳中，所以在武林中人的印象中，「不封先生」似乎無所不在。

金燕西有此身手，絕非孤陋寡聞之輩，爲何不怕「不封先生」？

但無論如何，金燕西是個高手，比「酒丐」高出很多很多的高手，這是不容置疑的。

他們沒有再鬥嘴。

他們的動武其實已經開始了。

先是互相凝視，可以自對方的眼神中看出對方的信心。

在互相凝視中，都撤出了兵刃。秦是雙筆，金是點穴鑷，其實雙方的兵刃都屬短傢伙，也都是以制穴爲攻擊重心的兵刃。

「不封先生」師兄弟二人傳說都用點穴鑷，金燕西居然不怕這兩位絕頂武林高手，眞叫人納悶。

一開始，金燕西就表現了他的閃爍不定、詭譎油滑的游鬥。

「狐步！」

秦豪更加納悶，這身法也像「西天兩朵雲」的，爲什麼？

現在實在沒有時間去想這些了。

鑷輕筆重，在兵刃上本來是秦豪略佔便宜，但是有其利也有其弊，輕有輕的好處，重也有重的壞處。

他的「狐步」本就以輕、幻見長，要是兵刃重了反而掣肘。

儘管金燕西信心十足，對秦豪還是不敢托大，沒有留任何後手，也不敢耍花招。鑷長兩尺二，威力却逾及上下左右一丈有餘。

雙筆似雙蛇出洞。筆花萬點，寒芒纏繞綿綿不絕。

鑷如蛇影見影不見形，在雙筆的筆花及光網中掃射割裂，有如利剪在剪裂密織堅韌的銀錦。

沒有時間去思考下一招應如何變化。

沒有多餘的內力貫注於雙筆之上。

只能憑玄妙的意念靈感，熟能生巧地運勁，作隨時都會血花飛濺的搏殺。

他有不能敗的理由，也就是過去漠視的理由，如綁架一個富家子，各王府失竊，嘉琳責無旁貸必須上朝面聖等利害，都和他密不可分了。

偶爾意念中會閃過小凱高高飽滿的前額，或者挺直的鼻子，以及發燒而紅紅的臉龐。

這些閃電似的意念，往往能使他克服力有未逮的怯意。現在，他儘管不服，却不能不信對方的技藝比他略爲精純。

絕不是金燕西的資質比他高，也不是他下的工夫比他多，很可能是師承藝業的特殊成就使然。

俗語說：技高一著壓死人。

不論在精神上嘉琳的災難和小凱的形象給他多大的鼓舞，那玄奇的「狐步」身法和不可臆測的點穴鑷路數實在無法捉摸。

詭詐的鑷能順著手太陰肺經由肩下肺上的「雲門」、「天泉」、「天府」、「俠白」、「曲澤」等穴直達手心的「勞宮」穴。

或者順足太陰脾經由腋旁的「周榮」、「胸鄉」、「天谿」、「食竇」、「腹哀」、「大橫」、「腹結」等穴直貫大小腹下的「漏谷」及「三陰交」。

或者攻小腸胆經時，能由膝旁的「陽關」順天腿的「風市」，胯骨上的「跳環」，然後是腰上的「京門」，腹上的「日月」，到胸側的「輒筋」，到肩井而達腦後的「風池」穴。

認穴之熟，選穴之精，即使不屑此人的行爲與人格，也不能不佩服他對穴脈經絡之嫻熟精湛。

這又是師承絕學之所賜。

過了百招，秦豪已汗流浹背，金燕西雖也見汗，却好得多了。

但如此苦戰了兩百招，衣衫已濕透，髮絲很多沾在臉上，浴汗苦戰很快地改爲浴血苦戰了。

「秦豪，我現在才發現了一個秘密……」

秦豪不答，他實在不宜分散精神。

「我突然想到，你爲什麼如此賣力幫助嘉琳，爲什麼不顧一切搶救徐小凱的原因了。」

沒錯，金燕西的觀察力不弱。

不過躺在一邊，已受重傷的金七却以爲，他知道這秘密比他晚了很多。

點穴鑷一直不曾顯示內力不繼的現象，雙筆的花與線却顯著地遲滯下來。

於是「嗤嗤」聲不絕。

秦豪的衣衫上裂洞逐漸增加，有些地方也被挑開了皮肉。

「奪」地一聲，鑷在秦豪的右大腿內側的「門箕穴」上蹭了一下，腿一軟，差點屈膝點地。

單筆一撐地面，人又彈了起來。

金燕西已操勝劵，點穴鑷隨著秦豪的身子划上，又在他的足厥陰肝經的足面「中封」穴上蹭了一下。

這兩次都是輕輕觸蹭。

秦豪整個右腿一痲，急忙凌空運勁至右腿，趁機以守代攻，凌空下擊。

就在這瞬間，「噹噹噹」連交十一下，各攻守九次，金燕西的瓜皮帽被挑起，秦豪的褲子上又多了兩個洞，也多了兩道口子。

金燕西就連這麼一點失算都認爲是奇恥大辱，絕對不該有的事。他的身子各部好像突然都變成了彈簧而彈射開來。

無窮的壓力向秦豪各要穴上排壓而來。

點穴鐝上的嘯聲，似在發佈著死神的勾魂令。秦豪雙目充血，敗，似是不能避免的事，他希望能換回點什麼。

「簫神」的「碎碑裂雲」撮口發出，撕裂著夜幕，接著「裸叟」的「紫虛罡」滿盈而流佈全身。

然而，這絕學對付金燕西其效果就打了折扣，擊中對方一筆，却被對方掃中了左大腿上的「伏兔」穴，突然失力，不願跪地，就地一滾。

一道人箭電射而至。

太快了！秦豪透支著全身力道，滾動中接了這狠命的一擊，胸前和臂上又添了血槽。

金燕西的髮辮也被他挑了開來。

但致命的關頭還沒有過去，金燕西已知如何作決定性的一擊，而不使他再有反抗的機會和能力。

他以爲可以辦到。

但就在這時，「轟轟」兩聲，有人放了兩次火銃自兩人頂上呼嘯而過。

武功再高，不能和火銃抗衡，而這時秦豪已滾到了斷壁邊找到了掩護。

金燕西不願露出行跡，而且他有把握，在下次遇上秦豪時能宰了他，他走了。

秦豪渾身不少於十五處傷痕，雖都是皮肉之傷，却是滿身血漬。但外傷那有心靈上的創傷痛苦呢？

「我是一個不能保護妻子的名節和兒子的安全的人……」

此刻，他忽然看到了一個窈窕身影，這影子太熟了，一身緊身衣靠、蠻靴、包頭。揹著點穴鐝，她正是嘉琳。剛才搶了火銃放了兩銃的正是她。

多麼高貴、純情而又平民化的貴冑！

憑我秦豪有什麼資格……

「土龍……土龍……你在這兒嗎？」

郡主雙手作喇叭式低喚著，在那顫抖的聲音中，可以體會到深深的關切。

除了秦豪，恐怕誰也不知道「土龍」是什麼意思？是何人的名字？其實這是暗語。在華山時，他告訴她，幼時很野，泥裡水裡打架他都不在乎，摔倒了也從來不哭，長輩們就爲他取了個「土龍」的綽號。

他走了，他無顏見她。

他嘲弄著自己，過去都是浪得虛名，這沽名釣譽的行爲也該到此爲止。

出了廢園落荒而去。

他要找個無人的地方療傷。

當他來到鎮西河邊，也就是上次徐繼祖交贖款的大樹之下時，忽然聽到不遠處「卜通」一聲，接著傳來「救命」之聲，還有「咕嚕咕嚕」灌水的聲音。

自己心灰意冷，救人還是不落後人的。

往下游奔出不遠，自河中拖上一個老人。

「老丈不要緊吧！」

「小……小友……不是你……那就要緊了……」

「老丈怎麼會掉到河裡？那邊有小橋的！」

「老了……眼力不行哩……小友……那邊有個小城隍廟……你能不能扶我過去歇一下？」

「成！反正咱們兩人也差不多了！」

「噢！小友……你怎麼一身是血？」

「一言難盡……還是到那小城隍廟去再談吧！」

秦豪身上有五七種好的刀創藥，包括東洋及波斯進貢的。先爲自己敷了藥，說：「老丈喝了幾口河水不礙事嗎？」

「不要緊了！」

「老丈大名可以見告嗎？」

「你就叫我愚公好了。」

「不知是那兩個字？」

「就是愚公移山的愚公。這是老夫被騙傷心之餘自取的綽號。」這老人聲音很細，很像女人嗓音。

「老丈上過何人的當？」

「唉！眞是一言難盡，還是小友先說吧！」

「不，請老丈先說。」

「好吧！老夫師兄弟二人生性率直，不尚虛僞，十餘年前收了個徒弟，這小子儀表堂堂，口齒伶俐，逗人喜愛，我們兩人爭著收這徒弟……」

「誰爭到了？」

「我的師弟，他把小子帶到茅山，傾囊相授，一招未留，甚至於那小子還不知足，套問師弟，叫他教老夫的武技，這本來是不可以的。」

「老丈和令師弟師出同門，武功應該是一樣的。」

「不，師出同門不錯，但出師門之後，各自研創新的技藝，化腐朽爲神奇，所以我們兩人的路子有很多不同之處。」

「既然二位不同住一處，老丈的武功令師弟如何知道？」

「每年我們師兄弟總要相聚一兩次，尤其是清明節爲家師掃墓，總要敍敍家常，研究武功，我們師兄弟情感好，互不相瞞，把自己新研的招式使出來，徵求對方意見，以便改進。」

「這麼說，二位都會對方的武功了？」

「對，可是不幸就這樣發生了，師弟太寵那小徒，非但他自己傾囊相授，就連老夫的新研招式也偷偷教了那劣徒……」

「噢！這……這有點不妥吧？」

「豈止不妥而已，簡直是搬磚砸腳。」

「那劣徒難道會犯上不成？」

「那劣徒疑心很大，總以爲師弟留了幾招，結果動手之下，全力施爲，加之他也學了老夫的新招，年輕力壯，而師弟又未想到他心懷叵測，結果竟……」

「傷在那畜牲手下？」

「不，死在他的手中。」

「簡直是禽獸不如。」

「也許他只是偷藝，試試師弟有無藏私，一旦出了人命，就一不做二不休找

上了老夫，出其不意，把老夫擊傷……」

「世上竟有這種衣冠禽獸。這血賊叫什麼名字？」

「小友，說也不信，我和師弟只知他叫孫龍，但是老夫四下到處打聽，沒聽說過孫龍這個名字，猜想必是假名。若非假名，以他的造詣，必然聲名大噪了。」

秦豪心想：這兩位老人也太馬虎了，居然連徒兒的眞姓名及家世都不知道，而傾囊相授，這不是太危險了？

「莫非老丈是因此事心灰意冷而投河自盡的？」

「既爲小友識破，老夫就直說了吧！老夫下山兩年，沒有找到劣徒，又感覺對不起死去的師弟，感到人生乏味，一時想不開就跳河了，可是再想想，如果因此而讓那畜牲逍遙法外，這天理何在？所以我又不甘心死了……」

「是的，老丈要是死了，那太不智了！」

「現在該聽聽小友的傷心事了。」

「在下有個情人及骨肉在危難之中，居然不能幫助他們，却徒負虛名，我越想越不是滋味。」

「小友，咱們眞是同病相憐，聽你的口氣，似乎在武林中頗有名氣。」

「浪得虛名，不提也罷！」

愚公也不多問，說：「反正閑著沒事，老夫最近研究了幾招武功，不知管不管用？又沒有人商量，何不請小友指點指點？」

「老丈太謙虛了！晚輩初出茅廬……」

「不必客氣，我這就演練第一招，小友看出有不妥之處，一定要告訴老丈，千萬別客氣。」

「當然。」

老丈已把外衣脫掉晾起來，就赤著上身比劃起來，這樣赤膊比劃，就更容易看出運功用力的方法。

看了第一招，秦豪似曾相識。但也看不出這一招有什麼太新奇的威力。

愚公接著就問他意見，還請他也照樣練一遍。

秦豪練過後，心想：看來平平淡淡，却又挑不出什麼破綻來，眞怪。

於是又練第二招，也差不多，只是與第一招的路子不同，似乎不是同門派的功夫。

「小友，你練練看，一定能挑出點毛病來，能挑出毛病才有進步對不對？」

秦豪又練了，但不大耐煩，他現在心事重重，實在沒有心情去研究別人的武功，就連「不封手册」的武功，他都不屑看一眼呢！

但他天生練武的胚子，練了兩次就通了。却仍看不出有什麼特別奇妙之處。

後面還有三招，他特別感覺第四招頗與本門「簫神」的招式相似，也就練得較爲起勁。

其中第五招，他說出了他的改進看法，愚公大爲讚賞說：「這麼一改就凌厲多了！而且無法破解。」

愚公又說：「小友，我用別的招式進攻，你以這五招散手隨便那一招反擊或防守，試試看有沒有用？」

秦豪勉爲其難，開了個門戶。

那知老丈一出手，居然比金燕西的攻擊更詭異更奇，雖然老丈體力有限，但高手過招即有如面臨大敵，必須當眞。

他在瞬間搜索枯腸，無一適當招式可破，只好使出這新學五招之一應之。老丈只能應變改招，却不能破解，等於試出了這一招的威力。

五招都試過，又發現一招似曾相識。像是「裸叟」的武功路式，只不過目前實在沒有時間想這種事了。

「前輩，那惡徒也沒有什麼特徵嗎？」

「噢！你聽著，四乳頭，雙髮軸，人間罕世少有；四乳主貴，雙軸賤，至陰至毒如禽獸。」

「世上有四個乳頭的人嗎？」

「所謂四乳頭，是指在一般正常人都有的乳頭之下，另有兩個類似乳頭之物。雙髮軸，就是頭上有兩個線軸……」

* * *

金七和潘谷重傷落網，在他們身上搜出約百萬的銀票，這筆錢用來付緝盜賞格正好夠用。

在簽押房內，嘉琳主審：「金七，你是高手已是不爭的事實，所以你應該知道，那主兒是誰的。」

金七一想不說是絕對不成的，何不討價？況且也感覺太過份了些。他說：

「草民該死，草民只是受那主子蠱惑，他說郡主辦案如神，手段却十分毒辣，經常用酷刑逼供，因此草民才想弄點錢逃走，因爲那主兒也不是好東西。」

「廢話！」鐵蓮說：「郡主問你那主兒是誰？誰要聽這些？」

「啓稟郡主，草民現在才知道您是菩薩心腸，如果郡主能體諒草民誤入歧途之罪，草民馬上說出來！」

「放肆！」鐵蓮說：「你知自己是什麼？你是待罪之囚，你還有資格討價還價？」

「鐵蓮，是我問話還是妳問話？」嘉琳郡主深深地瞪她一眼。鐵蓮知道此時此刻還是以找到那主兒爲第一要務。

「金七，我答應你，但你畢竟犯過罪，不能完全開脫，本宮可以最輕的刑罰勞役三月判之，另外，刑滿給你點錢離開本鎭。」

這可以說是不能再輕的罪刑了。

嘉琳親口說出，必能守信照辦。

潘谷一聽機不可失，跪著爬上兩步，說：「啓稟郡主，草民一時愚昧，作錯了事，也望郡主網開一面，草民會盡一切可能把知道的說出來。」

「你都知道些什麼？」

「草民也知道那主子是誰，以及戲班中那些被殺者參與綁架案的情況。」

「潘谷，由於你是原始設計綁架的主犯人之一，像金七那樣輕微的刑責，恐怕不成，但只要你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本宮也能使你的徒刑減至三年以下。」

「謝謝郡主。」

「好！金七先說。」

「回郡主，那主兒本是竹葉三和『酒丐』出面，以後眞主兒終於顯身了，他就是金貝勒金燕西。」

這實在並不意外，但這次證實是十分重要的。

辦案要有線索，有了線索才能找目標，以便研究他犯罪的動機。

「他的動機呢？」

「好像是爲了郡主手中的一本小冊子。」

當然還另有企圖，如義王府的權柄，節制五府三十六縣，以及娶嘉琳郡主等等。

這些金七似還不知。

「金燕西把孩子藏在何處？」

「換了很多地方，最早曾在忠王府內，後又在水月庵，這次草民和潘谷被擒，諒必又換了地方。」

這時潘谷說：「啓稟郡主，要知道藏人質之處，只要生擒忠王府的師爺莊易，他一定知道，出主意的都是他。」

「嗯！很好。」嘉琳說：「你們知道冒義王府之名，到禮王府盜寶押當，以及盜竊其他王府的巨盜是誰嗎？」

金七說：「回郡主，草民不敢武斷，但某夜草民眼見一個自九門提督府內竄出，且提了一個袋子，暗暗跟踪，那人也十分機警，頗似錢海。」

關於這說法，郡主不僅是聽一二人提過。

錢海和秦豪是好友，也可能是師兄弟，錢海即使不知秦豪和嘉琳的關係，也該知道非泛泛之交了。他爲什麼要爲郡主製造麻煩？

「金燕西有什麼退一步的打算？」

「撕票雖是恫嚇之詞，也並非不可能，最後他會由客變主，把審理竊盜、兇殺及綁架案交九門提督接辦。因爲九門提督是他的親戚。」

「笑話！如要轉移審案權責，也輪不到九門提督。」

鐵蓮說：「那該由管理宗人府出面插手。」

宗人府是宗府中的最高職位，宗人府的命令，照例選擇年高爵顯，德望並重的皇親兼任。

至於九門提督，雖握有皇城治安大權，却比總督低下，甚至提督在清朝官制九品十八級中「從一」(按每一品級有正從二級)，巡撫是「正二」，按理比「從一」略矮了一頭，但清朝重文輕武，且巡撫兼有兵部侍郎的頭銜，所以提督要尊重巡撫的職權。

如此推演，提督就更沒有資格和郡主一較長短了。

但嘉琳却是心裡有數。金燕西放空氣要九門提督插手管這檔子事，就算他也失竊了珍寶，也輪不到他。

極可能是聲東擊西，要到宗人府去。

* * *

錢海和趙俏未押在一起，却是一壁之隔。

錢海可以聽到鞭答趙俏尖叫的聲音。這樣做是想讓錢海招出盜取的寶物藏在何處。

錢海沒有招，他如果招了，必然前功盡棄。

但錢海却聽到金燕西和莊易交談，要酷刑逼供，不惜使他嚴重殘廢。他知道，金燕西如果能找到那些珍寶，坐實他的罪名，很可能使他失去記憶成爲廢人。

他不怕死，只怕成廢人，使即將成功的事功敗垂成。

他更怕趙俏受他連累被殺而滅口。

可是，他身上有重型鐐銬，開了門讓他跑都跑不快。

估計是一更過後二更未到時刻，忽然「叮」地一聲，不知自何處掉落兩把鑰匙。

「誰會救我？」

這想法實在多餘，捏起鑰匙先開脚鐐，「卡察」一聲開了，差點興奮過度叫出聲來。

開手銬麻煩些，用牙咬著鑰匙，弄了盞茶工夫才開了。他本以爲要弄開門窗還要費一番工夫。因爲不能弄出聲音，反之就無法救趙俏了。

他以爲救趙俏比救小凱重要。

結果發現門鎖被人在外面弄斷了，一拉就開。似乎幾個重要人物都不在附近。

這是個兩進的四合房，他首先在隔壁門外，輕敲了一下：「趙俏……趙俏……」

「你是錢海？怎麼出籠的？」

「不知道是誰丟了兩把銬鐐的鑰匙給我。」

「錢海，快去救小凱。」

「不，我以爲救妳更重要些。」

「錢海，聽我的話，先救出小凱，如果來得及再回來救我。要不，可能一個也救不成的。那就辜負了那位救你的人的心意了。」

「趙俏，要出去我們一道出去，如果妳在裡面，我也寧願不出去。」

「錢海，你想想看，丟鑰匙的人一定是秦豪，要不必是嘉琳郡主，他們救你，怎麼可以不先救小凱？」

「趙俏，妳身上有鐐銬嗎？」

「有。」

「妳用這兩把鑰匙試試看……」

自門檻下丟進鑰匙，等了一會，說：「錢海，沒有用。快去救孩子，告訴你，孩子要是救不出去，我是不會原諒你的。」

錢海想想不論是對郡主或秦豪，孩子都是十分重要的。更不要說那筆沉重無比的人情債了。

何況，孩子太小而無助，趙俏是大人，一有機會她仍可逃走。而他也相信，丟鑰匙給他的必是秦豪。

小凱在什麼地方？他要去找。

「趙俏，我聽妳的，我先救小凱再救妳。」

「快去，要救必須徹底，送到郡主手中。」

* * *

「酒丐」肩傷頗重，尤其老人傷筋動骨就不容易好。加之情緒不佳，整天喝酒。

竹葉三也差不多，他在大江南北聲名鵲起，但到了這兒，居然上不了大枱面，甚至不如金七。

這份窩囊就難以宣洩，和「酒丐」同病相憐。這會兒，喇嘛和幾個王府護衛在巡邏，二人又在喝酒。

「老竹，我有個看法，不知你願不願意聽？」

「請說。」

「儘管嘉琳的一些把柄在這主兒手中，我總以爲此人太邪，未必能成大事……」

竹葉三以指按嘴，示意噤聲。

「不妨，他在沐浴，每次洗澡都要個把時辰，尤其和那個騷尼姑在戲水……」

竹葉三說：「我也有同感，到了最後，會不會來一次鳥盡弓藏，兔死狗烹？」

「別人不會，這主兒一定做得出來。」

窗外的人悄悄離開，但到處找都找不到徐小凱。

兜了一圈又回到原處，在屋頂上忽然隱隱聽到了水聲和嬉笑聲，似乎就在脚下。

原來這房子雖是四合，格局却是南方式的，屋頂上有天窗，窗上有一格一格的活動葉板。

自荷葉板的縫中望下去，視野只局限一隅，看不到人，却知道正是浴室。

暗運指勁，摘下一根荷葉板。

錢海大開眼界，浴室內有一枝大蠟燭，搖曳不停。池子不大，相當於澡堂中熱水池那麼大。一男一女，正在嬉水。

男的是金貝勒。

女的居然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玄眞，乍看一個光頭雖然不倫不類，再往下看可就使人眼花撩亂，心旌搖搖了。

這個出家人非但六慾未戢，五蘊未空，簡直是佛門一大恥辱。古人說秀才是孔子的罪人，和尚是釋迦的罪人，無非說他們冒出家人或讀書人之名，作些違背出家人的勾當罷了。

金燕西是個玩家，常常換女人，包括各階層：大家閨秀，小家碧玉，甚至風塵尤物等等。

這和古代的名人玩女道士及晚清的權貴玩「相公」及「相姑」等等類似。其實「相公」就是「相姑」。

在晚清以前，娼優於「娼」還在「優」之上，可見唱戲的身份之低賤，唱戲的都是男人，像坤旦角色都是十六七歲，身段婀娜、面目姣好的男孩子扮演。有錢的大爺樂此不疲。由於他們很像姑娘，就名爲「相姑」，可能久而久之又訛傳爲「相公」了。

其實「相公」這名稱在明朝之前是宰相的別稱。

錢海正要走，忽聞金燕西說：「玄眞，我希望欣賞妳的裸舞。」

玄眞似乎貼緊了金燕西，還眞聽話，她對修身養性、善葆眞姑倒沒有學到什麼，左道旁門却學得不少。

她一會「跳大神」，這是西藏喇嘛的一種祭神舞。只是沒有鐘鼓鈸鈴等法器而已。

她更會自己編舞，甚至於把雍和宮(雍正未即位時的潛邸)中鬼神殿(又名特參殿)裡大大小小的人身獸面的歡喜佛的交媾姿態也編成舞。

這是因爲金燕西以前曾帶玄眞入宮作過法事，參觀過「試婚格格」，閣中見過一些能自動的歡喜佛而研究成舞蹈，不過是想吸引金燕西而還俗吧了。

滿清的皇帝大婚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爲了怕男女雙方年輕胡搞出了毛病，就先選一位「試婚格格」(由民間挑選)，接受小皇上這一傢伙。就在試婚閣中進行，等於使皇上預習一次男女間傳宗接代的工作。

試婚後，「試婚格格」即沒有下文，而失踪了。

玄眞是個會武的尼姑，胴體本就有無骨感，加上小腰柔軟如麵條，前彎後彎，頭部皆可夾於雙腿之間，甚至大劈叉，拿大鼎，以各種不同的動作和角度，使金燕西來欣賞她的胴體，甚至於她的某些器官而使他點火燃燒。

由於她是個內外兼修的尼姑，她能使雙乳特別挺拔。

她也能使乳部自動跳躍動蕩。

她邊跳邊舞，能使動的部位都在跳動，突出的更突出，收縮的部位更收縮。

甚至她把媚術發揮到極致。

她知道哼什麼調子，發出什麼聲音會使男人心旌搖搖。

其實她最懂的還是「神秘」二字。男女間一旦失去了神秘感，那種誘人狂熱的力量就消失了。

所以她不論如何展示她的胴體的凸浮、柔軟，或各種不同角度的美感，就是不把那最神秘處全部展示於他的眼前。

配合著那盪漾勾魂的眼波眼神，和那飢渴欲死的迫切需要的表情，肌肉的抽搐和扭曲，金燕西有了反應。

他雖不斷地在換女人，却不大輕易有反應。

一旦有了反應，就是疾雷閃電，驟雨狂風的陣仗。

只有這種人，才會作出非常人所作的忤情逆理的勾當來，才不計較身爲貴冑，而不珍惜羽毛。

要不是玄眞是此中慣戰的女人，不須盞茶工夫就會求饒，但她表現的是棋逢對手……

儘管這情景令人目眩，儘管金燕西的身上特徵使錢海感到驚奇，此刻却無心再欣賞下去……

他離開天窗時還不停地搖頭呢！

再找一遍仍然沒找到，忽然靈機一動，離開了這兒去了水月庵，果然被他料中，這叫做聲東擊西，把別人的注意力引開了水月庵。

徐小凱在水月庵的秘室內。

* * *

徐小凱在義王府的花廳中出現，喜壞了鐵蓮，急忙帶著孩子去見郡主。

而嘉琳郡主此刻却拿著一封信連連

感嘆唏噓不已。這封感人至深的信，也是錢海早已寫好，今夜才送來的。

錢海出了義王府，忽然有個人自小巷中竄了出來。

在黑暗中，他隱隱看出此人來鎭已有半月餘，似乎很注意他，這人迎面攔住了他，說：「姓錢的，我終於找到你了。」

「請問尊駕找在下有何貴幹？」

「你還是跟在下到府、縣衙門或者義王府去一趟吧！你害得我傾家蕩產，幾無立錐之地。」

錢海心頭如絞，是的，他說的句句實話，他也不願再逃避了。但是，現在他沒有時間和他多纏夾，他必須爭取時間去救人。

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的，他一言不發就出了手，這中年人穩是夠穩，可惜技藝平平，沒有四十招，被錢海一掌切中，原地塌下。

但是，這工夫金燕西和他的死黨却起了內訌。以「酒丐」爲首，竹葉三附從，加上巴隆喇嘛，發動了奇襲。如不奇襲，由於他們知道了秘密，金燕西也絕不會放過他們。

他們知道，若不奇襲，他們三個在「酒丐」肩傷未癒情況之下，聯手也未必是金燕西的對手。

他們先把禮王府的三個護衞解決掉，然後破門而入把金燕西和玄眞堵在浴室之內。

這工夫兩個人才穿了一半的衣服。

「三位這是幹什麼？窺浴不過癮竟要……」

「酒丐」說：「金燕西，我們瞎了眼，幫你作了些昧良心的事，這還不說，到頭來，你也不會放過我們，到了那時候我們才是自作自受，活該倒霉！」

「三位……這話從何說起呀？」

「酒丐」一使眼色，竹葉三師徒一共十二枚鋼骰已經出手，「酒丐」的緬刀幻出萬道匹練裹了上來。

浴室內地方小，加之金燕西還沒有穿上鞋襪，赤足很滑，但對一個高手來說，差別並不大。

在他的「狐步」之下，十二枚骰子已落空，其中一枚竟擊中了玄眞的胸部，尖叫著雙手捧著乳部，倚牆滑下。

至於緬刀，由於「酒丐」的肩傷，實力大減，十七刀一氣呵成的狂攻非但落空，竟被金燕西的「狐步」逼近，一脚正踹在舊創未癒的肩頭上。

「酒丐」「噢——」地一聲，身子栽入浴池內，居然喝飽了還很熱的「十全大補湯」而淹死了。

竹葉三師徒再次摸出更多的鋼骰，金燕西却不給他們機會。其詭如狐、其快逾電、其幻如烟，這就是「狐步」的霸道處。

竹葉三師徒的骰子剛丟出去，人却沒有彈起來，大喇嘛巨大的身子已在震動中向後略仰，瞪著牛眼，七竅中已滲出血絲來。

竹葉三躍起，「九月胡天即飛雪」，以十成內力踢出，「卜卜」聲傳來，九枚無一不中。三枚射入大喇嘛的左右太陽穴及印堂正中，另三枚左右胸各一，正中一枚。最後三枚兩膝各一枚，雙膝破裂，一枚由臍內砸入。

竹葉三落下的同時，才看出，徒弟巴隆早已死在金燕西的「琵琶手」之下，金燕西的雙掌自巴隆背上戳入，使巴隆的巨大身子後仰來承受他的九枚鋼骰。

竹葉三見巴隆屍體被摔在地上，面孔朝下，眞正是肝胆俱裂。

「得意須早回頭，拂心莫便放手。」這是何等警惕的字句，現在看來，字字墜地有聲。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這次他的骰子剛掏出來，人影已至，腕被扣，血脈逆行，竟用竹葉三自己的手把自己的臉砸塌了。

屍體還未倒下，金燕西已出了浴室。

但他又折了回來，因爲玄眞還沒有死。

「貝勒爺……我這兒有一枚鋼骰……替我挖出來……」玄眞雙手捂著左乳房，不久前他還滿把握過這海棉似的部位。

金燕西漠然地說：「玄眞，沒有用了！再說妳活在這世上也很碍事……」以中指向那乳房上的血孔中一戳，鋼骰在玄妙的指力下，向下滑動，直透心臟。

現在他只能往最壞的一步去想，也是背城借一的殺手鐧……以徐小凱爲談條件的本錢。

但到了水月庵找不到一個人，他就知道完了。到秘室一看，孩子已不見了。事實上尼姑們丟了人質，主持又不在，沒有人擔得起罪名，相偕逃亡了。

金燕西怔在當地，一向自負心思靈巧，才智過人，到此地步，却不知如何善後。

撕票，先到宗人府以及面聖等等，都變成泡影了。

就在這時，一個人如一片敗葉飄落院中。

他們沒有說一句話。

金燕西以爲，不是毀在自己的傷德敗行上，而是毀在秦豪身上。

秦豪則以爲，郡主的名節也幾乎毀在金燕西手中，他們必須一決生死。

當然，秦豪以爲，不勝金燕西，是終生憾事。因爲他過去的虛名太大了，爲了保護那虛名，他不願承認上次兩人拚鬥的結局。

秦豪撤下雙筆。

有人把點穴鐝自後窗中丟給了金燕西，那是莊易，他對金燕西忠心耿耿。

但莊易在後院一迴身，有個人站在三步外，說：「姓莊的，你是跟我走，還是手底下見？」

莊易陰冷地笑笑：「錢海，誰跟誰走都一樣！不死恐怕都要進去的……」

前院中的秦、金二人，仍沒有說半句話，已交換了二三十招了。金燕西仍有信心戰勝，却並不興奮。

勝了之後又如何呢？

秦豪抱著不勝不回的決心，可是他忽略了「西天兩朵雲」師兄弟的武學，高出五老一籌有餘。金燕西等於得到「不封先生」師兄弟的武技總和，這成就非同小可。

所以秦豪即使不敵也絕不丟人，但他却不這麼想，而他也不知道這其中的道理。

由於金燕西此刻已無患得患失之心，反而威力大增，不到一百招，秦豪胸衣又被挑破三處。

他爲師門絕學不平，仍不信對方比他高明。

但是，越往下越不濟，不承認也不成，他用的招式可以說都無缺點，練得圓活而嫻熟，但一遇上金燕西的招式，就碍手碍脚施展不開了。

「是武功本身不夠精奇嗎？」不論用什麼招式，總是掣肘，一時怒極，因爲他被對方點到了兩次。

要不是他會移脈滑穴，不可能在倒下後，能再閃避對方的致命攻擊。老實說，他早已算是落敗了。

這一怒極，不由自主地使出了愚公教他的五招武功的第一招，平平淡淡，無什新奇，金燕西忽然有點手足無措而勉强閃過。

秦豪還沒看出有什麼不對，很自然地又使出第二招，金燕西忽然驚叫起來，「嗤嗤」兩聲，每一筆都劃中了金燕西，雖不重也是衣破肉綻。

秦豪心頭一凜，是愚公的招式新奇，還是金燕西見大勢已去而心浮氣躁了呢？爲了證實這一點，又使出師門武功。

金燕西冷笑說：「原來只有兩招，哼！再重複施展一次吧……」

秦豪這才知道，那愚公絕不是等閑之輩。突然又施出第三招，金燕西大驚，仍勉强避過。

如果秦豪剛才不夾雜一招本門武功而繼續施出愚公的第三招，金燕西就得躺下，這麼一斷，威力就差多了。

但第四招施出，「刷」地一聲，金燕西的胸衣一裂兩開，這次輪到秦豪驚叫了。

腦中立即閃過「四乳頭，雙線軸，人間罕見世少有，四乳主貴雙軸賤，至陰至毒如禽獸。」的歌謠來。

金燕西的前胸全裸開來，他有四個乳頭，上面兩個大，下面兩個小。

天地夠大，但有時却變得太小了。這不就是愚公前輩說的弑師惡徒嗎？除了金燕西，還有誰夠資格會學過兩位絕頂高人的武技？誰會是人品出衆，口齒伶俐的？

他自稱孫龍，如果倒過來說不就是龍孫嗎？

龍孫不就是王孫公子的意思嗎？

綁架他的骨肉，逼得嘉琳幾乎想自絕，這還不說，這世界上那能容一個連弑師父、師伯的畜牲存在？要不是「不封先生」命大，也早完了。那愚公大概就是「不封先生」了吧！

這就是爲什麼金燕西不怕「不封先生」，甚至即使「不封先生」師兄弟聯袂而來，他都不怕的原因了。

因爲只有他知道，這兩個人已經不存在了。

可是他絕未想到，一件絕對不會出漏子的事，居然大出意料。

金燕西把一件有把握的事，弄得如此之糟，心腹自相殘殺，死亡殆盡，只剩下一個莊易，吉凶未卜。

而目前這個會被他認爲是手下敗將的人，居然藏拙，絕招未出。而這幾招絕技，隱隱約約有點像他師門的武功，却又不太像。

在他一生中，尤其是藝成回來之後，從未敗得如此狼狽。

他冷冷地說：「你是何人？」

「逮你歸案時，你就知道我是何人了。你可是『西天兩朵雲』『鬼叟』的門下？」

「你……」金燕西失魂落魄地說：「我給你一百萬兩，你馬上離開此鎭如何？」

「今後你如果還能活著，你也將永遠不敢再揭別人的底，因爲你是一個弑師犯上的血賊，且有被害未死的人證……」

金燕西絕對不能像嘉琳一樣，被人牽著鼻子走。他寧願死，在他驟然發動的狂攻下，接下秦豪最後的一招。

金燕西感覺不論他如何招架，即使再生出兩隻手，也閃不過點向他幾個要穴的雙筆，不論是走「奇門」或「正門」，都難逃此劫。

但是，他畢竟得過宇內兩位最高藝業的人的絕學，和一個初學乍練者不同，他已得其神髓。

但他們都不知道，這五招武功，根本就是「不封手册」上的五招。

一招是「不封先生」自己的，也就是第一招，以下四招爲古楓一招、簫神一招、裸叟一招、終南居士及睡道人一招。

按理說，這五招武功雖是五位高人的精粹之學，併在一起會有什麼威力？其實這是有道理的。

這五招既然五位高人已送給「不封先生」，由他自行處理，他當然可以改變，可以把順序重行排列。然後以他的第一招開始，因勢利導，各取所長，互補其短，剛柔相濟，威力何只數倍數十倍？

這正是金燕西爲什麼不惜冒丟爵毀家的危險，而千方百計不擇手段要這「不封手册」的原因了。

這是所有內力、智慧和未來的前途及生命的一擊，誰都知道，沒有人敢說結局絕對會如何？

點穴鐝劃出一串串銀浪。

雙筆如銀浪中的蛟龍，「叮噹」兩聲大震，兩件兵刃同時震飛到後院中去了。

在後院中和錢海作殊死搏殺的莊易，本來高下難分，乍見金風破空而至，其中竟有主人的兵刃。知道不妙，精神一分散，錢海的「蛇腰」發揮到極致，一掌擊出。

在前院，兩件兵刃一脫手，秦豪這一招共四式，才用了兩式，此刻並不用另一支筆，而是一式啄拳（類似猴拳的握拳式），在單筆的佯攻下砸中金燕西的「承靈穴」。

此穴在頭頂「百會穴」稍偏腦後約兩寸處，也屬於小陽胆經的。如此對付金燕西，是「不封先生」的意思，不許殺

他。

金燕西倒下時，後院的莊易已先倒下。

秦豪被震飛的左手虎口皮開皮裂，血流不止。

他蹲下來分開金燕西的頭髮，果然，頭頂有個髮軸，靠前額的髮中也有一個。

而金燕西並未死，只是昏迷，爲了嘉琳的名節，應該讓此人永睡不醒才對。他提起了魁星筆，爲金燕西套上紙製的手銬。

「小友，他已經完了……」

悚然一驚，秦豪循聲望去，星月在天，夜闌人靜，只有錢海提著他的一支魁星筆，還在呼呼地喘著，說話的人已不見了。

* * *

由於莊易，「酒丐」及竹葉三等高手已死，金燕西甦醒後痴痴呆呆，只有金七及潘谷等人出面作證而結案。嘉琳守言輕判，而且賞了他們各一筆錢。

李艷秋母姐已被「不封先生」所救，囑其不必再談孩子身世之事。至於丟去鑰匙救錢海的，當然也是「不封先生」了。

由於徐繼祖太愛徐小凱，而孩子本身又不知自己身世，嘉琳仍交由徐家撫養。

盜竊案如何了結呢？眞是出人意料。

當一位名叫秦大川的鏢頭，一狀告到府衙，說是劫他的鏢之人即在本鎭，也就是某某人時，這位劫鏢大盜已經自動到義王府投案了。

他的雙腕上也有一副紙手銬。

他就是「蛇腰無影」錢海。

如果還記得他過去對郡主說的話，對於今天的事也就不值得大驚奇了。

他曾說過，他也是待罪之身。

他送回小凱，不是也在嘉琳郡主的桌上放了一封信嗎？

信文如下：

「嘉琳郡主賜鑑：

孩子由秦豪所救交小民送回，各案已近尾聲，小民的來歷不便再隱瞞下去，以免加深小民的罪孽。

小民與秦豪乃師兄弟，唯師弟承簫神及裸叟兩門，小民則僅師承裸叟前輩一門。小民出師後，曾步入歧途，劫了師弟秦大川的暗鏢，一株一丈高的珊瑚，後經黑龍江不愼掉落江中遺失。

後獲知失鏢者乃師弟之叔，且因失鏢而致家庭破產，仍須賠出百萬兩紋銀，且知師弟已來此鎭，小民即化名錢海連續盜竊豪門珍寶，希望提高賞格，以便讓師弟緝我歸案，領取賞格還債。

小民異想天開，罪不容誅，但望憐我一念之仁，而救師弟之叔一家於水火，雖身受極刑絕無怨尤。

小民投案之日，當戴紙手銬前往。因師弟秦豪即近年來名噪一時，但又十分神秘的『紙手銬』也……」

嘉琳後來知道送回小凱的是錢海，且破案有功，決定徹底開脫，況且他的作案的動機也是爲了救師弟之叔，求心之能安。嘉琳把賞格一百萬送給秦豪之叔秦大川了。

大盜之名則加於竹葉三身上，以他代錢海頂罪，況寶物都已取出物歸原主，失主也都不再追究了，還盛讚郡主能幹呢！至於石問天，他曾在金燕西威脅下變過節，所以金七殺了他，嘉琳未予深責。

然而，在一切就緒，太后還宣召嘉琳一番之後，嘉琳郡主竟失踪了。

經秦豪和錢海再三求見王妃，詢問之下，義王妃才含淚說嘉琳心灰意冷，看破紅塵，決定削髮爲尼。

他們到水月庵去找，未見到人，秦豪發誓，不找到嘉琳絕不罷休，要錢海留下和趙俏經營一品鍋，他逕奔華山。

他以爲嘉琳去華山的成份居多，那兒是他們定情之地，也是傷情之地，在那兒有一座尼庵，十分清幽僻靜。當年她曾戲言，如她要出家，她會到那尼庵。

秦豪滿懷待罪的心情趕到華山，也找到了那座尼庵，主持却告訴他道：「一位女施主曾來過，住了四天，但今天午時又走了……」估計她走了才兩個時辰，可能是發現了秦豪追來了才走的，他實在傷透了她的心。

嘉琳郡主到底爲了什麼逃避秦豪，離家出走呢？

爲了秦豪對徐小凱的冷漠或對她的不信任呢？一怒而看破了紅塵？或者是另有其他不得已的苦衷？金燕西呢？他會永遠失去記憶，渾渾噩噩活下去嗎？

秦豪站在蓮花峯巓呼喚著，高吭無儔響遏雲霄，有心人入耳，應似巫峽猿啼。

「不封先生」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有些你意想不到的事，看了下文必會發出會心的微笑……

正是：子期不在子牙往，高山流水空斷腸。

* * *

隆冬，風大無雪。

殘月，如煞白的晚娘面孔，偶而自飛馳的烏雲中窺伺大地。除了極少數的松柏之屬，所有的林木都已凋落光禿，尤其在這一片棗樹桑樹夾雜的林內，枝椏盤根錯節，曲折勁實，自明滅不定的夜色中望去，有如無數鬼爪，作勢欲噬。

這片雜林在山的半腰，山並不高，却挺險峻，一條似有似無的羊腸小徑自山麓下蜿蜒通過。

在這兒不聞更鼓，也聽不到寺廟鐘聲，但在小徑上踽踽獨行的年輕人來說，只要仰頭看看下弦月的方位，也就知道是什麼時候了。

在他，不管今夜的天氣多麼煞風景，不管這約會地點有多麼偏僻，絲毫都不會影响他的激動興奮的心情。

「兩年了……七百多個日子……在幸福中……彈指而過……在一個終日焦慮愁苦的人來說……說是太長了……太長了。然而今夜……今夜……」

好久不曾見到的神采，又浮現於他的眉宇之間。

這位衣衫不甚講究，背插魁星雙筆的年輕人，自袋內摸出一封信，抽出信箋，先嗅了幾下，還殘留著淡淡的幽香。

今天一早，在五十里外的小鎭甸上的客棧中，收到了伙計交來的這封信。從那時起，他就希望一天只有半天那麼長，天會很快黑下來，不知道把這封短箋看了多少遍，都已經背得滾瓜爛熟了。

「土龍：我知道你在找我，也知道你的脾氣，你會永無休止地，直到找到我爲止。

當初你的確傷透了我的心，加上一些因素，我離家出走了。

但這一切畢竟不能抹煞你對我的摯誠。所以思考再三，勉爲其難，決定給你一次把晤敍舊的機會。今夜三更，在此鎭甸西北四十里的棗林聚首，不見不散……」

嗅之芬芳，讀之溫馨，思之迴腸盪氣。華山毛女峯古洞……義王府郡主的閨房中……

那高雅的韻致，窈窕的身材，無骨的胴體，以及銷魂蝕骨的溫柔纏綿……

望著不遠的一片黑黝黝的棗林，雖在寒風中，渾身熱血流湍，沒有一點瑟索寒意。而且加快了脚步，如飛掠般向山腰而去。

朔風在光禿的枝椏上刮出尖銳的哨聲。有如千百人在囂叫吶喊。

夜色本就很暗，在林中就更難以視物，加之大風捲起風沙和敗葉，這眞不是個賞心悅目的幽會天氣。

「招弟……招弟……妳來了嗎？」

土龍和招弟，一是小時的綽號，一是乳名，在王宮中，不論是顯爵(清顯爵有五：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主。)或其他權貴，生男育女比民間更重要。

民間重男輕女是爲了接傳香烟，在王宮却是希望有那麼一天時來運轉，因緣際會加上祖上有德而輪到榮登九五、君臨天下的機運。

雖說醇親王府一門兩皇帝是慈禧一手造成的，巴結爭取也很重要，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個像樣的男孩吧！

「還沒有來，也該來了吧……

等人的滋味不好受，等情人的滋味却有另一番感受。

忽然，他靈敏的聽覺告訴他，已有人在附近移動了。

林中敗葉甚厚，即使一流高手，多少也會發出一點聲音。即使朔風呼號中，也瞞不了這等高手。

他的熱血又奔湍起來！

「是招弟嗎？招弟……不要吊我的胃口了……」

那似有似無的聲音仍在慢慢地逼近。

一種潛意識告訴他，這不是招弟，招弟主動約他來此，寸陰寸金，不會惡作劇開他的玩笑。

再說，以嘉琳郡主和他的關係，也該知道他能察覺這種輕微的聲音，奔湍的熱血在冷却中，濃重的殺機無形地向他排壓而來。

「是誰知道了嘉琳約我在此相會而先她來此窺探私秘或暗算我？」秦豪暗道。

但口中却道：「來人如是自己人，就請現身或答話，要不，爲了自衛，林中又暗，一旦動手就不會留情……」

趁著較大的一陣朔風，閃電攻擊已經開始。

林中的夜，有如濁浪滔天的深海海底。能見度只及三步，而且還僅是一個模糊的影子，也僅是能分出男女而已。

一道人箭自他的左側後方射來，他一矮身，一片勁烈的腿浪自他的頭上呼嘯而過。

輕功不弱。這是他第一個意念。

另一陣大風中，一蓬枯葉「啾啾」射至，這不是風造成的，這是人爲的。「紫虛罡」流佈全身，如飛刀似的枯葉到了秦豪身子兩寸處即捲起彈回。

這當然不是對方所奢望得手的招式。

在此同時，「卡察」聲中，一棵碗口粗的棗樹齊腰折斷，向秦豪砸落，棗木是極硬的木材之一，和黃楊差不多，其重如鐵。

秦豪的身子彈起，自砸下的樹幹枝椏隙縫中射出，但是身子升空，橫裡人影疾彈，已到了他的後側。

來不及想別的，只知道此人工於林內動手，經驗老到。而且一式「竹葉手」已戳向他的背後「盲門穴」。

秦豪不能避也不想避，併指猛戳對方的臂部「尺澤穴」。只要點上，這隻右臂立折，不僅是穴道被制而已。

對方還不死心，改變主意改點秦豪手腕的「太淵穴」。

秦豪和對方的身子又下落，他故作失措狀，却快逾閃電，揪住了對方的三根指頭。

點穴有用一指、二指，也有用三指的。

這人一抽無效，一腿已攻向秦豪的小腹。

秦豪手上加勁一擰，此人三指發出「卡察」之聲，顯然已斷，「噭……」地一聲，兩人同時落在地上。

此人夠狠，力貫被揪住的手部一抖，似乎打定主意，犧牲三指回身欲逃。

秦豪手中仍捏著折斷的三指。

秦豪好事多磨，恨極了這種趁人之危的敗類，施展「咫尺天涯」絕頂輕功，瞬間已撲上捏住了此人右肩後的「秉風穴」。

這人似知已無生機，在力道未失的剎那，左手抓向他自己的「步廊穴」，此處即心臟附近。

一聲慘嗥在夜空中劃過。人已仆下。

秦豪無論如何要看看此人是誰，翻看死者的身子，仔細望去，「國臉字」，留了山羊鬍子，約五十多歲，心窩處衣裂血流，那隻左手已移到腰部。

秦豪似乎見過此人，終因林中太暗，即使俯下身子貼近看仍然看不清楚。

（未完・八）





上文提要：柳青青殺掉常清風，天南莊請來的有花羅漢那木罕、鐵膽王鎮川、淫賊逍遙子朱破衣、瘟神呂通道人、河北神拳無敵熊占魁，都是扎手人物，除熊占魁知情撤退外，柳青青再殺淫僧花羅漢，萬天聲趕走鐵膽王，李瘦石殺掉逍遙子，呂通施毒傷三人，柳青青又再將瘟神殺掉，這時却來了姬七姑，壓着天南莊的陣脚，不致崩潰……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天南莊一敗塗地　武功門祭祖慶功

丁少秋修眉微攏，朝池秋鳳和柳青青兩人道：「妳們快退下去。」

池秋鳳和柳青青都沒有作聲，站着不肯走。

姬七姑朝丁少秋點着頭道：「丁少秋，你還是來了，青萍那丫頭呢，沒跟你來？」

丁少秋道：「在下要和聖母動手，這種尷尬場面，她能來嗎？」

姬七姑尖聲道：「可憐的孩子，她在千百個少男中選中你，眼光原也不能說她錯，只可惜你一直在和老身作對，這只能說是你錯了！」

她以悲天憫人的口氣，說出這番話來，是她已下了決心，非把丁少秋除去不可。

丁少秋大笑道：「在下沒有錯，是聖母錯了。」

姬七姑愕然道：「老身那裡錯了？」

丁少秋昂然道：「聖母是白蓮教魁徐鴻儒門下，白蓮教倡亂失敗了，聖母能夠大難不死，應該韜光養晦，不應再作出危害武林，危害社會的事來，就像和妳同門的金鉢禪師，虔誠禮佛，深通禪理，一直與世無爭，不失為一代高僧……」

姬七姑忽然變得臉色獰厲，厲聲道：「你幾時見到過他的？」

丁少秋道：「在下是在咒鉢寺見到他的。」

「唔，原來是這老不死和我作對……」姬七姑白髮飛揚，呷呷尖笑道：「精通禪理，虔誠禮佛，他會是這樣的人嗎？」

她目光一注，急急問道：「他和你說了些什麼？」

丁少秋正容道：「老禪師告訴在下，他已是行將就木之人，數十年前，不想再作出岫之雲，所以沒有答應妳的邀請，還要在下告訴妳，白蓮教並非邪教，乃是佛門旁支，是後人做了邪惡之事，連白蓮教也蒙上了邪惡的罪名，勸妳上體天心，以慈悲濟世，才能把白蓮教的邪惡洗刷乾淨，妳就成功了。」

「說得好聽，光耍咀皮子，老身也可以說得出比他更動聽，更冠冕堂皇的話來。」姬七姑沉聲道：「老身要恢復白蓮教，但各大門派沒有不敵視的，所以老身不得不用非常手段，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等我把反對我的人殺光了，老身也會做些慈悲濟世的事，那是後話，目前是行不通的，所以我要殺！殺光這些自命正派的江湖人士。」

她充滿殺氣的目光，又落到丁少秋身上，稍稍和緩下來，說道：「青萍是個好孩子，也是姬家的唯一骨肉，老身……為了她，老身眞不想殺你，老身把青萍交給你，你要善待她，好了，你快去吧，離開這裡……哦，你最好勸你老祖父、父母都離開這裡，這是一場兇殘的殺戮，為了青萍以後的幸福，我不想傷你們丁家的人，你去勸勸他們，即速離開此地，老身給你一炷香的時間。」

「多謝聖母，這番好意，在下會永遠記在心裡的。」丁少秋朝她抱抱拳，又道：「在下今日此來，是要為天下武林除害，不能因私忘公，只有聖母放棄白蓮教，放棄和各大門派為敵，才能化干戈為玉帛，否則只有和聖母放手一搏之途可行。」

姬七姑聽得勃然大怒，目中綠光大盛，厲聲道：「好小子，老身想放你一條生路，你却硬要朝死路上鑽，好，老身那就成全你！」

身形倏然騰空飛起，一劍朝丁少秋當頭劈落！

這一劍雖然很少變化，但劍光如銀龍倒掛，一道匹練長逾尋丈，闊有數尺，光芒甚盛，劍上陰氣如潮，連站在一丈以外的人，都感到寒氣砭骨！

她這一凌空躍起，抬轎的四名健婦和兩個侍女不待吩咐，迅速退了下去。

丁少秋大聲喝道：「你們快退！」

右手倚天劍嗆然出匣朝上橫架而起。

少林通濟大師等人雖然聽到丁少秋的喝聲，但他們担心丁少秋僅僅弱冠年紀，只怕他接不下來，是以只是朝兩邊退開了數步，並未眞正退下。

池秋鳳、柳青青是決定要和大哥聯手對付姬七姑的，姬七姑出手了，大哥只是舉劍上架，沒使出「崆峒九劍」的招式來，她們可不能和姬七姑硬拚，兩人不約而同長劍倏舉，一左一右向空揮出。

這一招使的是九劍中的第一招，兩支長劍矯若神龍，兩道閃動的劍光忽然湧起了一片耀眼而參差的劍影，令人目為之眩。

丁少秋這一劍雖然只是橫架而起，但劍上早已凝聚了「乾天眞氣」，雙劍交擊，像姬七姑這樣聲勢的一劍，應該響起震天價一聲金鐵狂鳴才對，但雙劍交接，却只響起「叮」的一聲輕鳴，姬七姑已朝上翻起，騰空直上兩丈來高，然後翩然往後飛落，離丁少秋已在五六尺外。

原來她在雙劍甫交之際，忽然發現丁少秋劍上有一股純陽之氣，竟然會是自己陰極眞氣的尅星，心頭方是一怔！

驟覩丁少秋左右兩個少女聯手發出來的一記劍招，自己竟然無法破解，以她的功力，當然不會把兩個小丫頭的劍招放在眼裡，但因正面有丁少秋敵住自己，左右兩人這一招劍法，就不容她忽視了，因此長劍劈到快和丁少秋長劍交接之時，忽然改劈為點，劍尖在倚天劍身上一點，就騰身飛起，後退出去。

她居然被丁少秋一劍震了出去，這使得各大門派的人莫不深感驚異！

姬七姑站停下來，望着丁少秋，哼了一聲道：「小子，這一個月來，你又進步了不少！」

丁少秋依然很有禮貌的拱拱手道：「聖母誇獎。」

姬七姑長劍一指池秋鳳、柳青青兩人，問道：「這兩個小丫頭是什麼人？」

柳青青道：「妳管我們是什麼人？」

丁少秋道：「她們是在下兩個小妹子。」

姬七姑道：「劍法是你教的？」

丁少秋道：「她們只是初學乍練。」

姬七姑道：「叫她們退下去，老身不想傷了她們。」

池秋鳳道：「我們不會退下去的。」

柳青青披披咀道：「妳傷得了我們嗎？」

丁少秋道：「妳們眞的退下去好，在下和聖母交手，妳們會碍了我的手脚。」

「不會的。」池秋鳳道：「我和四妹，要和你聯手，這是早就說好了的。」

姬七姑哼道：「丫頭們對你這般痴心，丁少秋，你可以死而無憾了，好，她們既然不肯退下，老身要出手了。」

丁少秋抱抱拳道：「聖母請。」

姬七姑又看了他一眼，這年輕人彬彬有禮，還一口一聲的叫着自己「聖母」，天南莊的人叫自己聖母，聽慣了也習以為常，但丁少秋是個倔强的敵人，這「聖母」兩個字從他口中叫出來，就顯得特別親切和崇敬。

所以姬七姑心裏有些喜歡他，她很少喜歡人的，只有姬青萍一個，那是因為姬青萍是姬家唯一的後人，現在她對丁少秋的喜歡，是不是因為青萍的緣故呢？每次都不忍向他下毒手。

這時她看了丁少秋一眼，心中不禁浮起一絲憐才之意，暗道：「這小子肯投到我教下來，該有多好，不但成為姬家的女婿，而且又是我的內侄孫婿，將來還可以傳我道統，白蓮教在他手裡，一定可以發揚光大，勝過先師多多！」

心中想着，手中長劍自然也停滯不發。

丁少秋看她只是沉思，沒有出手，也只是抱劍卓立，不好出手。池秋鳳和柳青青兩人等了一回，依然不見姬七姑出手，可忍不住了。

柳青青朝池秋鳳使了一個眼色，意思是說：「他們不動手，我們就先發動。」

池秋鳳會意的朝她點了下頭，兩人心中默默的數着：「一、二、三！」

突然身形一晃，一左一右欺身直上，雙劍齊發，朝姬七姑攻去。

兩位姑娘同時練的劍，自然心意相通，步調一致，沒有發劍以前，先已展開「避劍身法」，然後從第一招開始，揮劍攻出。

劍勢乍展，但見一左一右兩道劍光寒芒連閃，霎那之間已合而為一，宛如流動的一片閃電，光芒之速，攻勢之奇，看得各大門派準備對付姬七姑的八人，都為之聳然動容，自歎不如！

她們攻勢甫發，不，她們劍招還沒攻出，剛閃身而出，展開「避劍身法」之際，姬七姑和丁少秋都已發覺了。

姬七姑沉哼一聲道：「妳們找死！」

手中長劍倏然劃出。

丁少秋看到她們兩個朝姬七姑欺去，心頭猛吃一驚，口中叫道：「兩位妹子不可造次！」

身形直上，揮手發劍，朝姬七姑劍上迎去。

這三方發劍雖有先後，但也僅是毫釐之差而已，姬七姑擊向二位姑娘的一刻，立被丁少秋截住，二位姑娘眼看大哥出手，她們身形閃動，一個輕旋，第

二招跟着出手，朝姬七姑攻去。

四支長劍，交織成一片光幢，除了看到無數銀蛇亂閃之外，根本看不清招式，和四人的人影。

要丁少秋獨力對付姬七姑，自是十分吃力之事，但如今有池秋鳳、柳青青兩人在旁助戰，她們使的同樣是「崆峒九劍」，雖然對姬七姑不足以構成威脅，但困擾却是有餘，使得丁少秋減輕了不少壓力，才能勉強和姬七姑打成平手。

池秋鳳、柳青青兩位姑娘展開「避劍身法」和姬七姑纏鬥，對方劍勢雖然凌厲，但大部份都由大哥接了過去，再加身法飄忽，專門爲閃避劍招而設計，自然足以閃避得開，因此他們名雖和姬七姑動手，身在交叉穿刺的劍光中遊走，看去危險，實則安全得很。十幾招下來，兩位姑娘先前對姬七姑還心存畏懼，現在也漸漸習慣了。

「崆峒九劍」她們已經學會了五劍，丁少秋只不過比她們多會四招劍法，但第九劍，不到最後關頭，是不肯輕易使出來的，所以丁少秋這時候使出來的，其實只有八招劍法，比她們只多了三招而已。

兩位姑娘蘭心蕙質，都是極頂聰明的人，方才只顧施展身法、劍法，緊張得沒有思考的時間，現在心情漸漸安定下來，想到要和大哥眞正聯手，應該和他同時使同一招劍法，才能增强大哥劍勢的威力，好在大哥使出來的八招劍法中，她們會的共有五招。

因此一面施展「避劍身法」，一面留意大哥的劍勢，一見他使出來的是某一招，她們立即跟着施展某一招，在速度上，最多不過慢了半拍，還是跟得上來，如果大哥使出來的這一招她們沒有學過，也可以使另一招塡數，反正有八分之五是合得上的。

這一來，對丁少秋而言，果然增强了不少威力，劍光燭天，聲勢大盛。

這下也把姬七姑激怒了，自己連三個小娃兒還勝不了，還能橫掃江湖，消滅異己，重振白蓮教嗎？

一念及此，口中發出一聲厲笑，長劍接連揮出，剎那之間，劍光洶湧，陰寒之氣登時大盛，雖在傍午，但朔風乍起，寒雲四籠，當眞可說日月無光，陰森如晦，三丈之內，幾乎令人不辨東南西北！

池秋鳳、柳青青幾曾遇上過這等場面，本來已能跟着大哥發劍，配合甚佳，這一來，但覺寒風直砭肌骨，連握劍手指，都冷得有些僵硬，自然無法配合得上大哥的劍招，甚至四顧茫茫，生似只有自己一個人在單獨作戰。

兩位姑娘心頭又驚又喜，只得咬緊牙關拚命的施展「避劍身法」，和五招劍法，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復使出。

丁少秋在這一瞬間，自然也感到壓力愈來愈重，他爲了不讓姬七姑有餘力去對付兩位妹子，也只好全力應戰，不住的提吸眞氣，把對方攻勢，全由自己一支劍承攬下來。

承攬的不但是對方的凌厲攻勢，還有對方源源不絕的「陰極眞氣」。

縱然「乾天眞氣」，是對方「陰極眞氣」的尅星，但究竟丁少秋在修爲上不如姬七姑功力深厚。譬如水固然可以滅火，但火勢大過水量，水也就無法可以把火撲滅了。丁少秋的功力，只能勉强保住不讓「陰極眞氣」傷到自己三人，已沒有餘力可以去尅制對方的「陰極眞氣」。

這一戰，當眞使他有度時如年的感覺，心中暗暗嘀咕，自己和李玉虹約好了的，等自己和姬七姑拚上十招八招之後，她就可以乘對方不備，突然出手，現在自己和姬七姑已經交手了三四十招，她怎麼還不出手呢？莫非她發生了什麼意外不成？

和姬七姑這樣的超級高手交手，自是有不得絲毫疎懈，他這一稍爲分心，姬七姑自然立時就察覺了，她正因丁少秋劍法、身法奇奧莫測，找不出一絲破綻，感到無比怒惱，此刻發現丁少秋劍勢忽然有了停滯現象，這一機會豈肯放過，緊閉着的咀唇，忽然發出了一聲沉嘿，左手抬處，一記「陰極掌」凌空朝丁少秋拍來！

再說李玉虹，她和大哥約好了，等大哥和姬七姑交戰到十來招的時候，自己就可以出其不意，猝起發難。

大哥出去了，加上池秋鳳、柳青青的聯手，居然和姬七姑打成了平手，眼看快打到十招左右，李玉虹早已提聚全身功力，正待飛衝出去。

突聽身後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女施主且慢，此刻還不是時候。」

李玉虹一聽聲音，就知道是金鉢禪師來了，心中不由大喜，急忙回過頭去，果見金鉢禪師慈眉善目，雙手合十，站在一支極細的枝幹上，這就叫道：「老師父，是弟子和大哥約好了的……」

金鉢禪師藹然微笑道：「姬七姑有這般好對付，各大門派的高手可以對付她了，還用得着老僧趕來嗎？」

李玉虹道：「那……」

金鉢禪師不待她說下去，就接口道：「女施主不用性急，妳大哥不碍事的，老僧看他已得崆峒心法，勝或未必，敗也不至於，何況還有兩個女娃兒助拳，足以擾亂姬七姑專心對妳大哥，所以暫時可保無慮。」

李玉虹問道：「那麼依老師父之見，弟子要何時才出手呢？」

金鉢禪師道：「姬七姑數十年修爲，陰極眞氣已練到第七層，就是打上一千招，也消耗不了她深厚的功力，妳要出手，必須耐心等到有可乘之機，才能出手。」

李玉虹急道：「那要等到什到時候？」

金鉢禪師道：「何況女施主隱身此處，地方也不對，這裡離戰場較遠，第一是有了可乘之機，妳出去了已經來不及了，機會稍縱即逝，妳掠出去，姬七姑豈會不見，等妳衝到，她正好以逸待勞，給妳一掌，妳就無暇出手了。第二，以妳現在的功力，就算有了可乘之機，還是未必能夠得手，所以老僧特地趕來，爲世除害，也可助妳一臂之力。」

李玉虹大喜過望，說道：「謝謝老師父……」

「不用謝。」金鉢禪師道：「現在老僧帶妳過去。」

話聲一落，李玉虹但覺身子忽然凌空飛起，穿越樹杪，幾乎快得連眼睛也睜不開，一下就停了下來，急忙凝目看去，原來已經到了姬七姑左首的一棵大樹上，但相距還是很遠！

只聽金鉢禪師的聲音在身後說道：「從現在起，妳要全心全意，運起功力，等待機會，聽到老僧發令，妳就要全力出手，知道嗎？」

李玉虹道：「弟子省得。」

「那好！」金鉢禪師道：「妳要完全忘記老僧在妳身後，否則就會分了心。」

李玉虹應了聲「是」，就依言默默運起全身功力，目注戰場，一霎也不敢霎。

這樣足足等了頓飯工夫，直到丁少秋因李玉虹遲遲不見她出手，心中不禁替李玉虹暗暗躭心，不知她是不是發生了意外，這一分心，劍法自然就稍現滯象，姬七姑左手抬處，凌空拍出一記「陰極掌」，就在此時，李玉虹突聽身後的金鉢禪師低喝一聲：「女施主可以出手了！」

李玉虹聲音入耳，陡覺身後傳來一股極大力道，托着自己身子，凌空飛射出去！

就在她劃空飛起的同時，另有一道人影從大樹下飛撲而起，疾如鷹隼朝丁少秋身後激射過來。

這四人的動作，都快逾閃電，雖有先後，也只是毫釐之差，最先是姬七姑，她因丁少秋稍微分心，劍勢微見滯象，才揚起左手，發出一記「陰極掌」。（她用左手練成陰極掌，也是有原因的，因爲她練的陰極眞氣罩門就在左手腋下，陰極掌，乃天下至陰至寒的掌功，幾乎無人能敵，她把陰極掌練在左手，用以保護罩門，普天之下豈非無人能破了）李玉虹有金鉢禪師指點，就是要等她左臂揚起之時，才能以「飛星掌」破她罩門。

另一條人影則是無名漁父，他敗在洞庭釣叟徐璜手下，但並未離去，目的是要報丁少秋斷臂之仇，此時眼看姬七姑揚手發出一記「陰極掌」，估量丁少秋決難抵擋，也必定會全力和姬七姑一拚，在他和姬七姑力搏之際，自然無暇反顧，正是自己出手的最好機會，因此趁機急撲而起，右手舉刀猛力朝丁少秋後心扎去。

四人各以閃電動作，發動攻勢，但這一段話，仍須分開來述說，才可交代得清楚，首先要從丁少秋說起，他因心中惦記李玉虹，才分了心，但他立即警覺自己劍勢稍微一滯，會給予姬七姑有隙可乘，心頭方自一動，瞥見姬七姑左臂揚處，一掌凌空拍來。

她掌勢甫發，立時感到不對，方丈之內，空氣立刻像凝結住了，一股莫可名狀奇陰奇寒的巨大壓力，像巨浪般朝自己當頭捲壓而下，心頭驀然一驚，暗暗叫了聲：「陰極掌！」

他早就提防着她的「陰極掌」，心裡也早有準備，是以不慌不忙，左手中指直豎，運起「乾天指」功，迎着對方掌心「勞宮穴」點去。

李玉虹有金鉢禪師以內力相送，一道人影比閃電劃過還快，凌空電射而來，人還未到，雙掌一翻之間，一蓬七十二顆飛星挾着陰柔掌力，分向姬七姑七十二處大穴激射過去。

前文已經說過，她飛星掌的手法，經金鉢禪師指點，已和從前的「飛星掌」大不相同，本來的飛星掌，是把飛星藉掌力送出，勁疾如矢，直接命中，現在藉掌力送出去的飛星，到了對方一丈以內，就各自發生回力，本來這顆是朝左眼打來的，一下改爲打在咽喉，另一顆本來打在眉心的，却一下打在左太陽穴了。

這些飛星，在身前上下飛舞，其實只是擾亂心神的障眼法而已，七十二顆飛星中，只有三顆才是眞正主力，一顆由右向左，一顆貼地低飛，再由下往上，一顆則射到身後再折而向前，所取穴道，却只有一個，就是姬七姑的左腋罩門。

第一顆力道最强的是由下往上那顆，快打到腋下之際，第二顆由右向左的也跟着打到，一下撞上第一顆藉以增强第一顆的力道，緊接着第三顆從身後轉過來，再追擊第一顆，等於再增强第一顆的力道，第一顆飛星，經兩次撞擊，往腋下激射的力道大增，速度更快；自可一舉攻破罩門，說來雖慢，實則這三顆飛星一顆撞擊一顆，速度奇快無比，只聽姬七姑沉哼一聲，這三顆飛星居然一閃而沒，全鑽入她腋下罩門之中。

據金鉢禪師的預估，三顆飛星，有一顆能擊中她罩門，已經夠了，因爲罩門是最脆弱的地方，只要衝破她護身眞氣，一擊即可成功，却沒想到三顆飛星都會打入她罩門。這是金鉢禪師只顧着注意李玉虹的三顆飛星，却不知丁少秋使出「乾天指」，正是「陰極掌」的尅星，丁少秋使出「乾天指」，比李玉虹三顆飛星攻穴，快了半拍，是以三顆飛星不費吹灰之力，一起攻入她的腋下。

另一道人影無名漁父用上全力，刺向丁少秋後心的一刀，丁少秋正在全力發指，並沒想到會有人從身後偷襲，但此時全身都佈滿了「乾天眞氣」，一遇有人襲擊，就會自生震力，無名漁父用力一扎，口中也同時悶哼一聲，一個人被丁少秋內力反彈，直震出去數丈之外，就踣地不起，噴出一口鮮血，立時了帳。

丁少秋一舉破了姬七姑「陰極掌」，把姬七姑震得後退了兩步，睜大一雙綠陰陰的眼睛，望着丁少秋，漸漸失去神光，點頭道：「丁少秋，老身低估了你……」

李玉虹一下搶到前面，冷峻的道：「姬七姑，我終於替先師報了仇了，妳不相信飛星掌會破了妳的罩門吧？但我終於做到了！」

揮手一劍朝姬七姑咽喉刺去。

突然人影一晃，連一點風聲都沒有，兩個一身黑衣的中年婦人一下搶到姬七姑身前，叱喝一聲：「無知丫頭，妳敢

在聖母面前放肆！」

左首一個左手一抬，一下撮住了李玉虹刺去的劍尖，右首一個揮手一掌，朝李玉虹當胸切入。

這兩個人正是姬七姑的兩名侍女，强將手下無弱兵，從她們閃身而出，到一掌拍到李玉虹胸口，只是眨眼間事，連李玉虹邊上的丁少秋都來不及出手。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突聽一聲：「阿彌陀佛！」

佛號甫起，那兩個黑衣中年婦人忽然間好像被一股無形大力撞了一下，身子往後倒飛出去一丈多遠，仰跌下去，就再也不動了。

這兩人不用說是金鉢禪師把她們震飛出去的了。這一瞬間，姬七姑眞氣被破，眼看大勢已去，舉掌自碎天靈而死。

金鉢禪師震飛兩個黑衣中年婦人，一下落到姬七姑面前，雙手合十，喃喃的道：「阿彌陀佛，師妹隱居數十年，依然不能參透佛心，妄圖重振白蓮敎，固然咎由自取，老僧爲了上體天心，消敉劫數，只好破去妳七層陰功，還望師妹原諒，往生極樂，善哉，善哉！」

說完，才轉過身來，朝各大門派的人合十道：「老僧師妹，妄圖領袖武林，重振白蓮敎，爲江湖武林帶來莫大殺孽，如今已自食惡果，身敗名裂，自戕以終，老衲希望諸位道友，本與人爲善之心，首惡既已伏誅，從惡之人，一體給予自新之路，我佛慈悲，阿彌陀佛。」

東海採薺叟連忙越衆而出，連連拱手道：「老禪師慈悲爲懷，能夠及時消敉一場殺戮，正是佛心，武林同道敢不從心。」

「如此多謝了。」金鉢禪師連連合十，一面朝鐵衞總領隊繆千里和嶽麓觀白靈風二人說道：「老衲師妹，倡亂江湖，乃是首惡，如今已經自食其果，落得如此下場，你們都是她用金錢僱用來的，今後務必記取今日這場敎訓，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不可再入歧途，你們去吧！，善哉，善哉！」

繆千里、白靈風、楊三泰、和飛魚馮五，以及四十九名嶽麓觀道士，一百二十六名鐵衞武士，轟應一聲，就一哄而散，紛紛往山外奔去。

萬天聲朝仲子和、邵南山兩人看了一眼，他本來主張這些人如果武功不予廢去，日後難保不在江湖上惹事生非，但金鉢禪師說出來了，採薺叟既已答應，只得由他們去了。

這是因爲勝利來得太快了，各大門派根本兵不血刃，白蓮敎首惡瞬即伏誅，以致心理上毫無準備，把這一干人統通放了。

現在對方所有的都走光了，只剩下盛錦花一個人呆若木雞，她根本連做夢也想不到一下子會如冰山倒坍，垮得如此快法，尤其是聖母邀約而來，奉若上賓的三山五嶽奇人，竟然一個不見，聖母竟然會傷在一個小丫頭李玉虹的手下。

這些都使她想不通的事，如今所有的人都各奔前程，只留下自己一個人，又如何收拾殘局呢？一念及此，突然拔出長劍，朝脖子上抹去。

「娘！」姬青萍躲在大樹上，本來正待躍出去，勸娘從此退出江湖，不料娘會突然拔劍自刎，心頭一急，迅疾無儔飛躍而出，哭叫道：「娘，你快放下劍來，快不可如此……」

但盛錦花已橫劍割斷咽喉，砰的一聲，往後倒去。

「娘……」姬青萍嘶聲哭喊，一下撲到娘的身上，大哭起來。

艾大娘、池秋鳳、柳青青等人一齊圍了上去。艾大娘拍着姬青萍的肩膀，柔聲道：「姬姑娘，令堂已經自刎去世，人死不能復生，她這樣做法，也是沒錯，因爲她是天南莊的負責人，不能算是從犯，自盡總比處死要好得多了。」

池秋鳳也道：「二姐，快別哭了，死者入土爲安，還是替她找個地方埋了吧！」

姬青萍含着眼淚，雙手抱起娘的屍體，一步步朝外走去。池秋鳳、柳青青，跟着她身後走去。

這時丁少秋早已走上去拜見了師父松陽子，和二師叔松雲子，以及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爺爺丁南屏、大伯父丁伯超和大伯母姚淑鳳、二伯父丁仲謀及父母。然後由松陽子替他一一介紹了各大門派中人。

齊逸雲笑道：「松陽道長，現在丁老弟可是華山派的掌門人，照理應該由兄弟來給他跟大家引見才是。」

松陽子大笑道：「齊道兄，少秋總是白鶴門的弟子，你們要搶也搶不走的。」

東海採薺叟道：「你們不用你搶我奪，丁老弟是白鶴門也好，華山派也好，武功門也好，護花門也好，反正都是咱們江南武林聯合會的人。」

李鐵崖大笑道：「放心，咱們不會跟你搶的。」

花字門總監易天心笑道：「別人也許不會，李幫主可難說呢！」

「老夫怎麼會……」李鐵崖一怔，接着掀鬚大笑道：「啊……啊……」

武功門掌門人邵南山朝大家拱拱手道：「各位道長，白蓮敎餘孽元兇已誅，一場浩劫，總算也結束了，敝門幸蒙各大門派支持，得以收回基業，重光武功，現在已經過了午刻，請大家先去敝門稍事休息。」

松陽子目光一轉，咦道：「金鉢禪師呢？怎麼走了？」

大家擧目看去，果然已不見金鉢禪師踪影。

少林羅漢堂首席長老通濟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這位老禪師，出身白蓮敎，能夠參悟佛典，力挽狂瀾，眞是難得的高僧。」

武當天寧子道：「大師說得極是，今天要不是這位禪師賜助，李姑娘的飛星掌只怕沒有如此容易得手呢！」

說話之間，邵南山已經在抬手肅客，大家一陣謙讓之後，還是請年齡最長的東海採薺叟走在最前面，其次是洞庭釣叟徐璜，然後是丐幫幫主李鐵崖、少林通濟大師、武當天寧子、八卦門洞涵

子、淮揚派羅天義、六合門李瘦石、通臂門畢友三等各派掌門人，黃山萬天聲、華山齊逸雲、夏天放、少林俗家仲子和等人，由松陽子、邵南山、丁南屏三人陪同。護花門、花字門等人，則由姚淑鳳、小鳳母女陪同，依次進入武德堂。

好在嶽麓觀道士雖然佔據爲分院，但裡面設施，並無多大改變，邵南山、丁南屏把大家請入武德堂大廳休息，姚淑鳳把護花門和花字門的女賓，接待到西花廳落坐。各派門人弟子，則在左右西廂房中休息。

況南强、松雲子率同武功、白鶴兩派的門人，直入後進廚房，燒水的燒水，煮飯的煮飯，好在天南莊和嶽麓觀原有二百多人住在這裡，一應伙食俱全，不用張羅。

廣場中幾具屍體，則由丐帮弟子運去山外掩埋。

不過頓飯功夫，泡茶的泡茶，擺席的擺席，接着就開上飯菜，雖是臨時做的，却也有葷有素，還有上好的紹酒，邵南山肅客入席，大家又有一番謙讓，才依次入席。

這時池秋鳳、柳青青兩人陪着姬青萍走入西花廳，艾大娘起身拉着姬青萍在身邊坐下，柔聲道：「姬姑娘，一切都已經過去了，令堂泉下有知，有妳這樣一個心明大義的女兒，應該値得安慰才是，妳也不用太難過了。來，我來給妳引見……」

她引介了姚淑鳳、祝秋雲，以及護花門、花字門一干女將，姬青萍一一施禮。

丁小鳳含笑拉着姬青萍的手道：「姬家妹子，妳們的大哥，就是我的小弟，以後我就是妳們的大姐了。」

大廳上，筵席已開，大家因今日一戰，除了少數幾位曾和天南莊助拳的人交過手，大部份人連劍都沒有出鞘，姬七姑業已伏誅，自然都歸功於丁少秋，大家紛紛向他敬酒。

採薺叟高聲道：「老夫論功行賞，今日誅殺姬七姑的首功，該是丁小兄弟的，老夫敬你一杯。」說完擧杯一飮而盡。

丁少秋連稱不敢，慌忙和他乾了一杯，一面說道：「晚輩論功力，和姬七姑差得多了，差幸李帮主的女公子得金鉢禪師指點，施展『飛星掌』破去了她七層『陰極眞氣』，才能把她誅殺，可惜這位世外高僧有如神龍一現，就匆匆離去，大家失之交臂。」

少林通濟大師道：「這位金鉢禪出身白蓮敎，能夠出汚泥而不染，深明大義，消敉一場浩劫，實在是功德無量。」

少林俗家掌門仲子和道：「師兄說得固然極是，只是勝利來得太快了，大家幾乎措手不及，金鉢禪師皈依我佛，慈悲爲懷，希望天南莊的人從此革面洗心，重新作人，也無可厚非，但這些人多半是黑道中人，被天南莊羅致而來，如今姬七姑一死，等於樹倒猢猻散，失去了依靠，縱使經過了這次敎訓，可以懾伏一段時期，但江山好改，本性難移，時日稍久，難免故態復萌，兄弟躭心大江南北，也許會從此多事……」

八卦門名宿謝傳忠連連點頭道：「仲老哥此言一點不錯，這一點兄弟方才也想過了，這些人散去之後，極可能三五成羣，雖不敢明目張胆，但如果暗中幹起買賣來，只怕江湖上依然無法平靜，所以這一縱虎歸山，實在後患無窮。」

萬天聲道：「現在談這些已經遲了，咱們這一頓飯，午牌早已過去，現在快近未時了，這是咱們第一頓慶功宴，先吃飽了再說，來，丁少兄，萬某敬你。」

丁少秋說着不敢，又和他乾了一杯。

這一頓飯，丁老爺子也喝了不少酒，他有這麼一個出色的孫子，老懷自是高興，何況祖孫三代，團聚一堂，敬酒的人絡繹不絕，連丁伯超、丁仲謀、丁季友兄弟三人，也陪着老爸喝酒，都有了六七分酒意。

丁家三代在這次慶功宴上，出盡了風頭。酒醉飯飽，邵南山，丁老爺子陪同各派人士到東花廳休息。

李玉虹獨自跑來找丁少秋，在大廳門口朝他招了招手。

丁少秋急忙迎了出去，問道：「二妹，妳找我有事？」

李玉虹朝他神秘一笑，說道：「我是奉你大伯母(姚淑鳳)和伯母(祝秋雲)之命來的，要你請大伯父(丁伯超)和伯父(丁季友)到西花廳去一趟。」

丁少秋問道：「到底有什麼事嗎？」

李玉虹道：「自然有事了，你快去請呀！」

丁少秋點點頭道：「那妳就等一等。」

李玉虹道：「你請他們兩位去就是了，我不等啦！」說完，轉身就走。

丁少秋回進大廳，就走到爹的身邊，低聲道：「爹，大伯母和娘，請大伯父和你老人家到西花廳去一趟。」

丁季友問道：「有什麼事嗎？」

丁季友問道：「剛才李玉虹來和孩子說的，有什麼事，她沒有說。」

丁少秋點點頭道：「好，我和大哥這就去。」

接着就朝丁伯超道：「大哥，大嫂有事找我們，要我們到西花廳去一趟。」

丁伯超道：「好，三弟，我們這就去。」

丁仲謀笑道：「怎麼，大嫂和弟妹一刻不見，就要着人來請了。」

丁伯超笑道：「虧你還是二叔，當着孩子，說出這樣的話來。」

丁仲謀笑着揮揮手道：「好，好，你們只管去，這裡有我和少秋招呼就好了。」

丁伯超、丁季友走出大廳，由長廊折入西花廳，女客們正在喝茶聊天，看到了兩人進來，紛紛起身招呼。

丁季友曾在護花門住過一段時間，和大家原是極熟，丁伯超和她們較生，就覺得有些拘束。

恰好丁小鳳跑了出來，叫道：「爹，三叔，娘和三嬸正在裡面等着你們呢！」

她領着兩人，進入左手一間廂房，就退了出來。

姚淑鳳和祝秋雲坐着的人看到丈夫進來，就站了起來。

丁季友道：「大哥請坐。」

兩人就在她們面前椅上坐下。

小圓桌上早已泡好了四盞茶。祝秋雲道：「請喝茶。」

丁伯超取起茶盞喝了一口，問道：「看樣子妳們好像有什麼事要和我們商量。」

姚淑鳳道：「是呀，這件事先得和你們兄弟商量好了，才去稟報公公。」

丁季友問道：「大嫂，到底有什麼事？」

姚淑鳳含笑朝祝秋雲道：「三妹，還是妳來說吧！」

祝秋雲點點頭道：「我們是關心二哥，想趁大家都在這裡，這些人平日請都請不到的，正好熱熱鬧鬧辦一件喜事……」

丁季友道：「給二哥辦喜事？」

祝秋雲道：「是呀，難道你不贊成？」

丁伯超問道：「對方是那一位姑娘？」

祝秋雲含笑道：「大伯問季友就知道了。」

丁季友唔了一聲，壓低聲音問道：「是不是何護法？」

祝秋雲白了他一眼道：「難道你還看不出來？」

丁季友連連點頭道：「不錯，何護法平日裡對二哥果然有不尋常的關切。」

祝秋雲嗤的笑道：「難道二伯沒有？方才大師姐負了傷，二伯就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所以我和大嫂說了，大嫂的意思，先要和你們商量，再由你們跟公公說去，只要公公點個頭，這件事就成了。」

丁季友連連點頭道：「何護法人品武功都是一等一的，她和二哥確是最合適也沒有了。」

丁伯超道：「二弟論年紀，早就該成家了，既然三弟，弟妹都認為合適，我自然贊成。」

祝秋雲道：「大嫂和大師姐也很談得來，大嫂早就贊成了。」

丁伯超道：「不知何姑娘的意思如何，最好先問問她才是。」

姚淑鳳輕嗔道：「這件事是弟妹提議的，她要是不同意，弟妹會提嗎？」

丁伯超笑道：「這樣就好，三弟，我們和爹他老人家說去。」

姚淑鳳道：「公公同意了，就請公公挽請兩個大媒，今晚晚餐時，當衆宣佈，擇吉替他們完婚，好趁大家都在這裡，熱鬧一下。」

丁伯超道：「這樣當然更好，但也要和二弟先說好了才成，好了，三弟，我們就分頭去說，你去徵求二弟的意見，我和爹老人家說去。」

事情就這樣決定。

上燈時候，大廳上開了晚餐，大家依次入席，丁南屏忽然站了起來，朝大家抱抱拳道：「各位掌門人，各位道長，今晚在這裡歡聚一堂，這是十分難得的機會，明天，是敝門光復祭祖大典，各位是敝門的貴賓，當然要在這裡留上一天，後天，兄弟希望大家移玉大行山敝莊，去盤桓幾天，因為二小兒仲謀，和護花門何護法香雲姑娘，定在十八日舉行婚禮，請大家去喝杯喜酒，藉增光寵，謝謝大家。」又連拱拱手。

他話聲一落，大家一起站了起來，齊聲說着：「丁老哥恭喜。」

東海採蘩叟大聲道：「來來，各位道兄，咱們一起來敬丁老哥一杯。」

大家紛紛舉杯，朝丁南屏乾了一杯。

丁南屏連聲說着：「謝謝。」也乾了一杯。

仲子和接着舉起酒杯，又大聲說道：「現在該敬新郎了，丁二俠，恭喜你大喜。」

大家又一起舉杯，朝丁仲謀乾了一杯。

丁仲謀連說：「不敢。」也乾了一杯。

萬天聲笑道：「丁二俠，你乾一杯，當然不夠，我看這樣吧，你跟每人乾一杯如何？」

白仰高道：「李掌門人說得對，今天你只是準新郎，喝醉了也不會躭誤洞房花燭，可以跟每人乾一杯。」

丁南屏含笑道：「仲謀，在座的大半都是你長輩，你應該敬每人一杯才是。」

萬天聲搖着手道：「丁老爺子，你這話我要修正，這裡除了會長(採蘩叟)、釣叟、松陽道長、邵掌門人幾位，年高德劭，算得是武林前輩之外，剩下來的，都年在花甲以下，江湖上所謂各交各的，咱們在丁二俠面前，可不敢以長輩自居，何況準新郎敬酒，是大家慶賀他大喜的日子，他向大家答禮，這樣才顯得熱鬧。」

羅天義道：「萬莊主說的是，咱們丁二俠各交各的，千萬別提長輩、晚輩這些字眼。」

逢天游道：「好了，準新郎，快敬酒吧！」

丁仲謀一手從桌上取過酒壺，從九十高齡的東海採蘩叟開始，一個個挨着敬了過去。他練的是南離門的火功，自然不怕酒精在體內燃燒，和每人乾了一杯之後，依然毫無醉意，大家當然更不會輕易放過灌酒的對象，因為他還只和每一個人喝一杯，因此又有很多人找準新郎喝酒。

丁仲謀來者不拒，一杯杯的直往肚裡倒，這一頓飯，簡直就像喝喜酒，不多一回，準新郎沒有醉，敬他酒的人，反而都有了醉意。

* * *

第二天，是武功門光復門派的祭祖大典，由邵南山主祭，丁南屏、況南強陪祭，各大門派的人觀禮，典禮極為肅穆隆重。

中午，在武德堂歡宴，不必細表。飯後，丁伯超、丁季友夫婦、準新郎丁仲謀、小鳳和老僕丁福，以及護花門的人，先行出發，趕往大行山丁家莊去，一來是為了籌備婚禮，二來是為了安排接待各大門派的貴賓，所以要比大家先走半天。

翌日一朝，由丁南屏陪同大家啓程，大行山就在雪峯東北，相距不過幾十里路，已牌時光，就已達到，丁家莊早已佈置得煥然一新，張燈結綵，一片喜氣。

丁伯超、丁仲謀、丁季友和姚淑鳳、祝秋雲、小鳳等人已在大門前迎接，同時也燃放起一串鞭炮，歡迎貴賓。

由東海採蘩叟領頭，相繼進入大廳，分賓主落座，護花門下女弟子分別送上茶盞。

丁南屏熱淚盈眶，感慨叢生的道：「從小兒伯超失鏢起，當時還以為只是黑道劫鏢事件，進而由寒家延伸到敝門，到整個江南，才發現竟是白蓮教餘孽死灰復燃，差幸江南同道協力同心，團結一致，復蒙各大門派鼎力支援，終於邪不能勝正，一舉殲滅元兇，光復敝門，兄弟一家，也得以重返家園，諸位道兄鼎助之力，使兄弟沒齒難忘！」

採蘩叟大笑道：「丁老哥言重，白蓮餘孽，荼毒生靈，我輩江湖中人，衞道除魔，人人有責，何況這次誅殺凶邪，全是令孫和李姑娘二人的功勞，各大門派還得感謝他們呢！」

萬天聲站起身，抱抱拳道：「昨晚咱們大家一致決議，推派兄弟為代表，今天向丁老爺子致賀……」

他故意拖長語氣，頓了頓又道：「丁家莊今天共有五大喜事，非比尋常……」

丁南屏聽他說共有五大喜事，臉上不禁掛起了微笑。在座的人，却怎麼也算不出五件大喜的事來，自然要靜聆下文。

萬天聲徐徐說道：「第一件喜事，是丁老爺子令孫少秋，弱冠年紀，榮膺江湖上八大門派之一的華山派掌門人。」

大家等他說出，立即紛紛鼓掌。

萬天聲略為停了停，又道：「第二件大喜，也是令孫丁少兄殲元兇，白蓮教餘孽，才得一鼓蕩平，為江湖武林消敉一場殺劫。」

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

萬天聲又道：「第三大喜，是丁老爺子父子，夫婦、祖孫三代團聚，榮返家園，光耀門楣。」

大家又報以熱烈掌聲。

萬天聲又道：「第四件大喜，是丁二俠結褵之喜，郎才女貌，天生一對璧人。」

大家自然又報以熱烈的掌聲。

萬天聲笑了笑，又道：「至於第五件大喜之事，請六合門李掌門人，華山派齊道兄兩位來說吧！」說完，拱了拱手，就返身坐下。

大家聽他這麼一說，心知必有下文，所有目光，不覺齊向六合門掌門人李瘦石投去。

只見李瘦石不慌不忙站起身來，朝大家拱拱手，然後說道：「其實萬莊主一個人說下去就好了，何用兄弟狗尾續貂，硬要續上一段？」

萬天聲笑道：「這是你老哥的責任。」

大家不知兩人在打什麼啞謎？只聽李瘦石道：「好，好，那就由兄弟來報告好了。」

他口氣微頓，續道：「事情是這樣，昨晚丐帮李帮主，找到兄弟和華山齊道兄，李帮主千金李玉虹姑娘，先前易釵而牟，和丁老爺子令孫少秋義結金蘭，這次又和丁少兄聯手誅戮元凶，兩人情投意合，所以挽兄弟和齊道兄二人作個媒，趁今天丁二俠大喜的日子，先訂個親，此事昨晚由兄弟和齊道兄已徵得丁老爺子的同意，現在由兄弟向大家宣佈，作為第五件大喜之事……」

他話未說完，大家又熱烈的鼓起掌來。也立即掀起了一片：「恭喜丁老爺子」、「恭喜李帮主」的聲音。

在大家洋溢着一片喜欣之際，姬青萍、池秋鳳、柳青青三位姑娘却有惘然若失之感！

正午，是丁仲謀和何香雲的結婚大禮，大廳上早已懸掛起三星畫像，點燃了龍鳳花燭，觀禮的來賓，男左女右，齊集大廳兩旁，大門外燃放高陞鞭炮，兩廊奏起絃管細樂，新郎新娘一身吉服，拜了天地，和交拜的儀式，在親友的簇擁中，送入洞房。

大廳上立即擺上十幾桌喜筵，大家就相繼入席，自是十分熱鬧。

喜筵，當然要敬酒，新郎新娘敬酒，家長敬酒，來賓敬酒，在一片洋溢的喜氣中，每個人喝酒都像喝水一般，何況聚集一堂都是武林中人。

這一席喜筵，足足喝到未牌時光才散席。

傍晚時光，一千來賓又在大廳上聚集，天色還沒全黑，丁府到處都點起了燈燭，輝煌如同白晝。

這時舉行的是丁少秋的訂親儀式，由兩位大媒六合門掌門人李瘦石和華山派耆宿齊逸雲將書寫在大紅帖上的男(丁少秋)女(李玉虹)年庚，互相送致雙方家長，由丁季友夫婦和丐帮帮主李鐵崖接受，接着就由兩位大媒引着準新郎拜見岳丈，儀式就算完成。

接下來，又是喜筵開始了，就在大家興高彩烈，紛紛向丁老爺子、丁季友夫婦和李鐵崖敬酒的時候，從丁家莊大門外急匆匆奔入一個灰衲僧人，只見他滿身風塵僕僕，連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只是喘息，分明經過長途跋涉，日夜兼程趕來的，如果沒有急事，決不會如此模樣！

這時左廂素席上急匆匆奔出了兩個少林寺羅漢堂弟子，朝灰衲僧人迎了上去，叫道：「一悟師兄，你怎麼會趕到這裡來的？」

那叫一悟的灰衣僧人一手掩胸，喘息着道：「愚兄奉方丈之令，趕來見通濟師叔的。」

左手一個羅漢堂弟子道：「長老在大廳上，師兄請隨小弟來。」

說完，走在前面，領着一悟，朝大廳上走來。

行近首席，一悟看到通濟大師，慌忙急步走上前去撲的跪到地上，說道：「弟子一悟叩見師叔。」

（未完・卅三）

上文提要：快活仙婆救了這人，正是孫念皋，孫伯是他的父親，原來仙婆和孫伯有段情史，念皋不是她生的，對仙婆很討厭，誤會父親的孤癖成性，是仙婆一手做成的，仙婆餘情未了，暗躡念皋，見到孫伯，聽他和念皋的對話，對自己仍是懷念不已，二人先支使念皋和嚴霜離開，訴說別離苦況，悽然淚下……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爲情牽累棄世　無言憑弔飛橋

孫念皋沒有接話，坐在一把石椅上，低頭沉思起來。

嚴霜也一賭氣，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半晌之後，孫念皋突然抬起頭來，向嚴霜道：「妳和阿姨，本來是要到什麼地方去？」

嚴霜眼看着石廳頂，沒有回答。

孫念皋認爲嚴霜沒有聽到，再問了一遍，可是嚴霜仍然沒有回答，孫念皋不由提高了聲調，道：「妳怎麼不答我的話？」

嚴霜把眼一瞪，道：「現在你想說話了？」

孫念皋道：「我有話問妳……」

嚴霜冷哼一聲，道：「我不願意回答，難道不可以？」

孫念皋無言可答，搖搖頭，長嘆一聲。

嚴霜似是又覺得不好意思起來，開口道：「我和師父，本是要遨遊天下名山一年……」

孫念皋接口道：「我現在已經不想知道了！」

嚴霜有些惱了，道：「我看你這個人和令尊一樣！」

孫念皋虎地站起身來，正式道：「妳不配談他老人家！」

嚴霜也霍地站起，盯了孫念皋一眼，怒沖沖地賭氣走向一邊，孫念皋却苦笑一聲，接着自言自語的說道：「求人是沒有用的，悲傷更是自尋煩惱……」

話還沒說完，石室的木門適時開啓，快活仙婆走了出來。

嚴霜奔向前去，拉着快活仙婆的手，道：「師父，您沒什麼吧？」

快活仙婆業已恢復了原先的精神，笑着道：「妳想我能有什麼？」

嚴霜道：「看您給孫伯治病，好累喲！」

快活仙婆一笑，道：「現在好了。」

話鋒一頓，按着正式對嚴霜道：「妳怎麼稱呼孫伯的？」

嚴霜把頭一低，道：「孫伯伯！」

快活仙婆右手撫摸着嚴霜的秀髮，道：「這才是。」

孫念皋此時走向前，道：「阿姨，家父不要緊了吧？」

快活仙婆點點頭，道：「他身體太弱，如今總算不會再有問題，不過今後却必須好好的將養才行，你要特別留意。」

孫念皋答應着，道：「家父什麼時候可以起床行動？」

快活仙婆道：「醒來之後就行，記住，今後要當心的。」

孫念皋嗯了一聲，道：「阿姨，此地主人……」

快活仙婆把手一擺，接口道：「你在峨嵋山住了很久，該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吧？」

孫念皋頷首道：「知道，這是『九老仙洞』！」

快活仙婆一笑，道：「目下此間主人外出未歸，僅有他那大弟子留守門戶，不過我和主人是道義之交，你不必有所不安！」

孫念皋應了一聲，道：「我想去陪着家父。」

快活仙婆點頭道：「可以，但是不要驚動他！」

孫念皋又應了一聲，悄悄開了木門，走進石室。

＊　＊　＊

孫伯好了，恢復了他往日開朗的心情！

孫念皋陪着他，父子二人在石室中閑談！

孫伯道：「念皋，阿姨她們呢？」

孫念皋道：「這裡的主人回來了，正和阿姨閑話。」

孫伯道：「這是什麼地方？」

孫念皋道：「九老仙洞。」

孫伯喟嘆一聲，道：「我們到這裏有不少天了吧？」

孫念皋道：「今天算上，是十整天了。」

孫伯點點頭，道：「我覺得已經大好了！」

孫念皋道：「阿姨說，您是全好了！」

孫伯笑一聲，道：「我想離開此地啦。」

孫念皋道：「爸，您該再休養幾天。」

孫伯搖搖頭道：「除了仍然看不見之外，我已經覺得非常强壯了，你阿姨有武林中的珍藥，功力又高，她救了我……」

話鋒拖長，接着孫伯喟嘆一聲，道：「不過……她是多此一舉！」

孫念皋道：「爸，阿姨至今對您……」

孫伯接口道：「別說下去，我們必須走，不能靠別人的施捨生存下去，念皋，你去請阿姨來！」

孫念皋道：「爸，至少您應該再將養幾天，況且……」

孫伯沉聲道：「去，去請阿姨來！」

孫念皋無奈，應了一聲低頭而去。

孫伯在聽到木門關閉之聲之後，長長的嘆息了一聲！

他以顫抖的右手，摸着那滿臉皺紋的老臉，苦笑起來！

搖搖頭自語道：「妳多餘救我，難道我受的活罪還不夠！記得從前，妳想我能發奮圖强，說了些天大的道理，我無法反駁妳，不！有多少話，在妳面前說不出來！不錯，我不成材，我不成材，我使妳失望灰心，我給了妳無盡的苦惱，我曾說過，一天若不見妳，我就活不下去，妳不信，妳認爲那只是謊言，如今我想妳總該明白了吧，我就是我，是個離開妳就是平凡的人！直到今天，我不知道自己是對了還是錯了，不過我却十分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我自離開妳之後，苦到今天！我沒有想到，在我苦夠了的時候，妳會救了我，如今八十多歲，早在四十年前，我已經覺得『生有何歡』了！過去啦，一切過去了，我要和妳再說上幾句深藏心中幾十年的話，眞的從此別矣！」

話聲乍止，快活仙婆却接口道：「伯！你說吧，如今我會全相信妳的！」

孫伯一驚，自嘲的一笑，道：「妳什麼時候進來的？」

快活仙婆道：「剛剛，你正在自言自語的時候。」

孫伯淒然笑笑，道：「這又像當年一樣，我總喜歡自言自語，不怪妳偶而聽到之後，認爲我是矯作得故意要妳聽到！」

快活仙婆道：「伯！不談當年可好？」

孫伯道：「是！是不該再談當年！」

快活仙婆道：「念皋告訴我說，你找我，又說你想離開這兒？」

孫伯頷首道：「不錯，我要去了！」

快活仙婆道：「我有個辦法，你需要活動活動筋骨，正好我和嚴霜，在作一年之遊，希望你和念皋都能……」

話沒說完，孫伯已接口道：「很感謝你，不啦！」

快活仙婆道：「那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孫伯道：「回家！」

快活仙婆一楞，道：「還回那潮濕陰暗的谷……」

孫伯搖頭道：「不，是回家！」

快活仙婆眉頭一皺，道：「到底你是說那裏？」

孫伯喟嘆一聲，道：「我出生的地方！」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道：「路途不近唷！」

孫伯道：「因此我說很感激妳！」

快活仙婆道：「我不明白你這樣說話，是什麼意思！」

孫伯道：「我落了這個地步，當然是咎由自取，是自不量力的結果，但說來說去，總是爲了妳！如今，我在幾乎埋骨異鄉之下，妳救了我，使我能回到出生的地方，祖宗的葬處，我該感激妳的！」

快活仙婆全身一抖，道：「伯！原來你是這樣恨我！」

孫伯苦笑一聲，道：「我祇有『錯』，連『悔』都沒有，自然更沒有『恨』了！」

快活仙婆剛要接話，孫伯却又說道：「我先錯在不該『痴情』，後錯在不應『消沉』，但最錯最錯，是錯在始終沒有認清自己！這個錯是可憐而至悲的，這個錯錯到了用任何方法都不能補救，雖然我現在明白了，但它的代價……」

快活仙婆突然接口揚聲道：「我希望你想罵，就罵，別說這種聽來令人寒凜的話！」

孫伯悽然一笑，道：「是是，不說！不說！」

果然，孫伯閉上口，再不接說下去！

快活仙婆不由道：「你什麼時候走？」

孫伯道：「現在！」

快活仙婆道：「你可知道，現在是什麼時辰？」

孫伯道：「星光日月，和我這個瞎子無緣！」

快活仙婆道：「說起你的眼睛，念皋告訴我說，是當年……」

孫伯沉聲接口道：「念阜多口，它該瞎才瞎，和誰都沒有關係！」

快活仙婆悲聲道：「伯！我們相見不易，年紀都這樣大，你又何必非如此自苦不可，難道我們不能好好的談談？」

孫伯一笑，道：「妳該知道，我怕談話！」

快活仙婆一呆，道：「這為什麼？」

孫伯道：「我一生幸福，就斷送在『話』兒太多！」

快活仙婆低下頭，默默良久！

孫伯却又說道：「我要去了，就走，煩妳叫念阜一聲！」

快活仙婆道：「我是眞心誠意的，請你和我師徒一路！」

孫伯搖頭果斷的道：「不！」

快活仙婆道：「這有什麼道理？」

孫伯道：「記得當年，我更是眞心眞意的求過妳，結果呢？」

快活仙婆語塞，嘆息一聲，道：「好吧，這不是勉强得了的事！」

孫伯道：「本來如此，往好裏說，妳關懷我，可憐我，要照顧我這個瞎子，往不好的地方說，妳憑什麼？」

快活仙婆霍地自椅上站起，道：「不說了，我喊念阜來就是，不過我要告訴你，雖說當年你我不幸分離，看來是我無情……」

話沒說完，孫伯突然哈哈一笑，道：「妳又錯了，我現在業已認清了自己，現在我對妳沒有任何權利，當年對妳更是如此！人與人之間，包括了兄弟、夫婦、朋友，除了利害關係之外，再無其他，誰有感情，誰就是天大的混蛋，地般的傻瓜！」

快活仙婆强忍着無比的悲楚，推開石室門戶而去！

孫伯却全身索索直抖，低低的自語道：「恕我，我不能再拖累妳，我祇能這樣狠着心腸，來了結今生我們的一切，假如蒼天有眼，我祈求來世！來世！」

* * *

孫伯父子走了！但却丟下了他那伕以引路的木杖！

在即將天明的時候，手牽着手的遠去！

快活仙婆和嚴霜，直目送到不見孫伯父子的影子後，方始回轉九老仙洞中立即也踏上了前程。

* * *

快活仙婆有些變了，變得很少開口，也很少笑！

嚴霜也變了，她又懂了不少事情！

師徒二人，沉默的走了幾里路後，快活仙婆才開口道：「嚴霜，我帶妳去『華嚴頂』可好？」

嚴霜道：「師父說過，一年之內的行止，全憑師父作主！」

快活仙婆喟嘆一聲，道：「現在我的想法不同了！」

嚴霜道：「為什麼呢？」

快活仙婆道：「一個人認為業經反覆思考十分對的事情，到頭來却往往是錯到了極點，我有些『怕』了！」

嚴霜不懂，問道：「怕？師父怕什麼？」

快活仙婆道：「怕自己再作任何決定！」

嚴霜霎霎眼，沒有答話。

快活仙婆長嘆一聲，道：「所以今後我們的行止，商量着辦吧！」

嚴霜道：「師父當眞現在就和我商量？」

快活仙婆道：「多問一個人，總放心些！」

嚴霜道：「師父，華嚴頂暫時不去吧！」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道：「那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

嚴霜道：「去追孫伯伯！」

快活仙婆一楞，道：「為什麼？」

嚴霜道：「我看出來，孤伯伯像是不大好！」

快活仙婆眉頭一緊，道：「他的傷早就好了！」

嚴霜悄聲道：「我是說孫伯伯的心情不大好。」

快活仙婆心頭一凜，道：「妳看得出來？」

嚴霜道：「師父您不知為了什麼事，心裏在煩，所以沒有注意，就連念阜大哥，好像也沒有留心……」

快活仙婆道：「那到底妳注意到些什麼事？」

嚴霜道：「孫伯伯沒有帶着他那引路的木杖！」

快活仙婆眉頭一皺，道：「我知道，但這有什麼關係？」

嚴霜道：「我曾問過念阜大哥，知道孫伯伯那根木杖，已經跟着他幾十年了，念阜大哥說，光鐵包頭就換過七個！」

快活仙婆仍然沒有明白，道：「包頭日日消磨，很容易穿透，當然要換呀？」

嚴霜有些急了，道：「師父您眞是的，孫伯伯那根木杖，像徒兒這枝拐杖一樣，不值什麼錢，但是却有一份說不出來的深厚感情！」

快活仙婆哦了一聲，道：「有些道理，但是也許他偶然忘了……」

嚴霜道：「徒兒却親眼看到，孫伯伯臨走的時候，把那木杖撫摸了半天，神色十分悲愴，還在喃喃自語……」

快活仙婆這才發覺事不平常，接口道：「妳可聽到他說些什麼？」

嚴霜道：「好像說過『我不再用它了，留贈有緣人吧』，和『今生已難如願，天幸臨了總算見過她』等話！」

快活仙婆鎖起眉頭，似是自語道：「不對了，孫伯是存了什麼心意呀？」

嚴霜却接上一句話說道：「徒兒直覺得，孫伯伯根本沒有回故鄉的打算！」

快活仙婆心頭一凜，道：「莫非他是存着……」

話沒說完，她已恍然大悟，一變口風道：「徒兒，抓緊拐杖，我助妳一臂之力，咱們得快些追上妳孫伯伯，再晚恐怕就要出事了！」

嚴霜剛剛答應一聲「好」，身軀已被快活仙婆提了起來，她祇覺得脚不沾塵，耳旁風響，轉瞬走出了數里。

是「雙飛橋」上，孫念阜扶着孫伯，佇步橋頭！

孫伯耳聽到水流之聲，道：「念阜，是雙飛橋嗎？」

孫念阜道：「是的爸。」

孫伯頷首道：「鬆開我，我要伸伸腰腿！」

孫念阜鬆了手，道：「爸，橋欄極低，您可要多加小心！」

孫伯一笑，道：「放心，我又不是小孩子！」

孫念阜也笑了笑，道：「爸，孩兒想，出了峨嵋山之後，就買一輛車，孩兒駕車，您老人家在車上休息着，一直回家！」

孫伯道：「你還記得故鄉的樣子？」

孫念阜道：「記不清了，爸知道，那時候孩兒還小！」

孫伯點點頭道：「不錯，你才十三歲！」

孫念阜道：「但是孩兒却還記得，爸是受人尊敬的紳士！」

孫伯道：「對，不過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

孫念阜道：「爸，咱們家裏還有沒有其他的人？」

孫伯道：「當然有，孫家在當地是第一大族！」

孫念阜一笑道：「都還有些什麼人？」

孫伯想了想，道：「如今很難說了，你大伯、二伯、四伯，現在是不是還活着，我無法預測，不過你堂兄、姊們却必然都在！」

孫念阜道：「聽爸這麼說，這個大家族……」

孫伯悽然的點頭接口道：「祇是爸的嫡親兄弟姊妹，就有十個人，至於堂兄妹們，簡直難以計數，人人都有極好的聲望！」

孫念阜道：「孩兒記得，好像他們都聽爸的話嘛！」

孫伯道：「那是當年，現在……」

孫念阜看出父親的悲凄，安慰的說道：「如今也是一樣的，爸！」

孫伯苦笑一聲，道：「爸眞的不敢回去！」

孫念阜道：「這為什麼？」

孫伯道：「當初離家創業，你祖父、母期望甚高，如今想來使我愧煞，現在我落得傷殘而歸，有何面目……」

孫念阜道：「爸想得太多了！」

孫伯突然仰頸對天，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悶氣，道：「念阜，你可知道『楚霸王』的事情？」

孫念阜道：「孩兒知道！」

孫伯道：「他已闖出重圍，到達『烏江』，大可渡江而歸故里，重召子弟兵，再與劉邦決一死戰，可知他為什麼不作此圖？」

孫念阜道：「據說，是『無面目見江東父老』！」

孫伯拍手道：「對呀！」

孫念阜雙目連眨，暗中想道：「爸心裏是在想些什麼，嚴霜在臨分手時，曾悄悄的對我說，要我多留心爸些，看來頗有道理！」

正想着，孫伯却已接着開口道：「俗語說得好，魯者多福，念阜，你不是個聰明人，家傳武技，更算不得是一等之屬，因此我要囑咐你幾句！今後回到鄉里，要善藏已拙，莫露絲毫武技，安份守己的操務農事，克勤克儉，早日成家！汝之子孫，除必須讀書明理外，不得投身名利場中，更不許涉足武林，汝若故違，即為不孝！」

孫念阜道：「孩兒理會得，您老人家放心好了！」

孫伯一笑道：「我沒有再不放心的事了！」

話聲一頓，突然說道：「我走時匆忙，竟將引路木杖丟在了『九老仙洞』，覺得十分不便，你去橋外，隨便替我找根斷木來用。」

孫念阜不疑有他，答應一聲，大步走向橋外而去。

孫伯却手扶着橋欄，到達橋心，自身畔摸出一張叠好的素箋，及一塊銀子，將素箋壓在了銀子下面。

然後這殘瞎了雙目的八旬老人，咬一咬牙，狠一狠心，身形一拔，翻下了雙飛橋欄，投身在洶湧的浪濤中！

雙飛橋下，濤聲如萬馬奔騰，日夜不息，因之孫伯投身浪濤之中，孫念阜却絲毫也不知道！

等他覓得一段合用之斷木之後，飛奔上了橋頭，橋欄上，發現了孫伯所留的那張素箋和壓着的銀子！

孫念阜顫抖着雙手，打開了信箋，箋上字跡很大，並且歪七扭八，的是殘瞎雙目的孫伯所書！上寫着——

阜兒，為父一事無成，空為情苦終生，年邁身殘，有何面目回轉故里，已決葬身此山！汝勿悲，勿恨，此天命也，立刻起程，為父於九泉之下，當祐汝平安。

父絕筆。

孫念阜如雷轟頂，呆在橋上，箋素隨風飛去！

半晌之後，祇聽他狂喊一聲「爸」！身形湧起，繼老父之後，也投身在雙飛橋下的黑白二水之中！

* * *

快活仙婆和嚴霜來了，可惜晚了一步。

快活仙婆發現橋欄上的銀兩，嚴霜却拾到到孫伯那張絕筆素箋，師徒二人，憑欄悲弔，悽然神傷！

水流湍急，人影杳然，快活仙婆幽幽自語，道：「伯！伯！我好恨！好悔！」

嚴霜勾起了自己身世的淒凉，號啕不止！

最後還是快活仙婆拍拍嚴霜肩頭，道：「孩子，忍着點兒吧，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有生就有死，若容我選擇，寧取死別，不要生離！

「走吧，咱們還照所說的去幹，記住不論多麼悲傷，除非一死以求解脫外，日子還總要過的！」

嚴霜止住了淚水，點點頭，師徒心碎而去！

* * *

是正午前刻，她們到達了「洗象池」。

快活仙婆似是已經恢復了開朗的心情，自然，究竟她內心存着多少苦痛和酸楚，是沒人能夠了解的！

沿途無雙的美景，確實也能使人神怡而忘憂！

快活仙婆走着走着，突然止步道：「嚴霜，妳喜歡猴子不？」

嚴霜霎霎眼，道：「喜歡，不過牠們太調皮了！」

快活仙婆道：「養過？」

嚴霜道：「在蘇州寄居養父母家時，看到下人們養過。」

快活仙婆道：「哦，猴子和有猴子不同，峨嵋山的猴子，尤其不同！」

嚴霜道：「師父，這是眞的？」

快活仙婆道：「是眞是假，妳就要親眼目睹了！」

嚴霜道：「能不能捉一隻養着玩兒？」

快活仙婆肅色搖頭道：「萬萬使不得！」

嚴霜不由覺得奇怪，道：「怎麼使不得呢？」

快活仙婆道：「峨嵋山的猴子，絕少三五隻外出覓食，動則千百，人若輕侮必一擁齊上，輕則身爲重傷，重時可能立即喪命！」

嚴霜把舌頭一伸，道：「好兇呀！」

快活仙婆搖頭道：「恰恰相反，峨嵋山的猴羣，除有人犯之則惱怒相拚外，平日性情極溫和，合羣而善良！九老仙洞和這洗象池的猴羣，是兩種，九老仙洞的猴羣，絕不踏過『遇仙寺』一步，洗象池的猴羣，也到華嚴頂下爲止，各守領域，互不相犯，千百年來如一日，說來能發人猛醒，令人深愧！」

嚴霜自不肯信，頻頻搖頭！

快活仙婆笑笑道：「我知道你不會相信的，好在馬上妳就可以看到實情，不過我警告妳，千萬不能去引逗猴羣，不要忘記！」

嚴霜道：「我決不引逗牠們就是！」

師徒在談話中，不覺就走了里許，快活仙婆再次停下步來，面帶着笑容，斜望着左邊株株參天古木！

嚴霜覺得十分奇怪，道：「師父您在看什麼？」

快活仙婆道：「我祇顧要使妳看到猴羣，忘了一件事情！」

嚴霜道：「是什麼事，能不能等看過猴羣之後再去辦？」

快活仙婆一笑，道：「妳就怕看不到猴羣，對不？」

嚴霜道：「是師父說的，此間猴羣滿好玩嘛。」

快活仙婆道：「現在我告訴妳，這『洗象池』猴羣中的『監哨』猴子，已經發現了我們，稍待猴王一定要到，妳可別害怕！」

嚴霜不由的全身一抖，道：「聽師父說的怕煞人，猴王是個什麼樣子？有多高？再說，猴王爲什麼會要來？『監哨』又是什麼東西？」

嚴霜一連串的問題，問笑了快活仙婆。

快活仙婆撫摸着嚴霜的秀髮，道：「孩子，所謂『監哨』，就是猴羣中，專司瞭望戒備的猴子，猴王很高大，其餘的問題，等會兒再告訴妳吧。」

嚴霜點點頭，但她知道猴王要到，自然禁不住左顧右盼的四下找尋，快活仙婆此時突然說道：「孩子別害怕唷，猴王來啦！」

話聲中，嚴霜却也正好看到了平生未見的奇事！

就在這刹那之間，滿山遍地，倏然出現了千百隻猴子，樹上、葉下、岩邊、穴頭，眞是難以計數！

嚴霜身子轉一圈，眞有些兒怕了！

她覺得和快活仙婆兩人，如置身在猴羣王國之中一般！

怪的是，任何一隻猴子，不叫，也不跳！

再注目身前，若非早經快活仙婆囑咐，她非驚呼高喊不可！

一隻白雪似的金睛巨猿，不知在什麼時候，竟已到了她和快活仙婆身前不足五尺的地方！

白猿高可齊人，雙臂竟能垂達地面，在白猿身後，却跟着兩隻金色長毛的大猴子，人立不動！

不祇是人立不動，那兩隻大猴子，手中都捧着個和尚們所用的「鉢」，裏面滿是奇瓜異果！

那爲首的白猿，不用說，就是猴王，正緩緩四爪臨地，對快活仙婆伏拜起來，狀極恭敬，令人驚異！

這時快活仙婆開口對白猿道：「難爲你還記得我，起來吧！」

怪也！猴王懂得人言，徐徐而起，那雙金睛却直瞪着嚴霜！

快活仙婆又道：「這是我的徒兒，仔細認認，今後若是她來到此地，你不准嚇着她！」

猴王歡嘯一聲，一躍到了嚴霜的面前，嚴霜才呀了半聲，閃身欲避，肩頭已被快活仙婆按住，挪動不得！

接着，聽到快活仙婆對她說道：「別怕，牠這是親近並服從妳的表示，妳只要笑着，摸摸牠的頭頂長毛，就是表示了親近，牠自會退下！」

嚴霜果然强仗着胆子，摸了摸猴王頭上的尺長白毛，猴王歡嘯連連，一躍而起，又蹦又跳！

四外那千百猴子，見猴王歡躍，也都唏唏吱吱連聲叫喊起來，聲傳數里，眞是聞之令人心驚胆顫！

嚴霜雖說早有準備，但也忍不住提心吊胆！

正在此時，猴王突地一聲高嘯，雙臂連張，千百猴羣煞是奇怪，竟然立刻靜了下來，不聞絲毫聲響。

嚴霜暗暗點頭，心中在想：「總有一天，我要捉隻可愛的猴子養着玩！」

她正在沉思間，突聞一聲佛號，由身旁傳來，回顧處，發現了一個高大兇猛的和尚，正一步步逼近猴王！

嚴霜直覺得似是有什麼禍事要來，她更看出這和尚將對猴王不利，尚未來得及招呼，和尚已到了身旁！

和尚雙目噴着烈火般的兇光，對猴王面前的快活仙婆及嚴霜，看也不看一眼，大踏步到了猴王的左方！

他在相距猴王丈外停步，兇睛注於猴王身上，左手緩緩自那赤紅的袈裟中，取出了一張怪異的雪白小網！

右手在腰際一伸，掌中多了一柄鈎彎彎的寶刀！

他嫌快活仙婆和嚴霜碍事，大嘴一歪，道：「老婆子，趕快帶着妳這孫女兒離開此處，快！」

和尚看來雖然粗魯，但却粗中有細，以快活仙婆的年紀來配嚴霜，他認定這是祖孫而非母女！

快活仙婆看了這和尚一眼，沒有答話，也沒有理睬。

和尚却已不耐煩的說道：「老婆子，妳沒有聽到，佛爺是一片好心，這猴王兇猛至極，妳有好心餵牠，怕牠沒有好意相報！」

嚴霜早已看這和尚不太順眼，不由接道：「誰說我們是在餵牠？就算是……」

話還沒有說完，快活仙婆却止住嚴霜，接口道：「和尚你好慈悲的心腸，是那座廟裡的？」

和尚哈哈一笑，道：「佛爺平日可沒有這好的心腸，今朝是冲着這個畜牲，妳們還不趁佛爺沒動怒火的時候滾！」

嚴霜小嘴巴一鼓，道：「叫誰滾？」

和尚怒目橫眉道：「叫妳們！」

嚴霜瞥了快活仙婆一眼，祇見快活仙婆好像根本沒有聽到這些話似的，只顧瞧着那猴王不動！

嚴霜不由胆子大了，她認爲既然師父故作不理，那豈不是有心要自己隨意的應付這個和尚！

因之嚴霜冷着一張俏臉，沒好氣的說道：「你憑着什麼吆三呼四的？」

和尚怒叱一聲，道：「丫頭，佛爺等這猴王已然很久，祇是無法引牠出洞，今朝念妳們將牠引到此處的功勞，才一忍再忍，佛爺殺人如同吹燈，向來不懂什麼慈悲，要命的和妳老奶奶快滾，再若回嘴，立刻就宰了妳！」

嚴霜剛要開口，快活仙婆却已說了話，道：「禿狗，你是『黃龍寺』來的？」

這高大兇猛的和尚，聞言一愣，盯了快活仙婆兩眼道：「老婆子，原來妳是個識貨的！」

快活仙婆不答他的話，反而又問道：「你大概是『小九龍』中的一個，叫什麼玩意兒？」

和尚又是一愣，但他答話却快，道：「妳既知『小九龍』，不會不識得我『黃龍寺』中的厲害，也不會不懂『小九龍』的規矩……」

快活仙婆不等和尚把話說完，已沉聲接口道：「我在問你，你是『小九龍』中的那一個？」

和尚牛眼一翻，道：「佛爺是『黑龍和尚』法宏！」

快活仙婆嗤笑一聲，道：「老九龍禿狗們，可有來的？」

法宏揚聲喝道：「老賊婆妳說話當心！」

快活仙婆向四外看看，冷冷地道：「看樣子，老九龍禿狗們也到了峨嵋，祇是沒有想到，此時此地猴王能夠出現，所以沒有出來走動！法宏，老奶奶我實在不忍得像捏臭蟲似的捏死你，可是看着你這個混蛋樣兒又討厭，要教訓你一番才行！」

話鋒一停，看着嚴霜一笑，又對法宏道：「你們師徒那鬼心思，老奶奶知道得很清楚，想制服了這猴王『雪猩』，去替你們採那千年的『晶玉筍』！」

「小禿狗，今天算你碰上了『倒霉運』，狗眼不識老奶奶是誰，現在乖乖的自己打一百個嘴巴，老奶奶就放過你去！」

法宏早已怒火騰昇三千丈，大喝一聲，撲了上來！

快活仙婆見法宏撲到，却驚呼嚴霜道：「孩子快些，師父祇會罵人，動上手就可能挨打了，妳那三招，招招管用，快替師父打這個小禿狗！」

嚴霜並未多想，雖然她對這個怪老婆子的師父，已動疑念，但却夢想不到就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快活仙婆。自陰谷挾扶自己飛過水面到替孫伯療治衰弱，後來又牽着自己追孫伯，嚴霜已知師父絕非常人！

不過她却沒見快活仙婆和人動手，所以始終不敢也不能證實她心頭所想的事情是眞是假！

如今聽到師父叫喊，立刻飄身攔在法宏身前！

法宏怎會把這個小小嚴霜看在眼裡，冷哼一聲，右掌斜着劈了下去，這招殺手，斬嚴霜的頸骨！

嚴霜嗤之以鼻的一哼，左手一格一轉，非但將法宏殺招破掉，並且硬把法宏的身子，撥得斜向一旁！

接着，嚴霜右掌一穿一遞一登，實實在在的拍在法宏的胸膛上面，把個兇猛高大的法宏，打出了好幾步遠！

法宏眞被快活仙婆說對了，走的是「倒霉運」，他怎麼也想像不到，陰溝裡翻船栽在小女娃的手中！

嚴霜這一掌，用了七成力，她是看到法宏身偉體碩，又聽法宏滿口胡言，不由的動了眞火！

法宏是西域一派，「黃龍寺」內絕頂的高手，而黃龍寺老、小九龍，在西域不論功力和聲望，皆令人側目！

如今來到峨嵋，却稀里糊塗的被個小女娃一招打敗，不但怒惱萬分，他也凜悸到了萬分！

嚴霜這一掌，將法宏擊出數步，雖說尚能支持不倒，但內腑業已受傷，法宏自己知道，若非練成了「地柱神功」，這一掌他是非摔爬下起不來不可，因此法宏雖已恨怒羞惱到了家，却沒有立刻還擊！

快活仙婆這時笑着說道：「小禿狗，滋味不錯吧？」

法宏强忍着怒氣，先喘息了片刻，在試出眞力已難隨心發揮了，皺皺眉頭，減去了三分兇性！

不過他却不想就此退走，一因附近半里地內，就有另外的三條小龍埋伏相待，再因老九龍也將立即到來。

於是他左手探入袖中，取出了「黃龍寺」的紫烟信號，然後有心拖延時刻，向嚴霜喝道：「原來丫頭妳也是個練家子，佛爺錯看了妳，才一時大意中了一掌，這沒什麼，佛爺稍待必可本利取回！佛爺既然知道妳也是武林中人，那咱們就按武林的規矩辦事，妳報個名姓和師承門戶出來吧！」

嚴霜才待接口，快活仙婆却嘿嘿笑着，搶先說道：「小禿狗，明明是眞力無法隨心提聚，業已心寒胆顫，却還打腫臉硬充胖子，眞叫老奶奶我看着好笑！你爪子裡面不是已經藏着信號了嗎，老奶奶給你個便宜，叫你從容的發出去，等你接應來到，咱們再談！」

法宏不是省油的燈，他早已看出，小的能一掌震退自己，這老的自然更加厲害，聞言立刻說道：「這可是妳說的，若佛爺把人召來之後，妳可別後悔！」

話聲中，法宏左腕一抖，一道紫光冲天而起，在半空中，傳出一聲輕爆，出現了丈高的一朶紫烟花，久久不散！

快活仙婆却看都不看，轉對那「雪猩」猴王道：「今天算我又趕上了，你好心好意給我送來的瓜菓，就留在地上，現在立刻領着你子孫回去吧，快！」

雪猩眞靈，聞言即動，對着快活仙婆師徒又是一拜，一聲長嘯，高飛而起，和千百奇猴縱越而去，刹那不見！

法宏此時方才看出，猴王「雪猩」竟是恭迎當前老婆婆師徒而來，再瞥見猴王留置地上的瓜菓，不由暗自心驚！

他曾和這猴王「雪猩」相遇多次，次次都吃了大虧，深知厲害，這次若非身懷剋制之物，也不敢現身出來。

那知道好事偏遇魔星，碰上這一老一小，由種種情形看來，他已知就是另外三條小龍來到，怕也難討回公道！

因此不再多想，再次探囊抖手，又一道紫烟信號發出，兩朶紫雲，平鋪雲空，十里之外仍可看清！

快活仙婆冷笑着，把那柄大傘，當成了支杖，若無其事的四顧看着風景，對法宏第二次發出信號，竟視如未見！

嚴霜此時看着好玩，走近快活仙婆身前，道：「師父，這和尚在搗什麼鬼？」

快活仙婆道：「小禿狗本來只想召來另外幾條小禿狗的，如今似是業已看出，孩子妳的功力很高，改變了主意！禿狗們那『黃龍寺』中，另有外人不解的求救信號，譬如現在兩朶紫烟，就是代表請老禿狗們快來的意思！」

法宏聽入耳中，着實心凜，暗想道：「這一老一小，到底是何來頭，小的功力竟然如此高深，而老的却能熟知我『黃龍寺』中的一切，怪哉！」

嚴霜也覺得奇怪，不由問道：「師父怎麼知道人家信號的事呢？」

快活仙婆道：「我見識太多了，自然就記在了心中！」

說着，快活仙婆瞥望了法宏一眼，笑對法宏道：「小禿狗，你們老黃龍禿兒也來了嗎？」

法宏怒聲道：「寺主正在峨嵋，稍待就到，你害怕了？」

快活仙婆道：「一點都不錯，老奶奶怕的要命！」

話剛說完，三朶黃雲突降當場，現出了三個兇惡高大的和尚，內中一個立刻問法宏道：「是什麼强敵，要師弟你驚動師父的佛駕？」

法宏一指快活仙婆師徒道：「就是她們！」

剛到的三個和尚，早已看見快活仙婆師徒，法宏指出之後，他們六隻眼睛，射着寒光，上下打量不停！

快活仙婆不容對方開口，冷笑着說道：「不認識老奶奶對吧，沒有關係，等等好了，反正你們要等老禿狗們有人到，才敢動手，現在還早！」

適才和法宏問答的和尚，濃眉一皺，道：「佛爺法華……」

話沒說完，快活仙婆已接口道：「原來你就是『小九龍』中爲首的『金龍』，難怪看上去要比法宏小禿狗深沉一些，不過還是差得太多！」

法華却沒生氣，冷冷地道：「妳似乎十分熟悉我們『天龍』一派的事情！」

快活仙婆一笑道：「西域『天龍』，是獨有的武林門戶，所習又是『禪門』中特殊的一種功力，老奶奶我自然知道！」

法華陰沉的又道：「看妳這麼高的歲數，想必是中原某派的掌門人了！」

快活仙婆道：「你這小禿狗的眼力也不錯！」

法華沉聲道：「老婆兒，佛爺以妳們中原武林規矩相答問，妳却出言侮辱佛爺，稍待有妳們師徒受的活罪！」

快活仙婆又是一笑，道：「看吧，老奶奶一向是喜歡把罪留給禿狗們受的！」

法華不論有多好的耐性，也無法再忍下去，揚聲喝道：「老賊婆，佛爺不信妳是鋼打鐵鑄的身子！」

話鋒一頓，他轉對法宏等三小龍道：「師弟們，圍！」

「圍」字出口，和尚的動作好快，已分作南、北、西三面站定，法華正當東方的一面！

法華、法智、法慧、法宏四面包圍之勢已成，各距快活仙婆師徒三丈有奇，一動也不動！

法華適時再次揚聲喝道：「老賊婆報名受死！」

快活仙婆視若無睹，從容含笑對嚴霜道：「孩子，又要看妳的了！」

嚴霜一點也不害怕，但她却有些惘然，十分奇怪這位名義上的師父，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這樣的說大話！

因之嚴霜不由看了快活仙婆一眼，搖搖頭！

誰知快活仙婆却又說道：「別害怕，師父知道，『黃龍寺』中的小九龍，像紙紮的一樣，看着唬人，一點就破！」

話聲中，法華已沉聲叱道：「火速報出派別姓名！」

接着，法華左手一揮，法智、法慧同時抽出了彎長的寶刀，兇睛噴火，怒視着快活仙婆師徒！

快活仙婆依然滿面春風，目光一掃法華等人，對嚴霜道：「孩子，人家都取出『天龍』一派的『龍吟刀』了，妳這支拐

味，若和人家的刀碰，非斷成幾節不可！師父祇好把好東西送給妳，妳也好拿着它去和小禿狗們開心的玩一場！」

說着，快活仙婆在腰中一伸手，取出了一柄奇特的寶劍來，抖了抖，遞給嚴霜，暗中又開口道：「師父敢說，小禿狗們的『龍吟刀』，不敢碰咱們這柄劍，妳有了它，愛怎麼對付小禿狗們，就怎麼對付好了！」

嚴霜接過寶劍之後，却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第一她根本就不會用，第二，自己的拐杖沒地方好放！

快活仙婆早已瞭然，笑着說道：「笨孩子，快把拐杖插在地上一旁，然後動上手，別拿着劍當劍用，當它是妳的一條長臂，保證有勝無敗！」

嚴霜也笑了，首先把拐杖插在快活仙婆身旁地上，然後抖抖手中劍，覺得十分合手應心！

快活仙婆這時又說道：「動上手可別留情，就像殺吃人的老虎一樣才行，妳該知道，儘管人無殺虎意，可是虎却存有傷人心！」

嚴霜悄聲道：「我不會用呀！」

快活仙婆道：「眞笨，妳不是會三招嗎？」

嚴霜道：「那是徒弟的護身招數，不能殺人！」

快活仙婆搖頭道：「別傻，太平鎭不是殺過一個嗎？記住，天下武技，凡能護身保命的，也就能夠殺人至死！」

嚴霜疑信參半，道：「我可沒經驗過以劍作臂，試試看！」

快活仙婆道：「放大胆，脚下別忘了那玄妙的身法步法，再配上那三招，就算對付老九龍，也有些裕餘！」

嚴霜一笑，沒再接話，法華適時却又喝道：「佛爺問過多次，老賊婆妳既然堅不報出門戶名姓，可見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佛爺也懶得再問了！不過佛爺對敵，向無慈悲，妳叫這小丫頭來送死，佛爺話說在前面，寶刀之下可不認老幼！」

快活仙婆嗤之以鼻，道：「說什麼大話，眞要讓老奶奶說實話，小禿狗們最好是等着老狗來了再發狠，要不怕難活着見面了！」

法華不再理會快活仙婆，却轉對師弟們道：「我和法宏取小丫頭的狗命，你們宰這老賊婆！」

法智、法慧高應一聲，兩柄「龍吟刀」飛般到了快活仙婆的頭頂，眞稱得起是迅捷無倫！

法華、法宏，也雙雙搶先飛撲到嚴霜的身前！

嚴霜是和快活仙婆站於平肩，法智、法慧寶刀先到，嚴霜想都不想，掌中劍果然當成了長臂，一伸而到！

嚴霜左手却還空着，右手劍出，左手却已一翻到了法智的腕際，一撥一擰一震，首將法智的寶刀奪去！

法智一愣，耳邊傳來一聲斷鐵響鳴，法慧那柄「龍吟刀」，已一分爲二！

嚴霜奪刀，斬刀，等於同時出手，適時法華和法宏恰正撲到，目睹斯情，竟半途窒着雙雙倒縱回去！

嚴霜雖已斬斷一刀，奪下一刀，却也不知接着應如何才好，是故她同時一停，快活仙婆話聲正好傳到道：「仍然用那洞中傷『申天威』的一式，快！」

那一式，嚴霜沒忘，耳聽快活仙婆指點，手腕立即翻挺，寶劍如虹，由下而上斜飛削去！

兩聲慘嗥，夾雜着數聲沉叱一齊傳出，法智、法慧，前胸早已劃開，肋骨皆斷，業已仆屍地上！

在嚴霜身前丈外，平添了三個老和尚，一胖二瘦，都夠高大，全身一身赤紅鑲着金邊的美麗僧衣！

這三個老和尚到了刹那，正趕上目睹弟子慘死而救應不及，自是恨怒萬分，但却沒有立即上前動手！

法華此時面色已變，說實話，本是他和法宏對嚴霜的，祇因法智、法慧搶先一步，作了替死的寃鬼！想到這裏，法華怎能不覺得胆寒而後怕，所幸恩師已到，正好借機保住性命，於是向前恭敬的說道：「弟子與三、四兩位師弟，在半里外……」

那高而瘦的赤衣老僧，把手一擺，道：「先去安置已死的兩個師弟！」

法華答應一聲，看着殺過人後，仍然一面孔眞稚無邪的嚴霜，提着心胆，緩步走向前去！

直到他挾着兩具屍體回頭，才放下懸心！

高瘦的老僧，口音突變，極快的向法華吩咐幾句，法華連連點着頭，挾着死者飛縱而行，轉瞬無踪！

法宏這時却也以那種難懂的語言，和三個老和尚訴說着，大約半盞熱茶的光景，方才住口！

快活仙婆在三個老和尚現身之後，依舊若無其事，但她却一把將嚴霜拉到了身旁，悄聲道：「別小看了這三個老禿狗，他們非但人人練就一種不懼刀劍的奇功，並且也有其他制敵的殺手！等一下仍然是妳來對敵，千萬記住，要小心應付，那三招可以反覆使用，得手別再發呆，接着要補上一劍！」

嚴霜點着頭，道：「師父，這些和尚大概都是很壞是不？」

快活仙婆道：「壞不壞先不說，總之殺的不寃枉就是！」

嚴霜道：「師父妳到底會不會武技？」

快活仙婆一笑，道：「妳說呢？」

嚴霜道：「像是會，但又像……」

快活仙婆適時瞥望三個老和尚一眼，接口道：「老禿狗們要撒野了，現在來不及閒話家常，等這件事處理完畢，師父找個好地方和妳說話可好？」

嚴霜點點頭，正要開口，那高瘦的老和尚，已喝道：「老潑婦，佛爺有話問妳！」

快活仙婆理都不理，却對嚴霜道：「孩子，這一羣禿狗，沒吃過人的糧食，祇會狂吠瘋叫，妳少答理他們，一劍一個就算對了！」

高瘦的和尚怒聲道：「佛爺『福山』，爲西域天龍一派的第五法師，也是『黃龍寺』的第二住持，老潑婦火速自報名

號！」

快活仙婆道：「老身人稱『孤龍奶奶』，天龍也屠，黃龍也宰凡是沾着龍邊兒的，老奶奶是絕不留情！」

福山獰哼一聲，道：「老潑婦，妳敢是沒有名姓？」

快活仙婆冷冷地道：「報出眞名，要嚇破禿狗們的狗胆！」

福山哈哈大笑，道：「佛爺不是聽閒話長大的！」

快活仙婆一指嚴霜，對福山道：「少說廢話，能勝了老身的徒弟，再談名號！」

福山獰笑道：「這小賤婢佛爺饒不了她，妳既然一定要這小賤婢送死，佛爺慈悲爲懷，就超渡了她！」

話聲中，福山大踏步欺向嚴霜身前！

嚴霜一見福山空着雙手，立刻把劍往快活仙婆手中一遞，竟也赤手空拳相待，絲毫沒有懼意！

福山一皺眉頭，想道：「賤婢適才劍招詭奇難測，今又赤手相對，我必須多加小心，不能丟了『天龍』一派的威望！」

想到此處，福山存了心計，沈聲道：「老潑婦，佛爺看妳也別閒着了！」

說着，右手對另外兩個胖大的老和尚一揮，那兩個老和尚，大踏步的走向快活仙婆，也是未取兵刄！

快活仙婆擺手搖頭道：「慢來慢來，要動手必須先和我這個徒弟試試，然後老奶奶再逗你們玩玩，如今可不行！」

她說着不行，那兩個胖大的和尚，却已逼近身前，尚未出手，快活仙婆已接着沉聲說道：「老奶奶說過不行，就是不行，滾開！」

話聲乍止，祇見快活仙婆雙袖向外一抖，平地陡起怪風，强勁無倫，將兩個胖大和尚吹得連連退步，難以停身！

福山此時正欺身向嚴霜，瞥目看到這種情形，身形一閃，暴然旁退，退時雙掌合十，凌虛推向兩個胖僧的身前！

多虧福山應變奇快，這雙掌凌虛一推，又是施出「天龍」一派的絕學，威力十分强大！

經此一役，另外那兩個胖大的和尚，方始能夠飛身遠縱，逃脫危困，不過福山却代他們受了委屈。

他雖以全力發出劈空之一掌，却僅僅使快活仙婆雙袖一抖的風勢，微一停頓，但接着又疾推而前！

因之福山被震飛出丈餘，平空摔倒地上！

福山識貨，不顧痛疼，一躍站起，急聲招呼同伴道：「快！退遠些。」

其實福山多說這句話，那兩名胖大和尚，此時早已縱出數丈，臉色蒼白，直瞪着快活仙婆！

快活仙婆並不追趕，却故意哎喲了一聲，對嚴霜道：「孩子妳也快過來，師父閃着腰了！」

嚴霜信以爲眞，閃到快活仙婆身後，道：「師父，妳到底……」

快活仙婆撫摸着左腰，接口道：「好孩子，在這個地方擂兩拳，師父就好了！」

嚴霜眞的輕輕搥了起來，一面着急的樣子！

福山看見他那兩個胖和尚的師弟，皺了皺眉頭。

兩名胖僧是福全和福祐，在「天龍」一派中，也算得是夠份兒的高手，他倆只差着福山一籌！

福全看出福山心有所疑，湊上前去，悄聲問道：「師兄沒有受傷？」

福山搖搖頭道：「摔一下沒有什麼！」

福全又道：「那師兄可是想說什麼？」

福山道：「師弟，你可能看出這老賊婆是那道上的人物？」

福全搖搖頭道：「不能，但是這師徒却都夠厲害！」

福山沉思刹那，道：「法華已經去請住持師兄了，我們要想辦法耗下去！」

福全道：「我想再試這老賤婆一次！」

福山搖搖頭道：「難！」

他剛剛說出難字，突然想到一個妙策，臉上現出了詭異的笑容，眼珠向快活仙婆身上一溜，悄聲又道：「通知福祐，你倆以本門『大血印』的掌法，凌虛對付老賤婆，但要記住，這祇是虛張聲勢！不過在虛張聲勢下，却要想方法把那丫頭引開，我提聚功力相待，將丫頭擒獲，這樣則不慮老賤婆……」

他們話聲極低，相隔又遠，所說又是「西域」方言，當然不慮消息外洩，豈料話還沒有說完，已經起了變化！

快活仙婆突然在這個時候，揚聲對嚴霜說道：「孩子，師傅突然想起一件事來，要告訴妳。」

頓一頓，又道：「動手對敵，必須知己知彼，我看這些老禿狗們，動了邪心，很可能出個鬼主意對付妳，妳要小心才是！」

嚴霜搖頭道：「師父放心，我不怕！」

快活仙婆「喲」了一聲，道：「妳不怕，師父可怕得很！」

嚴霜道：「您怕什麼？剛才不是……」

快活仙婆道：「說起來，師父還不如妳，就會剛才那一下子，這不，多年沒提力，一提就閃了腰，疼得要死！萬一老禿狗們打壞主意，故意引開我，暗中却計算妳，若是把妳擒住了，師父可又怎麼辦？」

福山聞言，竟然猛地全身一抖！

嚴霜却已接口道：「師父放心，我不離開您身旁就是！」

快活仙婆笑了，道：「這我就放心了，老禿狗們再也沒法可想！」

福山、福全和福祐，彼此互望一眼，苦笑相對！

福祐目透兇光，一掃快活仙婆師徒，對福山道：「師兄，當眞耗着等住持來到？」

福山道：「你有好辦法？」

福祐道：「適才是驕傲過甚，現在若小心進攻，或能取勝！」

（未完．十六）


常服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